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飞将军刘善本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本书是描写国民党空军首次驾机起义的英雄刘善本坎坷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

1946年6月26日，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点燃内战烈火的当天，国民党空军上尉参谋刘善本冒险驾机起义飞抵延安。石破天惊！他的正义之举使其成为叱咤风云的新闻人物。周恩来称赞他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的“一盏明灯”；徐特立称赞他起到了“一唱百和”的作用。从那时起到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空军和民航以他为榜样，共有4000多人先后驾驶100多架飞机光荣起义归来。

在党和毛主席培养教育下，刘善本成为人民空军的将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平以及他驾机起义后是怎样与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家庭团聚的？他是怎样在“知天命”之年含冤离世的？所有这些都为世人所关心。作者曾是他的部下，对其坎坷的一生了如指掌，故在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用朴实的语言，作了准确、生动的描述。

飞将军刘善本

引子

1946年6月26日下午，陕北地区上空乌云翻滚，下起了濛濛细雨。巍巍的清凉山，沐浴在云雾中。雄壮的宝塔山，屹立在延河畔。宝塔的倒影映在延河水中，像含羞的少女，时隐时现。

延安农民冒着细雨，三三两两地走向田间。小学生撑着雨伞，背着书包，打着赤脚蹚过延河，蹦蹦跳跳地走进学校。一位老羊倌，嘴里叼着旱烟袋，手执揽羊铲，吆喝着羊群，沿着延河向东大川走去。老羊倌想起自从来了共产党，陕北人民翻身得解放，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知不觉地哼起了《信天游》小调：

巍峨宝塔拄着天，
长长延河绕山转。
延安军民心连心，
共产党来了把身翻。

“嗡嗡嗡……”突然，从空中传来一阵震耳的声音。这声音由远而近，惊动了延安的党、政、军、民。一贯沉着、从容不迫的毛泽东也停止批改电报稿。他握着毛笔，隆起双眉，从窑洞窗口向空中瞭望。

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扬言要在3—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人民解放军。毛主席刚刚得到了前线的最新消息：蒋介石调集的30万大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对延安和山东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空中飞来的是B—24式重型轰炸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是使用类似这种轰炸机B—29型，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掷了一颗原子弹，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今天，当这架重型轰炸机突然飞临延安上空时，引起了中央领导与渴望和平的延安军民极大的愤慨和不安。现在，在国民党刚刚挑动起全面内战之际，难道蒋介石就派这种轰炸机妄图一举炸平延安吗？人们怒视空中。延安卫戍部队，特别是机场警卫分队，立刻投入了紧急的战斗状态。

忽然，这架飞机来了个俯冲，一头落到延河北岸、延安东郊的机场上。

“哗啦！”一声，机舱门打开了。一位身着国民党中央军航空服、英姿勃勃高大魁梧的年轻军官跳下飞机。

警卫机场的指战员们举枪瞄准，大喝一声：“不准动！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我是反内战来的。请各位立刻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报告。”

“你是什么人？”

“我……我是国民党中央军航空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

顿时，延安的山谷、延河的上空回荡着响亮的声音：“刘——善——本！”这声音气壮山河，震撼全球！

1. 孝子的反抗

1915年1月25日（农历腊月27日）深夜，刘善本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金山区西乡南泊庄（后划归昌乐县）的一个财主家。奶奶给他起名叫小勇。

昌乐县位于山东半岛西部，昌潍地区的中心地带。东北有蓬莱仙阁，西南有东岳泰山，西北有黄河，东南有青岛，三面环海，是个美丽的半岛。

南泊庄是个约200公尺见方的土围子，里面住的几家财主都姓刘。他们原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来分了家。所以，有时人们又叫它小刘庄。南泊庄是刘善本的曾祖父刘粟仁亲手建起来的。这里原来地势低洼，是个常年积水、杂草丛生的荒凉地带。它远离县城，距昌乐县城90里，人烟稀少。相传刘善本的祖先原居住在直隶省枣强县。约在明朝洪武二年时，山东战争频繁，这里有许多人死亡逃散，各村庄十室九空，几乎成了无人区。刘家从枣强县移居到泊庄。从那时起，传到刘善本是19代。刘家一直很穷，第15代时，还靠要饭、做小买卖谋生。从第16代起开始发家。刘善本在回顾家史中写道：“曾祖父刘粟仁，早死，我未见过。似乎原来系地主腿子，后来借钱大量买便宜洼地，偏遇天旱好地不收，洼地大收。连续三年如此，于是发财成为地主。原住安丘县泊庄，成为地主后搬到庄南开油坊，另立一村庄，现名南泊庄。他一妻一妾，死时约有地千余亩。”

刘善本的曾祖父死后，三个儿子分家。他的祖父刘心铭排行老三，是个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地主兼中医眼科大夫。他娶二妻，生有六子。刘善本的父亲为其二子，叫刘寻源，字星桥。他为人忠厚，社交比较少。刘善本二祖父没有子女，祖父把星桥过继给二哥。星桥到二伯父家得田地约三四百亩。

刘星桥原配夫人张氏，是临朐县白塔村人，生下一男一女，后不幸得病去世。星桥续娶了本县塘悟乡孙庄一破落地主钟家的长女兰芬。钟姑娘体型高大，身材颀长，小脚。她长得秀气，性情温柔。她不识字，但聪明过人。她和刘星桥婚后共生五男二女，即善修、善本、善宝、瑞兰（女）、善初、霁虹（女）、善恒。刘善本在兄弟中排行老三。

刘善本吸收了父母的优点，长得眉清目秀，在兄弟中是个佼佼者，很得祖父和父母的宠爱。如果谁冤枉了他，那他什么也不怕，勇于争理。有一次，他因为任性淘气，父亲要打他，他爬到屋顶上静静地坐着，等到父亲不再注意时，他才悄悄地下来，什么事都过去了。他聪明好学，6岁启蒙，在本村办的学堂读书。先学“人、手、足、山、水、田”，再学《百家姓》《三字经》，那“人之初，性本善”他背得滚瓜烂熟。接着又读《孟子》《千家诗》《大学》《中庸》《论语》和《诗经》等四书五经。他的眼睛灵活，脑海里的问号特别多。一天傍晚放学回家，看到娘在喂小鸡，他抱着娘的大腿，不停地问：“娘，您说，鸡蛋为啥能变成小鸡？”

娘回答不出所以然来，他很不高兴。

冬天很冷，庄南边的河水结了实冻。他约小伙伴们上学前先跑到河上面滑冰。他们打了一场冰雪仗，然后提前进教室。他进门后，首先向孔圣人像鞠躬，接着又向先生敬礼。上课时间还未到，先生爱疼地抚摸着他那冻得红肿的小脸蛋，嗔怪地说：“又去滑冰了？看你冻成啥样子！”

“我不冷。”他睁大眼睛，揉着被冻得像胡萝卜似的小手说：“就是，就是怪痛的。”

他认为先生是什么都懂的，最有学问的人。于是，他双眉一扬，好奇地

问道：“先生，您说水到冬天为啥会结冰？”

先生也说不清楚，就只好凭感性知识敷衍说：“因为天冷了，水就会结冰。”可是，这不能满足刘善本的要求。他皱着眉头，表示很不理解。

他学习用功，考试总是头一名。他到五年级时，开始读《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有时读起来连吃饭也忘了。

1922年阴历五月二十九日下午，有个老头进入南泊庄大门楼里哀求道：“口渴死啦，讨口水喝吧！”好心肠的看门老汉给他舀了一碗水转身递给他。“啊？！”却碰上了那家伙掏出来的手枪。老汉心慌，手抖，“叭”地一声，碗坠地摔得粉碎！突然，又冲进10多个土匪，一齐涌到学校，抓走了学生刘星芳、刘会海、刘天金、刘善文和长工刘乘增。恰巧刘善本和二哥哥善修当天下午因故没上学，得以幸免，为首的土匪头子就是那个假装讨水喝的家伙，叫岳贵东。他是带领30多个土匪来吃大户的。他们把抓到的人押到土匪窝里去了。临行前留下一张预先写好的条子：“你们要人还是要钱？要人，速送3万块银元去方山××地方赎人，限10天送到；要钱，10日内不把钱送到，就把人头砍掉！”

20年代初期，军阀混战，在昌乐、安丘县一带土匪蜂起，大股土匪有三五百人，小股土匪约百八十人不等。他们持枪绑票，拦路抢劫，洗掠村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百姓无一天安宁的日子。在这乱世灾年，莫说泊庄的几户土财主，就是当时的官方对这种局面也毫无办法。

南泊庄院内顿时乌云密布。刘家的人抱头痛哭，被绑架去五个亲骨肉和一个伙计，哪能见死不救？于是赶快凑钱，分两批火速送去。他们把白花花的3万块银元如数送去后，才把6人赎回来。亲人团聚，格外高兴。可是刘家的浮财全用上了还不够，还动用了近半数的家产。

夏季，炎热的一天上午，先生给刘善本等几十个学生讲唐诗。他讲唐朝诗人李绅的《古风》二首。第一首是：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刘善本听得入神。接着，先生又讲第二首：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刘善本虽然不能全部理解这两首诗的深刻含义，但却受到了很大的启迪，促使他想了许多问题。两首诗很快就背熟了。中午放学回家，他边走边背，当背到最后两句：“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时，看到他家门口站着两个讨饭的。看样子是母女俩，衣服褴褛，面黄肌瘦。刘善本看着很辛酸，就从旁边挤进院去。他口干舌燥，肚中饥饿，跑进堂屋把书包一扔，屁股刚落板凳，厨娘已经把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桌了。他饥不择食，感到今天的饭

菜格外香甜。他娘坐在旁边看他吃饭，不时给他擦去额上的汗水。他正吃着，看到几位长工从地里收工回来，一个个汗流浃背，疲惫不堪。这使他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不知不觉地忘了咀嚼口中的饭菜。

“快吃啊！”他娘边给他扇扇子，边催促他：“孩子，你愣啥神？饭菜不好吃吗？”

“不。好吃。”刘善本又夹了块鸡蛋放到嘴里，又听到大门口那两个讨饭的还站在门口哀求：“大娘、大爷行行好，给俺一口饭吃。”本来，讨饭的很多，每天成群结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今天，他听了先生讲的两首诗，却有不同的感觉。他不明白，同样都是人，为啥自己家里这么有钱，长工和那些讨饭的那样穷。他想起老人们讲过太平天国的故事，特别崇拜洪秀全。因为洪秀全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的“四同”社会。那是多么美好的社会啊。他想到先生过去一讲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时，就很激动。门口要饭的那可怜的母女俩，冬天可能要被冻饿死的。

“善本，你怎么又发呆？病了吗？”

“没有。”刘善本想着问题，又忘了吃饭。他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着娘，用微笑和恳求的口吻对娘说：“娘，你看他们。”他用筷子指着长工们说：“每天下地干活多么辛苦啊，你给俺爹说说，多给他们点工钱吧！”

娘听了他的话感到愕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他看娘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感到娘是软心肠的人，但作不了爹的主。他不再难为她，只是不知其味地吃着饭菜。于是他三口并作两口地把饭吃光了。娘笑了，说：“再吃一碗，娘给你盛。”

“不。娘，您去吃饭吧，俺自家盛。”他说着跑进厨房去盛了一大碗饭，回来时见娘已走开，就把两盘菜来个底朝天，全扣在饭碗里。他悄悄地溜到大门口，把饭菜分给那两个要饭的。那娘俩感激涕零，千恩万谢，连声说：“这位小老爷真好！”

刘善本听着非常难为情地低着头，红着脸，扭头就走。他想：唉！难道人穷就低人三辈吗？这大娘和俺娘的岁数差不多，应是俺的长辈。这小姑娘和我年纪相仿，只能兄妹相称，怎能叫我“小老爷”？

天下当父母的都有望子成龙的苦心。刘善本父母虽然有9个孩子，但他们常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常言道：从小看大。他们看到刘善本是个很有出息的好苗子，就特别疼爱他。但是，从善本内向、老实、善良的性格看，又让他们耽心他将来太软弱，受人欺负，特别是从他怜悯长工和要饭的言行看，又怕他将来成为刘家不孝的败家子。老两口夜间常在枕边议论要对刘善本严加管教和训导。全家人都信耶稣教，父母就劝善本也参加耶稣教。善本从记事时起，在家就不断听到父亲、叔叔和哥哥讲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道理。在学校又听到先生说：在很远的地方，发生过“五四”运动，北平有3000多名学生举行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等口号。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使民族仇恨的种子深深地种在他那幼小的心田。这颗仇恨的种子在他的心里萌芽。他想：都说山东自古出英雄，现在山东遭到了日本鬼子的侵略，英雄们都躲藏到哪里去了？诸葛亮若还在世，肯定要用计打退日本鬼子的。当代有没有秦琼和武松，他和小朋友玩耍时就学着武松挥拳打虎的样子。一天，他

说：“我长大了，要上山打老虎，上战场打日本！”

刘善本跟着家里人到教堂去玩过。他感到新鲜、好玩。他这位天真纯洁的少年，因受到家里人的劝导和周围其他耶稣教徒们的影响，特别痛恨日本鬼子，但对美国和英国人则不仇恨，因而，他抱着好奇心，在12岁时，就甘愿接受洗礼，加入耶稣教。

国家遭侵略，家里遭敲诈，促使他向追求真理、正义和反帝爱国的方向迅速发展。1928年2月，刘善本13岁到安丘县立第一小学念书。学校离家60余里，他来回都是步行。父亲派长工刘成熙帮他挑行李和书籍，送他去学校。他俩一路步行，一路聊天，谈笑风生。他对这位老长工很尊敬。老长工也很喜欢这位少爷。善本住校，假日才回家。再返校时，还是老刘送他去。北伐战争时，学校驻兵停学，善本回到家中，第二年2月，他转入县城南关基督教会学校——德育小学就读。当年8月，他考入安丘县立初中读书。校长娄连伍是善于办学的学者。

刘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县城又开了眼界，所以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他在学校表现很好，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去南京参加童子军大露营。这次，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回来后，校长让他在大操场向全体师生汇报讲演。刘善本心地善良，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讲话，像一位羞涩的少女。他口才不好，有时口吃。有的老师很耽心他讲不好。可是，会议开始，他上了讲台，却出乎意料地沉着冷静。他挥舞着小拳头，大声说：“老师们，同学们！我看到全国童子军雄赳赳、气昂昂的魄力，真是吓惊鬼神。日本人说咱中国是一头睡狮，我认为，睡得再沉的雄师，也比那醒着的到处乱窜、偷吃东西的小猫强一百倍。愿中国这头睡狮早一天猛醒吧！”

他讲完话后，全场师生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他在县城里读书和到南京去开会，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使他懂得了近代中国为啥会被世界列强来瓜分和宰割。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因此，刘善本既恨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又恨清王朝的腐败。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他逐步理解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其目的就是要瓜分中国。外国帝国主义用传教方式，搞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侵略，是精神鸦片，是用软刀子杀人。因而他就转变了对洋教的看法，后悔自己不该入教。一天，父亲要他做礼拜、祈祷，他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信教啦！”

“为啥？”他爹很不理解地质问他。

“信教是一种迷信，会上当的！”

“罪过！”爹指责他，不许他胡乱说。

他睁大圆眼和爹争辩说：“信奉耶稣为救世主，那是西方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们的事情。西方洋人想把这个教推向东方，在精神上统治我们。天主教自从明代传入我国后，没有起过什么民富国强的好作用，反而使中国不断地遭到侵略。正像一首短诗说的：

什么天主教，
竟敢称天父天兄。
欺天伦，
灭天理，
将光天化日，

闹得天昏。
只使那天讨天诛！”

“不要胡说！要当心，你说的这些话，如果让官府和洋人晓得了，那还了得！”

“官府？”刘善本不以为然地反问了一句。他想到有许多当官的不为民作主，却和洋鬼子一个鼻孔出气，就气愤地引用人们痛骂贪官的诗句：

这些地方官，
皆都是地痞地棍。
掘地宝，
挖地财，
把圣地名区，
翻成地狱！
……

“你，你这些话是从哪学来的？”

“好多人都这么说。”

“你！”他爹气得毫无办法，举手就要打。

“爹！”刘善本没有躲闪。他说：“咱胶东半岛是怎么陷入帝国主义之手和沦为半殖民地的？难道您忘了吗？还不是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有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就派遣军舰强占胶州湾，使咱这个美丽的半岛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这些，我小时候就听您讲过，难道您能忘了吗？我可没有忘。”

爹听他说得有理，就手软了。

此时，围了不少人看他父子吵架，善本的娘也闻声赶来了。

“去，去，去！都走开！”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心烦意乱地嚷着。

“慢！”刘善本乘着家里人都在场，就说：

“俺和爹就是因是否信教的问题，才发生了争执。信教是一种迷信，会上当的。我从今天起，坚决不信教了。我希望各位亲人们也不要信教了。大家都不要做迷信的牺牲品”。他略停了一下，看到父亲气呼呼地坐在太师椅子上低着头，瞪着眼，就笑了笑，安慰他说：“爹，您不要再生我的气。咱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和文化侵略，就不能再相信帝国主义推行的耶稣教。”

大家听了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娘也会安慰爹不要再生气。一场家庭风波过去了。

刘善本平时是很听话和孝敬父母的，这是第一次和父亲顶撞。他在学校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家里尊重父母、兄长和姐姐，爱护弟弟妹妹们。他对长工们也很同情。村里人都称赞他是个读书、知礼、善良的好孩子。但是，这个平素孝敬父母，性格善良、天真、活泼、可爱的好孩子，却突然和父母闹起别扭来啦！那是1931年4月清明节，全家人忙忙碌碌地给刘善本举行婚礼。那天，南泊庄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吹吹打打，鞭炮声不绝，热闹非凡。花轿临门时，新郎却躲藏起来了。全家人出动好不容易才找到刘善本，他挣扎着誓死不拜天地，气得父母捶胸跺脚。夜里，父亲把刘善本锁在洞房里（三

层小楼房)。可是，他不和新娘同房，却跑到3层阁楼上呼呼地睡了两夜。第三天，按当地风俗习惯，新娘、新郎要双双到岳父母家回拜。他却在天亮前偷偷地背着书包溜到县城去上学了。

“让新娘子一个人去回拜吧！”刘善本边走边嘀咕说。

父母知道他不辞而别，又气又急，骂他不懂事，安慰新娘子不要伤心。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新郎不入洞房的新闻很快就传遍周围各村庄。有人笑刘善本真“傻”，说什么：“奇怪，奇怪，真奇怪，世上真有猫不吃鱼的！”

原来，刘善本在11岁时，父母听媒妁之言，就作主给他订了娃娃亲。女方在离他家二里多路的汶河对岸肖家河住。岳父叫赵金喜，是个财主。从经济上看，两家是门当户对。可是，刘善本不乐意。那时他还小，不懂事，敢怒不敢言。现在，他16岁，正在县中学用功读书时，家里却硬逼他结婚，他坚决不干。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儿女的婚事必须由父母作主，刘善本那能例外。他父母只想传宗接代抱孙子，那管善本爱不爱。于是对他软硬兼施，甚至把他关在家里，不准他再去上学。此事，对刘善本那颗年轻纯洁的心灵刺激很大，以至他在1948年12月的一次会上控诉说：“……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流传的恶习向我袭击。长工三四十岁，因无钱娶媳妇不能结婚而急得要发疯，我十五六岁不愿意结婚而被迫结婚，是何道理？”

刘善本发誓：你们包办你们的喜事，反正我不要她。

新娘子中等身材，小脚，文盲，人品一般，比刘善本大六七岁，刘善本根本不爱她。放假回家，他还是下和赵氏同居，一天傍晚，新娘子和二嫂子在一起做针线活儿。妯娌俩比较要好。她俩边做活边聊天。二嫂问她：

“三弟这次回来和你说话吗？”

新娘摇头不语。

“三弟还小”，二嫂给她传经献计地说：“你对他要主动热情一点。”

“嗨，他根本就不理睬俺，有啥办法！”

“你要再耐心点。”

“二嫂，他看不上俺，就让他再娶一个吧！”新娘子低头，红着脸说。

“那还中！”二嫂坚决反对。她又好心地劝导弟媳如何主动、耐心、温存地体贴小女婿，怎样像照顾弟弟一样地照顾他。“你没听说过，有个新娘子夜里还给小女婿把尿哩！”两人忍不住，都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一年后，即1932年夏天，刘善本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了。他对媳妇还是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他每天只顾埋头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

“啥？”父亲知道他还不理睬媳妇气愤地斥责：“你想考高中？我要抱孙子！书，咱不念啦！”

“不！”善本求知欲特强，他再次争辩说：“我要念书！”

“你书念的越多越糊涂！你甭给祖宗丢人啦！”

“爹，您想抱孙子，可是，我，我有病呀！”刘善本有些脸红、口吃地说。

“嗯？！”父亲吃惊地看着他，半信半疑他说：“你真有病？有病也不中！反正俺不给你钱去考学。”

父亲执意不让他考高中，眼看考期迫近，时间不等人啊！他心急如焚，咋办？！

第二天上午，刘星桥突然发现善本失踪啦！他又气又急。别看刘星桥对

善本管教很严，其实，他心中最疼爱的还是善本。忽然听说善本失踪时，他不知所措，竟瘫软在太师椅子上。过了片刻，他大声地命令全家：“快，赶快把他我回来！”

刘善本到哪去啦？又往哪里去找呢？

2. 在中南海求学

刘善本到哪去啦，家里只有一个人知道。头天晚上，刘善本独自在屋里急得坐立不安。突然，房门被推开了，闪进一位身材苗条、聪明伶俐的姑娘。刘善本似乎听到了从她身上发出来轻微的“叮当”的响声。

“你又来干啥？”刘善本烦躁地问。

“有办法啦！”姑娘笑盈盈地回答他。

“去，去。你能有啥办法？！”

“你猜。”姑娘眨眨大眼睛有意逗他。

“猜不着！”

“你看。”姑娘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白花花的东西来，塞到刘善本手里。

“啊？银元！哪儿来的？”他惊喜地问。

“偷！……”

“嘘！”刘善本忙用右手去堵她的嘴，示意她小点声。

“多少？”

“没数。我想是够了吧！”姑娘说着又从上衣口袋、左右内衣兜里掏出一大把、一大把白花花的银元来，堆在书桌上。

原来，这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就是刘善本的二妹妹瑞兰。她人小心灵，特别喜欢三哥，同情他的不幸。晚饭后，她和三哥谈着谈着，忽然灵机一动跑出去了。她又猛转回头来悄声说：“三哥，我再去想想办法。”

她边走边想：娘最心疼的是三哥，耳根子又软，我再向她求求情。她溜进娘的卧室，可巧娘不在。瑞兰在房里转悠了两圈，心想，俗话说：“三要不如一偷。”反正是给三哥念书的，又不是做坏事，怕啥？于是，她壮大了胆子，打开娘的银匣子，也顾不上数数，就急忙装满了各个衣兜，悄悄地跑来送给三哥。

第二天，刘善本就失踪了。

刘善本惊喜地接过妹妹给的银元，如虎添翼。他要远走高飞了。第二天黎明前夕，他带着简单的行李悄悄地离开南泊庄，向火车站走去。他边走边回头张望，唯恐父母派伙计们来，把他强拉回去。他心急步快，三步并作两步走，一气跑了数十里，到昌乐乘火车，日行千里，到了北平。

他下了火车，走出前门火车站，迎面高大雄伟的正阳门屹立在眼前。再向前，人员拥挤，车水马龙，他不知不觉到了天安门前。天安门城楼巍峨壮观，灿烂的阳光照在金壁辉煌的琉璃瓦上闪光耀眼。这紫禁城，昔日是明清帝王统治天下，发号施令的地方，今天却成了供人们观赏的景点。这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使刘善本大开了眼界，心旷神怡。

刘善本按照地址找到了亲戚家，说明来意，颇受亲戚的欢迎。这位亲戚热情好客，留宿款待，还主动给他介绍北平的风土人情，后来推荐他报考新创办的国立北平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这所学校是1931年2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大学筹办的。教育部文件指出：“北平大学各院校所设预科及高中班应由北平大学详细规划合办一完美之附属高中。”（引自《国立北平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第一级毕业同学录》《校史》）

北平大学奉令筹备，“8月1日租定府右街运料门内中南海公园之一部

为校舍”，7月录取1年级男女生200名，编为4个班。9月7日，正式开学上课。校长沈尹默，代理校长徐诵明。

平大附中登出广告，招第二批高一学生4个班，150人。刘善本想：报考好的中学肯定考生多，竞争激烈，不易录取。而农村的教学质量又比北平差，我能考上吗？他开始有些胆怯，但转念又想：我千里迢迢来北平干啥？还不是为了能考进好中学，将来再进大学深造吗，于是，他就鼓足了勇气报考平大附中。

一天，亲戚笑着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他。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编在第2班。开学后，他立刻给家写信。鸿雁传喜讯，父母见信后心上的那块石头坠地。父母亲本来就望子成龙，现在他考取了一所好中学，这岂不是光宗耀祖的好事。以前说不让他上高中，那不过是气话，目的是逼他与媳妇和好。现在，儿子来个先斩后奏，老子也就默认了。母亲更是心地善良，不让老伴再难为孩子。不过，刘星桥还是要耍耍当老子的威风。他在回信中首先责骂善本不该违抗父命，不辞而别，然后，表示支持他读书。

刘善本看了父亲的回信后笑了。从此，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埋头读新书。他在北平上学，不免有些孤独感。在农村，他这个地主家少爷和同学比有些优越感；但是现在与城里的学生比，那自然显得很土气。他操着满口的山东话，往往引起同学们的讥笑。刘善本不亢不卑，一心求学，闲话不说，闲事不管。他想：哼！你们别看不起农家子弟，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谁英雄、谁好汉，学习成绩上比比看。从此，他暗下苦功。他的国文课特棒，但数理和英语课目就比较差些。他就特别注重数理和英语的学习。他很喜欢体育运动，最爱打篮球。他那近1米8的高大身材，是校篮球队队员。他总是手不释卷。学校图书馆是他每天必到的场所，图书管理员成了他的好朋友。当年寒假，他决定不回家。他认为这样做既能节省路费，又能躲开包办婚姻的麻烦，还可以挤出时间钻到书的海洋里去探求知识。他主动给图书管理员当助手，后来，干脆搬到图书馆里住，让管理员回家操理家务，而自己看书更加方便了。此后，他天天吃住在图书馆里，有更多的时间博览群书。后来，他在平大附中的六个寒暑假中很少回山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海中“游泳”。本校图书馆藏书有限，他又经常到附近一家书店去读书。老板和他打趣地说：“我店里的书被你看完了！”

开学后，老师和同学们看不到刘善本特别用功，但考试成绩特别好，超过了那些看不起他的阔少爷和千金小姐们。有些老师和同学就觉得很奇怪，其实刘善本不是不学自通的神童，而是他在寒暑假期间早已提前把功课自习完了。新学期开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功课或自己不大懂的课内容上了。他学习成绩全班拔尖，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原来，看不起他的同学也不敢小瞧他了。有的女同学对他产生了爱慕之心。刘善本，性本善。他本来就很注意尊敬老师、团结同学，这时，团结的同学更广泛了。

但是，他知道，求学时不能三心二意，和女同学交往是非多。因此，他对于爱接近自己的女同学，总是敬而远之。见面时低头微笑绕着走。

平大附中学术空气比较浓厚。共产党的活动也比较活跃，反帝大同盟在这个学校是半公开的。刘善本能经常见到共产党的宣传品，听到进步教师在课堂上讲社会发展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宣传进步思想。这样的环境，对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来说，影响是极其宝贵的。他虽然产生了追求真理的欲望，但是他对社会实践还是茫然无知的。他的主要想法是经

过一番努力奋斗之后，将来能成为人上人。他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条，力争将来在社会上找到好职业，能独立生活，从而能摆脱掉他所最深恶痛恨的家庭包办婚姻。他甚至幻想着将来能成为科学发明家，有名有利。

1933年4月23日，正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候。可是，在北平却出现了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氛。刘善本和同学们亲眼看到给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出殡那悲壮动人的场面。群众自动组合的出殡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宣武门外拥进北京城。大批警察出动开枪镇压群众。共产党领袖李大钊被反动政府绞死后达6年之久，今天，他的灵柩才能送往香山万安公墓安葬，引起刘善本的深思。他目睹这可歌可泣的出殡的场面，铁石心肠的人也要落泪的。这使他产生了百思不解的问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学教授，就因宣传“劳工神圣”、“打倒帝国主义”和信仰共产主义而被活活绞死，是何道理？！他不轻易向任何人吐露真情。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怕自己的想法和别人议论，被传到特务耳朵里惹出麻烦来，使他读不成书，被赶回老家去。因此，他忍着，什么话也不多说。俗话说：“怕鬼，有鬼！”他虽然始终抱着一心求学，千万不要惹祸的态度，但也不灵了！事与愿违，祸从天降。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自从李大钊出殡以后，全校陷入了白色恐怖，有30多名同学和老师被捕。他们何罪之有？特务警察在学校横行霸道，闹得鸡犬不宁，如何能安心读书？6月6日中午，校门口的墙上贴出了一张布告。刘善本挤进人群中去看，肺都要气炸了！原来是北平市政府勒令取缔平大附中的布告，上面写着：“奉北平大学转教部训令，将平大附中停办。”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校一片哗然。师生员工及学生家长们，纷纷抗议教育部的无理行为。怎么办？“官逼民反，民必反”。刘善本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但是，现在也被迫参加了护校斗争。晚上，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种种往事，记忆犹新。他想起7岁时家里人遭强盗绑架敲诈，又想起父母包办婚姻……使他感到社会极不合理。来到平大附中，学习了一些肤浅的社会科学知识，如相信人类社会要进步到大同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他听到教师讲辩证唯物论时，有些问题虽然还听不懂，但也相信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观点。然而，中国今后究竟如何变化，他很模糊……

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担任宪兵第三团长，在北平经常大肆抓捕进步的师生。只要给他们扣上一顶红帽子，就让他们坐牢，遭殴打或暗杀。尤其是这次一些优秀同学因共产党嫌疑罪而突然失踪、被捕，使刘善本对共产党产生了好印象和同情感。

工

炎热的夏天，学校要关闭，他就回到了家乡。久别重逢，全家人都异常高兴，互相倾吐一年来彼此怀念之情。晚上，村里的原来那些小伙伴和长工们，围着刘善本同长问短。他们对于北平特别好奇，不断地发问，刘善本做到百问不厌，有问必答。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刘善本询问村里的事。有人告诉他：有个邻居家里买个小女孩当丫头，小女孩天天挨打骂。他听了很生气。第二天，他散步走到这家门口，果然听到他们又在打骂小女孩。他眼中冒火，回家拿了手枪跑到这家，一把抓住打小女孩的那只大手，警告他说：“你如果再这样对待这个小女孩，我就开枪！”刘善本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举动，把这家人吓坏了。他们马上停止打骂，并且保证以后不再虐待她。

过了几天，刘善本抽空去沂水县看望一位亲戚。他知道这位亲戚是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后，就鼓励他去联络农民搞暴动组织。后来，这位亲戚不幸被捕，送到县城关押起来。

8月下旬，刘善本返回北平，看看学校的情况，并了解有无继续读书的可能性。他得知，经过全校师生员工及学生家长们的据理力争，当局被迫让步。教育部电令：允许该校再继续办一年，并停止招生。

一天，刘善本突然接到家里来信，他看了信紧锁眉头。原来，国民党伪政府依据他们搞的5家联坐的法规（又叫5家连环保，即1家犯法，4家同坐），他家那位亲戚被捕，株连到他父亲。家里人千方百计凑钱，花了6000块银元，买了大烟、白面，贿赂县长和上下官吏，才取保获释。刘星桥坐了一个多月的监狱，家产又被花去了近半数。

他家在这11年内，先后受到了社会上两次严重地敲诈勒索的打击后，经济上陷于破产。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难免要破裂了。刘善本虽然不同意分家，但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全家不得不和父母分家另过了。她姐姐已经出嫁。两兄长分出另过。其他弟弟妹妹们，包括刘善本还年轻，经济上不能独立，仍然同父母一起居住。土地、房屋由弟兄6个平分。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是重男轻女，两个妹妹没有份。老大、老二各分得10多间瓦房和近50亩土地。从那以后，刘善本家就日渐破落。土地改革时，除老二善修家被划为地主外，其余五家都是富农。为啥？因为分家后，善修岳父又赠送给女儿女婿一笔钱，让他买了45亩地，结果是老丈人的无私资助，给女儿女婿“买”了个地主成份。这是后话。

刘善本亲自看到他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因受到社会上的敲诈勒索而破产，万分愤慨！这更加促使他对现实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教育部只准许平大附中再续办一年，刘善本只能读完高二，以后怎么办？

3. 航空救国

教育部只准许平大附中再续办一年，再次受到全校师生员工们的强烈反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官方迟迟不作答复。刘善本忧心忡忡。又经过师生们共同抗争，迫使政府才又一次作了让步。但是耍了个花招：要改变学校名称才能继续办下去。于是，原“平大附中”只好在“平大高中”的名义下，使刘善本等第二届学生勉强读到毕业。

1935年夏天，刘善本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当时，日寇制造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设在通州，北平危在旦夕，亡国奴的命运就在眼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刘善本还有啥心思考大学？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上大学。此时，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宣传“航空救国”思想，登出广告，要公开招收航空队员。“航空救国”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1915年，中华侨胞革命党航空学校在日本滋贺县八日市琵琶湖成立，学生有30名。孙中山先生常到该校观察，并以“航空救国”的道理激励学生，曾多次讲到“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的武器。”

刘善本对于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是信服的。保卫祖国，匹夫有责！于是他下定决心投笔从戎，幻想着“航空救国”。正如他在1953年写的《自传》中所述的那样：“当时，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是很深的，爱国热情也是有的。对国民党的“航空救国”的宣传也有些相信（抗日救国和寻找个人出路交织在一起），不过，我投考国民党航校的动机还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由于家庭经济没落，不可能供给我上大学。为了个人能够在经济上独立，摆脱家庭包办婚姻，听说航校很快就毕业，待遇优厚，又能救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1935年将国民党势力逐出华北，曾幻想国民党下令抗日，就考入了国民党航校。”当时，北平有两千多人报考，但只考上了40余人。刘善本被录取了。从此，他甘愿将一腔热血拼洒在沙场上，换取祖国和民族的新生。

刘善本从学校回到家里哭着对母亲说：“我不能够读大学很难过。”这时，母亲也流下同情的眼泪。

9月初，他和北平一批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来到南京市小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入伍生营”受训。当他们跨进学校门就看到对面墙上写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大幅标语。进到宿舍看到床单上也印着“安内攘外”的口号。整个军营院内死气沉沉，和全国人民高昂的抗日情绪迥然不同。刘善本和同学们私下议论：“民族大敌当前，为什么放着日本鬼子不打呢？”满腔热血的青年人，百思不解。

该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地离该校很近，是个单独的院子。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是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根据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924年在广州创办的“中国国屈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于1927年4月18日决定定都南京，也就“决定在南京筹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以此为本校，而以黄埔本校为预科。”（引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著《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校长蒋介石，教育长何应钦。该校的《组织大纲》第12条规定：“附设航空队，设正副队长各一员，下设编辑员及飞行观察、机械各班。”

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打击不愿屈从于他的军阀，在美、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援下，于1931年成立了航空委员会，朱培德任主任，会址设在南昌市。翌年，蒋介石任命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蒋介石进而把

掌管空军的大权交给了宋美龄。正象罗比·尤恩森著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她从采购代理商进而成为中国空军司令，这在妇女中是没有先例的”。“据说美龄独揽空军大权，成为掌管空军人员纪律的总监。”“直到撤离南京势在必行时，她还常常在新闻稿上提到“我的空军”。1932年，航空委员会在杭州筑桥筹建“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年10月建成，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教育长周至柔。国民党航空队1935年正式建立。国民党为了加速培养飞行人员，缩短学员在航校的学习时间，于1933年在南京市小营筹建了这个空军入伍生营。这是航校的预备学校。该营的干部大多数是黄埔1、2、3期的毕业生。上校营长岳岑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各连的连长也都是黄埔毕业生。班长是由中、少尉陆军军官担任。教官是从陆军抽调来教授步兵操典课的。

营内的设备很好，每连独住1幢2层的楼房。体育器械设备比较齐全。有大广场，小草坪，还有室内外游泳池，春夏秋冬都可以组织游泳训练。

刘善本等这批新招来的航空学员，编为1、2连。乌斌、张受益、祁心成等都是这一期的同学。一天早饭后，中校连长曹舜生站在队前训话，宣布编班序列，公布了3个排长的姓名。指定了各班的正副班长。该营是按陆军的三三制编制组成。全连共120多人。有连附和政训教官。开始发放装具，每人领到陆军服、白床单、绿被子、蚊帐，九九步枪、防毒面具、钢盔、干粮袋、挎包等一大抱东西。每班住一个大房间，里面整齐地排列着8个双人床。内务要求严格，生活十分紧张。刘善本开始非常不适应，甚至感到有些吃不消。连长经常戴着白手套到班里来检查卫生，不合格的受到训斥后，马上动手重搞。

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上司训话后，营长岳岑讲话。他操着湖南方言，讲的大意是：蒋委员长亲自决定建这个入伍生训练营的目的，是为党国的航空学校培训出大批经过了严格陆军训练的忠党爱国、优秀合格的航空队员。也就是说，每个队员必须在这里过一年的陆军基础训练，即三民主义的教育和器械体育的操练和步兵操典等。我营自从民国23年秋开始招收第1批新兵（即航空学校第6期学员）起，每半年招收一期，到现在，各位是第3批。你们将是航校第8期学员。

该营实行德意的法西斯式的教育。学员们一进军营，首先要剃光头。天空骄阳似火，操场上口令声此起彼伏。新兵们时而跑步，时而卧倒，黄色的军上衣浸透了汗水和白碱。突然有人“哎哟！”惨叫一声。刘善本偷偷看了一眼，只见匍匐在他身后的一个弟兄被教官的大皮靴踢哭啦！这惨叫声使刘善本不寒而栗，全场新兵都胆颤心惊。刘善本不知不觉地向前迅速爬去，他害怕教官的大皮靴踢到自己的腿上。

军事教官在操场上是太上皇，可以任意打骂处罚战士。他们心狠手毒，处罚战士的手段五花八门。谁在队列中走不好正步，马上就被叫出来单独走。有犯一点错的罚站，即两腿半分弯腰，手心向上举枪，在烈毒的太阳下暴晒；时间站长了，站立不稳，教官就拳打脚踢。跑步时掉了队，教官就命令他单独围着操场跑，把他累个半死。刘善本看到这种法西斯训练方式，既害怕，又憎恨。

一天，紧张的操场训练使刘善本累得腰酸腿痛。他吃过晚饭后坐在床沿上一动也不想动，真想马上躺下睡一大觉。可是，没吹熄灯号，那敢睡大觉！

“嘟、嘟、嘟……”一阵紧急哨音，马上又是全连集合！值星排长站在

队前宣布：

“现在上游泳训练课，时间1个半钟头！”

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善本第一次领到上司发的10元钱。他高兴地邀一位弟兄向班长请假外出买点东西，班长训斥道：“做梦！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你俩连个领章、帽徽都没有，还想外出？”

刘善本忍气吞声熬过了3个月的入伍教育，第4个月开始发领章、帽徽。从这时起，他们在假日有事才准请假外出。但每周放假外出前要考试器械操，不及格者“禁足”，即不准外出。

一天，政训教官上政治课，并发下来政治讲话题目。刘善本看到那12个题目是：

- 1、三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及其特质。
- 2、如何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
- 5、怎样复兴中国国民党？
- 6、革命党与普通党之区别。

“现在，”政训教官讲完课说：“我留几道讨论题，请看黑板。”他写道：

- 1、什么是三民主义？
- 2、怎样叫做以党治国？

课后，班长组织讨论时，刘善本很少发言。

“为啥不讨论怎样才能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呢？”他在心里质问着，但没敢公开提出来。

12月的一天下午，全体学员在校礼堂集合，举行集体入党宣誓。早在黄埔军校创办时就规定：“本校为党立军事学校，故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决定全校员生须加入本党。”校政治训练处长亲自组织举行集体入党仪式，先唱《中国国民党党歌》。大家很不整齐地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歌毕，那位处长接着宣讲《国民党党员守则》。他首先象背诵那样念道：

“本党党员守则，有如下12条，即：

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
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
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
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
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
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

最后，他又领着刘善本等全体与会者举行宣誓。

“本校全体党员誓词：

“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其后，刘善本等这批学员就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了。

1936年3月初，第4批入伍生的230名，编成了第3、4连。在训练的间隙和节假日，爱好打篮球的小伙子们就组织赛球。在球场上，刘善本认识

了2连的李鑫森和3连新来的杜道时、冯汝箴等人。以后，他们都参加了营的篮球代表队，杜道时担任前锋，刘善本任中锋，身高1.86米的李鑫森担任后卫。对外赛球时再配上两三个配角协助就行了。有时，他们代表部队和南京市和学校、团体等单位赛球。他们队篮球打得比较出色，经常获胜而归，还登过报。

在长期的练球中，刘善本和杜道时、李鑫森等成了很要好的球友。杜道时，1917年2月11日出生在山东高扩县城内南街一个较富裕的家庭里，其父杜友蕙是北大学生，因参加“五四”运动打赵家门楼而被捕，坐了几个月监狱得了肺病，保释回家医治无效，于翌年正月15日去逝，年仅21岁。“那时我才3岁”杜道时对刘善本说：“从那时起，我就和母亲赵氏相依为命。在伯父的关怀下，我由济南一中转到北平四中。1933年，我又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在崇文门内船板胡同）读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去年，我和你抱着同样目的考到这里来了。”

刘善本说：“我们是同乡，请您多关照我。”

“好说。咱互相帮助。”

后来，杜道时突然患疟疾，每天发一次高烧，耽误了许多课。当时，新兵营淘汰率很高。为了不被淘汰，杜道时请刘善本帮自己补课。刘善本虽然面临着毕业考试，时间很紧，还是有求必应，挤时间耐心地帮他补课。在刘善本的辅导下，杜道时的课终于赶上来

一天上午，上司突然通知说：“全体到校礼堂听报告。”刘善本随队到礼堂静候，突然，见到蒋介石总校长来啦！他随即站在台上开始训话。他讲话操着浙江口音，大家听起来特别费劲。他重弹曾在南昌召集将领们训话时的那些老调：

“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是蒋介石的口头语。“这个……千言万语，剿匪第一。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去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惩罚。”蒋介石使劲挥了一下拳头，向台下扫视了一遍，看到的是一双双好似疑惑不解的目光。他干咳了两声，哭丧着脸对学员威胁说：“有些青年人张口就喊：‘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闭口就叫‘收复东三省，！’这个是，这个真是吃了灯草，说的轻巧！我们的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噢，原来‘亡国论’的调子是你蒋介石亲口唱出来的！”刘善本恍然大悟。台下窃窃私语，大失所望。蒋介石讲话时间很长，大家立正听着他训话不敢乱动。

刘善本没见蒋介石之前觉得他很了不起，见了之后，觉得他也没有啥了不起的！他听了蒋介石的训话，心中非常不舒服，一天，几个篮球队员边练球边议论：

“照他这么说，咱中国只有投降啦！”刘善本说。

“咱中国几百万军队都是干啥吃的？”杜道时说。

“还不是去围剿红军打内战呗！”李鑫森接着说。“如果不是把主力部队调到南方去围剿红军，把背和“腩”向北方给敌人，那东北能丢失吗？”

“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必然结果。”杜道时说。

刘善本说：“哼！对于这种论调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揭露过。他指出：蒋委员长和汪精卫先生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认为这句

话的实际内容就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

“谁说的？！”三连少校政训教官边走边训斥道。他这一问，球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只能听到拍球声和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咣当”撞击声。

不久，有两个同学因强烈要求抗日而被淘汰，勒令退学。还有的同学因此被关进禁闭室。刘善本受到禁假3星期的处罚，是最轻的。因为排连长们认为刘善本平时很少说话，是个书呆子。

刘善本嘴上不爱多说话，但心里窝着几团火。他听了蒋介石的讲话实在憋不住了，就在球场上和同学们发了那几句牢骚。他的第一团火就是不满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第二团火是不满蒋军中还让德意帝国主义顾问在空军指手划脚；第三团火是这里实行法西斯教育。教官们指“白”为“黑”，谁也不能说是“白”的！训练法西斯化，而吃的却很差。一天夜间，刘善本躺在床上象摊烙饼似的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觉。深夜他起床小解，想乘机逃跑。当时，开小差的事时有发生。二连有个北平学员叫巢贤德，

已经开小差跑了！

“他娘的！老子不干啦！”刘善本对自己说。

“不行。”他摇摇头，停住脚步问自己：“我跑出去有生活出路吗？回家去？嘿！恐怕很快就要国不成国，家不成家了！再说，我万一逃不脱，被抓回来咋办？是枪毙，还是活埋？即使让我活着，那又有何面目与弟兄们相见？再说，老蒋的目的是要独霸中国，小日本如果真要把他赶下台，他还能不动手就甘心下台吗？他想到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他摇摇头，又回到床上去睡觉。

他熬到1936年8月总算毕业了。毕业典礼那天，天气很热。蒋介石亲自光临。乐队高奏国歌后，蒋介石在一片皮鞋跟磕撞的“咔嚓”声中讲了话。”他大讲什么礼、义、廉、耻，重弹提倡新生活运动的老调。他讲的时间很长，人们又不敢动。有人竟在裤裆里撒尿！还有的当场晕倒了！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委员长来讲话！”

蒋介石宣读学员名单时也是结结巴巴地漏洞百出，甚至把2连李鑫森的名子，读成了李鑫森”了！弄得李鑫森哭笑不得，在学员中却成了私下议论的笑话。

4. 报国无门

刘善本和他的同学们于 1936 年 9 月，从南京毕业后来到了洛阳国民党空军初级航校学飞行。

国民党空军笕桥总校下设洛阳、南昌、广州等 3 个分校。为什么要成立洛阳分校，原来，在 1931 年的世界航空比赛中意大利夺取了优胜。蒋介石于 1934 年夏天，请来了一个意大利少将，当上了

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第一任总顾问，同国民党空军在训练上发生了严重的矛盾。笕桥航校的美国顾问还未有满约，训练的方法仍然坚持用美国式的。意大利顾问既然是空军首席顾问，当然不能把飞行训练工作抛开。蒋介石为了缓和矛盾，于是就在洛阳成立了航空分校，由意大利顾问指导飞行训练工作。

分校建在洛阳市西边，机场是土跑道，长约 1200 多米。校长是王叔铭中校。航校下设：飞行科、教授科、政治科、总务科、教育处和学员队。学员队有若干区分队，每区队三四十人。学员队建国民党

支部。指导员分管党支部工作，调查学员的政治思想情况，上政治课，秘密发展特务，考察学员是否忠于党和领袖（即忠党爱国，忠于蒋介石）。

该校 5 期甲班和 6 期 2 班的学生开始在这里受意大利式的训练。刘善本等是第 4 批受训的学员。意大利顾问是墨索里尼的忠

实信徒，实行法西斯训练，随意打骂和淘汰学员。而他们自己生活腐化，肆意妄为。他们驾机超低空飞行，钻桥洞，冲火车，吓毛驴，追女人，飞行事故频繁。一天，意顾问团的一个教官竟然把一个妓女带到航校住宿。此事被揭露以后，全校哗然：“堂堂的中国空军学校、而有此伤风败俗的举动，实在是可耻！”

意国卖给蒋介石的教练机质量之差，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教练机在空中飞行时，竟会丢掉轮子和仪表。拆开来看，原来是由旧机件拼凑而成！这些丑事，令人恶心。刘善本尤其对航校还大量地使用着日本同盟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顾问，不联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苏联，反而反对苏联想不通。

课程安排得很紧，飞行知识、航空理论、射击、通讯等许多课目，把每天的时间挤得满满的。刘善本先学 3 个月基础理论课，然后边飞边学，使用的是佛利特初级教练机。开飞那天，天气很好。学员队早晨 6 点整队进机场，由教官带领飞行，教官坐前舱，刘善本坐后舱带飞起落。他俩在空中飞行约半小时，着陆后换飞。到 10 点半左右飞行结束，退场。下午，上 1 小时体育课，3 小时理论课。晚上，上 1 个半到 2 小时的自修。

这时，已有不少教官（助教）是由中国人充当。他们是前几期的毕业学员。1936 年 1 月在笕桥航校第 5 期毕业的北平人董益泰，5 月到洛阳分校来担任助教。董几次带飞刘善本，对他的印象极好。刘善本像腼腆的姑娘一样，不大说话。但是，执行命令坚决，做动作认真果断。航校规定每个学员都要飞 10 多小时，练习 100 多个起落才准许放单飞。刘善本飞的比较好，提前第一个放了单飞。

学员每天吃 8 块钱的伙食，吃得相当好。星期天放假。平时内务要求不严，不常出操。这个环境使刘善本不安的心情有所好转。但是，他对飞行教官爱发脾气则异常不满，认为飞行没什么了不起。他对飞行理论学习很用心。他除了认真学好教材外，还经常到图书室阅读航空书籍。

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逼近华北，但蒋介石依然是顽固地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航校经常散布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言论，就连学员的床单、枕头套上也都印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毫无卧薪尝胆的气氛。刘善本对此很不满。他想既然不让打日本，那么我学航空又有何用？因此，他一度曾对学飞行不太用功了。学初级飞行时的淘汰率相当高。他想钻研数理化和英文，准备在飞行淘汰后去考大学。

12月中旬的一天，“西安事变”的消息像春雷一样突然传到了洛阳机场。刘善本听说以爱国将领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17路军，在西安举行兵变，把逼他们“剿共”的总司令蒋介石抓起来了，心里非常高兴。刘善本和同学们雀跃欢腾。

“中国有希望啦！”

“团结抗日，把鬼子打出去！”

校园内议论纷纷，学校停飞。

“好消息，蒋总裁终于在24日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条件啦！”同学们奔走相告。

“但是”，刘善本在篮球场上和同学们边打球边议论：“张学良怎么又陪蒋委员长回南京去啦？……”

“张少帅敢作敢为嘛！”刘善本抬头看到学员队指导员来了，就接受在南京被禁假3星期的教训，把冲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看球！”他把篮球投入篮内。这是一语双关，提醒弟兄们注意观察。有人来啦，莫谈国事。

西安事变对他的影响很大。正如他1948年12月写的发言提纲那样：“西安事变的影响是：‘老蒋还杀不得，对蒋发生了少许信仰，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骂得难听，那么共产党到底怎么样？对此刘善本是模糊不清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在一个偶然的时机看到了。

一天，他在图书馆里翻看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突然看到美国记者斯诺写的一篇《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访问记》。文章从江西的几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写，一直叙述到陕北保安时期。毛泽东声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毛泽东还指出：“不管战争是长是短，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刘善本看到这里，高兴地几乎要跳了起来！他一口气把文章看完，把杂志放在胸前体会着毛泽东的话。毛泽东不仅表示了坚定的抗日决心，还提出了组织抗日的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抗战等一系列抗日的方针和策略。这和蒋介石所散布的“失败论”“亡国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毛泽东的话像黑夜的明灯，照亮了他的心，驱散了他心中的部分疑云。他信服和敬佩毛泽东。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似乎是投错了门，走错了路。他高兴地甚至于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把斯诺的文章偷译出来，用化名寄往天津市《大公报》。

1937年3月，刘善本和第8期的同学们学完了初级教练机，举行了毕业考试。自从“西安事变”后，逐步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大好新局面以来，刘善本好象是换了一个人。他更加刻苦钻研航空理论，努力掌握飞行技术，力争早日为保卫祖国升空作战。在考试中，他的各科成绩都很好，总评优。

4月，刘善本等来到杭州市东北郊的笕桥机场，接受中、高级飞行训练。教育长是陈庆云少将。机场的设备十分简陋，跑道狭短，又缺乏通讯导航设

备。只有两排矮小简陋的空、地勤宿舍。他到杭州以后，首先经过一段理论学习，然后就上美国制造的中级教练机“道格拉斯”练飞行。航校在飞机的理论教育和对飞行学员的飞行信念的培养都更加深了一步。一次上课，教官专门讲了对飞行学员要进行特殊训练的问题，即要使每个飞行生必须树立坚强的信念，即：

安全第一！
胆大心细！
武器是我们的生命！
纪律是我们的灵魂！
满足就是退步！
大意就是过失！
注意你前后左右上下！
检查你精神机械气候！
常常保持我们的愉快！
嬉皮任性愤怒是罪恶！

刘善本对于“飞行信念”非常感兴趣，几乎把它当成指导自己飞行的座右铭。白天，他们进行紧张的飞行训练。练起飞着陆课目时，因没有指挥塔台，只好用白色或红色“T”字布摊在停机线上作为标志。气象站用白色风箱作标志。晚上，刘善本除了自习外，有空就到图书馆去翻阅航空资料。这里有大量的《中国空军》季刊杂志，它是中国空军季刊杂志社编辑，在杭州浙江正楷印书局印刷，

由中央航空学校同学会发行。在飞行训练中，他沉默寡言，虚心听取教官的指导，掌握飞行技术较快，不久，经批准第一个先放刘善本单飞。一天，他驾驶战鹰翱翔在风景如画的杭州西湖上空时，心

旷神怡。此时，他浮想联翩：祖国这大好河山，岂能容日寇蹂躏！

正当他在奋发图强、刻苦钻研航空技术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开始了。8月13

日，日军进犯上海市。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转眼间变成了战火纷飞的前线。

“警报！有警报！敌机20分钟就到！”

8月14日，在阴霾沉重、靠雨飘洒的笕桥机场停机坪上，航空总站站长尹铲非连声大喊着“警报！”这里是航空学校，只有培育航空人才的能力，没有空战杀敌的本领。怎么办？航校教官、飞行生和机场勤杂人员忙乱了起来。大多数人的任务是防空保存实力，一部份人给飞机加油，准备紧急起飞去迎击敌人。

“队友们！为死难的同胞们报仇！为危亡的民族雪恨的时候到啦！快，快上飞机！今天我们要和鬼子拼了！”第4大队少校大队长高志航从南昌乘空运机刚赶到机场，一听说有警报，他就这样大声地动员和命令航空队员们。

高志航所领导的4大队，原驻防河南周家口机场，是国民党空军的一支主力部队。配备的是美制“霍克3”式先进的飞机。高志航于13日夜间接到4大队移驻防杭州笕桥机场，参加保卫上海的战斗命令。当时高志航在南昌，他决定次日天明直飞杭州。14日上午，4大队从周家口分3批起

飞。中午，第1、2两批刚抵达目的地——笕桥机场，一架架飞机从空而降。飞行员们千里转场刚到，滴水未沾，立足未稳，尹铲非和高大队长就用这撕裂人心的声音把他们一架一架地打发上天。今天，幸亏有高志航率领的4大队及时赶到，不然的话，航校和杭州市将要遭到敌机毁灭性的轰炸、扫射。可惜，各架飞机油箱里的油量所剩无几了。于是飞上去的又不得不匆忙落下来加油。在紧急空袭警报声中，加油的加油，飞来的，飞去的，空前繁忙紧张起来了。

高志航边喊边抓了一个队员的飞机就冒雨钻向天空。雨越下越大。高志航和队员们的座机风档只有一半，雨水直往驾驶舱里灌，但杀敌心切的队员们，在大队长的率领下，不顾一切地拼命地爬高，力争要在敌机到来之前抢占有利的位置，准备狠狠地打击侵略者。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天来犯的是日本号称“精锐无敌”的木更津航空轰炸队的13架飞机。

高志航出生在东北通化的普遍居民家庭里。1925年春，他被张学良将军部队选为飞行员，并被派往法国去学习飞行。那时，他叫高志恒。临出国前，他找到张少帅要求更改名子。他说：“保卫祖国，当空中英雄就是我的奋斗目标！”从此，“志航”既是他的名字，也是他时时激励自己的誓言。192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他到过苏联、意大利等国。他不但飞行技术超群，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俄语。当时有几个国家都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当试飞员，都被他一一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学飞行是为了中华民族。”当日寇进攻东北时，东北军因接到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后退，东北就被日本帝国主义轻易地占领了。对此，他悲愤欲绝。他当天南下，决心要寻找一条报国之路。他在关内常和东北流亡者们一起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悲壮歌曲，一齐心酸、流泪。但他又马上擦干眼泪，高举拳头对大家说：“同胞们！眼泪不能挽救我们中华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战斗，要拿起武器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今天，空中强盗真来啦！报效祖国的时候来啦！高志航身先士卒，驾机去迎击日寇的大机群，决心把万里长空当作杀敌的战场。

敌机自从侵犯我神圣领空以来，还未曾遭到过中国空军的打击，因此十分猖狂。他们妄图一举摧毁中国航空学校，好向天皇请功。但没想到却碰上了对手。今天，是敌我双方的主力对主力，在杭州的万里长空展开了激烈的大战。大雨使敌人也乱了阵脚。他们很快就失去了队形。一架敌机对准笕桥机场准备投弹，即被高志航等发现。愤怒的枪弹雨点般地向敌机射去，空中强盗慌了神，匆匆投下炸弹，掉头想溜。报仇心切的勇士们不顾敌人密集的火网，拼命往前冲。敌机小口径机关炮的有效射程300米。高志航飞机上大口径机关炮的有效射是800米。他发挥了自己飞机火力的优势，又是一阵急射。那架敌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浓烟，“轰隆”一声爆炸，向地面坠去。高志航首开记录，打下了第一架敌机。紧接着，一架又一架的敌机被他和他的队友们打得空中开花。李桂丹、郑可遇、王文骅、柳振生等也纷纷告捷。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第一次遭到了中国空军的迎头痛击，被打得落花流水。短短的30分钟空战胜利结束。这次空战，敌机被击落6架，其余敌机夹着尾巴大败而逃，志航大队却无一损失。这次重大胜利，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来，中国空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仗。首战告捷，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守土抗战的士气和信心。航校和驻场空军人员个个扬眉

吐气。刘善本等人高兴得无法形容，拍手欢呼，涌上前去，争先恐后地把志航高高地举起来，抬着往宿舍走去。刘善本拜见了他们，向他们祝贺、致敬，并表示决心以他们为楷模，实现自己“航空救国”的愿望。

正当刘善本与全校师生员工欢庆空战大捷，决心誓死保卫上海和美丽的杭州的时候，突然，接到航空委员会转达蒋介石的密电：命令航空学校火速撤退！

日本军国主义者惯用的报复手段是，在那里吃了亏就在那里报复打击对方。为了防止敌人报复性的大轰炸，航校火速组织大搬家。这次仓促撤退，损失很大。

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轴心国德、意、日的秘密勾结很快就彻底暴露了出来，意顾问竟将蒋军的作战计划与情报偷偷地送给日本人。意大利空军顾问的地位一落千丈，教员和飞行生们都不听他们的了。1938年，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中国空军总顾问和航校顾问的宝座。当他们狼狈离华时，那位少将总顾问甚至是偷偷地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化装溜走的。所有意大利的顾问由南昌、洛阳等地集中到汉口，悄然地转道香港回国。

意顾问走后，美国政府委派陈纳德将军担任中国空军第一顾问。陈纳德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驱逐机飞行员，有高超的飞行技术。1938年，他退役后即来到中国任总顾问教官。

航校仓促搬到南昌，经过一番准备，刚要恢复飞行训练，又遭到了日机的跟踪轰炸、扫射。于是，蒋总校长又命令航校再次转移。搬到湖北孝感。刚搬到孝感不久，武汉吃紧，又于9月向南撤退到广西柳州。航校在柳州立足未稳，蒋介石还不放心，最后决定把航校再向大西南转移。于是航校于1938年春节迁出了祖国，到了越南。后来，又转回国，到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和祥云机场。这时，原在笕桥及洛阳、南昌等各分校的7、8、9期的飞行生都云集到昆明附近来了。刘善本和杜道时等老同学们又到一起来了。在他乡异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重逢，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刘善本握住杜道时的手时，彼此却笑不出来。刘善本此时刚飞完中级飞行训练课目，要转课目进入高级飞行阶段。开始，航校把他编在高级飞行驱逐机组，后改轰炸机组。上司原准备叫他学飞AT-6美式新飞机，他很高兴。他一心一意要学好驱逐作战机（即歼击机），以便将来在保卫祖国神圣领空中狠狠地打击来犯之敌，争当红武士，为国争光。但是，后来，上司突然通知他改学飞轰炸机，他非常不满意。他在《自传》中追述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内心的矛盾解除了，感到愉快高兴。这时航校转迁各地，管理比较松，飞行教员也不厉害，学习飞行也有了兴趣。我遍阅图书室里的中英文航空书籍。最初学习驱逐作战机的多，以便更好地打日本，也好出风头。过去一个短时期，因性情不适，又被迫学轰炸机，但总不死心，当有敌机来空袭时，我总是往飞机场跑，想拣飞机打鬼子！”

他由对上司强迫让自己改学轰炸机不满，联想到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态度，对国民党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怀疑。抗战一年来，国民党政府名曰抗战，实则怕战。食肉者无谋，执戈者不战。“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开始打了一阵子，后来，交战不久就失败得很惨！空军在笕桥上空那种作战精神不是发扬光大，而是逐渐减弱。“八·一四”空战的光辉胜利，对国民党空军说来，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最令人痛心的是举国闻名的空军战斗英雄高志航在与日寇几次拼杀后，不幸为国捐躯！

原来，“八·一四”空战大捷后，高志航被晋升为中校大队长。之后，他又因为保卫南京屡立战功，被荣升为空军上校驱逐司令，直辖3个驱逐大队，兼任第4大队队长。4大队亦改称为“志航大队”。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去苏联接收苏联援助一批抗日的新飞机。他率队从莫斯科飞回祖国。在莫斯科起飞前，原拟返回南京继续作战，狠狠地打击敌机，不料却突然接到空军副司令毛邦初的急电，令其改飞河南，驻周家口。周家口机场素以警报不灵出名。这对高志航飞行队的作战和命运非常不利。他虽然怀疑是同僚作梗，但大敌当前，应共赴国难，不以个人嫌隙为芥蒂，就率队驻守周家口机场。结果，因警报不灵，高志航在敌机吼声临空时，才命令大家起飞迎敌。他自己刚跳进飞机舱，就被日本“八七”式轰炸机投下的罪恶的炸弹把他的头和下肢炸得不知去向，只剩下身躯中段胸腹部在燃烧！刘善本对英雄的不幸非常痛心。

刘善本对苏联飞行员经常勇敢地迎击日寇飞贼很敬佩。当时，由于国际形势微妙，美国对于中国的抗战并不怎么重视，采取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态度，甚至妄想渔翁得利。于是，苏联顾问被请进来了。也就是说，当时世界上真正诚心诚意地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苏联空军英勇作战，八路军英勇抗日和高志航痛歼飞贼的影响下，刘善本更想亲自驾驶战鹰去打击日寇。1938年秋，在他改学轰炸机不久，敌机不断从越南机场起飞到昆明等地狂轰滥炸，航校经常有空袭警报。不少人要求打，可是蒋介石却手令所属空军：在敌机袭来时，不得迎击，一律飞往山中躲避。

蒋介石这道手令像紧箍咒，束缚住了立志抗日救国的官兵们的手脚。学了一身本领的航空队员，却只能充作难民被迫苟且偷生。还是学员的刘善本，心存侥幸，天真地以为抗日的军队抗日，总是无罪的。为救民族而采取自卫还击行动，顶多不记战功，绝无邀罪之理。如果说他在青少年时代已经种下了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籽，那么，10年后的今天，这颗种籽早已发芽、长大。他仇恨日本侵略者的心情与日俱增，不共戴天。再加上他从小就具有一种追求真理、主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品质和性格，当然对于不准驾机反击敌人的手令很不满意。刘善本忧国忧民的心思重重。一天早饭后，他独自在操场旁边的小树林边散步，边背诵岳飞写的那篇著名词《满江红》：

怒发冲冠，
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靖康耻，
犹未雪；
臣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呜！呜！呜！”突然，空袭警报震耳欲聋。敌机又来啦！人们好象是鸡窝里扔进了一块巨石，惊得纷纷离开机窝（场）乱跑。而刘善本对来犯敌机火冒三丈！他向停机坪飞跑过去，他要像高志航那样飞上空中去痛歼日寇侵略者。他故犯军令，毅然跳上一架侦察机，很快地发动起来，立即腾空而起，只身无畏地向来犯的机群冲去。很可惜，到空中他才发现这架飞机根本就未装子弹。刘善本一腔壮志，只能付诸东流。他气得要命，无可奈何被迫落地。上司知道此事后，不但不嘉奖他这种有我无敌、主动出奇的大无畏精神、反而指责他是私自开飞机，无组织、无纪律，违反了总统手令而要严厉地处罚他。勒令他不准再上飞机。李校长把他禁闭起来。

一心想步勇士后尘的刘善本，壮志未酬，心犹未已。他对这种处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表面上服从，暗地却在等待再战的机会。好男儿誓死不当亡国奴，航空队员岂能坐视国土失？！当第2次警报发出后，在忙乱中，他又迅速跨上了一架新出厂的AT—6型飞机。这架美制的新型飞机，他从没飞过，不会开怎么办？他找到了一本英文说明书，匆匆忙忙地看了看，弄清楚了操作的要领，就大胆地起动，冲上蓝天，再次去迎击敌机。

他到空中后，才察觉到：嗨！这架飞机尚未来得及装上机枪！他的失望真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眼看飞蝗般的敌机在我毫无空防的大后方肆虐行凶。祖国锦绣山河，烟尘四起，百孔千疮。自己堂堂七尺之躯，空怀卓越的飞行技术，枉驾当今最好的新式飞机，却不能为挽救祖国尽一星半点力量！从不掉泪的刘善本，这时禁不住热泪纵横了！为此事，上司知道他两次违抗总统手令，要实行军法从事。

真是幻想“航空救国”，却是报国无门！

5. 觅知音

上级要对刘善本军法从事，刘善本不服。他据理力争：“抗日军人，驾机去打日本飞机有何罪？要处治我可以，但是，我认为要首先处分那些负责这些飞机安全的值班军官们的失职。有警报他们不到机场去驾机迎敌或疏散，而是自己去逃命！”

其他同学和部分教官都表示支持刘善本的正义举动。他们纷纷议论：“哼！他飞走又飞回来，虽然没有打下敌机来，也保住了我机的安全，不受奖励还受处罚；而那些担任值班的军官们却贪生怕死，只顾自己逃命，反而不受处罚，是何道理？”

众怒难犯。上司们怕处理人太多，涉及面宽，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更怕上峰追究责任牵连到自己，就有意掩盖一下，大事化小。这样，刘善本才保住一条性命。

在那抗日有罪、报国无门的岁月里，一些原来的有志之士灰心了。他们只能在严密的特务控制下，冒险在厕所里发发牢骚，在墙上写着：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小官飞行，大官进城”……

晚上，刘善本躺在床上难以入睡。他想：这里不准我驾机消灭日寇，难道我就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哼！以后，如果再不准打鬼子，老子就驾机到解放区去参加打鬼子。这时，他开始滋生出要起义的萌芽！

12月，刘善本在国民党空军军官校第8期轰炸科毕业了。他和几位同学被分配到驻成都凤凰山轰炸总队6中队，任准尉见习员。翌年1月，他随队调到新津机场接受YHHAA（俄文）攻击机训练，提高飞行技术。他杀敌报国心切，训练认真刻苦，课程进度比较快。6月的一天上午，他高兴地进行驾机飞空中编队的轰炸课目。这时，空中和地面的能见度都不大好。正当他驾驶的飞机接近“目标”上空，准备瞄准投弹时，突然感到机身一阵剧裂的震动。

“不好！”他警告自己说。接着飞机就变得像一匹难以驾驭的脱缰的野马，向前下方冲去。刘善本立刻意识到是僚机没有保持好编队，就慌忙加速赶队，不慎撞上自己的座机。刘善本座机的操纵系统被撞坏失灵，难以保持平衡，就歪歪扭扭地向前下方冲去，撞山爆炸！

机场立刻派出抢救人员、车辆直奔出事地点。

飞机爆炸凶多吉少。刘善本的好友和同事们闻讯后，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过了很久，机场派出的救护人员终于在一条沙河滩上发现刘善本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原来，在飞机失去操纵的千钧一发之际，眼看就要机毁人亡，他临危不惧，叫机组的其他乘员先跳伞，等到伙伴们都跳下去后，他才最后一个往下跳。但是，此时，因为飞机高度较低，他刚离开驾驶舱，飞机就撞山爆炸了！未等救生伞全张开，他就摔在一条沙河滩上。机组其他人员安全落地，唯有他摔倒在沙滩上。他苏醒后使劲挣扎，但是腿不听使唤，怎么也爬不起来。他挣扎得全身无力了，就静静地躺着，听周围的动静，听山雀叫，听河水流。又过了很久，当他判明附近有车和人的嘈杂声音时，又想爬起来，但只抬了抬头，就又趴下。救护人员迅速跑过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汽车飞快地向成都奔驰，把他送到成都西门花溪坝空军医院抢救。

他躺在急诊室，经外科医生检查结果，诊断为：右踝骨骨折，右腿、右

胳膊和头皮有摔伤。

一位血气方刚、生龙活虎的闯将，突然住院治疗，犹如山中的猛虎突然被送进铁笼子一样坐卧不安。此时，他忧国忧民，百感交集。有时也想到父母、兄妹及其他有关儿女之情。伤痛，有时又使他从睡梦中惊醒。

“时间过得真慢，度日如年！”他躺在床上烦躁地对给他换药的护士发牢骚。

一天上午，刘善本坐在病床上看完一封信后，气得直发抖。

“护士！护士！”刘善本急忙喊：“快请医生来！”他大喊了几声，发现没有人回答。他拄着拐棍下床，一瘸一拐地向医护办公室走去。恰巧碰到他的主治大夫。这位大夫50多岁，中等个头，戴着一副眼镜。他吃惊地看着刘善本那异常举动。

“大夫！我，我……”刘善本本来说话不大流利，这时一激动更加有点口吃了。

“刘队员别激动。你怎么啦？腿脚很疼吗？”

“不。”他摇摇头说：“我，我要求出院。”

“出院？不行啊！你起码还要等一个多月……”

“等，等，等！大夫，现在日本鬼子把我家的房子烧了！他们在我的家乡，在半个中国，天天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我，一个航空队员，还能够在这里再等下去吗？！”

值班护士闻声跑过来，其他轻伤病员有的也闻声走出病房来探望。大夫和护士一起把刘善本搀扶回病房。

“刘队员，你一向是很和善而又文质彬彬的，是很有礼貌的军人，今天是怎么啦？”大夫不解地问。

“请原谅我。”他自知刚才太激动而失礼了。略表歉意地点头说：“请坐吧！”他随手把刚才看完的信递给医生：“请你看看就会明白了。”

这是刘瑞兰写来的家信。战乱时期，家书胜万金。信中写道：

亲爱的三哥：

你几次来信问咱家乡的情况，说明你人在千里之外，心却时刻和我们在一起，惦念着我们。可是，过去我们因为怕你挂念，影响你学航空，总是对你报喜不报忧；现在，我不得不把我们亲身遭遇和耳闻目睹的惨状告诉你……鬼子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去年1月8日，鬼子侵占了昌乐县和安丘城。他们让汉奸王瑞周（北流泉人）当了昌乐的第一任伪县长。日本人利用中国的这种败类组织起“警备队”、“治安军”和“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做他们的帮凶。

三哥，咱老百姓可真吃够了鬼子和汉奸搞的“三光”政策的苦头。去年正月间，小善地农民刘庆先、郝光等人不甘心等死，就冒险组织抗日自卫队。他们开会，定于当月17日夜里去偷袭乔官街鬼子的据点，被汉奸告了密。当日晚上鬼子袭来，打死无辜百姓27人，打伤36人。最后，放一把火，把全村烧成一片瓦砾。”

医生看着信，也气得手发抖。他咬了咬牙，接着往下看。

去年10月29日和今年2月29日，鬼子和汉奸先后两次洗劫了乌宋街。农民唐炳智、唐树萱等63人被杀。鬼子烧了210多间房屋，枪走牲口200多头。

哥哥，当然您最想知道的还是咱家和咱村的情况了。今年正月初9日，日本鬼子和

汉奸数百人夜里来俺村偷袭八路军。幸亏八路军依靠内线事先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有准备，组织老百姓迅速转移了，我们才幸免于死。可是咱家的房子和小楼却被烧了。东西被汉奸、鬼子们抢劫一空！

我们当然不甘心当亡国奴啦！咱山东半岛上有热血的青年都誓死要和日寇血战到底！前年10月，安丘、昌乐县一带就成立了抗日别动队专门打鬼子。农民们参加八路军的人很多。今年，马保兰司令率领的八路军第八支队就住在俺村。鬼子和汉奸烧房子时就说怕八路军再回来往。

三哥，咱全家人天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有人还冲我说闲话：“三年前，你三哥拍着胸脯对我们说他去搞航空救国，可鬼子还没打来，他们中央军却都跑光啦！”“真是的，咱连老蒋的一根飞机毛也没见到，还说啥航空救国哩。”“咱能够看到的却都是鬼子的飞机来轰炸咱们！”……

这些闲话俺可真听腻了！哥哥，咱爹娘要我写信问你：中央军不是比八路军强大得多吗？咋咱家乡老百姓只能看到八路军打鬼子，却看不到你们中央军呢？

亲爱的三哥呀，世界上黄连苦，苦胆苦，哪能比得上咱当亡国奴的苦啊！当你在飞机旁读看我代表全家给你写的这封信的时候，很难说妹妹我和父母亲及全家老少是否还能活在人间！……因为咱是抗属。你想，如果让鬼子汉奸抓住了咱还有活命吗？

你的妹妹瑞兰

大夫看完信后问：“这就是你急着要出院的原因？”“是的。鬼子天天在杀害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父母和其他亲人们向我发出了难以回答的质问，你说，我能……”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是啊，凡是还有良心的中国人，看到了这封信都不能不落泪和愤慨！”大夫摸了摸眼镜边，转变口气说：“可是，你也不能拄着拐棍去开飞机打鬼子吧！”“这……”大夫和护士都十分同情地劝慰他一番，然后，悄悄地离去了。刘善本拄着拐棍在室内转了两圈，坐下来挥笔疾出：

“亲爱的瑞兰妹：

……我是含着眼泪读完了你的来信的。你和父母以及家乡的父老兄弟们在沦陷区里挣扎，都吃尽了鬼子和汉奸们的苦头啦……我只有敬请二老设法带你们都赶快逃出虎口，到我这里来躲躲再说吧！”

一天，突然有位平大附中的老同学来看望刘善本。这位同学姓张，和他关系很好。他们5年不见，畅叙离别之情。在闲谈中，当同学知道他还是过着独身生活时，深表同情地问：“那为什么还不把赵氏夫人接来呢？”

“唉！别提她啦！”他很不高兴地扭过头去说：“我，早已发誓不再见她了！”

老同学自知失言，后悔不该无意中揭了他的伤疤，就更加同情他在爱情上的不幸，想替他帮个忙。

刘善本名义上是在16岁时就被迫“结婚”了，但他实际上还是一位洁身自爱的童子。近8年来，他想起这桩“逼婚配”来就气愤。他投笔从戎后从来没回过家。他和那赵氏断绝了联系。但是据家里人来信告诉他：那赵氏一直守在公婆身边，等待着刘善本回去。这倒使刘善本更为难了。赵氏是地主家的闺女，深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坚持“好马不配双鞍，好女不嫁二男”和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抱着走”的旧的道德观念。这位处女媳妇一直守在刘善本家，分家后靠刘善本名下分得的那份土地房产生活。他俩都正值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期，却一个是“处女”媳妇，一位是“有妻”的“童子”。这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作的孽！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善本更想自己作主，找个情投意合的终身伴侣。但是，他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也没有了此夙愿。今天好心的老同学愿当月下老，他很高兴。老张说：

“这姑娘 20 岁，是我姐夫周洪模的女儿，叫叔璜，品行端正。”他问刘善本的意见如何？

刘善本又请他把姑娘的家庭成员等各方面的情况详细谈了谈。老张看到他很感兴趣，就如实地把姑娘家的情况和本人的像貌、性格都——作了介绍。

周叔璜家住四川重庆东面涪陵地区长江北岸的丰都县城内。祖父是个搬运工人。父亲周洪模年轻时学徒，后来做商人，开小店铺，以卖油盐酱醋和杂货等谋生。母亲杨惠极操持家务。她共生了 13 胎，有 6 胎夭折，成活 7 人，其中两男 5 女。周叔璜排行老 4。她生于 1919 年 9 月 18 日，乳名叫小燕。她在丰都县适存中学毕业，现已考入成都华美女中，读高一。当前社会动乱，国家危在旦夕。她虽然天赋聪明，好学上进，但也无心专门研究功课，学习成绩良好。周叔璜中等身材，细白俊秀，天真活泼、好动。她非常热爱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差不多什么文艺体育活动，只要是对于抗日和锻炼身体有益的，她就积极报名参加。她是学校的文体骨干。她参加了学校的演出队和篮球队。她篮球打得相当好，身体灵活，同学们送她一个雅号叫“飞燕”。她们学校的篮球校队打得漂亮，经常和别的学校进行比赛。她还积极参加演戏，演出了许多抗日爱国进步的戏剧和小节目，如《放下你的鞭子》等，直接地向群众宣传了统一战线和爱国抗日的思想。她和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冯玉祥将军提倡和发动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把演出和募捐来的钱捐献出来支援前线，或者买布、买棉花，亲自动手做棉鞋和衣服给东北抗联战士们转去。

刘善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同学讲述了姑娘的有趣的情况和她所做的许多爱国活动，从心里高兴，就欣然答应说：

“先交个朋友，再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吧！”

刘善本在医院治疗 3 个多月，周叔璜的弟弟周叔瑜因为也在成都读书，就经常到医院来探望刘善本。他既是慰问伤员，也是先看看姐姐的男朋友，真是一举两得。刘善本倒首先和周叔瑜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了。当然，他更渴望早日见到周叔璜。

不久，他们终于见面了，周叔璜看到刘善本长得很帅，身材高大，细高条，浓眉大眼，说话先带三分笑。为人憨厚，举止稳重，言语虽然不多，但句句说说的诚恳实在，绝不是那油头滑脑的人。他虽然身在国军，但却看不到他有一般国民党空军军官身上的那种“骄”“娇”二气和嫖赌、抽烟等恶习。他，是一位为人正派，爱国、进步、洒脱的青年，是她要找的很理想的男朋友。

刘善本看到周叔璜身材苗条，眉清目秀，举止大方，温柔潇洒，虽然不敢夸她是天府之国最佳的女子，却也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他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以后，他们就不断交往，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

一天下午，周叔璜和刘善本相会。两位热恋的青年，手拉着手亲切地交谈了一阵之后，刘善本突然把大手缩回去，抱歉诡秘他说：“我，我还有个

秘密……今天必须向你公开。”

“你有啥子秘密哟？”

“有，而且还必须向你公开。”他腼腆而略带怒色地把8年前父母亲导演的那场“逼婚”戏，向周叔璜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遍，然后说：“这是我生平最遗憾的事了！也是我对父母亲最不满意的一件事！社会就是这样地怪。我家里雇的长工有的三四十岁了，因为娶不起媳妇，不能结婚急得要发疯；而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少爷’，未成熟的学生，不愿意结婚，父母却非要强迫我结婚，你说怪不怪？”

周叔璜忽闪着—双明亮的大眼睛点点头。

刘善本略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以前，我还害羞，难以开口对你说这件丑事。现在，我都对你说了。如果，你也忌讳我是已婚的人了，那就……”

“咯咯咯……！”姑娘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原来，这位天真纯洁的姑娘把他讲的父母包办婚姻的大事，当作新奇的故事听了。当她看到他那样认真地检讨时，就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她说：

“哎哟，有趣呀，真要笑死人啦！‘山东，山东，吃煎饼，就大葱。’我原来只听人家说过孔夫子的家乡时兴小脚、小女婿，我总以为那是我们‘南蛮子’取笑你们‘北佬子’，没想到真有这种事情，你也当过小女婿哩。”

刘善本认真地追问：“你能原谅我吗？”

“这算个啥子嘛！如今，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你有家难归。这么多年，你还不是—直在外出家当‘和尚’吗？”

“当‘和尚’？！”他高兴地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那细嫩的手不放，说：“是的，我不过是被迫登台演出了一场戏，扮演了‘小女婿’的角色而已。从那以后，我走南闯北，有家不归，—直在当‘和尚’。现在，你愿意使我从此永远结束这枯燥乏味的‘和尚’生活吗？”

周叔璜两颊绯红，腼腆地转过脸去，微笑不语地点点头。

“你答应啦？好，我对你永不变心！你愿和我结成终身伴侣吗？”

姑娘转过头来，脸上闪现出温馨甜蜜的神采，依然是抿嘴微笑不语。过了片刻，她把小嘴巴伸到他的耳边，悄声他说：“要的！”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颗炽热的心激烈的一起跳动。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而且是天涯海角—条心，海枯石烂永不变。

刘善本高兴地对自己说：“爱情是神秘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6. 空中陆战队

刘善本经过三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痊愈后，于9月回到六大队六中队。此时，部队住在成都西温江机场，进行苏制SB式轰炸机训练。他出院后积极参加恢复飞行训练，年底晋升为少尉飞行员。

1940年1月，他以优良的成绩考入成都空军机械学校第五高级仪表员训练班，受专业训练4个月。这样，他比别的飞行员多掌握了一门专业知识。5月，空军在成都太平寺机场成立航空第八大队，刘善本所在的六中队，被编入八大队。这是国民党唯一的远程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徐焕升，大队附佟彦博。该大队下辖第六、第十、第十四三个飞行中队。刘善本在六中队任中尉飞行员，接受苏制DB式轰炸机训练。李鑫森和他编在一个中队。李鑫森是河南叶县敦堡村人，1920年7月1日生。他于1935年在开封市一中读高一时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入伍生营。杜道时也调到八大队。这几位球友凑到一起，八大队虽然是新成立的，但篮球队却打得很出色，几乎打遍成都无对手。

八大队为了防止敌机轰炸，于1941年5月，奉命要撤退到兰州去隐蔽训练。对于再撤退，大家都很反感。刘善本更加不满。这不仅是他和女朋友正处在热恋之中，更重要的是他对蒋委员长的消极抗战，一退再退的逃跑主义政策受不了！

撤退的前一天，他找周叔璜告别时，两人难舍难分。周叔璜含着眼泪拉着刘善本的手，半天也说不出几句话来。等到刘善本匆忙离去时，她向前跑了几步，招手喊道：“你平安到达后给我来信

“一定！”刘善本思绪万千，回头顺口说出了这两个字。深夜，他回到宿舍怎么也睡不着。他既舍不得和周叔璜分手，又怀念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可爱的南泊庄。他想到妹妹的来信

第二天，他随大队机群一起飞往兰州，在皋兰山北面、兰州东边五里铺机场降落。这个机场在城东门外大山脚下，飞机只能面山落地，而要起飞时，又只能背山起飞——防止起飞时撞山！

刘善本到这里安顿好住宿后，第一件私事就是给未婚妻写报平安的书信。可是，这封信他刚发出不久，周叔璜还不可能收到时，八大队队长又传达了转移命令。蒋介石感到八大队在兰州虽然远离日军机场，但还不安全，于是就命令航委会转令八大队火速把飞机送往嘉峪关藏起来。刘善本他们驾机再转移到嘉峪关。

这里是万里长城最西端。刘善本在飞机上看到这千年古迹，感叹万分，羞愧不已。古人为了保卫国家修筑了万里长城，防御外敌侵犯，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中华民族防御外敌侵略的“万里长城”在哪里？我们中国的军队，从关外的东北逃到关内，又从关内逃到大西北来。也可以说是从长城最东端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跑到长城最西头，而且是我们这样的现代化的飞行大队。这能对得起古人和今人吗？

刘善本把飞机平稳地降落在简易的跑道上，无精打彩地跟着队友们走上司分配给他的宿舍。他站到床前一动不动。队友们都去就餐了，他说了句“不舒服”，就躺在床上长叹不已。突然，他像想起来一件什么重要而紧急的事情，一骨碌爬起来，取出钢笔和信纸，疾书而就。原来，他想起周叔璜，把自己到达新机场给她写封报平安的信。

一天，他和几个同事到嘉峪关参观。他登城墙远望，西南那片浩瀚沙漠的西边就是玉门关，再向西就是新疆了。他和杜道时触景生情，信口哼起唐代诗人王之涣的一首绝妙诗句：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当他们回到宿舍不久，突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刘善本等迅速跑步到集合地点，大队长宣布一道火速转移的命令：“因为，蒋委员长对我们的飞机藏在这里还不放心，于是又十万火急地命令我队再向西转移，把飞机疏散隐蔽起来。到哪里去？”大队长自问自答：“现在，还要绝对地严守军事机密。弟兄们抓紧，准备好，明天跟我飞，到时候，就都知道啦！”

刘善本听到后想：我这第二封报平安的信，她肯定还未收到。现在我又要准备给她写第三封信了。哎！向哪转移呢？是不是“春风要度玉门关”啦？

第二天清晨，大队长第一个驾机起飞，率领为数不多的飞机，果然是嗡嗡地向西飞去。他们飞了约三四个钟头，大队长首先降落到一个更加简陋的机场上。其余各架飞机相继降落。因为，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好象患了恐敌症，对八大队把飞机藏在嘉峪关还是不放心。那天，蒋介石在办公厅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的西北部寻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方，用手指头一点，对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致柔说：“罗，这儿，命令八大队火速转移到这里——甘肃省最西部，靠近新疆的一个小地方，把飞机都分散隐藏起来，日本飞机是找不到的！”

周致柔凑上前去顺着蒋委员长的手指头往前看，啊，委员长指的是“安西”。他“啪”地一声立正：“是！”

于是，大队长第二天就率领全队把飞机飞到这人烟稀少的大漠上分散隐藏起来。晚上，刘善本给周叔璜写第三封报平安的信。他写着写着，气得一把把写了半截的信撕了！“唉！我们没完没了地撤退、转移！这样，我光写报平安的信，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收到她的回信，光写信又有何用呢？”他自言自语地说。说罢，他一头倒在床上，嘀咕道：“转移，转移，再转移，谁知还有没有四次转移，五次转移？！”“有啊！”一个队员刚从大队部哪听到的最新消息后，马上跑回来传布新闻说：“我们很快又要转移了！”“真的？”刘善本跳下床，半信半疑地问。“信不信由你！”那队员眨眨眼睛又说：“哎，不过，这次转移和前几次大不相同啦！”“怎么不同法？难道是要把飞机转到新疆或是苏联去？”几个飞行员异口同声地问。“不。听说是把（飞）机留在这里‘抱窝’，人回兰州待命。”“啊！叫咱赤手空拳走？”刘善本等人大大惊。第二天，果真大队长命令：把飞机留下隐蔽好，航空队员全部赤手空拳地返回兰州机场待命。八大队的飞机没有供给来源，在进行飞行训练和几次空中大转移中摔的所剩无几了。而且，都是些缺“胳膊”少“腿”的，难以执行训练任务，空军第八大队变成了一支“空军陆战队”了。猛虎不能离山，蛟龙不能离海，航空队员怎能离开飞机？刘善本等这些幻想“航空救国”的爱国青年们却都当了地面“航空队队员”啦！既无战斗任务，又没有飞机进行严格的飞行训练，队员们整日闲散无事混日子。在这有志抗日、

报国无门的岁月里，各种腐败作风就更加泛滥起来了。有的队员发了津贴后就去下酒馆、逛妓院，夜不归营也无人管。当他们把钱赌嫖光了，就借钱花。有的赌赢了趾高气扬，喝酒耍酒风；输光了的也不甘罢手，把手枪押上继续赌。

这时，航空队里唯有象刘善本、杜道时、李鑫森等一批有强烈爱国心的有志青年，不忍心坐视中华民族就此沦灭而混日子。刘善本更是与众不同。他是有政治头脑，有抱负的正直青年军官。他趁此难得的好机会，集中精力有计划、有目的地做3件事，即锻炼身体、刻苦钻研航空理论、继续研究新文字，准备将来为祖国作出贡献。他坚持每天打篮球、跑步锻炼身体。由刘善本、杜道时、李鑫森等组成的八大队的篮球代表队，经常去兰园等地比赛，始终保持着不败纪录。他们这样刻苦锻炼身体，为日后的恢复和改装飞行训练准备了身体条件。刘善本手不释卷，日日夜夜不停地攀登知识的高峰。他知道技术知识掺不得半点虚假，特别是航空科学，曾经积累了古今中外多少人的聪明智慧，经过了失败和成功，花费了多少血的代价换取来的。当他看到很多由于技术不精，而造成飞机和生命的巨大损失时，更感到苦学深钻的重要。因此，他每天除锻炼身体之外，就贪婪地学习英文原版航空理论书籍，如《飞行学》、《领航学》、《飞机构造》、《飞机发动机》、《气象学》、《天文学》等。一切有关航空的书籍，他无一不钻，无一不认真做笔记，算习题，无一不深入现场向专门业务人员探讨求教，直到弄清一切疑难问题为止。

人们经常看到他深夜不眠，在蚊叮虫咬的炎夏、或滴水成冰的寒冬，象木雕泥塑一样，独立中庭，手持六分仪，对照天文航行图，接连四五小时，仔细地观测星河的移动。他立志要填补我国还缺乏的天文航行学这一空白，以求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蓄意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的罪恶阴谋活动。刘善本对此非常不满。他想，抗战以来，在祖国广阔的抗日战场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完全相反的是，另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日寇大举进犯、蒋军大溃退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后退一步，反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刘善本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央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相比较，更觉得蒋介石、国民党已不可救药。他痛感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政治腐化，民不聊生，狼烟滚滚。他自叹愧对祖国。“徒悲不见九州同，按长戈，仰天吟啸，寻良策，疑北斗，航空救国，误入贼营。”

在这期间，刘善本从老家山东的来信中得知一些弟弟妹妹们被民族大敌逼上了梁山，参加了八路军抗击日军的消息时，不禁又惊又喜，因而对共产党、毛主席又加深了一层感情。他把一切假抗日的人当作骗子，而把一切正直抗日的人当作亲人和民族英雄。

1942年，有一架苏联·b型运输机经兰州去延安，国民党空军八大队派领航员王毓兴为该机领航。这是中苏达成的一条协议，即苏联飞机不能直接飞到延安去，必须经国统区，由蒋空军人员陪同前往。这名义上是协助领航，实际上是监督苏联和中共的活动。他们到达延安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亲切召见谈话，并亲自赠送了延安军民亲手制做的皮大衣、毛毯等物品。王毓兴带回兰州后，很多人羡慕那些优厚的赠礼。而刘善本却渴望了解被长期封锁和歪曲了的延安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真实情况。他甚至巧

妙地寻问了延安机场的跑道情况和保障能力。当他看到在那样艰苦情况下生产出这么好的大衣和毛毯时，不由得衷心仰慕和钦佩延安军民。对照自己周围这种腐败情况，不由得忧心忡忡，想到起义。他私下向杜道时流露出：只有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大有后悔当初参加国民党空军是错上了贼船之痛！现在，自己面对蒋政府和军队上上下下浑浑噩噩和昏昏暗暗的世道，怎么办？他把自己苦闷的心情偷偷地对知己朋友、有进步思想的李鑫森说。他们经常议论抗日救国大事。一天，他与领航员李鑫森和一个射击通讯员驾驶 cb 轻型轰炸机从嘉峪关返回兰州。这是一个难得的单独飞行的好机会。他想在空中发动驾机起义投奔延安。飞机上有第三者，他就悄声和李鑫森用半明半暗的话议论：

“咱到想往的地方去参加抗日怎么样？”

“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李鑫森会意地表示赞同。

刘善本想了想说：“不过，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去了恐怕有碍抗日统一战线，加深国共两党的裂痕。”

“共产党一贯主张巩固统一战线，他们又没有飞机，我们去了，他们再动员我们回来怎么办？”李鑫森也提出了疑问。

这是刘善本第二次想驾机起义未果。

1942年4月，正是春回大地、万物发芽的季节。月初的一个周末的晚上，在兰州一家饭庄里，人们正在频频举杯。

“为新婚夫妻的幸福干杯！”

“干！”同桌人一饮而尽。

原来，这对刘善本和周叔璜来说，是一个大喜和终身难忘的日子！刘善本离开四川后，周叔璜经常接到他打游击式的闪电信件，很不放心。后来，又接到信说他住兰州短期内可能不会再飞走，因为已经没有飞机了。于是，她从四川千里迢迢来找刘善本。尽管是战乱岁月，又都远离双方家长，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然而他们认识几年来，相亲相爱，感情至深，谁也离不开谁了。只要夫妻真诚相爱，环境虽差，苦也甘甜。

没有房子，刘善本托朋友在兰州市近郊刘富庄租了两间民房。没有象样的家具，仅买些锅碗瓢盆，能凑合吃上饭就行。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后，就这样在杜道时、李鑫森等要好的朋友的热情帮助下，在这里举行婚礼。

杜道时举杯说：

善本兄，你我交情深厚，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咱不仅是相识多年的战友、球友，而且还是老乡哩！记得民国29年11月，我和她（指身边抱小孩的李淑静）等四双新人在成都举行集体结婚仪式时，承蒙您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抗战的第二代。今天，兄弟我代表全家敬您和新嫂子一杯，也祝贺您们新婚幸福早得子！来，干杯！”

“好，干！”刘善本本来不会喝酒，但他人逢喜事精神爽，且非常珍惜与杜道时的友谊，还是尽饮了这一大杯。周叔璜更不会喝酒，但大家都再三邀请新娘子干杯，她不得不喝。点酒下肚，脸颊绯红，反倒更显得妩媚动人了。接着，李鑫森等都一一敬酒。婚礼举行了两个多钟头，大都喝得酪酊大醉了。最后，人们欢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从此以后，刘善本就与周叔璜在这简陋的房子里欢度蜜月。工余时间，他俩像鸳鸯一样形影不离。他俩或挽手在黄河边散步，或上山打猎，而打猎常常是满载而归，过着恩爱甜蜜的夫妻生活。

7. 开辟处女航线

刘善本和周叔璜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真是夫妻恩爱苦也甜。刘善本并没有因迷恋家庭生活，而影响他钻研航空技术的决心。相反，因为有了贤内助而更加增强了他攀登航空技术高峰的决心、信心和力量。俗话说：“男子无妻财无主。”以前，他领了津贴不知怎么花；现在，他领了钱全部交给她，就再也不必操心了。晚上，他回到家里，感到整洁、温馨、舒适、快乐。从此以后，他就更加专心致志地研究航空知识。他已是一位飞过多种课目、多种飞机的全天候飞行员，但是，还刻苦自学领航。这一点，周叔璜很不理解。

秋高气爽。黄河两岸的杂草长得又高又密。草丛中的山菊花盛开。有金黄色的，银白色的，五颜六色，百花争妍。周叔璜穿着花旗袍，像一朵最鲜艳夺目的鲜花。她跳跃着，贪婪地去采摘山菊花。刘善本在背后看她那欢天喜地、天真活泼的样子，刘善本觉得她虽然结婚了，但却依然童心未改，还象3年前他们初次见面那样天真、可爱的大姑娘。

“呱、呱、呱……”周叔璜抬头应声看去，只见那蔚兰色的天空飞翔着一群大雁。群雁在一个头雁的带领下，排着人字队形，向南方飞去。她想到大雁好象是训练有素的一支航空队，在空中飞行。于是，她把采集的一束山菊花递给刘善本，顽皮地歪着头问：

“你是飞机驾驶员，为啥子老自学领航呢？”

“为了防止在空中迷航。”刘善本贪婪地闻着她给的野菊花发出的淡淡的芳香，随口答道。他顺着她的目光向空中望去，发现空中排列整齐的一群大雁，说：“你看，它们飞得多么整齐呀！这好象我们在空中飞大编队。可是，你知道，我们有的领航员平时学习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只顾吃喝嫖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上飞机到空中就昏昏欲睡，碰到和这佯吊儿郎当的领航员去执行飞行作战任务，真叫人不放心。如果遇到复杂的天气，或是激烈的战斗时，恐怕他自己也分辨不清哪是东西南北了，还能够把飞机引导回来吗？”

周叔璜似懂非懂地摇摇头。

刘善本接着说：“常言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我要学会并熟练地掌握起领航技术，将来到关键时候，自己领航，他们难不倒我。我也不怕因公子哥儿的疏忽和失职，而发生空中迷航事故。”

他的一席话，解了周叔璜久存心中的谜。

大雁在天边消失了。周叔璜左手拿着山菊花右手挽着善本左胳膊，半依偎着他，向家中走去。

一天傍晚，刘善本从机场刚回到家里，就习惯地坐在桌边用英文打字机练习打字。他把全国的主要山峰的标高都打出来，而且是一遍、二遍、三遍、五遍不厌其烦地打着。周叔璜依偎在善本身后看着，感到十分好笑。问：

“哎哟，你真是个书呆子！你反复打这些有啥子用？”

“啊，”他停住手，拉着周叔璜的手回答：“我这样做不仅你感到好笑，同事们也觉得我‘傻’。其实，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这样敲敲打打。”他说着又打了两个字，停下说：“看起来只是练打字，但实际上，我是在借练习打字的机会，来熟悉和牢记祖国的大山、地域的标高，为日后的安全飞行做准备工作。这叫做先学后用。”

“我明白了。”周叔璜向他背上捶了一拳说：“看你‘傻’得出奇，其实你想问题总比我想得深远、周密。”

刘善本谦逊地摇摇头，继续打他的“山头。”

周叔璜要去做晚饭，一转身却“哎哟”一声，靠在门框上。善本忙跳下椅子去扶周叔璜。

“你怎么啦？！”

周叔璜眯着一双眼睛，甜蜜地看着他，并用双手捂住肚子说：

“哦，哦，不要紧，肚子疼。”

“你，病了？”

“不。有，有喜啦。”

“啊！？”刘善本高兴地抱起她说：“是不是我儿子要看我打字，你不让看，他踢了你一脚？”他说着，把叔璜抱到床上躺着，说：“10年前，俺对爹说：‘你想早抱孙子，可是，我，我有病呀！’让他老人家

家

吃惊不小。他以假为真，认为我可能真没有生育能力。现在，我可以写信告诉他：儿子有儿子啦！那时，我那么说是儿子骗老子！”

“瞧你高兴的！”叔璜说：“现在，还不知我们这个未来的第二代是个飞行员，还是个围着锅台转的呢？”

“都一样，都一样！”刘善本高兴得手舞足蹈。

翌年1月14日，周叔璜平安地分娩，生了个千金小姐。刘善本高兴得不得了，买了许多鸡、鱼、蛋、肉给叔璜滋补身体，并半开玩笑地说：

“喂，我希望你给我生一打（即12个）孩子。头胎是女孩更好，以后，她可以帮你照顾她的弟弟、妹妹们。”

“你把我当成生孩子机器啦！”叔璜抿嘴笑答。他心里有股难以形容的甜蜜感。因为是在兰州生的第一胎，他俩商量给她取名叫兰平，以示纪念。

1943年初，国民党当局因战事需要，必须去新疆、青海、康藏等地开辟高原空军基地，运输战时物资。航委会命令八大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人们都知道，那些地方是高原，气候条件恶劣，风沙大，人烟稀少，如飞机性能不佳，一旦出了事故，即使是迫降或跳伞成功，也难走出大沙漠活着回来，八大队大队长蔡锡昌不得已，两次率领着技术比较好的人员驾机去侦察时，都因气候恶劣而发生了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没有完成任务。

军令如山倒！完不成任务，上峰要追查责任，下面很难找出能干的领航员再去冒险。大队长蔡锡昌急得坐立不安，抓耳挠腮。

“报告！”有人敲门。

“进来！”蔡大队长烦躁地一屁股坐到椅子上。

“队长！”刘善本进门说：“开辟高原空军基地的工作受挫，没完成任务，我也很着急……”

“着急，你有什么办法？”大队长打断他的话反问。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愿意去担任领航任务。我知道，任务非常艰巨、危险。但是，为了报效祖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你？！”大队长惊疑地从椅上跳起来说：“我正在为此事发愁。可是，得了，得了！你是个飞行员，去领航怎么行？”

“没有金钢钻，怎敢揽瓷器活？”

“好！”大队长犹豫一下说：“我批准你去。”

刘善本回到家里，把要求领航去新疆开辟前人从未完成过的处女航行，为国家寻找新的空军基地的事告诉正在月子里的妻子。叔璜大吃一惊。善本劝慰她：“我没能去直接杀敌报国，今天能够为国家开辟一条新航线也好。请你相信我的技术。我虽不能算是空中的一朵鲜花，但也绝不是地上的一块豆腐渣。请你放心吧！”

他夫妻虽然在一起生活时间还不很久，但叔璜深知善本的性格和思想品质。她认为，善本的一颗心分成了两半，一半在她身上，另一半在飞机上，两半缺一不可。因此，她不再阻拦他。

刘善本经过了三个星期的认真准备，不畏艰难，在地质特点、净空条件、气象变化、交通情况等还是未知数的困难面前，终于辞别爱妻和刚满月的女儿前去领航。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领航任务，顺利地到达榆树。刘善本心地纯洁、善良，表里如一，心胸豁达开朗。当他今天首次领航到达目的地，完成了处女航行任务时，心花怒放。老百姓送些西瓜来慰问他们，一群身穿民族盛装的青年男女，随着琴声跳起了民族舞蹈。刘善本高兴得大笑，不慎被脚下西瓜皮滑倒，变成了泥人。国府办的《中国空军》杂志以醒目的标题报道《刘善本侦察青海玉树航线成功》。

后来，他又多次领航往返于大河坝、和阗等之间，几经高空探测，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他人没有完成的处女航行任务。从此以后，刘善本又产生了留在蒋空军中干，出风头的想法。他在《我的历史（提纲）》中写得很清楚：“一度曾打算飞到延安去，后来就湮没在出风头的思想里，想开辟印度一成都、印度一兰州的新航线，侦察青海机场，希望名利双丰收。”

刘善本在八大队驻兰州当陆战队的期间，并没有随波逐流，虚度年华，而是增长了航空知识和飞行才干，开始显现出他是难得的航空人才。不久，他写出了《飞机上高压氧气装备》和《混合浓度表》等技术性文章，在《中国的空军》航空杂志上发表，得到了奖金，并受到上司的传令嘉奖。他在航空学术方面逐步成了知名的航空队员，一颗空中明星。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开辟新疆、青海等处女航线的任务，后来，蒋介石的御用飞行员、大队长衣服恩曾推荐调刘善本去给蒋介石开“美龄号”专机。

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闷热。周叔璜正在给兰平喂奶。兰平头上直冒汗。刘善本坐在一旁竹椅上一边逗可爱的宝宝，一边给她娘俩扇扇子。

“我这次和杜道时能够考取去英国受训的试飞员很高兴。”刘善本说：“我们能够多学习一些航空技术当然更好，只是留下你和娃子使我放心不下。”

“你放心去吧，我不阻拦你。”

当时，英国同意为国民党政府培训3名试飞员，刘善本和杜道时等去应考。因为他俩的英语和航空理论知识很好，击败了许多应考对手，都被录取了，何时出发待定。周叔璜有个才半岁大的孩子，多么需要丈夫在跟前照顾啊！可是，周叔璜知道他的心早已迷上了航空事业，不让他赴英学习，那是不可能的。

“刘善本先生的信！”邮差在门外大声喊着。

刘善本应声而出，接过信来拆阅：“噢，是俺瑞兰妹子来的信！”

“快念吧！”叔璜催促说。

因刘善本心地光明正大，除了执著地追求热爱着周叔璜外，再没有象国民党一般军官那样，除了正房妻子外，还有小老婆和情人等事情。他的来信

从来就对叔璜不保密，所以，叔璜很习惯地催他念。

“善本兄，叔璜嫂：

“三哥从四川多次来信，以及你俩到兰州后的几次来信，我们都收到了。你们来信说很少接到过我们的回信，以为对你们有意见了，其实，这是误会。我们每次接信后都立即给你们回了信，可能是因为战乱丢失了吧！”

“我们每次收到你们的来信都很高兴。尤其是看到了兰平“百岁”的照片后，更加高兴。全家人传着看，就连俺在家里的那位‘三嫂’子赵氏看了也很高兴。她说：‘我也去兰州找善本。’”

“什么？！”周叔璜问：“她要来找你？”

“是啊，你看，信就是这么写的。”

周叔璜伸头看了看，很不高兴地说：

“她来干啥子啰！念。”

“‘你去干啥？’我问她。她说：‘妹子，你看这闺女长得多么俊，多么惹人爱呀！我去给他们看孩子也中啊。’”

“噢，她还真想来哩！”叔璜抚摸着兰平的小脸蛋说。

“怎么，你吃醋啦？”刘善本追问她。

“我吃啥子醋！她是你家明媒正娶的大老婆！她要来了，我就走，我带孩子回娘家去！”

“哟，你还真吃醋啦！请你放心吧！就是她真找来了，我还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海枯石烂心不变！闲话少叙，请听下文分解。”

刘善本接着读到：“当然，咱爹娘不同意她去，也不会让她来给你俩找麻烦的，请兄嫂放心吧！”

“你听”，刘善本看叔璜一眼说：“这不结了，还吃什么醋！”

周叔璜由气变笑，刚想张口说什么，又咬住嘴唇啥也没说。

“从你们的多次来信中看出，”善本提高了声音读到：“兄嫂对俺们的生命安危是非常耽心的。现在，日本鬼子更加疯狂，但是八路军发展的也很快。咱这半岛上已建了很多根据地和游击区。咱家乡的游击区是白天黑，晚上红——因为，白天是敌人占领，汉奸们领着鬼子来扫荡，抓共产党的村干部和抗日军人的家属；太阳落山前，他们就吓得夹着尾巴溜回县城或各个据点里去了；晚上，咱八路军和游击队打回来，就抓暗藏的狗汉奸……”

“天啦！”周叔璜说着给兰平换个奶头吃，并说：“住在这样拉据战的地方太危险啦！”

“是啊，”刘善本焦燥地说：“他们怎么还是故土难离的老封建思想，还不赶快跑出来呢？”

“快念。”周叔璜又催促说。

“我们很害怕。”他接着念：“俺娘说：你三哥一天一封信催咱快去，那咱就去呗！”

“现在，俺爹娘商量好了，让俺告诉你们，娘带着我、五弟、六弟和霏虹妹先去，很快就动身。俺爹和四哥想等到收完秋看情况再说。如果熬不下去时再去。不知兄嫂的意下如何？”

“这倒好！”周叔璜犯难地说：“你要出国，她们要来，叫我一人咋个办？！”

“你不欢迎？”

“不是我见死不救，不欢迎他们逃出来，更不是我不孝敬公婆。问题是

现在情况变了。你出国了，她们来怎么办？再说，现在物价一天三涨，他们来后，这近 10 口之家靠啥子生活？难道叫我们张开大嘴在这里喝西北风吗？！”

“你说的困难都是事实。……”一提起物价飞涨和生活困难的问题，就引起了刘善本的联想。他看着窗外，想到几年来，物价日渐飞涨，生活水平降低，这个问题，刘善本很清楚。他知道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人搞囤积，而搞囤积的就是政府中“平抑物价”的人们，自然是越平物价越高。物价飞涨搅乱了抗战后方的金融，就是直接帮助了敌人。更惊人的是到处抓壮丁，挨饿的人不计其数。贪赃枉法的人就是蒋政府的大员们。因而，他又觉得政府已不可救药了。

刘善本把目光收回来，转脸看着周叔璜和兰平，小声自言自语地说：“我出国后，全家人的生活费用压在你一人身上确实够呛……他劝慰周叔璜说：“现在是战乱时期，先保住全家老幼的性命要紧。我出国后，津贴还要照发的。我托朋友协助你照顾一下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吧。再说，她们也都有一双手，总不能坐吃等死吧！”

8. 赴美受训

1943年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刘善本兴致勃勃地对周叔璜说：“我马上就要出国了，现在正式向你告别。”

周叔璜抱着兰平，用右手抓住她的小手去抚摸刘善本的脸，热泪盈眶，说：“现在，正是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你走我的心也跟着你去了。希望你到英国，马上给我来信。”

“是。啊，不是！”刘善本说。

“你今天怎么啦？为啥子吞吞吐吐的？”

“我，我不到英国去了，是到美国去。”刘善本这一说，她更不明白了。原来，1941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同意给同盟国以贷款或租借的形式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赊销军火，培训飞行员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立了中国战区，又开辟了中印缅战区，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总司令，美国派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入缅军总司令。有了这种同盟关系，根据“租借法案”，蒋介石决定组织一个轰炸机部队。国民党拟定以八大队为基础，再从其它大队挑选一部分人员补充（都是经过考试及格后录取的），共组织了79个机组，每组10人。其中每个轰炸机组包括正副机长（即正副驾驶员）、领航员、轰炸员、通讯员、机械员和4名射击员等。计划每组在美国受训完毕，接收1架飞机回国。

本来在此之前，英国同意为蒋政府空军培训3名试飞员，刘善本和杜道时已被录取。但这时是优先赴美，他和杜道时两人更想往美国，就申请改为去美国了。留英试飞员改选他人。

周叔璜听了他说明改变出国去向的原因后，说：“你去美国或去英国对我来说都一样。”

刘善本婚后第一次和爱妻挥泪远别。

国民党空军8月底在成都太平寺空军军事学校成立赴美重轰炸机大队。总领队是徐康良上校。他是空军官校第二期毕业生。9月初开始出发。因为正值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轴心国封锁了空中和太平洋及大西洋海面，要到美国去，必须冲破敌人在海洋上的封锁线。为此，他们只得化整为零，减小目标。全大队共分五批前往。这五批分别由成都坐飞机到昆明，经印度孟买上船。出发的时间、路线不但绝对保密，而且都有所不同。有的乘船横跨太平洋；有的穿越大西洋，还经常绕道而行。

刘善本等人为第一批。他们在印度孟买上船后，有美国军舰护航。海上经常发生大战，人们焦虑不安。他们从祖国出发时，天气还很炎热，可是，到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时，却是寒冬天气，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爱国侨胞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自动捐献毛衣、棉袄等衣物给祖国同胞们御寒。他们终于在10月安全抵达美国洛杉矶，进驻三查安娜机场。11月底，五批人员才全部到齐，准备开课。

根据美国空军的教学计划安排，他们正式学制是一年半。共分五个训练阶段。第一阶段3个月（12月至翌年2月），主要学习英文，用英语复习航空理论。这是预备教育。第二阶段3个月，分科进行训练。如驾驶员学习驾驶技术，领航的学习领航课目，各行各业分别教授钻研本职专业。刘善本他们学习飞行的在得克萨斯州的道格拉斯机场美国高级飞行学校，学习B—24式重型轰炸机的理论课。校长是汤姆中将。美国教授很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说：

B—24 式重型轰炸机是我国康沙利德工厂制造的。这家工厂从 1937 年开始试制这种大型飞机。这种飞机 4 台发动机有 1200 马力。载弹约 6 吨，耐航时间 15 小时，最大航程约 6000 公里。

接着，刘善本他们去参观实物。B—24 式飞机的机械构造很复杂。刘善本初次爬进这种飞机时，仿佛是走进了一所小巧的工厂，使他看得眼花缭乱。教官介绍说：“飞机机身长 66 英尺 4 英寸，机身高 17 英尺，总重量 16 吨多。飞机每个极微小的机件，都有极大的作用。”

刘善本看到这种飞机十分惊奇。他对杜道时说：“我们能够早日学会驾驶它，回国后就去直接轰炸日本的东京。”

“那当然。”杜道时赞同道。

第三阶段 3 个月。他们来到新墨西哥州阿不凯机场，进一步学习掌握 B—24 飞机的原理、构造和飞行技术。进行基本飞行训练，都是美国教官带飞。

第四阶段，也是 3 个月。刘善本等转到卡尔若多州皮阿布鲁学习联合飞行课目。此时，各行各业的飞行技术人员和机务人员，经过了 9 个月的分散训练后，都集中起来，进行综合训练。练习协调动作，互相配合，把飞机开上天。这时，飞行训练任务十分繁重。训练时间安排得相当紧凑，每天十二三个小时的学习，每周的假日取消了，只在每个训练阶段结束才放几天假。

刘善本在美国受训开阔了眼界，并尝到了现代化教学的甜头。开始，每天都是 9 小时授课，2 小时体育运动，1 至 2 小时自习。教学设备现代化，每一项课程都有专科教室，室内陈列着与这门功课有关的实物。学员整队带进课堂，实际上就好比进了电影院。教授的顺序是：由值班军士清点人数，各班班长向助教（值班军士）报告人数。然后助教拉上窗帘放电影给大家看——即先将专为这一课摄制的电影片放映出来，教官加以解释。内容全看清楚了，再到实物上去对照实习。

一天上午进行中队编队飞行训练，刘善本驾 1 号机在右前方，2 号机在左，3 号机随后。当他驾机开始滑跑时，意外事情发生了——指挥员让 3 号飞机滑到 2 号飞机前面的位置上去了。3 号飞机冲前，撞上刘善本的座机，碰坏了 1 号机的左翼尖。发生了严重事故的苗头。后来，果然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摔死了一人。

第五个阶段 4 个月。各兵种联合作战，配合各机种训练 3 个多月，然后到美国飞行部队进行实习。刘善本在实习训练中感到和蒋空军大不相同，完全是战时动作，使一切合乎战争的需要。把从前分别训练的各种人员适当地配合在一架飞机上，集中苦练，将来就以这种方式去袭击敌人。

“要能忍受住艰苦。”美国教官经常这样向中国学员提出要求说：“必须十分坚强，才能战胜敌人！”刘善本坚持勤学苦练。他的训练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第一飞行阶段，在中国人中，他的成绩第一。第二飞行阶段，他平均成绩 97 分，连美国学员也没有这样好的成绩。第三飞行阶段，他因成绩突出，使得美国人惊奇，因而曾经被挑选出来作教官训练。美国训练组长几次向中国提议提升刘善本为飞行领队。

刘善本为了抓紧点滴时间多学习些杀敌本领，在那有限的几个假期中，他婉辞了同伴们请他当导游的恳求。他还尽量避免被成群好客的爱国华侨用汽车把他接往大城市的唐人街去打球、跳舞、联欢。在异国他乡，刘善本往往是独自在基地宿舍里面对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给妻子写信，或者抄写借阅的笔记。然后，他钻进基地天文航行馆，在辅导军士的提示下，驾起模拟领航

教练机，根据不同气象和经纬度，以及屋顶呈现的星河变化，饶有兴趣地一遍又一遍作横渡大西洋或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美间航行”。周而复始，从早到午，从午到晚，转瞬间就这样度过了一周不到的假期。他还曾根据美式航行计风盘的构造，提出改进的建议，深受教官赞扬。美国领航专家赞扬说：“像刘善本上尉这样的飞行员，而如此精通领航业务，在我所教过的美国或其他各国学员中是没有的。”

刘善本刻苦学习之余，就是爱打篮球。他约杜道时等球友们常到体育馆去和美国的球队赛球。他打得很好，投球命中率高达90%，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美国报纸上还登载了他们赛球获胜的消息。

在被国民党宣传为“天堂”的美国，刘善本看到的是：金元帝国虽然很富强，但穷富悬殊极大，社会道德更腐败，社会弊病很多。美国并非是完美之天国。它有许多极不合理，甚至是荒唐的地方。

一天刘善本外出乘火车看到了奇怪的现象：车厢里的厕所还分有色人种和无色人种的。当他要进干净的无色人种厕所解手时，却遭到了阻拦。后来，他转乘公共汽车，一上车看见前面有好几个空位子，就迈步就坐，又被售票员粗暴地阻止了。原来，在这汽车上也分有色人种和无色人种的坐位。同样的票价，前面1/5的好坐位却是无色人种——白种人的坐位。有色人种（黑人、棕人种和黄种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乘客却只能坐在白人的屁股后面。他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甚至想揍她一顿。但是，一想，即使一拳打死她，也不能解决这不合理现象。于是，他把握紧的拳头松开

国民党空军在美国受训的轰炸机大队的官兵们，面对趾高气扬的美国教官，大部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怕洋教官。刘善本却与众不同，他不甘心低洋人一等。他对外国人卑不亢。一天在课堂里，他听到美国教官讲错了，马上报告站了起来，不用翻译就直接用英语指出教官刚才讲错的地方。他这样冒昧，吓得大队领导们头上冒出冷汗。美国人就是欺软怕硬。那位教官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接受”和“欢迎你这样坦率地纠正我的错误。”但是，私下他却又找刘善本说：“以后，你如果再发现我有讲错的地方，下课后再告诉我，当众指出对我不利。那样不仅我的威信降低，而且，很可能被解雇。我若被解雇了，那么，全家人就没有饭吃了。”

刘善本在航空研究所改装了飞机仪表，获得几千美元的奖金。他敢于当场纠正洋教官的错误，又获得美国的技术革新奖，使同事们感到他真了不起，是中国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美国教官们也不敢小瞧刘善本。他们私下议论：“我当中国人都是豆腐渣做的，还有例外的。密斯特刘，就是一个！”刘善本亲眼看到美国政府和白人是怎样对待黑人和印地安人，而印地安人又是怎样仇视白人的。1944年春天，大队集体组织参观卡路啦多州印地安人居民点。这里居住一群上生土长的、倔强的“红种人”（即印地安人）。刘善本认为他们可能是亚洲的黄种人的后裔。因为，他们的肤色和很多生活习惯有相似之处。他们穿的衣服像苗族人。人的长相似蒙古人。刘善本等一下车，那些穿着节日民族服装的主人，拿出珍藏多年的土酒和野味来，表示对肤色相似的中国客人的热烈欢迎。印地安人头领拒绝去握同行的美国将军伸出的白手，而含泪和中国领队相拥抱。在刘善本一行饭后要离开时，那些祖祖辈辈饱受外来民族压迫的老弱妇孺们哭泣着，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汽车开得看不见时为止。

回到机场后，刘善本深有感触地对杜道时说：“今天看到的事实说明了

什么？它说明了如果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国家，那么，将来也会这样来统治，甚至消灭我们！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族的独立，失去了国家尊严，即使是古老的民族，也只能被殖民主义者任意奴役宰割，永远难以翻身！”

美国白人对黑人和印地安人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国人民的大量失业和经济危机等等，使刘善本感到所谓美国是“天堂”的神话，也不过如此而已。他绝不让祖国走这条两极分化的道路。但是，路啊，又该走哪一条？真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傍晚，刘善本独自在海边漫步，望海兴叹。屈原《离骚》中的两句名诗闪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在美国的亲身经历使得他更加相信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记得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这样庄严的声明：“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他崇拜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国民党天天叫喊拥护三民主义，实际上却在搞法西斯主义和个人独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搞平均地权的，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有些爱国华侨，天天把《华侨日报》免费送给中国飞行员看。刘善本在这些报上知道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认为是孙中山理想的逐步实行。他看到拉斯基撰写的《中国抗战的回顾与前瞻》，还看到美国报刊上有许多揭露国府的黑暗腐败的报道，其大官财阀们在美国存款的巨大数字。这些使他更加认识到政府的腐败透顶。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有机会偷读了埃德加·斯诺先生写的《红星照耀的中国》（即《西行漫记》的英文版）。这使他对延安和毛泽东主席更加想往。他曾经把报纸上有关报道揭露国府黑暗腐败的文章剪下了许多，其中有5篇他后来带到延安，交给了新华社。

假日，刘善本接到爱人和弟弟妹妹们的来信，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已于1943年平安到达兰州，后又随留守部队和周叔璜一起搬到四川成都居住。他在室内背手转了几圈，然后写回信。他写到：“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力量用在推动社会进化，促进人类文明这方面来。”这是他对他们的劝导和期望。刘善本认为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只是历史上的一个障碍。只要国共两党关系再次破裂，他就要争取到共产党方面去。这是他第三次想起义。

9. 到东京（国际法庭）

1945年1月，在美国某军用机场，以老八大队为基础，宣布成立了新的第八大队，原八大队撤销。王世箴中校任大队长。该队下辖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五等3个飞行中队和四科一室。即：一科（人事行政）、二科（情报资料）、三科（作战训练）、四科（后勤机务）；一室（督察室）。刘善本在三十五中队，任上尉一级飞行员（机长）。

5月，八大队完成了美式训练任务，每个考试合格的空勤人员都领到了B—24式轰炸机的毕业证书。他们接收了B—24式飞机36架。飞机统一编号，从501号编起，到536号止。5月5日，八大队机群腾空而起，绕道大西洋，跨越非洲，到达印度，航程一直比较顺利。全体人员归心似箭，4天就从美国东海岸飞到卡拉奇机场。刘善本站到机场向东北方眺望。“啊，到家门口啦！再飞一站就能回到亲爱的祖国怀抱，和亲人们团聚啦！”

第二天，大家早起床，准备马上起飞。但是，上司突然传达蒋委员长命令：八大队暂不回国，住卡拉奇待命！

这道命令引起了纷纷议论。大家离开祖国近两年了，现在，回到祖国的身边却进不了国门，谁不焦躁万分！大家不知何故，都要求快回国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为亲人报仇，为祖国雪恨。但是，上面的态度叫人心酸。闲着无事，刘善本和冯汝魔（副驾驶员）、唐世耀、唐玉文等本机组的人，很扫兴地在停机坪围着自己的530号飞机转悠，然后，又顺着机场溜达。这机场很大，是柏油跑道，既宽又长。原是英军修建的，现在美国空军借用。八大队借驻的是英军营房。营房分A、B、C、D4个区，全是砖瓦的平房，设备简陋。大家睡行军床。晚上，马斯底塔——蚊子，又多又大，必须挂好蚊帐，否则很难入睡。全队在外国饭馆吃包伙。一天吃午饭时，几个飞行员气得把桌子掀翻了，杯盘碗筷飞落满地。他们对伙食太差表示抗议，并和老板吵了起来。老板只好再给他们重做可口的饭菜。后来，他们自己管理伙食，雇用华侨来做饭菜。长期住下不准回国，等得人们心烦意乱。大官们能够以“公务”名义轮流回国、回家，小官们家有急事也不能回去。在卡拉奇，每月组织两次飞行训练，目的是巩固复习飞行技术。

八大队在卡拉奇坐等回国期间，又恢复了两年前在兰州时那种散漫的生活。不过，在这里要去妓院和跳舞厅，倒别有风味——这里有的是异族姑娘陪着玩耍。然而，刘善本仍然没有把时间花费在游山玩水或吃喝嫖赌上去。他抓紧时间，研究新文字，编写新文字字典，偷看英文杂志和英文版的进步政治书籍。如《资本论大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他每天偷偷地阅读进步政治书籍，不断探讨着人生道路和革命真理。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兹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9月2日，举行由日本向盟军投降的签字仪式。日本天皇派出代表在东京附近海面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书。

“日本投降啦！”刘善本和大家狂欢、庆祝。

10月中旬的一天，八大队突然接到“火速回国”的指令。他们结束了长驻旅店5个月的生活，驾机腾空北飞。15日，大机群飞过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中午，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此时此刻，刘善本心中有游子返乡的幸福感。可是走下飞机，却看不到几个中国人。飞行指挥员、调度员、加油、维修、检查，甚至连站岗值勤的警卫人员都是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大

兵！他们吃在美军食堂，驻在美军宿舍。大家虽然回到了祖国，但还像是在异国他乡那样不自由。不讲英语仍寸步难行。这是怎么回事？

第2站，飞机飞越峨嵋山，降落到距成都60公里的彭山机场。部队在这里暂驻休息待命。刘善本马上趁机请假回家探亲。此时，他家住在成都西门外。租的2间房子。他跨进门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阔别10年，亲人突然相逢，格外高兴。10年的战乱生活，使母亲变得苍老体弱。再看看这些长大成人的弟弟、妹妹们：

“啊，你们都长这么高了，如果是在外面相遇，那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一个也认不出来啦！”他家卖了毛驴和土地到兰州找善本，善本已出国。善本拜托他航校八期同学照顾。照顾的结果是妹妹变成了他的妻子。漂亮的二妹妹，已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他人妻。

“叔璜呢？兰平呢？”他突然急切地问：“她俩在哪里？”

“俺三嫂子在娘家住。”弟弟妹妹们异口同声地抢着回答。

“我随时都可能再远走高飞，最好能请她带兰平到彭山机场来看看我。”他说着取出纸和笔来，随手写了几行字。不一会，瑞兰拿着三哥草拟好的电报稿子到邮局去发电报。

“爹呢？怎么不见他老人家的面？”刘善本问。

“你爹，他，他……死啦！”母亲说着放声大哭了起来。

“叭！”一个精致的茶杯从刘善本颤抖的右手中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这时候，他才看到弟弟妹妹们鞋上还有戴孝的痕迹。他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原来，他四弟善宝在老家呆不住了，于去年逃往成都找娘，不幸在途中被中央军抓了壮丁。善宝不甘心为国民党当炮灰，就写信告诉爹，快想办法把他营救出去。他爹在老家闻讯大惊失色，匆忙从山东赶来，花钱把善宝赎了出来。于是，父子俩一同来到成都和钟兰芬团聚了。好景不长。他爹在这年七月间的一天，外出在馆子里吃饭时，因食物中毒，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了，终年62岁。

刘善本听后，跪在娘的面前，抱头痛哭失声，谁知民国二十四年八月离家从戎，竟是和爹永别啊！他回想起父亲对自己的教诲和疼爱，恩重如山，而自己却未能照料他老人家晚年生活，很对不起他。

“哥！嫂子回电报啦！”第二天，霁虹把电报递给三哥。电报称：“叔璜患重病，发高烧，不能前来。”发报人是周叔璜弟弟。

“三哥，你去看看三嫂子吧！”霁虹抓住他的手，恳求说。其实，刘善本得知周叔璜患重病后，恨不能插翅立刻飞到她身边，减轻她的痛苦。可是，他摇摇头，轻轻地把电报放到桌子上，叹息说：“不行啊，官身不由己。假期到了，我今天必须按时归队。等我到了目的地后，把她和你们一起接去，使全家人能过团聚和好的生活。”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下山抢摘桃子。他们把上海、南京等一大批大中城市首先抢到手，并派重兵驻防。八大队奉命长期驻防上海。

11月中旬的一天，八大队派刘善本机组去四川搬家——接家属。早饭后，他的飞机满载飞行员家属离开彭山机场，向上海飞去。机舱内太太小姐们雀跃欢腾，歌声四起，有的甚至高兴得互相搂抱着跳起舞来。当飞机快到长江三峡上空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机身抖动震荡。飞机不听指挥，

急剧下降了高度，霎时间就要机毁人亡！机舱内太太小姐和孩子们惊慌万状。有的呕吐，有的哭叫。飞机上的八九十人，只有机组几个人有伞，怎么办？刘善本沉着、聚精会神地操纵飞机，拼命挣扎。

“有人跳伞！”突然，有人这么大喊了一声。刘善本一看，果真是副驾驶冯汝箴失去了挽救飞机的信心，他边报告边跳了下去。他这样擅自行动，刘善本很生气。机舱内更加混乱。刘善本沉着指挥，命令空中机械士等人：

“快抓紧排除故障！”

“机长，咱们也跳吧！晚了就没命了！”有人劝他。刘善本已经吃过了最后跳伞的苦头，那次双机相撞，他险被摔死，现在，当然也想跳伞。他看一眼后舱，坚定地说：“不！我们跳，她们怎么办？要抓紧抢修，挽救大家的性命！”

飞机抖动下降得更厉害了。但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机长沉着果断的指挥下，他们互相信任，共同努力，后来，空勤机械士唐世耀终于找到毛病，并排除了故障。原来，是发动机的磁电开关被烧毁了。故障排除，化险为夷，挽救了几十个人的性命和这架崭新的飞机。大家万分感激刘善本和唐世耀的沉着勇敢精神。

唐世耀，中等身材。1920年12月12日出生于湖南溆浦县富裕的农民家里。父母生四男二女，他是长子。他于1937年夏在长沙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毕业后，当过助教。蒋空军军事学校成立赴美重轰炸机大队时，学校推荐报名，他和刘善本等共赴美国受训。他来自农村，生活简朴。他发的津贴舍不得乱花，积攒着，然后，把它兑换成金子或银子，打成金戒指，银手镯等成形的财宝保存起来，准备以后成家立业。有一位女大学生愿做他的终身伴侣。

当飞机到达上海大场机场安全着陆后，那些穿戴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们，个个都使劲搂抱着前来欢迎她们的丈夫或其他亲人。她们先哭后笑，说差点儿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再也见不到面啦！

事后，刘善本向上司呈报了在空中排除飞机故障，化险为夷的情况，得到上司们的称赞。副驾驶惊慌失措，擅自跳伞，贪生怕死受到了斥责，并被调离机组。唐世耀排除故障有功，大队给予三等奖章1枚，以资奖励。大家对刘善本更加敬佩。他原来因飞行技术好，被大家称作“刘太平”的外号，从此被大家叫得更响亮了。

八大队驻上海大场机场，国民党党政军要人欢欣鼓舞。他们对美国朋友帮助培养出来的现代化的轰炸大队非常满意，评价极高。蒋空军的报刊极力吹捧说：“他们是中国空军重轰炸部队的基石，今后将致力于训练工作，以美国重轰炸部队作模范，使之扩展为轰炸劲旅。”这段话是何百钧写的。他在《空军第八大队》专题报道中大力吹捧八大队。此文发表在《中国的空军》89期上。此后，到刘善本驾机起义前夕，该刊又有两次报道了八大队的情况，一篇是介绍《八大队人物》；另一篇是《空军各部队访问记》中谈到的。那么八大队到底怎么样？

一天下午，上海南京路维也纳舞厅，突然大打了起来。桌子被翻得四脚朝天，椅子飞来飞去，杯盘、碗碟辟哩啪啦响；舞女们抱头尖声怪叫！水晶宫般的跳舞厅被打得一踏糊涂！

那天，八大队的两个射击员陈祥、谢杰和几个地勤弟兄们到闹市区闲逛，闯进了维也纳舞厅，因为和一批流氓们都看中了一个苗条舞女，双方因争风

吃醋，互不相让，就打了起来。当时，八大队来的人少，对方人多，众寡悬殊，打他不过，就有两个人偷偷溜出去，跑回机场去搬援兵。后来，果真搬来了一卡车几十个人。援兵一到，就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还伤了几个人。他们的仗是打赢了，也真出了一口气，可是，后来就倒了霉。结果9个人被判了徒刑。其中那两个射击员被判处有期徒刑各4年。还有轰炸员林荣上尉和唐启汰上尉，他俩并没有去参与这件事，也被判处了徒刑，一个判3年，另一个判4年。罪名是管理不严。国民党政府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汉奸走狗也未如此严厉。像上海汉奸新新公司的经理李泽，也不过判处了3年徒刑。为什么他们对维也纳舞厅事件这样判决呢？因为他们碰到太岁爷头上去了。维也纳舞厅的老板是汉奸流氓头子王小赖。王小赖的后台是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而黄金荣的后台老板就是委员长蒋介石了。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呢？碰了碰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也要倒大霉的。八大队的队员们自认为是“天之骄子”，是蒋介石的掌上明珠，就自以为了不起。他们哪里知道：后生的骄子，哪能比得上蒋介石早年在上海滩结交的伙伴们？王小赖找他的后台老板们送上了几根金条一告状，就把“天之骄子”告倒了。

上司们对舞厅老板也怕三分。对队员们实行了禁假。不过禁的只是士兵和刘善本等下层军官。而大官们照样寻欢作乐。对此，队员们很不满意。有人编出几首歌谣。

有一首叫做《进城守营》上海空军第八大队歌谣之一

为打舞厅，禁足令行；
小官守营，大官进城。

另一首，叫做《大小有别》上海空军第八大队歌谣之二

小官上堂，大官起床。
小官飞行，大官进城。
小官上课，大官办货。
小官投弹，大官滚蛋（打弹子娱乐）
小官打炮，大官睡觉（三重意义）

后来，还有人在八大队的厕所里写了“八大队的厕所文献”叫做《问路》：

“加入共产党有何门路？
——指导员那里报到，
——阎王爷那里挂号！”

12月的一天，在上海大场机场，大队长王世箴口头宣布命令：“刘善本兼任第三科飞行参谋。”从此之后，刘善本除了完成飞行任务外，还要兼理全队的作战训练工作。他做的认真负责，很得大队长的赞赏。不久他就写了设立《全国航行管理处》的建议书，内容是：他首先列举了一些极刺激的飞行失事，说明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航行管理处的组织。这个建议书刘善本文给大队长。大队长直接交给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周对此很重视，立即将此建议书交参谋处研究。这是刘善本作官的敲门砖，打得很响，不但

拍了大队长，而且也拍了航委会的顶头大官。这也给大队长周至柔那里争了面子。

不久，大队长王世箴就口头命令宣布：刘善本兼代理科长职务。因为，中校科长顾彭年亲自往成都彭山机场办搬家事宜。翌年4月，顾科长返回上海升任8大队副大队长，科长仍然由刘善本代理，直到4月下旬，正式宣布安锡九中校任科长时为止。此后，刘善本仍然是上尉一级飞行员兼任大队飞行参谋。他在兼任三职时很忙，很红，曾配有一辆美式小汽车。夜间他常把汽车停在宿舍门外面，不慎一天夜间丢失了，后又补发了一辆。有一次，周至柔发牢骚说：“你们八大队像美国的大队一样，跟我联系的太少啦！我也不晓得八大队的训练情况到底如何！”

大队长听了吃惊不小。他立即告诉刘善本：“你传达我的命令：作6机编队飞到南京去表演，叫航委会、政府的大员们及老头子（指蒋介石）都看看八大队的阵容如何！”

“是！”刘善本回答。本来大队长认为只有6架飞机可以飞的，可是刘善本却下令和组织了12架飞机编队轰轰烈烈地飞到南京上空。他们表演很成功。大队长称赞说：“太平组织得很好，为我们大队争了光！”

5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应派出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由中、美、英、法、苏、印等11个同盟国联合组织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大战犯进行审判。蒋中央政府决定派朱世明中将等组成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审判战犯的大会。朱世明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蒋空军把运送代表团的任務交给八大队，并命令其迅速改装一架B—24式轰炸机作为送代表团的临时专用机。这是由中国人驾驶飞机从上海直达东京的处女航行，航委会和八大队的领导对物色机组人选问题十分重视。八大队领导决定选派三十三中队队长钱祖伦少校机组的人去。钱任机长，上尉一级领航员尹士锐任领航员。空中机械长是汪积成上尉。通讯员由朴道钉上尉担任。还有一位地面机务员。为了确保这次任务能圆满地完成，大队长还特别指定调刘善本去加强该机组力量，令其担任该专机的副机长。第三科科长安锡九也很支持刘善本去日本。他想要刘善本去日本替他购买海味回来赚大钱。自从蒋介石积极调兵遣将准备打内战以来，八大队几乎每天都有机组外出执行任务。从上海带几箱美国的骆驼牌或幸运牌香烟到昆明倒卖，货一脱手，就是美钞几大捆。真是：

炮声隆隆，买卖兴隆，
马达一响，黄金万两。

这也是八大队的歌谣之一。

刘善本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买了许多面包、罐头等食品带着。有人讥笑他说：“哎呀，书呆子！别忘了，我们是战胜国，他们还能敢不给饭吃？”

5月1日8点，钱祖伦和刘善本等驾机从大场机场起飞。机舱内坐着朱世明等代表团成员和记者等随行人员。此时，天气不好，沿途多云。他们驾机飞入茫茫大海上空后，路途遥远陌生。刘善本和钱祖伦轮流驾驶飞机，保持好预定的航向、高度和速度。他们驾机飞越东海上空，见日本海面多云。这给他们这次处女航行增添了许多困难。他们精心飞行，经过5个多钟头，航行了约1600余公里，终于顺利地富士山的厚木机场降落。该机场别具一

格，跑道是用带孔眼的钢板铺成的。美军攻占日本本土时，就是在此机场首先着陆的。中国代表团的飞机一落地，美国等国政府代表团，已有筹备人员到机场来，表示外交上礼节性的欢迎。

中国代表团被安排在东京帝国饭店住宿。

5月3日，刘善本等机组人员随代表团去参加第一天的审判大会（旁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庄严地开庭。国际法庭代表战胜国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正式宣布开庭，审判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土肥原，南士郎等日本甲级战犯共28人，其中包括1937年12月在南京指挥血腥大屠杀，杀害我国同胞20多万人的华东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等。首先用日语审判，接着再用英、汉、俄、法等多种语言翻译。因此，审判的时间很长。第一次开庭，用三天时间。刘善本等人只参加了第一天的审判大会，见到这批杀人魔鬼后，就不愿再参加了。第二天，他们到东京等地去参观。

中国代表团到达东京后，日本军国主义依然看不起中国人。在东京，美国人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日本人对中国代表团招待得很差，甚至有时要自己找饭吃。所有国家的代表团都受到了礼遇，吃厌了山珍海味，而中国代表团及其工作人员却连买个鸡蛋，都没有可能。他们只好躲在寝室里嚼着刘善本从上海带来的已经发硬的面包。此时，有的同事边嚼面包，边半开玩笑地说：

“嗨，老刘呀，亏你有远见，多带这些面包来，不然的话，我们堂堂的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组，今天还真要饿肚皮啦！”

刘善本没有马上接他的话茬。此时，在他的脑海里轰响着这样声音：

“中国要自强！”

要自强，唯一正确途径只能是代表祖国希望、民族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指出的和身体力行、为之奋斗的目标、方向。

刘善本等在东京逗留了10天，于5月11日，由东京返回南京，把代表团送回南京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汇报。刘善本到南京后知道：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了，他怒发冲冠！

中国人还要互相残杀吗？！

10. 真理在召唤

抗战胜利后，刘善本和全国人民一样幻想着和平建国。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坐到一起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并且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月10日，也发了停战令。但是，刘善本从日本回国后看清了那只是假象，内战是一定要打的。

一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和政治部主任简朴到八大队训话，要求他们立刻作好战斗准备。

“国共和谈成功，为什么还要打仗？要打，全国人民能答应吗？我们能打赢吗？”刘善本的脑海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和愤慨！周致柔好像看出了官兵们厌战和信心不足、决心不大的情绪，便给航空队员们打气说：

“我们有几十个美式机械化师，美国又给了我们几百架作战飞机，3个月到6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刘善本想：这就完全从官方口中实证了蒋介石积极地调兵遣将是决心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啦！抗战胜利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到重庆谈判，证明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蒋介石要再把人民推向内战的血海，中国今后向何处去？我又向何处去呢？难道我能把美制炸弹扔到无辜的同胞姊妹们的头上吗？能够杀害抗战有功的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军民吗？不！我绝不能当历史的罪人！他非常相信埃德加·斯诺先生在《红星照耀中国》书中写的：“这些年来在国民党和外国报纸上发表的反共宣传，百分之九十纯属胡说八道。”刘善本陷入忧虑国家和个人前途的苦闷中，无处可诉，无人可谈。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还不得不强露笑容。对上下左右都要应付得恰如其份，千万不能小不忍乱大谋。所以，他对上表示绝对服从，对同级尊重，对下级不鄙视。

刘善本一天下班路过四川北路，看到书摊上有本《新民主主义论》，他翻开首页就看到标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于是，他匆忙地看看四周，见没有可疑的人，就买一本带回去。他看到书里面那精辟的论述，好像是巨手掀开了遮住他视线的帷幕，使他突然看清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曙光。他捧着这本书，面向北方思索了很久。他甚至后悔自己30年代在北平读书时，为什么没有和进步同学、老师们多接近，和他们一起找共产党，而走到了国民党这边来！现在看清楚了，这是一条死胡同，此路不通，我能走下去碰死吗？

一天晚上，他独自留在机场办公室值班。他曾听说延安有广播电台，伸手去要打开收音机，但很快又缩回手来。他走到门口看看动静。空中繁星点点，地面不见人影。他回值班室悄悄地打开收音机，仔细寻找到了延安广播电台。从此，他晚上有机会就关掉屋里的灯，倚在收音机旁聆（偷）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后来，他又找到了经常转播延安广播的张家口广播电台。他从这些广播里听到了许多难得的消息，给了他许多崭新的思想。在他的眼前展示着祖国的前途和远景。他边听边问自己：在这关键时刻，我怎么办？跑？！可是，我飞向延安的途中将埋伏着多少危险？我跑了，我家属都留在上海怎么办？我是听从真理的召唤去延安，还是留在上海替美蒋残杀同胞？何去何从，是抉择的时候啦！

刘善本对于走留的问题十分矛盾。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自己留下吧，要当人民的罪人；起义吧，一人要弄走十人操纵的大飞机谈何易！再说，万一跑不成就是杀头抄家之罪！就是起义成功了，一家老少怎么办？他考虑

的问题很多，再加上，上海最近天气炎热，他睡不着觉。他甚至很担心在机场值夜班说梦话，暴露出自己想起义的问题。这种思想如果传到特务耳朵里，哪还了得？！

一天，他听到美国合众社报道的消息称：国民党主张以武力解决国共问题，分三路大举向北挺进。合众社重庆 18 日电：中国当局主张以武力解决国共问题。政府军队约分三路：东路，由海上至青岛、天津、秦皇岛，以进攻山东、河北；于其中路，从陆上经平汉、津浦两铁路进入山东、河北两省；西路经西安至河北。此路主要是增援晋绥。他边听边想：内战爆发后，如果自己还留在蒋管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肯定是不积极干的，更不能为虎作伥，也不忍心把成吨的美制炸弹扔到同胞头上去的。但地位肯定是保不住了，甚至有被怀疑、逮捕的危险。怎么办？他经过多次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特别是蒋介石要彻底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促使他思想上来了个大飞跃，产生了如下结论：

他从理论上大体认识到社会进化的规律，在事实上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透顶，认识到自己家庭的封建地主阶级必然没落，共产主义必然成功。他认为中国真正优秀的儿女大多数都在共产党那边，国民党内自私腐败至极。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由观望转变到失望了，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身上。为了国家和个人将来的利益，一定要起义。他要选择有利的时机飞向延安，用实际行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支持共产党，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边区人民的革命士气。为了追求真理和建立独立、富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他把个人和全家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这是他第四次想驾机起义。

他又考虑到：我个人如何能将这巨型飞机开过去？我要争取联络几个人同机起义。和谁联络？他决定先找和自己关系好、思想比较进步的人进行试探，用滚雪球的办法，逐步扩大，联络的人越多越好。但要防止找到政治“细胞”上去，毁我一生大事。

他过去常跟刘大年闲聊。刘大年是本家的叔叔。他是筑桥航校第五期毕业的老航空队员，曾经奉命去延安接送过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以前，刘善本还问过他延安跑道情况。刘善本估计他可能有些进步思想，就向他微透了一点想去延安的意思进行试探。不料，他突然生气了：“你胡思乱想！”痛斥了刘善本一顿。刘善本忙陪笑说：“这是俺和你说笑话哩！”

刘善本碰了钉子并没灰心。他决定去找过去有抗日思想的副驾驶冯汝箴。他对他也微露了点意思，但是，这时候的他，和在美国时大不一样了！他回国后，作买卖，发了大财，又娶个很有钱的年轻漂亮的太太，已毫无革命的兴趣了。刘善本第二次碰了钉子，仍然没灰心。他要和上尉领航员容应南密谈。容应南曾借过进步书刊给他看。一天，刘善本找他聊天，试探的话刚出口，他瞪大眼睛说：“共产党也是一样！”刘善本意识到人家可能怀疑自己很红，是特务，去试探他的。是啊，一个在大队很红，屁股后面冒烟（指坐小汽车）的人，能起义吗？

“咳！”刘善本叹息想：现在大家互不信任，我也无法对他解释清楚。我唯有到解放区去，才能最后用实际行动来说清要革命的同志对我的怀疑。他下定了联络不到同志就单独干的决心。刘善本也曾想到和上海地下党联系一下，但是，共产党在哪里？

还有一股思想力量推动着他——革命英雄主义决定他一定要起义。他在

春天就曾将他想到解放区的事告诉了唯一的一个亲人——他的二妹妹瑞兰。因为她曾当过八路军，在沂水南部岸堤抗大学习过。她在烟台真光女中读书时，作文常被誉为佳作。她到成都后，常以“石城”为名给《新华日报社》写稿。因丈夫调去印度在蒋空军航校当教官，她带幼子到上海娘家暂住。刘善本对她比较信任，而且也想从她那里了解些解放区的情况。一天，他很风趣地对瑞兰说：

“今天，我能够上天，还应感谢你以前给搬的梯子。”

“三哥，此话怎讲？”瑞兰不解地问。

刘善本双手指指衣袋和裤兜，又比划着向外掏银元的样子。瑞兰突然想起14年前“偷钱”给三哥去北平考学的事情来了，忍不住扑嗤一声，会意地笑了。

刘善本也笑了。兄妹俩都像回到了童年。

“三哥，那是你自家的本事，俺可没给你搬什么上天的梯子！”

“噢，如果不是你帮我的忙，我上不了高中，怎能考上航校呢！”

“噢，如果你那样联想，也可以说是吧！不过，也是我给你推到国民党这边的道路上来啦，有罪。”

“不，不。”善本直摇头说：“这后来的路是我自己走的，绝不能怪罪你。”

瑞兰感到刚才把话说得太重了，暂时不语。刘善本有一肚子话要问妹妹，也不知如何开口。瑞兰过去参加过八路军，那时，她和三哥是同一条战线的战友；现在，国共两党又重新对立起来，他俩虽然是同胞兄妹（尽管瑞兰已经脱离八路军多年，到蒋管区来了），但彼此心中还有些隔膜，一谈到政治，谁也不敢畅所欲言了。

“我虽然已经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来。”还是善本先开口打破沉默：“那么，就不能迷途知返吗？你能否给我指条通往革命的大道？”

“三哥，你现在可是‘天之骄子’。你端的是金饭碗，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西装革履，花的是光洋，住的是洋楼，坐的是小汽车，我们也跟着你沾光。当八路可是要吃大苦，耐大劳的。那滋味我尝过，你吃惯洋面包的人去了不会后悔吗？”

“如果后悔，我就不找你问路了。请你谈谈那边的情况吧！”

瑞兰看出三哥是真心诚意问自己。于是，除了向他详细地介绍情况外，还告诉他最好是直接飞到延安去。到6月份更是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注视着中国时局发展的时候。马歇尔在中国。八大队有30个美军顾问，刘善本和这批顾问们混得很熟，他们认为刘善本就是正式的作训科长。八大队的B—24式飞机是蒋介石唯一最大的飞机，总共才36架。去了1架，便是三十六分之一，又是共产党军队退出长春以后，蒋介石凶焰万丈，正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前夕。刘善本在蒋空军的声誉很好，并且也有特殊的地位，领导准备调他去接替美国飞行员，给蒋介石开“美龄号”专机。这个时期，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登载着林彪手下的一个作战科长投降的消息。刘善本争取第一个驾机起义到解放区去，比别的飞行员会起更大的影响和作用。

正当刘善本积极筹划起义，苦于难找机会的时候，蒋介石给了个机会。蒋突然下了一道手令：限令八大队6月26日前将昆明美军移交的全部无线电器材空运成都。

刘善本想：这是蒋介石准备将这批无线电器材送往内战前线使用。八大

队也开始被投入内战的赌注上来了！蒋介石如果再下一道命令，那岂不是要炸平某城市吗？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给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次，八大队共拟定派出7架B—24式飞机去完成委员长交给的任务。本来没有刘善本，可他主动找大队长王世箴，借口需要人掌握气象和各项飞行中的问题，争取去执行此次空运任务。大队长沉思了一下，他考虑到云南、四川雨季天气多变，为防不测风云，确实需要有像“太平”这样全天候，且又有丰富气象知识，艺高、胆大、心细的航空队员去。于是，就欣然批准了他的请求。

出发的日期太紧迫！可是，“决定具体起飞时间的不是你蒋委员长，而是我刘善本！”他这么想。6月19日，他说：“今天天气不好，不能飞。”事实上是他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愿飞。他要归还清欠私人的债务；要考虑爱人、孩子、母亲及弟弟妹妹们的安危；他要隐藏在八大队当机械兵的5弟善初悄悄地离开八大队，暂到上海一家亲戚家躲藏。这位亲戚叫刘永年，是刘善本的本家，在上海开门诊所。

11. 尝试

6月21日晚上，刘善本从机场回到虹口区迪斯威路（现改名溧阳路）麦嘉里一号（蒋空军家属宿舍）家里。家里除了爱人和3岁多的女儿外，还有母亲、3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等8口人。

他坐在卧室的床上，抱着聪明伶俐的女儿，看着怀孕的妻子，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对她们讲，但是，却又什么都没敢说，他怕动摇自己的决心，要去延安的事对妻子和母亲始终未敢吐露出一个字。“她现在多么需要我在身边照顾啊！”刘善本看着铺床的叔璜对自己说。

熄灯后，刘善本心里还是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她对我真是坚贞不渝。当她生第一个孩子不久，我就到美国去受训两年多，让她带着孩子吃了许多苦。现在，当她要生二胎的前夕，我又要远离她，甚至也可能是和她永别……他躺在妻子身边，很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清晨，他强忍着依依难舍的感情和亲人们告别。此时，他心中承受着生离死别的痛苦，但表面上却又不得不强忍心酸的泪水，装出笑容和她们告别。自古忠孝难双全。他仔细看看每位亲人的面容，想使这些面容永远地印在心中。

早饭后，上海天气晴朗。刘善本驾机从大场机场起飞了。同往的共7架飞机，没有编队，各飞各的。他是530号机长、正驾驶员，机组共6人。副驾驶张受益，上尉军衔，三十来岁，大家叫他小受子，是个炮筒子脾气。通信员唐玉文，士官衔。空中机械士唐世耀，士官衔。地面机械师等。绰号叫“鬼样子”的上尉领航员李彭秀是大资本家出身。他平时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只想跑单帮赚钱。他最近正积极准备结婚。这架飞机上的香烟，大都是他贩来的，盼望能赚大笔钱回来办喜事哩！如果给他晓得要起义的事，准会出问题。

刘善本等驾机于当天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昆明。次日，场站组织人，装美军移交的大批无线电通讯器材，机舱里装得满满的，共6000磅，准备24日运往成都。

24日早晨，昆明市天阴。刘善本借口询问成都天气，跑到气象台要气象图看。糟糕！陕西、山西、绥远一带正在下大雨，好像给他当头泼了盆冷水。他愣了好半天，只好走向停机线去。

其他飞机相继起飞，刘善本也只好操纵飞机离开跑道。他驾机迅速地爬到白云海上，只见那蔚蓝色的天空悬挂着金光灿烂的太阳，分外耀眼。他把自动驾驶仪调整好，对正成都的航向，飞机平稳地在云海上飞行着。发动机发出单调的隆隆声音，像催眠曲，副驾驶已经进入梦乡了。因为他昨晚跳了半夜舞。刘善本的心涛却像白云海面那样起伏。这趟难道就这样失败了吗？不！我还得尽最大的努力抓住这个时机去解放区。他偷偷地调整无线电罗盘（飞机上的一种导航仪器。将它调整到地面上某一电台的发射频率上，就能指示出飞向这个电台的相对方位，不管能否看见地面，都可以朝电台飞行），没找到延安的导航台。美国制造的无线电罗盘使用波长范围是在200到1750千周之内，延安广播电台是短波不能用。延安机场的导航台，在导航资料上注明：“要求开放”。预先没有联络不行。显然今天没有开放。张家口广播电台波长在1300千周附近，它的广播时间刘善本早已记牢，完全可以利用来导航。现在西北天气不好，看来只有飞张家口。他偷偷地看了一下地图。从

昆明飞张家口，要经过重庆附近。他想，不如先飞重庆，到人烟稠密、交通方便的地方，向他们说明，愿者同往，不愿去的可以跳伞。去留自便，他们顾虑少，阻力也要小些，也许就不会造成流血事件。但是，我也不能麻痹大意，还要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现在是1比5，如果他们一致反对，我一人怎么能对付五个人呢？他考虑了片刻，先趁副驾驶员在朦胧中，把他放在他俩座位中间的手枪子弹夹悄悄地取出来。又把机械员放在左边地图盒里手枪的子弹夹取出来，统统装进自己的裤兜里。随即，他唤醒副驾驶员，把领航员、机械员都叫到身边说：“你们听，新津的导航台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重庆台的声音却很大。现在又看不见地面，我看不如先到重庆，再飞成都，免得迷航出事。

谁知，话刚说出口，伙伴们都不同意。

“经过重庆，太绕路了。”张受益反对说：“在云上飞行不会迷航的，何况地面已经通知新津机场，导航台一定会打开的。”

“而且，”鬼样子接着补充说：“我们也可以直接呼叫新津机场，打开导航台。”他对通信员唐玉文说：“你说对不对？”

“要得！”唐玉文支持他说：“我可以直接呼叫。”他边说边发出了呼叫的信号。

刘善本皱皱眉头。他的理由本来也不充分，无法说服弟兄们，就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心里却非常懊恼，眼看着这满机舱的现代化无线电通讯器材送不到延安去，太可惜啦！

刚才偷着取出的那些子弹夹怎么办？还应当想办法放回原处，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以后就再也搞不成了。但是，现在人们都精神起来了，子弹夹怎么往回放？刘善本沉着气，终于在飞机降落之前，找机会又悄悄地把机械员的子弹夹放回去了。但是张受益的枪摆在众目所视之下，无法放回去。“再沉住气”。他勉励自己说：“等待时机吧！”

530号飞机在刘善本的驾驶下，像一匹驯服的烈马平安地在新津机场着陆了。他把飞机滑到跑道一头，停在指挥员指定的停机线上。可是，小受的子弹夹还未能还给他。糟啦！让他发觉了还得了！“要冷静沉着，再冷静！”他又提醒自己，并装着整理自己的座位装具。其他人都恨不得马上跳下飞机去。他等伙伴们都下飞机后，笑着从窗口向外喊道：

“喂！谁的子弹夹子丢在飞机上啦？”

下飞机的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摸摸自己身上。

“哦！”副驾驶员半开玩笑说：“长官，是我的！”

“给你！”刘善本把子弹夹扔给了他。

刘善本走出机舱正向前走着，突然看到迎上来的成都无线电修造厂的少校副厂长陈泰楷。

“嗨，老刘，辛苦啦！”老陈和他是熟人，一见面就这样寒暄着。接着又说：“这些器材就是要我们接收的。不过，我们也只是转转手而已。据说，这些器材是安装在汽车上，拿到华北、东北平原地带去指挥作战用的。”

刘善本略带微笑地点点头。

后来，老陈拍着他的肩膀，低声问：“喂！老朋友，我想到昆明去，搭乘你的飞机怎么样？”

“好极了！”这时候，刘善本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来，他说：“欢迎啊。我们后天走。老陈，来吧，你有多少东西，我们都可以带得了！”

晚饭后，八大队7个机组的人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去跳舞，有的去看戏，有的去玩牌九或打麻将。刘善本在回宿舍的路上散步。他心中很不痛快，正总结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和琢磨去延安的道路。

“太平！”张受益右手握牙签剔牙齿，从后面追上来说：“走，我们一道去跳舞，散散心吧？”

“小受！”刘善本强露笑颜说：“你知道，我跳舞踩不到点子上，还常踩人家的脚！”

“我教你。”

刘善本摇摇头，婉言谢绝他。

刘善本看着张受益匆忙离去的背影想，小受是直爽痛快的人，又是我的同学、同事。他能否协助我起义呢？有可能的。他有很多地方和我有相似之外。刘善本回顾张受益的身世及其为人。

他别名张守谦，身高1.71米，稍瘦，精干，1916年旧历正月初一出生在四川省万县塘坊镇打虎坪村的富裕农民家里。8岁前，家庭经济情况相当好，买过田，又与人合伙开纸店和当铺。家有10多口人，全家除父亲张廷和与叔父在城里经商和作店员外，其余人员均闲居家中。同时，还有几位亲人抽大烟。张受益6岁在祖父张笃生教学的私塾读书。祖父抽大烟，60岁辞世。祖母冯氏很精干，读过书，掌握家庭经济，也抽大烟。张受益听奶奶说祖父年轻时是租种别人土地的农民，后买了田地。他买田地最多时候，每年可收租谷150石。

张受益父亲少年时读四书五经，后在政法学校读过书，年轻时在亲戚开的洋纱铺里做过学徒，后作跑街。张受益母亲赵氏生二男五女，受益是老大，家里人想供他读书，将来光宗耀祖，他在县立二小读书毕业后，考入商业中学。他看到家里人大部分抽大烟，花费很大，又因纸店倒闭，打官司，当铺亦被牵倒闭，感到家庭要破落了，自己前途也要受阻碍，开始对家庭不满。

张受益后转入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该校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他1933年夏天中学毕业，考入川东师范数理组的公费生班，读了一年后于1934年夏天私自和同学刘文滨结伴到北平考入志诚中学。可第二学期家里即不寄钱来了，他只好典卖衣服和借钱，才勉强读完第2学期。他想再读书已是不可能了，就和刘善本同时考上了空军学校。刘善本想：我能否动员他和我共同发动空中起义呢？

刘善本下床沏了杯茶。他摇了摇头，苦笑着对自己说：“不妥！”他不大关心政治，再说，他又是炮筒子脾气，装不住话。我告诉他，万一他和我嚷起来如何了得？！

“机长！”唐玉文和一位同事敲门来约刘善本去看美国电影。刘善本伸头看看窗外说：

“可能要下大雨，我不去啦！”

唐玉文走后，他又分析唐的情况。他想起这位在美国刚分配到自己机组来的情景。那天，他刚到机组报到时，刘善本见他是个中矮个子，长得精干，性格文静，不多说话，像个腼腆的姑娘。上司介绍说：他聪明好学。1944年，在圣路易城等地学习无线电航空通讯期间，他是第一个达到英语电报每分钟抄发30组的合格者。刘善本和他成了好朋友。唐玉文是1926年10月出生在四川省温江永胜乡唐家林的贫苦农民家。他父亲唐福清，号敬巨，有四男三女，玉文最小。全家11口人，靠耕种自家的20亩薄地谋生。1943年秋，他

在成都参加了蒋空军重轰炸机留美训练队，和善本等被派赴美国受训。能否对他讲明要驾机起义的事呢？刘善本犹豫起来了。此时，暴风雨果然来临。他躺在床上拿过《华西晚报》看。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毛主席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又看到上海群众反内战游行，要求停止内战的上海请愿代表马叙伦、阎宝航和雷洁琼女士等在南京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等消息。此时，他的心潮和窗外的暴风雨一样，激动不已。蒋介石为了准备打内战，又发动了征兵、征粮、征工的“三征”运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骂国民党是“刮民党”。

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要从手提包里取什么东西。他刚伸手去，“咔嚓”一声惊雷，他把手缩了回来。他走到门口向外张望，借助雷电的闪光看清周围无人。于是又忙从提包里取出一张地图来。他量地图，并用左手歪歪扭扭地写字。他又想到对唐玉文的底细不太清楚，而且也来不及和他细谈了。他决心自己干了。

12. 高空斗智

6月26日早晨，雨不下了，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刘善本机组乘汽车经过红牌楼拉老陈一块儿来新津机场，准备再飞回昆明去运无线电器材。到机场后，刘善本先到气象台询问天气情况。回答是“还没有收到气象报告。”

“请把最近的天气图给我看看。”

“嗨，早就不画那玩艺了！”

刘善本看到满屋是灰尘的乱纸，航空图散落得到处都是，颇有些仓皇撤退的景象。他顺手拣了些地图，心想，不能带无线电器材去解放区，带些航空地图也可能会有点用处。

老陈正在飞机前等刘善本。他30岁左右，长得比较胖，有学者风度，那神气显得干练能干。他不认识机组的其他人。刘善本在他身上突然想到新主意，于是，在同机组人员面前特意地替老陈吹嘘了一通。然后又跑过去搂住他的肩膀，在飞机前边拍了张像作留念。又拉老陈跳上吉普车，他亲自开车，在机场兜了两圈。

吃完早餐，大家在休息室聊天，等天气预报。9点多钟，一个气象员跑来报告：

“昆明的天气预报来了，可以飞。”

“其他地方的天气怎么样？”刘善本特别想了解西北的天气情况，但又不好直说。气象员摇头说：“还没有收到其他地方的报告。”

刘善本考虑了一下，认为成都下的这一夜大雨，说不定是受西北的气候影响。他判定，西北的坏天气已经过去。他驾机起飞后，很快就钻到云层上面。他把飞机对正了昆明的航向，调整好自动驾驶仪，让飞机自己平稳地飞着。

今天飞机上多了5个人，共11人。后舱5人，除老陈外，还有通校毕业生准尉李荣琛，中尉报务股长何辉庭，中尉江焕章等4人。这时，老陈从后舱走到驾驶舱来，好奇地站在刘善本的座椅后面，看他开飞机。飞机飞了约20多分钟，刘善本叫醒想要入睡的副驾驶小受。小受昨夜跳了半夜舞。他听到机长叫他，使劲摇晃了几下脑袋，打个哈欠，好像把瞌睡虫赶跑了。刘善本说：“你开，保持好方向和高度，我到后舱去看看。”刘善本站起来，轻轻拍了一下老陈的肩膀，老陈会意了，便跟着他走出驾驶舱，穿过炸弹舱，来到后舱。

“老陈！”他突然用极其严肃的口气说：“我们前边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反对内战，你老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

老陈一听，脸色顿时惨白：“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呀！求你借个降落伞，我豁出命跳下去算啦！”

“不行！你看，”刘善本指着窗外说：“我们现在云上飞行，下边是山是水一点不知晓。你如果跳伞落到大山沟里饿死了怎么办？我保证到那里后，把你送回来。”

老陈听了两眼发直，一屁股坐到二层甲板上，半信半疑地抱着头一声不响。刘善本回头一看，在尾甲板上横竖地躺着几个人。这就是通校的毕业生，搭乘飞机去昆明探家的。“来得正好”他想：“倒可以壮壮声势。”于是，他把后舱门关上。可惜，不能上锁。他匆忙回到驾驶舱，把门拉下来，就向

通讯员要手枪。通讯员正忙着收发报，没有说什么，就把手枪递给他了。他把手枪放在裤袋里。

“糟了！糟了！”刘善本突然装着惊恐万状的神情——实际上他心里也非常紧张。

领航员、机械员和副驾驶员都闻声围转过来，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啦？”

刘善本在上座椅时，一边用脚把小受放在座椅中间的手枪踢到自己的座椅下，一边伸手把自动驾驶仪转弯旋钮转动，并说：“先转回成都再说。老李，你把无线电罗盘调到新津导航台。”

“鬼样子”猜不透发生了什么事，很害怕，他马上把无线电罗盘调正好。

刘善本沉着地操纵飞机，使飞机在空中缓慢地移动方向，几乎转了180度。等到飞机对准新津导航台返航时，他才紧张而低声地说：

“糟了！后边那几个人，全是共产党，他们冒充我们的人上来。刚才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要我们一定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他们就和我们同归于尽！”他这一番话好比晴天霹雳，驾驶舱里顿时轰动了。你一言，他一语地骂了起来：

“他妈的，场站真混蛋！怎么让他们混上了我们的飞机？！”

“格老子……”张受益气得骂起来了。

刘善本趁他们乱哄哄的时候，悄悄地把座椅下的手枪子弹夹取出来，放进裤腿口袋里。机械员的枪，放在刘善本座椅旁边的地图盒里，他去后舱时，已被他摘下了子弹夹。

“小点声！”刘善本提醒大家说：“别让后舱的人听到。我的朋友也是共产党员。他们说给我们5分钟的考虑时间”。他征求大家的意见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说怎么办吧？”

大家沉默了片刻。

张受益想到自己美妙的罗曼蒂克史，可能要因此而告终，因此十分恼火。“我去跟他们讲理！”原来，他在北平搞接收时患中耳炎，在德国人办的医院治疗认识了护士刘建生，她成了他的好朋友。刘小姐和他山盟海誓，并确定于今天动身去上海结婚。现在，要送共产党去延安，误了婚期怎么办？所以他非常恼火！

“无论如何你不能去。”刘善本赶忙拉住小受劝阻说：“你毛里毛燥的，去了准坏事。你惹祸，弟兄们都要跟着遭殃。”刘善本这么说，大家更慌了，都反对他去。他看遭到大家反对，就一屁股坐下来。他叹口气说：“唉，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又不是在外国。”

小受这句话打破了窘境。刘善本趁势引导说：“对啊，反正延安不是在外国。再说，咱抗战8年没有死，要是这样和他们拼死了多冤枉！就送他们去延安。”

“去就去。”唐世耀说：“共产党没长三头六臂，我们也没有杀过共产党，怕什么？”

争辩的结果：与其同归于尽，还不如飞一趟。我们把共产党的人送去，共产党也得把我们放回来。他们不会恩将仇报吧！

“老李。”刘善本说：“你找出地图来量一量。”

大家无可奈何，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只有“鬼样子”眉头打着结，嗒然若丧。不一会，他突然一拍地图囊说：“没有带西北的地图，这可没办法

啦！”

刘善本皱了皱眉头说：“我去告诉他们，”他边说边站起来。

“要得！”小受首先表示赞同，并主动地接过操纵盘，支持机长去后舱。

“没有地图，去不了延安更好。”“鬼样子”等人露出了笑容，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机长的意见。

刘善本果真是要到后舱去告诉他们“没有西北的地图，不能飞延安”吗？不。那是因为刚才张受益吵着要到后舱去找共产党说理，致使他很担心：“万一后舱的人跑到前舱来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到延安去？谁是共产党？”那“西洋景”不是就全被戳穿了吗？！所以，他来个顺水推舟。果断地决定：应该乘此机会，马上到后舱去看看，有无意外的事情发生。他走进炸弹舱，把手枪子弹推上膛，准备应付可能突发的机上战斗。他借此机会走进后舱见老陈两手抱头，躺在后舱二层甲板上。其他几位年轻军官也无异常举动。他轻吐了一口气。

“老陈！”刘善本一声唤，他猛地坐起来。刘善本接着说：“你知道，我们要到延安去，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情。”他拍拍腰间的手枪：“你可千万不要再到前边去！否则，发生生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关照。你也告诉他们。他指了指躺在机尾甲板上的那几个人。他们大概因为是初次乘飞机不习惯，都晕倒了。有的甚至大口地呕吐。突然，刘善本感到机身下降。他想：不好！要降落吗？！他顺手把弹舱门关好，匆忙地奔回驾驶舱问：“怎么飞机下降这么厉害？”

“准备回新津机场降落……”副驾驶说。

“机长，是这样的，”“鬼样子”抢着说：“新津机场快到了，我们想趁你去缠住他们的时候，就把飞机偷偷地降落到机场上，抓住他们去请功？哈哈！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既不要去延安，又能为党国立功！”

“胡闹！”刘善本怒斥他：“快升到原来的高度，不要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

“怎么啦？！”“鬼样子”问。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刘善本想：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来，这个鬼点子是你“鬼样子”提出来的。他用命令的口吻说：

“我是机长，听我的！快上升高度。你想得倒挺美，想把飞机偷偷地降落，活捉共产党去报功。可是，恐怕还等不到咱飞机后轮胎着地，我们就要挨手榴弹，吃‘花生米’啦！”刘善本故意这样大声说：是要镇住李彭秀，提醒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发生激烈的战斗。他这话果然见效。

“哎呀，妈呀！共产党要动手吗？”

“快上升高度！”几个人听说共产党要动手，脸都变色了。一齐催促副驾驶别再犹豫。

小受的心嘭嘭地乱跳。他也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共产党把飞机炸了，那么，我也不能回上海和刘小姐结婚度蜜月了。想到此，他忙转动方向舵，飞机徐徐抬头，立刻爬到原来的高度上。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气。

“不能上升高度！”“鬼样子”歇斯底里地威胁说：“绝对，绝对不能去延安！那里是匪区，到延安去是背叛党国！难道你们要……”

“什么背叛党国？！好汉不吃眼前亏！”

“识时务者为俊杰！”

“难道我们要自找死吗？！”

好几个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和他争吵起来。

“那怎么办？”“鬼样子”大声地质问刘善本：“降落不行，去延安又没有航行地图，你说，难道我们就在空中把油耗干等死吗？！”

“别急。”刘善本看到飞机已上升到原来高度，心情轻松了许多。他以柔克刚，用温和的口气说：“老李，弟兄们！别吵了，请冷静。大家听我的不会出大事。我作为机长，要全力保证大伙和飞机的安全。”他看了看每个人那紧张而严肃的面孔，知道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屏住呼吸静听他说话，用期待的目光等候他拿出办法来。“鬼样子”噘着嘴，还想说什么。刘善本笑笑说：“啊，弟兄们，干嘛都这么紧张，要死要活的，咱不能不死吗？想想飞行信念第十条是什么呢？”

“嬉皮任性愤怒是罪恶！”不知谁马上回答了。

“对嘛！”刘善本为了避免矛盾激化，特意缓和大家的情绪，说：“我们搞飞行的，任何时候都要冷静、正确地处理在空中发生的一切故障和特殊问题。事在人为，唐世耀，你和大家还记得去年冬天我们在长江三峡上空那次即将发生机毁人亡的事故是怎样化险为夷的吗？”

“记得，记得！”唐世耀和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终身难忘。”

刘善本点点头说：“不是我爱提过五关斩六将的往事，而是有的弟兄似乎忘了血的教训。现在的问题比上次严重吗？不，飞机并没有坏。当然，这也是非常棘手的事。不过，我们不是商量过吗？按照商量好的意见办，我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请大家放心。”

“我们听机长的。”唐世耀深有体会地抢先表态。其余的人有的点头，有的咧嘴。

“感谢弟兄们对我的信任。”刘善本说：“常言道：‘车到山前必有路，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嘛，会有办法的。刚才我的朋友说，他们的话既已出口，不管怎样，一定要送他们到延安去。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要冲到前舱来监视我们。我说：别去了，以免弟兄们精神上太紧张，心慌意乱，操纵失误，发生事故。我的朋友说：‘好吧，尊重机长的意见。不过把话对你说清楚，摆在你们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平安送到延安，大家好见好散，和平解决；另一条路是你们坚决拒绝去延安，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啦！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由你们选择！’他们还说：地图就在你们那里。”刘善本指指暖水瓶后边那堆乱七八糟的地图说：“咱来找找看。”

“好。那赶快找吧！”小受边操纵飞机边说。

其他人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

“报告机长！”唐玉文说：“地面电台不断地询问我机的现在位置，怎么办？”

“你告诉了没有？”刘善本反问：

“没有，我想告诉他们‘等待’可以吗？”

“很好！”刘善本赞扬说。他想：如地面知道飞机上有人劫飞机，派飞机来追打就麻烦了。

唐玉文发出了“等待”的无线电信号，没有暴露飞机的确切方位和机上的争斗情况，避免了国民党空军派飞机来追歼。

领航员翻了翻那堆地图说：“没有。”刘善本也过去找，又在自己提包里翻。最后，他终于把西北地图找了出来，十分惊讶地说：

“嗨，共产党人真有办法。瞧啊，他们竟敢把地图塞到我的手提包来了！”

“准是你和他兜风的时候。”小受自信地说：“瞧你朋友那副神气劲，我就知道来头不小，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

其实，两张西北地图是刘善本在上海时就早已准备好了的，并经多次测量，计算好航程。时间、磁航向等有关数据。他还准备了一册导航资料，两支手枪和一个照像机等。起飞前的晚上，趁别人去跳舞、玩耍时，他又拿出这两张地图，偷偷地画出航线。为了防止别人认出他的笔迹，还特意用左手写字。但刚才他怎能马上直接拿出来呢？

领航员在地图上量过后，告诉机长从新津到延安的磁航向、距离，跟刘善本曾经测量过的差不多。李彭秀把磁罗盘的指标调在延安的航向上。这时飞机仍在云层上飞行，无线电罗盘指示过了新津导航台，便扭转自动驾驶仪，把飞机对准了延安的航向。

他们越往前飞，云层越厚，云顶越高。刘善本考虑到若在更高的高度上作长时间的飞行，需要用氧气，便把飞机调整在 3200 米高度钻入云中。从地图上看，飞行航线上距成都西边的一个海拔 5000 多米的大山只有几十公里了。为了防止偏航撞山，他把飞机向右转了 90 度，飞了 3 分钟后，估计过了那座高山，又向左转，对正了原来的航向前进。

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得飞机刷刷响，玻璃窗上水直流，飞机好像在水里钻。座舱里黑暗得很。刘善本开了十多年的飞机，从来没有飞过这样恶劣的天气。在这雷雨季节里，随时都可能会打雷，想到这，他心中不寒而栗，他原来估计西北坏天气已经过去，谁知竟是这样糟糕的天气。难道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起义还会被这恶劣的天气毁灭吗？前舱的人表面上安定了，后舱的人会不会来拼搏。

“我们在云中乱飞一气，上下滚翻，把后边的共产党人摔昏了，抓活的！”“鬼样子”伸过头来，说出了非常阴险毒辣的这计谋来。刘善本对他突然提出的消灭飞机上的共产党的办法，一时想不出理由来反驳。是赞成，还是反对？他无可奈何地皱着眉头信口哇啦了几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啥。好在发动机声、大雨声响得很，“鬼样子”虽然听不清，但他看到机长的表情是坚决不同意，便缩回头去。

“鬼样子”想到自己不能马上回上海结婚，心里有气，越想越不是滋味。他不甘心到延安去。决心要和共产党斗。过一会，“鬼样子”又说：“我们前边有伞，我们干脆跳伞，让后边的共产党和飞机一块撞山去见阎王！”

刘善本听到他又提出更恶毒的主意，感到很难对付。他皱着眉头，又对“鬼样子”哇啦了几句，表示不同意。飞机上虽然还没有激烈的枪炮声，但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智斗。刘善本一个人要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哪方面斗争失败了，都有机毁人亡的危险！和天斗，就是这少有的恶劣天气，如果是平时，这种天气根本不能放飞；和地斗，是浓云密雾，使刘善本看不清地面目标，一是容易迷航，二是容易撞山，三是找不到解放区机场降落，使飞机油料烧光，自行坠地爆炸；和人斗，就是飞机上的那 10 个人。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官。我要一个人对付 10 个人，1：10 啊！俗话说：“好汉不敌双拳，一个人怎么能打败 10 个人！特别是这个“鬼样子”难对付。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随时都有发生激烈战斗的可能。事已至此，成败在此一举。要么上九霄去追逐太阳，要么下地狱去找阎王！

飞机上的气氛一紧张，早把张受益的瞌睡虫吓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来精神后，不断地替换、协助刘善本驾驶飞机。从成都飞向延安，对刘善本机

组来说，是处女航。飞长途的新航线，即使是好天气，也很困难。今天这么复杂的气象，真是难上加难，刘善本要加倍小心，防止迷航和撞山。他不断地检查地图，仔细观察飞机上那 10 人的言语举动，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爆发的格斗！突然，他发现要经过的秦岭最高峰是 4000 多米。这时，无法判定飞机的确切位置。为了避免飞机撞山，他只好把飞机上升到 4300 米高度飞行。

飞机爬高，领航员的鬼点子又出来了：“他们后边都没有氧气，我们继续爬高，使飞机升到万米高空，把后边那几个家伙活活憋死！”刘善本既要操纵飞机、指挥大家与恶劣的气候拼搏，又要重点对付这个“鬼样子”。他心中又气又急。他想：就是你这个鬼头鬼脑的鬼东西，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谋算破坏我飞向延安的起义计划。李彭秀是个经验丰富的领航员，他提出这些对策都是很阴险毒辣、行之有效的击败劫机者的措施，也很容易被同事们采纳、接受。如果真拿它对付劫机的敌人，那是能致敌人于死地的。可是，现在对刘善本来说，这些计谋是十分恶毒阴险的。刘善本意识到，我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战胜你，你的计谋可能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战胜我。而且，你也可能要冒险动手干出更危险的事情来。大家本来就有恐共、怕去延安的心理，如再被你重新挑逗起来，齐心协力对付我，那就更糟糕了。说不定要去后舱打起来。“鬼样子！”刘善本真火啦。他大声说，目的是想让大家听见：“你怎么啦？你是不是跟我们大家过不去？我再提醒你：共产党人还说了：他们把集束手榴弹捆好，放在机舱里，把手枪子弹推上了膛，只要发现我们有敌意行动，他们就先打死我们，再炸飞机。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共产党遍天下都有。退一步说，就算你能整死他们几个人，那你还想活吗？俗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你却三番五次地要拖我们往死路上走啊！现在，弟兄们在危难之中，要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否则，谁也活不成！”“你别尽出鬼点子啦！”小受的暴躁脾气又来了，他听刘善本阐明利害关系，就对“鬼样子”火冒三丈。“刚才听你的话差点闯了大祸。我们去延安好去好回嘛！”小受哇啦哇啦地和他吵了一顿。其他人也都对“鬼样子”表现出了不满情绪。接着刘善本又点了“鬼样子”一句：“难道你不想回上海结婚啦！”刘善本以攻为守，果然有效，转被动为主动，又争取了群众，使“鬼样子”基本上孤立起来了。“鬼样子”盘算了半天，他认为去了延安便不能和心上人结婚，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越想越暴躁，因此暗中发誓：死也不能去延安！可是，现经刘善本开导，他又想：如果真和共产党闹个机毁人亡，那还怎么回上海结婚！想到此，他就缩着脑袋变乖了。

过一会，“鬼样子”又说：“现在天气这样坏，西北山多且又高，没有无线电导航不行，要他们告诉我们延安导航台的波长呼号。”

刘善本想：他这话好像是从保证飞行安全出发，但也可能是又在耍花招，试探他们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刚才我去后舱，差点出了大事，现在，不能再离开指挥的岗位。

“问过了。”其实，刘善本向谁去问。他为了对付“鬼样子”，果断地回答说：“他们说：‘按照导航资料上的波长呼号飞。’”刘善本点子来得快，话也说得有力，使狡猾的“鬼样子”无法反驳。刘善本随手把准备好的那本导航资料丢给“鬼样子”。李彭秀按导航资料调整无线电罗盘，立刻找到了。刘善本觉得很奇怪。咦，我本来是为了搪塞他的。延安导航台是在有要求的情况下才开放的。可我们预先并没有联络呀！莫非碰巧他们正在开放！刘善本仔细听了听，噢，原来是他听错了无线电呼叫，前一个字母的电码，西安

是 HA，延安是 YA，他把西安听成延安了。不过，他是真的听错了，还是故意干的！难道他要把飞机引导到西安去！“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彭秀真是个难以对付的强手，我不得不继续提防他毁我起义的大事。他由明争转入暗斗，我也不能明挑。刘善本将计就计，不追问他，便把无线电罗盘“咔嚓”一声关掉，说：“节省电，反正距离还远，归航不可靠，等靠近时再用。”他怕按李彭秀对的这个电台飞，被归航引导到国民党的西安机场上去。“如果飞机落到西安机场上，那我就非死不可！”刘善本想到这里，不得不果断地采取这一措施。他早做好了两手准备。万一找不到延安，就改飞张家口。他把张家口机场作为起义的备降场，继续冒雨向前飞去。

13. 天上来客

刘善本驾机穿云破雾，飞过秦岭，按计算再有 30 分钟就可到达延安。他看地图上的山脉都在海拔 2000 米以下，便把飞机下降到 2300 百米飞行，这样便于观察地面目标。这时候雨小了，云也没有刚才那么浓厚了。灰白色的云彩从机头掠过，座舱里也比刚才亮堂多了。刘善本忽然发现前方有团黑呼呼的东西，原来是个云洞。他们在浓云大雨中飞行了一个多小时，乍看见地面很高兴。他立即关掉自动驾驶仪，推机俯下去，猛然发现前方一座长满青葱树林的高山插入白云里。他急忙转动方向舵，拉起飞机，重新上升到原来的高度。飞了一会，又看见一个云洞，推下机头一看，云和山峰已经离开几十米。他们就在云下山飞行。这时候，外面还在下着小雨。刘善本看到左下方出现一条河，河东边有个城市。按飞行的方向、速度、时间计算和依地形、河流看，这里应该是甘泉。但是，在他用的这张日本出的地图上，甘泉是在洛河两岸。那么这倒底是什么地方呢？是否迷航了？这时，“鬼样子”已经变得无精打采。他既不向外看，也不看地图。刘善本只好把地图拿过来，自己计算。如果这就是甘泉，那么，从甘泉到延安只要 8 分半钟。于是，他改飞航向 10 度，向下看，尽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飞了约 8 分钟，过了一座山岭，忽然看见有三条河岔。一片开阔地展现在眼前，依地形看，应该是延安了。但是，既看不见城市，也没有机场，刘善本驾机在三岔河上空盘旋寻找，看不到机场。他问过以前到过延安的飞行员，他们都说延安的机场很简陋，只是在一块平地压了压作跑道。莫非近年来已经开荒种了庄稼？但是，城市还应该有呀，在隋唐小说上就写到大破延安。按说延安应该是一个不小的城市。为什么找不到呢？难道我们真的飞迷航了！

“看，那边有房子！”小受忽然喊了起来。他手指的方向，果然有座青砖瓦房。刘善本立即向右转弯，一条明显整齐的跑道出现在眼前，他高兴极了，对正跑道右边山飞行，这才看见左边山腰上有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窑洞。他断定延安城就在这里！

刘善本突然感到太危险！他飞得这么低，离山顶仅有几百公尺，若地面开炮，不就把我们打下去了吗？飞机飞过跑道，他急忙下令：“放下起落架，关油门，放下襟翼。”

刘善本驾机向左急转弯，转动方向舵，对正了跑道，将机头向下一推，迅速下降高度，减速，便着陆了。原来跑道是这样平直，也相当长，飞机滑到跑道另一头，停住了。

可是，刘善本的心却又被另一个念头抓住了：延安是陌生的地方，万一这里不是延安，而是国民党的某机场，那就糟了！他没有关掉发动机，坐在机舱里观察情况，一旦判明不是延安，他要随时准备紧急起飞。这时，外面还在下着濛濛细雨。巍峨的宝塔山屹立在机场旁边。延河畔有放牧的羊群。突然，他发现左边深草丛里有两个士兵端着长枪，猫着腰向飞机冲过来。刘善本看到他们含有敌意的行动，却十分高兴。后来，清楚地看到他们穿的灰色军服。这一定就是当年的红军。他完全放了心，伸手把 4 个发动机全部关掉。

这时，刘善本紧张的心情才随着发动机的平息而逐渐平静下来。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我确实到了延安——全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一阵狂烈的喜悦涌上心头，眼角涌出了热泪。他掏出手帕擦呀擦，可眼睛总是被

泪水模糊了。他多么想仔细地看看神圣的延安，看看自己多年梦想的地方。可是，他又一想：我不能高兴得太早啦，飞机上这 10 个人将要采取什么反抗行动？会不会展开搏斗？他警觉地摸着手枪，观察机舱里的几个人，没有发现他们有异常举动，听听后舱也比较安静。这安静说明了什么？是激战前的沉寂，还是平安无事？也可能是他们两头的人都在等待着看看对方——“共产党”、“反内战”的人对自己怎么处置吧！刘善本想着，心中又觉得十分好笑。他马上把头转向外面，对着窗口热情地向前来的人招手。对方隔着机舱的玻璃窗，立刻看出了他的友谊的手式，互相看看，便半信半疑地直起腰，端着枪跑过来。

刘善本立刻打开机舱门，首先跳下飞机，跑到带手枪的干部面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我们是反对内战来的！请各位立刻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报告。”刘善本接着就把 4 支手枪全部交给了他。

“啊！你们是反对内战来的？！”闻声赶来的指导员韩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感到又惊又喜。“你是什么人？”

“我，我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

“欢迎，欢迎，热烈地欢迎你！”韩夫紧紧地握着刘善本的手，连声说。他马上又惊奇地问：“他们怎么还不下飞机？”

“他们……”刘善本刚要回答，却忽然听到：

“咦！这是到了啥地方？”有人揉着惺忪的睡眼，打着呵欠，在飞机后舱窗口前问。

“延安到啦！”刘善本拉长声音回答着，并非常兴奋地对机场警卫人员说：“现在，我可解放啦！”他非常气愤地把头上戴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军帽徽摘下来，扔到地上，踏上一只脚。

“雅安？！”搭乘便机的李荣琛，把“延安”错听成了“雅安”。李荣琛是云南省玉溪县瓦窑村人，1940 年参加国民党空军，最近在空军通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陆空军区台第八支台任准尉台长，等机器待命。他想回云南，又无路费，后经通信学校向航空站联系，办了乘机证，就和何辉庭、江焕章等 4 人一起上了刘善本驾驶的飞机。李荣琛在飞机上万分高兴，归心似箭，飞机上发生的即将震惊中外的起义事件，他不知道。飞机落地，他一觉醒来，以为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昆明市了，但细看外面，不像南国风光，就惊疑地问：“这是飞到什么地方？”李荣琛把下面回答他的“延安”错听成了“雅安”后，就更怀疑了。雅安在成都新津机场西南约 100 多公里处。

“天哪！怎么飞了半天，才飞到雅安？”

飞机上李彭秀等人，直到这时都还蒙在鼓里，互相充满着敌意，以为对方是自己的敌人——共产党！

“天上来客啦！”

机场警卫人员喜出望外，欢呼跳跃，奔走相告，立即把这个特大的喜讯报告延安卫戍司令部。霎时间，喜讯随着电波飞到了八路军总部、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耳朵里。他们都万分高兴。

飞机到达延安机场后，张受益、唐玉文等人提心吊胆地走下了飞机。他们不敢随便说话。唐世耀打开后舱机门，对几位“共产党人”说：“到了你们的延安啦！快请下飞机吧！”

他说这话把后舱的李荣琛、何辉庭、江焕章等几位搭乘便机的国民党空

军军官们吓了一大跳。除了陈泰楷，他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怎么，我们是共产党？！他们听说到了延安，万分惊讶地喊：“我的妈呀，怎么到了‘匪区’来啦！”他们惊恐万状，哪敢下来！有人实在憋不住尿，就匆忙跑下来到草丛里小解后，又急忙跑回机舱里。机场警卫人员劝说了半天，他们还是不敢走出机舱门。

朱总司令闻讯立即派人赶到机场。他们是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苟良法和参谋等人。苟处长首先和刘善本握手，他代表总部首长表示热烈的欢迎天上来客，然后，走到机舱门口，对不敢下飞机的人解释说：

“到地方了嘛，总不能不吃饭吧！请你们几位下来吃饭，有话慢慢说，好说好商量嘛。愿留下的，我们欢迎；不愿留下的，我们欢送。”

机舱里的人听了这话，才半信半疑地走下飞机。由于他们过去听信蒋空军政工人员的恶意攻击和片面的宣传，产生了仇共、恐共的心理。这时，他们胆颤心惊地小声嘀咕：“你们说话能算数吗？”

“算数。”苟处长一拍胸膛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此时，苟处长等接待刘善本一行的同志忙派人为客人准备饭菜，并招呼他们上车，把他们拉到清凉山下，住在机场附近卫戍司令部招待所的三间屋里。然后，苟处长又立即向总部首长汇报情况。

延安条件虽然很差，但是接待人员十分热情。他们想尽办法使起义人员吃好住好。刘善本一行住的是瓦房，睡的是木板床，盖的是新被褥，吃的是大米饭、白面馒头，8菜1汤，当大家分坐在两张八仙桌上吃饭时，都感到很惊奇。不是说“‘匪区’生活很苦，吃草根树皮吗？”他们中有人这样自问。

晚上和夜间也没有人来审问他们。第二天，这些“共产党”人才敢互相讲话。当真相大白后，大家才如梦初醒，互相看着，越想越好笑，笑得前仰后合，都夸刘善本有本事，一人瞒过了10个人，使起义得到圆满成功。

负责接待刘善本等起义人员的是机关招待所的焦协理员，他对刘善本等人诚恳热情。焦协理员挺和气，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见面就问他们生活是否习惯，需要什么日用品？他抱歉地说：“延安条件差，实在对不起。”说得刘善本心里热乎乎的。

刘善本他们在卫戍司令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中央和总部首长请他们到城南关的延安交际处住。交际处是抗战期间专门接待外国参观团和国内民主人士等高级贵宾的地方，现在把刘善本一行也当做高级贵宾来热情接待。交际处处长金城是浙江诸暨县人，1906年生。他是1937年就担任此职的老同志了。中等身材，待人诚恳热情。他和刘善本一见面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诚恳、坦然。金城指着站在他左边的一位聪明的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说：“他是交际处的联络科长。”

“我叫鲁文。”年轻人笑咪咪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刘善本被他逗乐了，主动和他握手。

“他是广东人。”金城继续介绍说：“抗战第2年他就来到延安。今后，我和他负责接待和照料你们几位的生活和各项参观娱乐活动。以后，你们有什么事情，就找我们。”金城、鲁文及招待处的其他人员对刘善本等起义人员相敬如宾。吃饭、住宿、参观、访问等都给予特别优待和照顾。中央规定：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中央首长吃小灶。招待处人员千方百计保证优先搞好刘善本一行的伙食。把延安最好的厨师请来给他们

做饭，让他们吃点心、面包等。有时请客时吃 10 个菜，还有烧酒。这虽然比不上国民党的空勤灶，但是，比党中央委员会食堂的伙食还要好。成了“特灶”。由于延安军民们对起义人员十分诚恳和尊敬，原来不敢下飞机的人，也很快消除了恐惧心理。他们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不论大小，一律穿布衣服，土是土气点，但无论如何不是“土匪”。这里的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像亲兄弟一样。延安虽然比不上南京、上海等大都市那样繁华，可是，这里也有商店、医院、学校。街道干干净净，市容整整齐齐，绝对不是国民党说的“土匪窝”。眼前的事实和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同。而且，他们还看到：住在离他们不远的一栋房子里的美军观察组和一些进进出出的美国人，在延安对普通中国人彬彬有礼，很守规矩。不像在上海、昆明那样趾高气扬。这使他们对延安产生不少敬意。6 月 29 日晚上，党中央在党校礼堂隆重地开欢迎晚会，热烈欢迎为反对内战驾机起义到延安的刘善本等人。当刘善本等人到达礼堂门口时，已有许多人在那里迎候了。其中，为首的一个人伸出巨大的手，首先紧紧握着刘善本的手，微笑着自我介绍说：

“毛泽东，热烈地欢迎你们到延安来。”刘善本惊喜地看到毛主席穿一身土布衣服、粗布鞋，既平常又和蔼，刘善本多年的夙愿实现啦！他那盈满笑意的眼睛此时显得格外明亮。盛不下喜悦的嘴张得大大的。他双手紧握住毛主席的手，有千言万语涌上喉头，一时却又不知从哪儿说起。他好不容易才说出了一句话：

“毛主席，我终于到您这里来了！”毛主席不断地点头，赞扬他的正义行动，连声说：

“欢迎，欢迎！”接着，他又和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 10 名起义人员一一握手。

隆重的欢迎大会开始，朱德总司令亲自致欢迎词：“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隆重地聚会在一起，热烈地欢迎冒着生命危险反内战，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驾机起义到延安来的刘善本等英雄们！”会场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朱总司令又说：“你们的义举对我们解放区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一个沉痛的打击；对保卫和平、民主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战争狂人泼了一瓢冷水！”

“我们始终坚持和平，但是，我们并不怕国民党好战分子燃烧起来的这股凶焰，我们有力量扑灭它！”（鼓掌）“我们热烈欢迎 11 位先生脱离内战，愿全国人民一起为和平、民主、独立事业而共同奋斗！”全场热烈鼓掌。

刘善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台讲话。他身着航空服，神采奕奕地出现他讲台前。他先敬礼，接着说：“毛主席，朱总司令暨今天到会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同机到达的 10 位同事和朋友们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感谢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延安各界人民对我们热烈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觉十分惭愧和兴奋。惭愧的是，来得太晚了；兴奋的是能够脱离内战的漩涡，并在此与诸位中共朋友晤面。”

接着是延安党政军民、机关、学校各界代表发言，都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他们驾机起义反内战到延安来，祝贺他们脱离内战漩

涡，走向新生活。

最后演出文艺节目。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等党中央各位领导和刘善本等起义人员一起坐在前面一排长板凳上，观看平剧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等。

看充节目回到交际处后，虽然夜已很深了，但大家仍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无一点睡意。他们被中共这种最高礼遇的欢迎仪式感动了！刘善本尤其难以入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主席，能够亲临欢迎大会。两位党政军的最高领袖人物的亲自接见和陪同他们看戏，使刘善本终身难忘。

不久，边区政府给刘善本等起义人员，每人做了一套深灰色延安中山装和优质羊皮大衣，发了衬衣、毛巾、牙刷、肥皂等日用品。每月每人还发边币若干元零用。他们的生活按当时延安的标准，那是特殊优待的了。

延安党、政、军、民，机关、学校和各团体单位无不把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当作自己的高贵客人和最好的朋友来接待和欢迎，争先恐后地邀请他们去参观访问，开联欢会，刘善本他们处处感到像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里一样，也不客气。他们今天被邀请到这家作客，明天被请到那个单位参观。交际处鲁文科长对他们更信任。一天，刚吃过早饭，他拿了一叠东西进门就说：“老刘给你。”刘善本接住，大家围上来看。啊！原来是会客介绍信，并且都已经盖上交际处的大印了！

“哎，老鲁，今天不就是到鲁艺去联欢吗？”刘善本不解地问：“有一张已经够了，你干吗给这么多介绍信呀？”

“反正你们经常要外出参加联欢会、参观访问，”鲁文解释说：“为了你们方便，把这些介绍信给你们自己保存，以后要到哪个单位去，自己填上一张，交给门卫就行了。”

“你们真信得过我们这些国民党人啦！”张受益半开玩笑地问。

“当然信得过。”鲁文反问：“哎，小受子，你不怕我监督你们吗？今天，这个联欢会，我就不去了。”他说着扭头就走。

“别，那里我们没去过，”张受益爱说又爱动，他抓住鲁文的衣服说：“你得给我们带路。”

“对了，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你想偷懒可不成！”刘善本等人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吧！只要你们需要我就去。”鲁文说。

刘善本等人在延安先后被邀请到八路军总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西北局、边区政府、留守兵团等许多单位去开座谈会和联欢会。有时去听首长作报告，还参观了延安托儿所、被服厂等企事业单位。他们每到一处，人们都非常诚恳地热烈欢迎他们，不论在哪里开会总是很活跃。开会时，一般先请刘善本等人介绍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在国民党空军的情况。对方也扼要地介绍延安和本单位的情况。有时，双方都要演出文艺节目。节目演完后，大家随便交谈，有时，彼此还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一次，唐世耀操着湖南方言提出个问题：

“为啥子延安老百姓不怕当兵的呢？前天，我们乘坐八路军总部的汽车，走在前边赶大车的老乡就敢不让路。我们还看到战士买西瓜，切开是生的，为啥也照样给老乡付钱？”

在坐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一位女战士回答：“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军民一家嘛！老百姓是不怕八路军的。”

延安每星期六晚上在杨家岭中央办公的地方举行周末舞会。延安文工团的男女团员们总是主动到交际处来拉刘善本等人去参加舞会。他们中间有舞迷，也有不会跳舞的。刘善本就不会跳舞。但在同志们的再三邀请下，他无

法推辞，只好和大家一起去玩。姑娘们都爱找他跳舞，他只好奉陪。张受益在舞场上特别活跃。唐玉文、唐世耀往往是红着脸被姑娘们拉着手走进跳舞场上的。

刘善本等人在舞会上有时也能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来和大家一同娱乐。毛主席的舞跳得很好，而且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谁邀请他，他都乐意奉陪。毛主席看见刘善本他们时总是亲切地打招呼，有时还要站下来唠唠家常。开始，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还有点拘束，后来，也就很随便了。不像在国民党军队那样，听到蒋介石的官职还要“啪”地立正站好！

刘善本在各种场合很快地认识了当时在延安的党中央和各部门的许多领导同志。如朱总司令、刘少奇、胡耀邦、杨尚昆等。这些老同志虽然各人风度有别，但都给刘善本等起义人员以一种平易近人，诚恳、热情、朴实的感觉。他们知识渊博，远见卓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畏难，忠心耿耿，信心百倍。有一次，他们应邀到彭德怀副总司令那里去玩，很受启发，他们从延安的老同志的口中早已知道彭老总是 1898 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石谭瓦子坪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他从小受苦受难，要过饭，放过牛，当过煤窑工人、堤工。1928 年，在共产党处于危难之时他参加了共产党，同年 7 月，他和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平江起义。刘善本认为彭德怀是位叱咤风云的人。毛主席曾写诗这样称赞他：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彭总亲切地接待他们。在闲谈中，彭总笑着说：“我打了几十年仗，没被打死，共产党也没有被消灭，而且更强大了。这个仗我们不想打，但是蒋介石要打，那么，好吧，我们坚决奉陪到底！我们这一辈子打不完，还有下一辈，还有孙子辈。总之，共产党是一定能打赢的！”

刘善本从他的言谈话语中看出他藐视敌人，具有自信胜利于股掌之中的大将雄风。

三五九旅政委王震（此时王震旅长已改任政委，旅长是郭鹏）在中央党校作的报告给刘善本等人的印象很深。王震说：“1944 年初冬，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和郭鹏带领从三五九旅中分出的一半人组成 3 个小团，从延安打到广东去，让我们去广东支援、接应那里的抗日游击队。我们打到湖南时，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原来的敌人被打垮了，但是原来的抗日同盟军却变成了敌人。国民党全力进攻我们，我部就往回撤，去找李先念。我们两支部队在江南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拳头。国民党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包围我们几万人，企图把我们消灭掉。待蒋介石要下毒手的前夕，李先念司令员指挥全军突围。我们选择两股敌人的结合部和敌人的薄弱环节，深夜突围，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跳出了包围圈。

“有一次，我们部队遇到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躲闪不掉。”王震继续说：“我们突围时，部队经过浴血奋战被打散了，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可是，过了几天，嗨，战士们自动地从四面八方纷纷向预定的集结地点靠拢归队了。人员伤亡不很大，有的同志还带来了俘虏，有的缴获了敌人的机枪，扛在肩

上很神气。就连伤兵都追上了队伍，要坚决向前走”。

刘善本他们这些起义人员听得目瞪口呆。要是在国民党中央军那里这是不敢想像的。

王震最后说：“陆军有高树勋起义，空军有刘善本起义，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这对敌人打击很重，对我军指战员们的鼓舞极大。他们的正义行动，鼓舞了我们突围的决心、信心和勇气。”大家高呼：“向刘善本学习、致敬！”

14. 蒋介石如坐针毡

7月初的一天深夜，南京闹都已进入梦乡，唯有总统府官邸的灯火通明。这里是蒋家王朝的大本营。深夜了，他们还在干什么呢？

“娘希匹！”蒋介石听完CC派头子陈立夫的秘密报告后，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光着耀眼的秃脑壳，气急败坏地在屋里来回走动，活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乱窜。他骂道：

“全是笨蛋！怎么能够让他们跑啦！你给我滚！快滚出去！我，我要听‘剿匪’的捷报！谁叫你给我报告这个坏消息的？！”

原来，刘善本等人驾机飞往延安后，国民党当局，包括航空委员会，甚至八大队的主官们，谁也不知其去向，以为是气候恶劣撞山失事。在机场引起人们的纷纷议论和猜测。

正在蒋空军当局不知其去向，无法向委员长交代、万分焦急的时候，陈立夫深夜突然接潜伏在延安的特务们直发国民党中央的特急密电称：“刘善本等11人窃B—24式飞机530号于26日下午到达延安。职等始不知何故，疑是国府某要人奉旨秘赴延。今探实是刘等所谓‘反内战而私逃，且刘是主谋。‘共匪’中央已开了欢迎大会……”

陈立夫看罢电文，吓得脸色苍白。哎呀！正当老头子（指蒋介石）兴致勃勃，杀气腾腾，恨不能一口将“共匪”吞灭的时候，怎能发生这种怪事情！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便和航委会联系。从航委会那里得到证实，6月26日，确实有一架飞机从成都飞往昆明途中，因气候恶劣失踪。驾驶员姓名、飞机机种、号码等都与密电一致，那么，跑掉一架飞机，已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了。他摸了摸脑袋，不敢马上去见蒋委员长，但又不敢不如实地向他报告。最后，他还是硬着头皮，立刻来报告。蒋介石听了如坐针毡，大发雷霆。陈立夫好比是癞蛤蟆进香炉——碰了一鼻子灰。他垂头丧气地向门外溜去。

在陈立夫来之前，蒋介石是非常高兴的。他要在3到6个月之内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计划打响了。他在全国地图面前踱步时，宋美龄拿着3本杂志。这是今年出版的《中国的空军》的第89、90和92期。这3期上都有专题介绍八大队情况的文章。她说：“大令，你如果有兴趣的话翻翻这3期杂志，这对你要了解美国朋友给我们培训的空军八大队有好处。”

“好的。”蒋介石伸手去接过杂志。

“铃铃铃……”电话响了。宋美龄接电话。蒋介石首先打开《中国的空军》第90期，一眼就看到《八大队人物》这一篇。

“大令！”宋美龄握住电话手柄说：“陈立夫有要事报告。”

“请他来。”蒋介石未加思索他说出3个字来。宋美龄答复了对方的要求后，向蒋介石走来。蒋介石看文中写到：“八大队是一支刚由美国学飞行B—24轰炸机人员组成的部队，这些人员都是从空军各轰炸部队精选的战士……”

“不，大令。”宋美龄打断他的视线说：“你最好先看上一期。喏，这一期。”她把《中国的空军》杂志第89期递到蒋介石面前，压在90期上面，说：“你先看这期，再看那期。”蒋介石点点头，看到了大字标题《空军第八大队》，文章比较长，主要是介绍八大队在美国受训的情况。其中写到：“他们这群老战士，多半都是空军的老大哥，在空中和敌人搏斗了好几年，战绩表上记下了相当庞大的数字，有些曾经数度受伤，荣誉的疤痕留在他们

健壮的身上。”过一会，蒋介石又看到文章对八大队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他们是中国空军轰炸部队的基石，今后将致力于训练工作，以美国重轰炸部队作模范，使之扩展为轰炸劲旅。”“说得对！”蒋介石读着，拍着膝盖说：“我们有美国朋友精心培训和装备的B—24式重轰炸机部队，就能给共军以致命的打击……”

“报告！”陈立夫进来了。

宋美龄离开蒋介石身边出去了。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后，和刚才判若两人。

“回来！”蒋介石嚷着：“娘希匹！出了乱子你到哪里去？”空军，是蒋总统的一张王牌，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可不火吗？

陈立夫不愧是留美的学生，有修养，他也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急转身回来，准备再挨骂。

老蒋用右手拍了拍秃脑袋，讽刺地说：“哼！我想起来啦！这个刘善本外号叫‘太平’对吧？你们和航委会不是曾经再三向我推荐说：他忠诚老实，笃信三民主义，技术高超，是空中明星，要他来接替美国人给我开‘美龄号’专机吗？那个调令发了没有？”

“发了，”陈立夫又忙改口说：“哦，没发。准确点说，准备发，但是还没有发。因为美国飞行员说和他们订的开专机合同还没有到期，还差……”

“要续订合同。”蒋介石说：“还是美国人可靠，他们是绝对不会把我的专机开到延安‘匪区’去的。如果是我坐在刘善本开的飞机上面，那他岂不是要把我也带到延安向‘共匪’献厚礼吗！嗯，多么可怕的‘刘太平’啊！差一点又要演‘西安暴乱’！”

蒋介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绳头。提起延安，他就联想起当年被张学良、杨虎城把他扣押在西安的滋味来了。他咬牙切齿地嚷着：“好一个‘刘学良’！”

“是，啊，不是！”陈立夫吓得胆颤心惊，支支吾吾，不知说什么才好。”那绝对、绝对的不可能。”

“说什么绝对的不可能，很有可能！你们越来越蠢啦。以后，再也不准跑飞机啦！再跑，我看你和郑介民（军统局长戴笠乘飞机于1946年3月17日摔死后，郑介民任代局长）能长几颗脑袋！”

“是！”陈立夫回答。“都是学生们不争气，没有做好防范工作。在这举国上下，齐心剿共，力夺全胜的特别时期，却发生了这种事情，让党国和您丢脸。而且，在美国朋友面前也不好交代。”

“你懂得就好。”蒋介石停住脚步，拿起他刚才和宋美龄看的那本杂志摇晃着说：“美国朋友教会八大队的官兵使用重轰炸机容易吗？他们花费了多少心血，我们花了多大代价，从美国搞来的36架B—24式飞机，还没有派出去打仗，就跑了一架，成何体统？再说，这何止是一架飞机的问题。这样，全世界的人，特别是美国朋友，又要骂我们无能。”

“是，”陈立夫顺着他的话往下溜：“我们保证从今以后，不再跑飞机了……”

“别说废话！”蒋介石怒气未减。他倒背着双手，仍然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乱窜。

“娘希匹！”蒋介石突然敲了一下脑门子说：“别小看跑这架飞机，事关重大。灭我威风，长敌志气。美国现在真正的敌人和对手是苏联。我们把美制的重型轰炸机没管好，跑到‘共匪’那里去了，这岂不等于是把美军的

现代化飞机技术情报送给苏联了吗！美国要追究起来，我们如何回答，要赔偿他们多少损失。而且，美国以后还敢把新式飞机给我们吗！”

“哎！”陈立夫看着老蒋那副焦躁可怜相，不敢再乱答话，心里在想：咳！问题偏偏出在这种时候，出在美国培训的最现代化装备的八大队。陈立夫看到那3本杂志，心里明白了。他深知委员长在百忙中也看它的意义。八大队是委员长的掌上明珠。曾有人特别夸耀美国慷慨地支援中国重轰炸机，是增进中美友谊的象征。中国军方要人曾高兴地说：“八大队如果把36架B—24式重轰炸机开到前线去，就会把共军吓死！”蒋委员长和党政军要人都对八大队寄予重望。他们是党国独一无二的空军重轰炸部队。他们应该无限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可是，为什么竟然发生这种事。

“你过来！”蒋介石打断了陈立夫的思索，招手叫他：“靠近点，你把耳朵伸过来！”

陈立夫听到委员长叫他“把耳朵伸过来”时，他怕蒋气愤不过，打他的耳光子，以此来解恨。但他又不敢不服从，只得凑上前去。蒋介石双目圆睁，突然张开大嘴巴，却又小声而急促地对准陈立夫的耳朵，不停地嘀咕着什么，蒋介石边说，边用右手搬着左手的手指头。他说几句，便使劲地搬倒一个指头，从大拇指开始，依次搬到无名指。然后，又紧握拳头猛砸。陈立夫连连点了八次头。吓得他瞪眼、吐舌头，看着蒋介石砸下的拳头。

15.反戈一击

1946年7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看当天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延安许多党、政、军、工、农、商、学、兵和街头巷尾的群众都争先恐后地阅读当天报纸的头条新闻。那醒目的大字标题：

决心退出内战漩涡

刘善本上尉驾机飞延

文章报道了刘善本驾驶B—24式530号飞机于6月26日上午自蓉起飞，于午后3时抵达延安机场的消息。记者特为此事走访了刘善本，他说：“此次由蓉飞延，动机非常简单，即不愿参与内战而已。”刘善本据其亲身体会，历述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黑暗，特别是痛恨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公意，利用外国援助来进行内战，屠杀同胞，他说：“最近一些事实，尤其使我痛愤，外国货在上海充斥，中国民族工业却纷纷倒闭，内河航行及其他主权被出卖给外国，使中国走向菲律宾的道路；为着向东北运军火就花了3万万美元，而湖南一省却有300万人饿死……”

刘善本指出：“我进航空学校的时候，正值何梅协定签订，当初的愿望是报效祖国，在美国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打日本，但想不到抗战胜利后，却被迫用来进行内战，屠杀自己的同胞，违反我的初愿。在成都我读到6月22日，毛先生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使我更清醒了。我想：我为什么要使用美国武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呢？由于良心的谴责，再三思维，决心脱离内战的罪恶生涯，保持中立态度，一俟内战停止，和平实现，仍当继续为国家建设而努力。”“我希望所有空军人员都能一致觉悟，拒运军火，拒炸同胞，使内战无法进行，和平自能实现。”

大家目不转睛地盯在报纸上，静静地把这条新闻看完，然后议论纷纷，赞不绝口。

原来，在公开登报和广播这条消息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曾考虑要通知上海地下党，把刘善本和其他随机起义人员的家属接出来以后，再向全世界公布的。为此事，毛主席还在百忙中挤时间两次亲自单独接见了刘善本，听取他汇报起义的经过和蒋空军内部的情况。刘善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坚决表示：“国家事大，家庭事小。”现在，蒋介石、国民党已经点燃了内战的烈火，扑灭这场空前内战的烈火刻不容缓。为了早日扑灭战火，党中央、毛主席采纳了他的建议，提前在报纸和电台上公布这条震惊中外的特大新闻。党中央同时指示正奔走在上海与南京之间、主持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副主席设法营救刘善本家属。

《解放日报》在同一天第一版还同时报道：《延安举行欢迎晚会》的消息，朱总司令致词：“刘上尉退出内战义举，标志着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高潮。”

共产党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于7月7日转载了这条新闻，大字标题是：

国民党航空员反对内战

该报 7 月 8 日，又转载了：“延安盛会欢迎反内战航空员反对内战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莅临”的消息。从 7 月 5 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刘善本等驾机起义的第一条新闻起，到 9 月底止，该报和《新华日报》、《文汇报》等各报刊，几乎天天都有报道刘善本等驾机起义的有关消息，据不完全统计，各报刊先后发表了有关人士、包括刘善本亲属，同学等发表的欢迎贺电（信），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在电台的广播讲话等 70 多篇文章，掀起了反内战的宣传高潮，使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的部分群众都知道这件事情，从而受到了极大鼓舞和鞭策。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刘景范，边区参议会谢觉哉副议长，市商会会长王克温，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将军，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等各解放区政府和各野战军

的主要将领及其他党、政领导都纷纷打电报到延安来，对刘善本等驾机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

现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历史馆解放战争时期展厅中还展示着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等联合电贺刘善本诸氏的电报：“（新华社淮阴 13 日电）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张爱萍、政委邓子恢、副政委谭震林等联名电贺刘善本上尉及 10 位空军朋友，内称：

“当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其专制独裁，策动全国内战时，你们毅然飞延，脱离内战，拥护和平民主，为国民党空军树立反内战楷模。不断遭受反动派飞机威胁之华中 2300 万军民，对你们不愿以外机来残杀同胞，号召全国空军退出内战之义举，表示无限钦佩与竭诚欢迎。特电致贺，并愿继续为了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原文刊登在《解放日报》1946 年 7 月 15 日第 1 版。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事震撼了全中国和全世界。在国外，首先是震惊了美国。美国的《华侨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大标题《国民党空军四大金刚之一，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来报道这条新闻。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在美国受训的蒋空军人员等看了此消息后目瞪口呆，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从此，刘善本威名天下扬，成

了当时国内外最引人注目的头号新闻人物。

蒋介石不借花费大量外汇购买美国飞机，在美国培养了大批飞行员，企图要他们为自己建立蒋家法西斯王朝而冲锋陷阵。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刘善本等人驾机起义，向他反戈一击，使其营垒后患无穷。难怪蒋介石得知刘善本等驾机起义的消息后，恨得咬牙切齿。其实，这也是蒋介石把刘善本逼迫到延安来的。对此，刘善本等人不断地撰写文章，阐述他们驾机起义的原因和目的。刘善本借助延安的电台和报纸来揭露蒋介石大耍假和谈，真备战；假独立，真卖国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对全国人民犯下了新的滔天罪行。刘善本写了《赶快退出内战漩涡》一文。文章开头，他首先告诉全国同胞自己为什么要起义：“全国各界同胞们，空军朋友们：

我为什么要到延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深感到残杀自己的同胞，不是我们爱国男儿应该做的事，我下定决心要退出内战，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只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最近国民党当局为了积极准备内战，从海上运军队到青岛，从徐州空运军队到济南，并且从四川运出大批军粮和军火到各战区，以便进攻山东共产党的区域。我所驾驶的这驾 B—24，就是其中的一架。”

刘善本写文章揭露了蒋介石的媚外政策。蒋介石是依靠美国帮助发动内战的祸首。他写道：“现在国民党当局为了要进行内战，维持独裁，不惜把任何丧权辱国的事情都做出来了，甚至于要求美国驻军直接和间接来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这跟北洋军阀和日本缔结的 21 条，又有什么差异呢？”政府当局的这种媚外外交的结果，已渐渐使中国降为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为菲律宾第

刘善本写完后，要求在延安广播电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发表声明。他坐在播音台前庄严地声明：“我非常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了响应上海 10 万群众反内战的号召，我自己已有了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说有退出内战的必要。我不赞成中国人自相残杀，更不赞成用外国武器去屠杀自己的同胞。当我驾驶着美国飞机间接地运送军火，去屠杀自己兄弟时，良心和正义不断地谴责我，使我不能不退出内战，飞到延安来。”

“为了扑灭内战的烈火？刘善本高举起他那巨大的右手，向全国发出了呼吁：

“全国同胞们，中国绝不能再内战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难道损失得还不够么？中国迫切需要的乃是和平、民主，这是全国同胞的愿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上繁荣、幸福、康乐的道路。我们希望全国同胞反对现在政府当局的依靠外国坚持内战，坚持独裁的错误行为！”他希望八大队的同事们认清形势，不要再当内战的帮凶，不要再参与屠杀自己同胞的罪恶勾当。为实现祖国的和平民主而奋斗，共同建设一个光明的乐园。

刘善本在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了成功的广播以后，延安《解放日报》于 7 月 9 日，把他的长篇广播演说词全文登出，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反响。

16. 矢口抵赖

刘善本驾机起义后，他家乡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无不拍手称赞说：“还是刘善本见多识广，有远见！”

安丘、昌乐县等地在抗战时期就是八路军的游击区，现在，是国民党经常来争夺的拉锯地带。尽管敌我争夺激烈，战争频繁，当地党政军民还是决定召开“庆祝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的大会。大会在平原召开，到会的人很多，开得隆重，为了防止敌特暗杀、捣乱，刘善本在老家的两位亲兄长，一位同父异母姐姐没有出席大会。会上，党政军民的代表们，热烈赞颂刘善本驾机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决心以刘善本为光辉榜样，来保卫家园，反对内战，打退敢于来犯的蒋匪军。会议开得很成功。把庆祝大会开成了揭露蒋介石卖国政府的声讨大会，发动群众反对内战的动员大会。

“声讨卖国贼，反对内战！”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撼山河。

正当大会开得十分热烈时，空中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音。人们大惊失色，有的想溜走。大会执行主席一声令下，把大家稳住了。原来是蒋介石派飞机到刘善本家乡散发传单和国防部的对刘善本《通缉令》，污蔑攻击刘善本驾机起义是投降“共匪”！人们看到传单上印着国防部的通缉令称：

“空军总司令部空军上尉一级飞行员刘善本，32岁，籍贯：山东安丘，逃亡日期：民国35年6月26日……”扬言要杀害“投降”“共匪”的刘善本！参加大会的军民们看到这些反动传单后，更加气愤。人们主动地把传单交给当地人民政府和驻军。大家纷纷议论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蒋介石下令通缉刘善本，就更加说明刘善本做得对！”刘善本驾机反内战的英勇行为被全国人民赞颂，有口皆碑。有位叫侯星献的人，挥笔写了一首感情充沛的诗词来歌颂刘善本。题目是：《生活在光荣里——刘善本在延安》

刘善本，
钻进人们的心里，
又跳出人们的嘴唇。
刘善本——第一个拒绝了
驾着美国的飞机
轰炸中国的中国人。

刘善本看戏，
人们留给他顶好的座位。
毛主席、朱总司令
肩并肩和他在一起，
人民领袖爱抚他，
像妈妈爱抚远归的子女。

“九一”运动会，
刘善本在球场上，
施展出“飞行”的本领。
青年们如雷的掌声，

倾给他崇高的友情。

刘善本走进西瓜地，
老乡切开绿茵皮，
瓢瓢红，子子黑，
甜得像蜂蜜。
——你的瓜真好啊！
——专为你挑的，我知道，
你是驾飞机来的呢。

在延安，
刘善本，
生活在光荣里。

“九一”运动会，是在朱德等同志的倡导下举行的延安运动会。1942年6月，朱总司令、叶剑英、贺龙等同志在延安报纸上发表了要在9月1日举行延安运动会的启事，延安军民积极响应，该会于当年9月1日如期在延安文化沟年青运动场隆重开幕。此后，延安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运动会。1946年9月1日，又举行运动会时，刘善本等一批驾机起义人员有幸应邀参加了运动会。刘善本亲自上场参加比赛，投出了漂亮的球，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首诗，刊登在当年9月14日《解放日报》上。

诗中提到“绿茵皮”是延安的一种西瓜的名子。

刘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和他在电台上发表的反对内战广播演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和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蒋介石国民党开始是缄口不语，后来就颠倒是非，矢口抵赖。“矢口抵赖”，这是蒋介石对陈立夫耳语的一条重要指令（措施）。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陈立夫、郑介民、毛人凤邀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致柔和政治部主任简朴研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为了弄清情况，他们几乎隔一天就从西安派出飞机去延安侦察，搔扰。对此，延安报纸和电台曾进行过揭露。7月20日，《解放日报》登载文章，题目是《蒋机频扰延市和平居民》。文章指出：“昨日上午11时，有国民党徽号的单引擎美造战斗机两架窜扰延安市上空。在两百公尺低空盘旋，侦察两周后，始向西南方向逸去。”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原准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吭声，不声张，内紧外松，不了了之。蒋介石是非常懂得报纸舆论的作用的。全国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外，都控制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控制的全国两千家报馆都变成了时石的传声筒和谣言制造厂。蒋介石对刘善本等人驾机起义到延安的事妄想封锁消息。然而，他的黑手岂能遮挡住蓝天！

在延安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宣传刘善本驾机起义的消息后，蒋介石气得发抖。他指使他的宣传喉舌发表声明进行狡辩。中央社首先发了简讯。据中央社北平18日（7月）电称：

空军第八队队员刘善本于6月26日亲驾B—24型机因公北飞，不意于途中因气候恶劣，迷失方向，飞临陕北一带，附近多山，无从降落，加以汽油告罄，不得已终于被迫误落于延安机场……”

妙哉！中央社这么说，无非是要人们相信，刘善本不是为了反内战起义，而是因为汽油烧光了，被迫误降延安机场的；要使人们相信：这是共产党强留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和航空队员，故意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这真是猪八戒上城墙——倒打一耙啊！

对于蒋帮的这种造谣，刘善本等嗤之以鼻。

刘善本看到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中央社这条颠倒黑白的简讯后，对鲁文和在身边的同机起义的同事说：“我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真理和救国的道路。我早就想弃暗投明，反戈一击啦！除了我已经谈到的起义原因和起义的准备工作以外，我还要告诉大家，我起义前曾和有关人员和要好的同事说过此事。临行前主动要求执行任务，预先准备了西北地图。”

这时，张受益和李彭秀等才解开了刘善本在空中突然能找到飞延安的航空地图之谜。大家继续听他说：“我除了做一系列的思想准备和起义的物质准备外，还作了一些其他准备。”“我飞解放区完全是预定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并非偶然的，有带的东西为证。”刘善本搬着手指头对大家说：“我带来手枪两支，收报打字机一个（已送新华社）、墨水二瓶、铅笔一盒、手表两只，维生素 1000 粒（大部分送给延安卫生院）、刮脸刀片 40 片，美国报纸骂国民党的文章 5 篇（送新华社），有关新文字的字典两本，在美国的存款折一个（58.13 美元），机械计算尺一个……这些东西，你们看，除了我主动上交的几件东西外，其余的都还在。”

大家正在批驳中央社发表的谬论时，新华社特派的两名记者来了。他们是专为中央社的电讯事专程前来拜访刘善本等起义人员的。刘善本迎上去握住记者的手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也正想去找你们。请你们帮助我发表反驳中央社的重要谈话。”接着，他说：

“6月26日，我奉航委会的命令由成都新津机场飞赴昆明，同日起飞者有B—24式机7架。本机同仁等决心退出内战，事前早有准备，并非如中央社所谓‘因公北飞’（事实上是‘因公’南飞——刘善本讽刺说）。在降落延安机场后，本来尚存汽油1100加仑，是够供继续飞行5小时。中央社所谓‘汽油告罄’只能显出该记者闭门造车之笨拙伎俩。继谓‘迷失方向’更系胡说。即使如中央社所说在北飞途中，B—24式530号上亦装设有无线电与罗盘，当可定向飞赴北平或西安等地机场降落。难道国民党的机场会比共产党地区的机场少吗。”

两记者听着点头，认为他驳得有理。张受益等人作了补充。

刘善本笑着说：“中央社记者捏造谣言的本领太不高明了。他们在我退出内战后，迟到今天才发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电讯，恰恰暴露了他们为了掩饰国民党当局今天所坚持的内战政策是如何心劳日拙的窘态。”

记者们听了他们的谈后非常满意。22日，《解放日报》登出了题为《荒谬可笑——刘善本上尉斥中央社》。当时，不光共产党的报纸和电台赞颂刘善本的正义行动，斥责中央社的谣言，而且有些蒋管区的进步报纸也转载了有关消息，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谣言。如上海《文汇报》等刊载：“刘上尉飞延安消息后，沪各界报纸重视，国民党封锁真相的企图遭到破产。”

17. 围攻孕妇

刘善本等驾机起义到延安时间不长，可是他已经爱上了延安。一天傍晚，天气很热，刘善本、张受益、陈泰楷等人沿着延河散步。刘善本看着巍峨的宝塔倒映在清凉的延河水里，使人顿时感到凉爽。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伴们说：“这里太好了，太好啦！多么可爱的地方啊！”

“老刘，”鲁文问：“你将来打算做什么呢？”

“我希望能够继续新文字的改革工作。”

“那是为什么？”

“我认为搞新文字改革比我开飞机对人类的贡献更大些。我对新文字的改革工作的兴趣由来已久。我感到咱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但方块字太繁杂。它难认难写难打（字），尤其是在空中通话更困难。这种文字不仅难以普及，而且有碍于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根据这种信念，1941年，我在兰州时，就趁着不搞飞行的机会进行过新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我在美国虽然学飞行任务繁重，但是，我还利用余闲时间研究中国文字的改革问题。这次来延安我带来的一本子册上就记载着我对新文字改革的意见。同时，我还携带一架英文打字机。我想把它改装成新文字打字机。当然，我对新文字改革的意见还不成熟，希望能和解放区的新文字改革家们共同研究、探讨。”

“看来，你的爱好相当广泛，能文善武。”鲁文赞许说。

一天下午，刘善本外出参观刚回到宿舍，看到桌上放一张7月26日的《解放日报》，便随手拿来看看。他看到《你是我们的好哥哥》一文，惊喜万分。副题是：刘善本弟弟修书祝贺，刘善新、刘大楹在山东安丘县家乡。刘善新是刘善本的堂弟，比善本小2岁。是济南省立高中最优秀的学生。抗战开始，参加了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大众日报》总编辑，改名刘建。他写到：

“亲爱的哥，读到7月4日延安新华社电讯你为反内战同10位空军朋友驾机飞延消息，我们是何等兴奋啊！记得民国二十四年你离家去航空学校时，我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大学？’你说‘现在国难深重，早学飞行好打日本。’”

刘善本看到这里想起当年去南京报到前夕，亲人们送行的那个难舍难分的情景。一张张亲切的笑脸又重现在眼前。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接着往下看，“不久神圣的抗战开始了，我们虽天各一方，但都参加了抗战，并且终于获得了胜利。可是，现在国民党反动派与美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屠杀自己的同胞，6月23日，我们在博山城亲身经受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和扫射。那时，我们万分气愤地想：那驾着美国飞机，用美国穿甲弹扫射和平生活的同胞，用重型炸弹炸毁火车的，该不会有我们善本哥哥吧！？”

“这话问得好尖锐！我差点当了轰炸自己骨肉同胞的罪人！我的路走对了！”刘善本自慰地笑了。再往下看。“哥哥！你的行动证明我们猜对了。你正义的英勇行为给予反动派以严重打击，对于具有民族意识的飞行员和国民党海陆空军官兵是一个有力的鼓励和响亮的号召。善本哥哥，你是民族的好儿子，是刘氏的好子弟，是我们的好哥哥，我们感到无上光荣。由于敌伪8年的摧残，我们家园是被毁了，但在民主政府的全力建设下，光景已日益改善，各伯叔家除中国老人外，都还健在，请勿远念。善本哥哥，让我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携手共同奋斗吧！”

刘善本身边几位同伴早已围拢过来，争相阅读这篇文章。刘善本看着报纸心潮起伏，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更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念头又把他引向未

来。他驾机起义后，其亲戚朋友莫不引为无上光荣。他叔父刘星航特致书庆贺，历数阔别 12 年怀念之情，遭受日寇蹂躏之苦。告知他们现在过着解放区丰衣足食，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

活。勉励刘善本一本初衷，报国报民。刘善本弟弟刘善於还为《大众日报》撰文，题为《力哥哥飞来作》。他认为刘善本弃暗投明飞到延安是与其故乡父老之真正团聚。这方面的情况，《新华日报》在 1946 年 8 月 19 日第 2 版以《刘善本家属欢庆刘氏义举》为题，进行了报道。

前些天，刘善本还曾高兴地看到初中时的同学赵则观撰写的

《我的同学刘善本上尉》一文，在 7 月 14 日《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长而精彩。他写道：

“ 1929 年，我和刘善本在山东安丘县初中同学。”赵则观指出：

我俩家离得很近，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近邻。他“住在小刘庄，我住在赵家庄，这两个村子相隔不到半里地。”学校放假时，我俩“都是一同回家，又一同从家里上学校。”当谈到蒋介石发动内战时，赵则观写道：“我踏入解放区两个星期，就在临沂城里见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不明白，有教养的空军人员，会忍心以美国子弹杀射自己的同胞。我曾想到空军中一定会出现反内战的战士，却没有想到第一个证实我的这种想法的却正是自己的同学刘善本。”

刘善本看到老同学这样称赞他，他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惭愧。老同学又深情地写道：“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光荣、安慰、愉快的心情是使人难以想象的。”“刘善本的义举给全中国人民以喜悦，给我们以光荣，并给反动派和好战分子以重重的一击。”

赵则观在文中还指出：“刘善本的行动使好战分子大伤脑筋，好战分子一手训练培养的空军人员，以正义的行动来答复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国民党反动派好战分子的后台老板美国反动派，也该从刘善本的行动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刘善本经常在报刊上看到家乡亲人和老同学的鼓励和赞扬的话，这使他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自己的路选择对了；惭愧的是，自己做得很不够，而且把妻子、女儿、母亲及全家都留在国统区。

又一天傍晚，刘善本独自从交际处出来，漫步在宝培山下、延河畔。他惦起脚来，向东南方张望。可惜，山高路远，那宝塔山挡住了视线，他什么也看不见，叔璜和全家人怎么样？他惦念着。

自从刘善本去四川、云南执行任务后，谁知周叔璜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正当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烈火在全国燃烧时，她突然听说：“刘太平的座机撞山啦！”噩耗传来，她万分悲痛！刘善本从事飞行十多年来，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飞行事故，并多次使飞机化险为夷，曾得到同事们的赞许。“刘太平”就是同事们送的雅号。可是，飞机离陆三分险。她想：善本虽有精湛的驾驶技术，但如果遇到恶劣气候，或飞机在空中发生机械故障等意外情况时，还是会有机毁人亡的危险。

刘善本曾经排除过无数次严重事故的苗头，叔璜至今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这次他去执行任务，也有人不相信他的飞机会撞山。美国顾问们深知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中出类拔萃的飞行员，连声嚷着“no！no！”表示怀疑。

可是，好多天善本杳无音讯，真急煞人。

盛夏的一天深夜，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亲自派警察特务把虹口区迪斯威路麦嘉里1号——蒋空军八大队的家属宿舍包围了。这是蒋介石给陈立夫下达命令采取的又一条措施。黎明前的黑暗，闷热的长夜，使思念丈夫的周叔璜辗转难眠。东方露出鱼肚白，海上微风吹来，使困倦不堪的孕妇周叔璜进入朦胧的梦乡。

“笃笃笃！”突然，有人敲厨房的后门，喊到：“刘太太！刘太太！”刚入睡的周叔璜，被从睡梦中惊醒。她翻身披衣下床，很不高兴地问：“这么早，叫啥事！”她穿衣下楼，到厨房开门，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天天见面的清道夫老赵。“活见鬼！”周叔璜内心对自己说：“平常清道夫从来不惊扰居民，今天是怎么啦！”

老赵看出太太满心不悦，一句话没说，悄悄地交给她一封电报，上面写着：“他平安到达延安。”周叔璜连日来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轻轻地吐了一口气。这些天来，她听到过不少传言，有人说：“刘善本下落不明。”又有人说，“可能是逃跑了！”还有说撞死了。周叔璜的心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她心中覆盖着阴影，结着疑团。她吃不进饭，睡不着觉。有时，甚至在恶梦中突然大喊大叫，把别人惊醒。原来是她梦见刘善本驾驶的飞机，被烧成一团火龙，向大山撞去，吓得她发出呼救声。

周叔璜反复看着电报，一时难以判明真假、虚实，忐忑不安。她该怎么办才好？她转身进厨房把那封电报扔进炉膛里烧了。吃过早饭，突然有辆美式卧车向她家驶来，车停稳后，陆续走出几个不速之客来。领头的是八大队长王世箴。他陪同南京航空委员会特派员王道忠闯进来。八大队政训处主任李承初和他们一起来。她认识为首的这3个人。王道忠在兰州时和她同住一个院子，都是熟人了。开始，几个人沉默了片刻，后来，还是那位大队长王世箴皮笑肉不笑地先开口了：

“刘太太，”王世箴假装关切、同情的样子问：“‘太平’一向是诚实本份的人，怎么突然跑延安去了？”周叔璜惊愕地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你说，”王世箴逼问：“难道你就一点都不知道，明天，我去南京，老头子要当面问我……”在此之前，八大队曾派人来通知周叔璜，要她去南京说说刘善本出任务之前的情况。今天，他没有提这件事，可能不要周叔璜去南京，而要王世箴去受审吧！周叔璜想到此，突然打断他的话反问：“那不是派他去执行任务的吗？我没有问你要人，你怎么反过来问我呢？你派他走了，我这一家老小面临着失业饥饿，可怎么办？”她想到以后的日子没法过，就不禁泪流满面地质问他：“你说呀？！”

“这，这……”王世箴张口结舌，难以对答。

“哎呀！”南京来的“钦差大臣”王道忠看王大队长要败下阵来，终于开口为他解围了。他装作同情和关心的样子说：“刘队员是个老实人嘛，是不是飞迷航啦！他就像个书呆子，你好好想想，他临走前对你说了些什么话，有什么线索？”王道忠这样婉转地说，目的是想把刘善本和周叔璜离别前说的悄悄话给套出来。

“他没有对我说过什么，”周叔璜斩钉截铁地说：“和平常去飞行一个样。”

“你再好好想想吧！”王世箴接过话茬说：“你去叫你婆婆来，你想好了再告诉我们。”

“初审”告一段落。周叔璜到卧室把婆婆叫出来。王世箴和王道忠又审

问起刘善本的老母亲来了。这时，刚好邮差送报纸来，周叔璜走去随手接过报纸，无精打彩地翻阅着《中央日报》。她忽然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据中央社北平 18 日电称：“空军第八大队队员刘善本于 6 月 26 日亲驾 B—24 型飞机因公北飞，不意于途中气候恶劣，迷失方向，飞临陕北一带，附近多山，无从降落，加以汽油告罄，不得已终于被迫误降于延安机场……”

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却使周叔璜放心了。她从三个方面，即送电报的人、航空委员会特派员和八大队的头头、《中央日报》得到了相互对应的证明了：刘善本的座机没有撞山。他还活着。也证明了早晨有人转送来的那封可疑电报是真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周叔璜得到了宽慰，但又很担心。她担心国民党特务和她纠缠不清，甚至对她和亲人们进行报复，屠杀。

“周叔璜，过来！”二王逼问刘善本母亲钟兰芳，半天没有问出什么来。又大声地把周叔璜叫进屋，再次进行训斥：

“你丈夫身为党国的航空队员，受到总统的栽培，党国的信任和美国的培训，怎么突然忘恩负义地投降‘共匪’啦，你说。”王世箴首先撕破刚来时戴的微笑着的假面具，提高声调审问她。

“这样大的事情，你难道真的就一点都不知道吗？”王道忠帮腔作势。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王世箴联想到他可能因刘善本驾机起义，而受到军法审处。他瞪圆双眼，暴跳如雷，威胁她说：“哼！我的日子不好过，难道能放过你！你说，到底他为什么要投降‘共匪’，背叛党国？”

“什么投降‘共匪’，背叛党国！”周叔璜一反温柔胆怯的常态，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她想：刘善本做得对。他在美国学飞行时，曾给我来信劝导我们：“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把力量用在：推动社会进化，促进人类文明这方面来。”原来，这就是他在追求光明，探索新道路，向我作出的暗示。现在，他为了反对内战而飞向光明，好，光荣。他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种大丈夫的英雄气魄！她想到这里浑身增添了力量，壮了胆，更加理直气壮了。她为了打发走这群讨厌的家伙，指着当天的《中央日报》反问：“你们看看中央社不是说‘因气候恶劣，迷失方向，被迫误落于延安机场’吗？你们凭什么说他是投降背叛？！”

王世箴夺过周叔璜手中的报纸，边看边连声发出：“这、这……”的声音。

“那、那、那是……”王道忠一时也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反驳周叔璜，就吞吞吐吐地接着说：“那是对外宣传的话。内外有别。我刚由宁到沪，知道南京的意思。据空中和地面的多次反复侦察证明，刘队员确实已飞到延安，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在延安已经多次发表演说，声明他是为了反对内战而去的。他们几乎天天在电台和报纸上骂我们，骂得‘老头子’也坐不住啦，这才派我们来找你。老头子天天骂我们航空委员会的人都是饭桶！当然罗，刘善本他们几个队员在延安骂我们的那些话，也可能是‘共匪’逼他们说谎的。”

“是啊，”周叔璜看对方缓和了口气，也放低了声调，但柔中带刚地接着说：“老王，既然他们是‘汽油告罄’，误落了延安机场，而且，依你说，又是‘共匪’逼着他们说谎的，那么，就不应该责怪他们。你二位又何必来逼我呢！”

二王被周叔璜反问得理屈词穷，张口结舌，无言答对。一个挠着头，一个托着下巴，4 只眼睛对视着。室内寂静。

政训处主任李承初，气得把烟蒂从口中拔出来，往地上一摔，踏上右脚，把它碾得粉碎。他想：可能要动手啦！

周叔璜确实啥也不知道，但现在，她心里却有了底，就抓住敌人所谓内外有别的话，利用其自相矛盾的问题，同他们巧周旋。工世箴和工道忠审问她半天，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反而被她问住了，只好扫兴而归。他们在走之前命令随从和特务们“搜！”随从们就动起手来。刘善本母亲、弟弟、妹妹们被特务们责骂、威逼得很紧张。3岁的兰平吓得抱住妈妈大腿放声大哭。特务们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有搜查到，就把刘善本写的大小纸张，小本子全拿走了。

王世箴、王道忠走后，在刘善本家里又加了两道门岗，把他全家都软禁起来了。不准他们随便进出。周叔璜去买菜都有特务跟着盯梢，防止她和共产党联系上或者跑了。一个中尉军官住在楼下的客厅里，负责日夜监视周叔璜及其全家。

国民党特务没有马上把周叔璜抓起来，目的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再说，他们报上公开说刘善本等人是“迷失方向”，“误落了延安机场”如果再把刘善本怀孕的妻子抓起来，那不是自打嘴巴吗？不过八大队停发了刘善本的薪饷，作为制裁他全家的手段，使得周叔璜全家8口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18. 来去自由

一天早饭后，天气晴朗。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在金城处长的陪同下，应邀前去拜访国民党的一位老前辈，晋绥边区行署主任续范亭。大家听说这位当年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中总参议续范亭为了要求抗日遭蒋介石拒绝，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现在，在延安养病。他住在延安东面和平医院旁边的柳树店。续老得知刘善本等驾机起义反内战的消息，非常高兴，迫切希望能见到他们。刘善本等来到柳树店时，滚鞍下马。续老迎向前双手握住刘善本的手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反内战，是当代屈指可数的英雄！”

“不敢当！”刘善本激动他说：“老将军当年剖腹救国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您是革命的老前辈，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今天，我们特来请您老给我们讲讲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说着扶续老坐下。大家随后也就坐喝茶、抽烟，续老很谦逊，不愿再提当年。但是，在刘善本等再三请求下，他还是讲了自己前半生曲折坎坷的道路。

续老是北方民主革命武装——国民军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 1893 年 10 月出生在山西省崞县中农家庭里。他高小毕业后，考进太原陆军学校。20 岁加入同盟会，参加策划革命军的起义。

“当我听说国民党要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续老说：“我就急忙从兰州乘火车赶到南京，想找个机会亲自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呼吁抗日，请缨作战。当我见到汪精卫，向他谈了民族危机，希望国民政府采取有效的抗日措施时，汪精卫听了却无动于衷。蒋介石在“五大”会上坚持其媚日反共政策。胡说什么：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续老越说越生气。“我对国民党失望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乘车转到中山陵，面对着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悲观、失望、愤慨、痛苦！我从身上拔出短剑向自己腹部刺去……”“后来，被两名守陵园的卫兵发现救起，送我到南京中央医院抢救……”

“我的剑伤是愈合了。但心灵的创伤是无法愈合的。我当时想，或者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共产党。我去杭州住在香山洞休养时，杨虎城将军劝我回西安。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谈判的百忙中抽空到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接见了。在他的启发下，为了团结抗日，我放弃个人对阎锡山的成见，毅然回到太原，和山西‘土皇帝’合作抗日。我先后担任高级参议、山西新军总指挥等职。蒋介石、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就把我这个老国民党员逼到共产党这边来了。我过去是个‘不为权门称知己，原来穷汉是乡亲’的爱国主义者，经过几十年的曲折斗争，才找到了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国人民的救星。所以，我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续老的话引起刘善本等人的深思。续老请刘善本讲了起义的经过，并请刘善本一行共进午餐。

入各有志。刘善本等 11 人思想情况和政治态度极端复杂。坚决要求参加革命的一人，就是刘善本。闹着要回去的有李彭秀等 4 人。去留拿不定主意的有张受益、唐世耀等 6 人。

党中央和总部都很重视这次起义。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接见表示欢迎，

这就充分说明了对刘善本等起义的重视程度。杨尚昆、金城、鲁文等负责接待的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采取热烈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的态度，坚持来去自由的方针，尽量多争取几个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一天午休时，天气很热，刘善本和张受益都睡不着。忽然一位同志送来了7月11日的《解放日报》。刘善本接过来看，张受益一把抢过去说：“让我先看看。”他翻着翻着便大声读起来：《人人都喜欢》——安塞张和堂歌颂刘善本义举，谱成民歌、反巫神调。

刘善本，心本善，
主张和平不愿打内战！
驾上飞机飞延安，咳嗽，
人人人听到都喜欢！

蒋介石，反动派，
卖国独裁大祸害。
大军纷纷东北开，咳嗽，
屠杀同胞是血债！

军运费，大预算，
向美国贷款3万万
咳嗽，
还要咱们百姓还！

湖南省，遭荒旱，
人民饿死三百万。
这件大事他不管，咳嗽，
只管花钱打内战！
反动派，罪如山，
谁不愤恨谁不怨。
大家起来反内战，咳嗽，
和平自然能实现！

刘善本，是……

“受益，别念了。”刘善本听到赞扬声，怪不好意思地劝阻他。

“不！”张受益开始念时感到用诗来歌颂刘善本既新鲜又高兴。继而又有些妒嫉，就赌气地说：“大张旗鼓地歌颂你还不好吗！”他接着更大声地念道：

刘善本，是好人，
不打内战为人民。
广播电台发演说。

此处所指贷款3万万元，仅系用作东北军运费之数，并非全部贷款。

号召全国保和平。

张受益读完这首诗后，把报纸推给刘善本说：“刘善本是好人，刘善本是英雄，张受益是跟屁虫！”

“张受益，”刘善本说：“你别激动，对我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吧！”

“我是要提的！”张受益说着，往床上一躺，摇着一把扇子，很气愤地说：“哼！我们共事十多年，你要来延安，为啥子事先不告诉我一声。现在，我被你带来了，在人们的心目中，你是起义的大英雄，我算作啥子！”

张受益从小自尊心特强，他想读书将来光宗耀祖，重整门户。但是，当他家庭经济发生危机不能再供他在北平继续上学之后，使他“光宗耀祖，重整门户”的一套幻想破灭了。他认识到最现实的问题还是吃饭和出路问题。他在《自传》中写道：

“在空军学校里除受技术训练外，还继续被灌输一些忠党爱国（实际上是叫爱蒋家朝廷），忠于领袖的反动教育，并继续培养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及骄傲自大的心理。”

“在空军部队十多年时间中，曾与日本鬼子作战10次左右，轰炸过日本阵地及船只多次，除作战外，有时驾飞机各处躲警报或作飞行训练，其余时间就是腐化堕落的生活。”“在部队里赌钱，到城市去跳舞，找女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时时思想上认为作战时期飞行员随时有战死的可能，所以就抱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思想，就用赌博等行为来麻醉自己。有钱就找刺激，无钱时就睡觉。平时不问国家大事和政治问题，也很少看报纸杂志。”张受益看到内战要爆发，在思想上起了很大波动，很苦恼。他原想有钱结了婚，再设法离开空军。可是，女朋友刘小姐还未到达上海，他就到延安来了！

他到延安后思想很复杂。他想女朋友刘建生小姐，想家，生活不习惯，感到太苦。他想回去，又怕国民党找麻烦。在他左右为难时，就乱发牢骚。他说：“要当反内战的英雄，应该是自己来干，我不愿被人家带来参加革命。”

“我们是共同起义的。”刘善本解释说：“这次起义成功，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话是这么说罗！但是，报纸上为啥子只说你刘善本是好人，不说我张受益……”

“报上对我的表扬我很惭愧。其实起义成功，全机组同志——除了李彭秀，都有一份功劳。”

“你不要光拣好听的话说罗。”张受益从床上跳起来说：“你刘善本能够把飞机开到延安来，我就不能把飞机再开回去！”

“张受益！”刘善本严肃地批评他：“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

唐世耀从上海到昆明去执行任务时，把长期集聚起来的金戒指、银手锡等成形的金银财物都锁在床头柜里。他那美貌有才华（大学生）的未婚妻，已和他商定准备在上海结婚。因此，他到了延安后，如果不回去，那岂不是金钱美女一齐抛吗？

唐玉文对去留问题很伤脑筋。想留下，又怕亲人在蒋管区受牵连；想回去，又感到中央首长和解放区确实很好。特别是那天晚上的欢迎大会，使他感受到人民领袖爱人民的温暖。

李荣琛乘飞机原是要回云南老家的，却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延安。

何辉庭和江焕章曾在昆明空军军官学校与中法大学理学院合办的无线电通讯人员训练班学习。他俩是第一期毕业生。“六·二六”那天，他俩和李荣琛等，就这样不自愿地到延安来了。何辉庭年约30岁。刘善本风趣地说他像国民党的“县长”。以后，大家就叫他“县长”了。“县长”平时和大家说说笑笑很随便，但也有自己的苦衷。

江焕章，年约二十七八岁，中等身材。他沉默寡言，但思想斗争也很激烈。

中央首长多次对他们表示：政治上信任，生活上特殊照顾，以高级贵宾对待，欢迎他们都留下来参加革命。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更是经常深入到机组人员中做工作。杨尚昆成了构成中央和刘善本一行联系的纽带。金城、鲁文和他们成了知心朋友。组织上主要通过刘善本在机组人员中做政治思想工作。

一天上午，刘善本像兄长一样关切地对唐玉文说：“你是走，还是留，要慎重考虑。毛主席曾对我说：‘要把眼光放远点’。”

“我……”刘善本说的话使唐玉文回顾起他在8岁时，就听说过红军长征到四川的新闻。这些天来，他和延安军民建立了难舍难分的感情。想到此，他说：“我愿留下参加革命。”

党内的老同志和国民党起义将领续范亭等对他们进行启发教育，希望他们都能与蒋介石、国民党划清界限，站到人民这边来。延安对他们是完全开放的，请他们到各个地方看看，增加对延安的感性知识，让他们把解放区和蒋管区、共产党和国民党、边区人民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比较和鉴别，以便让他们独立自主地抉择自己的去留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政治工作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觉悟了，他们由怀疑、恐惧的心理逐步地转变到相信党和毛主席，坚决要求和刘善本一起留下来干革命。张受益、唐玉文、唐世耀、李荣琛、江焕章、何辉庭等7人（包括刘善本）置个人利益和全家的安危于度外，毅然决然地留下参加革命，受到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

张受益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但他在延安群众大会上表示：“我参加革命，棒打也不走了！”

李彭秀、陈泰楷等4人要求回去，党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临行前，交际处专门举行了欢送会，并设便宴为他们饯行。他们个人的东西全部带走。按照解放军的俘虏政策，发给他们衣服和路费，派车送他们到延安和西安的交界地——甘泉。他们原来不相信共产党会放他们回去，直到他们上了汽车才相信：共产党果真说话是算数的！

“你们硬要回去，”刘善本说：“国民党对你们好吗？请转告八大队的同事们，我们欢迎他们前来。”

汽车开动了。

“你们看，共产党，八路军能够把你们送回去。”刘善本又补充说：“那么，国民党能够把我们的家属送来吗？”

“……”

车开远了。

19. 欲盖弥彰

刘善本等驾机起义后，蒋介石及其帮凶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掩盖或是歪曲事实真相，另一方面进行清洗共产党的活动。首先，把八大队的大队长王世箴撤职。特务机关和航空队各级领导、政工人员，对每个飞行员普遍进行思想动态分析考查，过“筛子”。把航空队员分成：可靠、可疑和危险分子三六九等，区别对待，这是蒋介石命令陈立夫采取的一种手段。他们对所谓可疑或危险分子立刻采取措施：轻则停飞审查，重则逮捕下监狱。在飞行员中，首先勒令一大队飞行员祁新成等停飞，隔离审查。

祁新成是军官学校第八期上尉飞行员，和刘善本是同期同学。他们关系密切。后来，刘善本又把二妹瑞兰介绍给他，祁新成和瑞兰结为夫妻，他们就好上加亲，因此，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刘善本起义后，他们夫妻在武汉市立刻被蒋特务严密地监视起来了。上峰命令祁新成立即到南京接受审查。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扬言要枪毙刘瑞兰。经过审查未发现她有任何破绽，才免一死。但祁新成被当作内部掌握，控制使用的重大嫌疑分子。祁新成停飞，被调到南京空军总司令部任参谋，生活待遇一落千丈。蒋空军败逃台湾时，他们也被胁迫前往。祁新成对刘瑞兰有埋怨情绪，认为是刘善本使自己受牵连而影响了飞黄腾达的好前程，因而对刘瑞兰感情疏远，有时还打骂她。

蒋介石在台湾“乱世用重典”，把刘瑞兰囚禁在单间囚室里，差点被迫害死。他们把这位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折磨得病倒了。刘瑞兰绝望了。她在医院用剪刀割腕自杀，因抢救及时，幸免死去。后来，在半死的时候，批准保外就医。

八大队三十四中队的空勤朱壁谱被关押起来。八大队还有一位思想激进的地勤遭到了逮捕。

蒋空军在进行清洗和隐瞒刘善本驾机起义事实真相一个多月后，因为纸终究包不住火，很多人知道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李彭秀、陈泰楷等4人被放回后，国民党的谎言不攻自破。他们开会声讨批判刘善本所谓叛党叛国罪行。会上，除了各级长官训话外，还有由上海的国民党空军供应司令王卫民和国民党空军政治部主任简朴，带着“鬼样子”到会。这是蒋帮经过精心策划后耍的新花招，对抗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他们令“鬼样子”上台，对刘善本驾机起义的事诬蔑一番。

蒋特务的反共宣传和李彭秀的讲话很不得人心。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更激起了大部分有正义感的蒋空军官兵们的不满情绪。人们事后窃窃私语：

“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接见他们，说明人家对刘善本等人起义非常重视，而且平易近人。”

“官兵们都穿一样的衣服，说明他们官兵平等。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把他们坚持反共的人放回来，说明人家宽待俘虏，说话算数。”

甚至有位领航员对杜道时说：“哼！如果是我在空中听到太平要去延安的话，一定要竭力帮助他成功，也绝不会再跑回来！”

还有个正在热恋中并准备结婚的飞行员说：

“我如果能和太平一块去，那该多好啊！”

后来，有人在八大队的教室和厕所的墙上写着：“此路行不通，去找毛泽东！”

“走投无路——上梁山，去延安！”

国民党空军头头和蒋匪帮的特务们为了平息这种亲共的心理，做好安定人心的工作，又专门请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系主任到上海去给八大队空地勤人员普遍地进行了心理侦察测验。他们企图借美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来摸清空勤和地勤人员的心理活动。实际上是对空军官兵的一种精神威胁和人格的侮辱。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仍然平息不了部分人的反战亲共的思潮。

王世箴被撤职，八大队队长的宝座由谁来接呢？此事被曾和刘善本同机去日本开辟处女航的上尉领航员尹士锐猜准啦。他曾对同事预言：“大队长这个肥缺，我看一定由顾兆祥补上！”后来，命令一宣布，果然就是顾兆祥担任大队长。那么，他为啥能猜这么准呢？其秘密在于他知道顾兆祥曾经使劲地拍航委会主任周致柔的马屁。一次，在上海，新上任的副大队长顾兆祥亲自驾机到南京给周致柔的妈祝寿。尹士锐看到顾队副专门用银子做的一尊1米高的大寿星，外面罩上大镜柜，亲手赠送给周致柔，祝他老母亲“寿如南山，长生不老”。还送了红包——一包小黄鱼（金条）。王世箴既然因工作失职撤掉了，那么，这个大队长的肥缺，当然就由空军总司令周致柔保举，由顾兆祥接任了。顾兆祥立刻采取了防范措施。他责成政训室立即发动全队普遍实行联环保制度，即：全队人员自由结合，三五人为一保，“互相关心（监督）共同忠于党国”，一人出事，其余人同罪。每保都由政训室暗中指派安插进去一个政治细胞，秘密掌握全保人员的思想动向，发现可疑行迹，立即报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防止逃跑。

国民党空军当局动员官兵们积极参加内战，谁也不愿去。有的被迫驾机去轰炸解放区的城镇村庄。去了，他也是随意乱扔。特别是杜道时等山东籍的飞行员们，从空中往下面看，啊，这不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吗？多么熟悉的山川、田野和村庄啊！那惊恐万状的人群中说不定就有我亲生的爹娘！还有我同胞兄弟、姊妹！日本鬼子侵占8年中，我没有回来打日本。现在，我怎忍心用美制飞机、炸弹炸死他们。但是，不扔炸弹，回去后不好向长官们交差。于是，他咬着牙，把炸弹扔到荒山野岭，人烟稀少的地方。或者是把炸弹扔到大海里去。难怪由李先念率领部队在中原突围时，有的战士就欢呼：

“蒋空军中有刘善本的朋友！”

20. 轰炸首脑部

一天上午，阳光灿烂。

在延安机场的土跑道头上，刘善本穿着航空服正热情洋溢地给围观飞机的延安军民们讲解 B—24 式飞机。

“各位父老、姐妹、兄弟们！”刘善本说：“这架飞机叫 B—24，外号叫核寡妇。她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巨型重轰炸机。飞机乘员 10 人。“这架飞机是我和张受益，”他用手一个个地指着战友向观众介绍说：“唐世耀、唐玉文等人到美国受训，从美国人手里接过来的，于去年 10 月飞回祖国。”“我们学开这种飞机原来准备打日本的，现在，蒋介石要用它打内战，我们坚决不干。这就是我们送给党和你们的见面礼。”军民们听了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原来，这架飞机落到延安机场后，为了不影响起落飞机和防敌机轰炸，卫戍司令部派了两个连，费了很大的劲，推了大半天，才把它推到跑道头的一边山沟里。自从电台和报纸传出刘善本等人驾机起义的喜讯后，延安风传一时。7 月 5 日，延安新市场黑板报用大字刊出这条消息后，人们争相来看飞机，拥挤得水泄不通。粮食局职工王尚巨适逢锄草归来，当他立于黑板报左侧时，受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委托，他连续读了 8 遍，每读完一遍后，都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七里坡农民刘文斌老汉兴奋他说：“全中国人都听咱毛主席的，都是要反对内战的，蒋介石要杀死庄稼汉，咱老百姓都反对。”

连日来，延安周围几十里外的军民们无不想亲自拜访驾机起义的英雄刘善本等人。他们还特别想亲眼瞅瞅，亲手摸摸英雄们开来的大飞机。他们每天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机场，来看飞机。常有人排大队等待着参观飞机，看望英雄。朱总司令、刘少奇等中央及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同志都来看过。刘善本等人成了当然的义务解说员。一位骑着小毛驴跑了 7 多里路、专程赶来的 75 岁的张同宽大爷，一手拉着刘善本的手，一手抚摸着飞机说：“前年日本鬼子飞机轰炸俺村时，全村房屋被炸毁烧光了，死了 50 多口人。我的儿子、孙子和老伴都被炸死了。我听说你把蒋介石的飞机开来了，心想，这下可好啦！要不然，蒋介石又要用美国的这个家伙来炸死更多的老百姓。”

刘善本听了老人的诉说非常受感动。他扶着老汉上了飞机。老人看得眼花缭乱，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声称赞：

“你是中国人的好后生，你干得好。蒋介石的飞行员们要都像你们这样有良心，把老蒋的飞机开过来，那该多好啊！仗可就再也打不起来了！”张大爷的一番话，说得刘善本的心里热乎乎的。

中午，刘善本、张受益等起义人员向参观人员介绍后，协助机场警卫人员把解放式飞机（即刘善本等驾驶起义的那架飞机，中央和总部把它命名为“解放式”飞机）伪装好，然后，他们徒步穿过机场，来到延河畔。天气炎热，大家都感到口干舌燥。刘善本“扑通”一声跳到延河里，其他同志也相继跳下河去，享受延河水给他们带来的凉爽。他们像一群孩子，互相泼水嬉戏，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阵子，然后跳上岸，坐到河边小树荫下纳凉。刘善本看看表，十一点三十分。这时，天气更加闷热。树上的知了在“吱吱吱”地叫。大部分农民已陆续收工回家。刘善本转过身来，看到那延河水由西而东潺潺地流去。宝塔山的倒影在延河里发出熠熠的闪光……

一个多月来，刘善本对延安和宝塔山，对延安军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虽然贫穷，但比起那乱糟糟的蒋管区来，她毕竟像世外桃源。延城千家万户的炊烟随风飘荡。延河畔的柳枝任凭那微风轻轻地舞动摇晃。啊，延安，延安！您处处呈现出一派和平的景象。

“走！回去吃饭吧！”有人说了这句话。大家便顺着延河堤往上游走去。刘善本边走，边仰视巍峨的宝塔山上的宝塔尖尖。

“有情况！”他突然以飞行员那特有的敏锐的目光发现了目标，用手指着西南方上空对大伙说：“敌机！”

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真的，在宝塔山那边隐隐地有几个黑点点，像苍蝇那么大，直冲这边飞来。那黑点点越来越大。接着，隆隆的声音传来。震荡着耳膜。

“敌机！卧倒！”人们互相提醒着。

守卫延安和机场的战士们，用来复枪瞄准着敌机。首先是一架驱逐机——P—47 飞临延城和刘善本头顶。他们冲着刘善本等起义人员俯冲下来。因为敌人知道延安是没有高射炮的。他们低空飞行，在延城东北面的机场和总部之间疯狂地轮番俯冲扫射。

“轰炸中共首脑部延安，炸掉 530 号飞机，杀死刘善本等叛逆！”这是蒋介石采取的又一条措施，也就是他“紧握拳头猛一砸”的那种表示。敌人知道，刘善本、张受益等人是从事飞行的，常在飞机周围活动。他们派出飞机这样狂轰滥炸，既要轰炸解放式飞机，也想炸死刘善本等人。

刘善本面对敌机怒目而视，心里在骂蒋介石。空中飞行员不顾刘善本的怒骂和延安军民的斥责，继续轮番俯冲扫射。有的连续扫射了三四次，不幸，藏在机场西北头，距离延城约一里多路的解放式飞机的油箱先中弹起火。油箱剩油和机体内的各种润滑油燃烧起冲天大火。这场大火，把一架崭新的飞机烧毁啦！也把中央社所谓飞机“汽油告罄”的谎言彻底戳穿了！

接着又是一阵雷鸣般的巨响，一架 B—24 式重轰炸机紧跟着飞来，并把美国造 500 磅的炸弹“轰隆！轰隆”地投掷到延安和平的土地上。敌机共投掷了 11 枚炸弹，其中，有 9 枚落在军事总部与机场的直线上，但比较接近于军事总部。另外两枚炸弹投落在山边。该处有数十位农民在割草，不知死伤如何。轰炸机向西南方向飞去，大概是返回西安去向他们的主子报功！

敌机刚掉头要离去，刘善本就不顾一切地突然从地上跃起，向燃烧着的伙伴——解放式飞机飞奔过去，大火燃烧在飞机身上，却痛在刘善本的心上。他和战友们以最快的速度，穿过跑道，跑到飞机旁边。飞机仍然在熊熊燃烧，浓烟滚滚。刘善本用手拔起一把长草扑打着余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军民也都动手救火，但是都无济于事。飞机终于被烧成了铁疙瘩！

刘善本看到自己心爱的伙伴惨遭毁灭，气得怒发冲冠，心疼地流下了泪水。

“蒋介石！你这个老坏蛋！80 万美金买的一架飞机被你派飞机来炸毁了，这是人民的血汗！”刘善本愤怒地骂着。

“蒋空军为什么来得这么快？炸得这么准？”“是李彭秀等被释放回去的人领飞机来轰炸的吗？”张受益等人异口同声地提出了疑问。刘善本痛心疾首地围绕着飞机残骸转。忽然，他蹲了下去，在烈火中捧起几块炽热烫手的飞机碎片，带着回来做纪念。他对蒋介石打内战，杀害中国人民更增添了新仇恨。有位同志带着照像机，把飞机的残骸照了下来。刘善本含着泪水说：

“你做得对，我们留下这铁证，将来，旧账新账要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一齐清算！”

蒋介石在国共和谈期间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派遣机群轰炸、扫射中共首脑部延安，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强烈抗议和谴责。

延安《解放日报》在当天第一版载文揭露蒋介石新的滔天罪行。题目是《决心挑动全面内战！蒋机 8 架今日轰炸延安，对蒋机暴行各界人士愤慨万分》。文章说：“今天中午 12 时，蒋方飞机 8 架袭入延安上空，并进行扫射轰炸，历时约 30 分钟始逸去，损失正在调查中。按延安于 1938 年 11 月 21 日，第一次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后陆续被炸多次，直到 1941 年为日机最后一次扰袭。今抗战胜利将届一年，蒋介石的飞机竟来肆虐，延安各界人士莫不愤慨万分。”

延安群众自动集会，对蒋空军机群来轰炸、扫射纷纷表示强烈抗议。刘善本等机组人员也参加这种抗议活动。东区黑龙沟农民刘汉成向王区长控诉蒋介石派飞机炸坏了他的庄稼。

7 日下午 5 时，延安市各界市民在民众教育馆举行座谈。边区参议员第一完小校长吴汉章先生激愤地说：“我们要提出抗议！”他警告反动派说：“秦始皇要永世称皇，结果到二世即亡。现在蒋介石要独裁称帝，人民是不允许的。”

刘善本带头为他鼓掌，表示热烈地支持他的发言。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到延安采访的第二天，就亲眼目睹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他从防空洞跑出来以后就动手为美联社写了《延安被炸目击记》一文，发回美国。文章写到：“

8 月 2 日上午约十一时三十分，雷鸣的爆炸声把我引到门外，翻译员来敦促立即跑进防空洞。”“我看见一架飞机似乎很讨厌地就向我头上飞来，约为两千呎的高度。延河把延安分成两部分，我当时就在河的西岸上，飞机向延安东部飞去，那正是军事总部所有的重要官员所住的地方。”

“表明 7 架战斗机先过延市，以机枪和烧夷弹集中向那一架停在地上的 B—24 式飞机扫射和投弹。这架飞机是 6 月 26 日于壮伟的事件中从成都飞到延安来。”“除了现在已成为废铁的 B—24 式机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受创。”“延安人士视此次飞机轰炸为内战之正式宣战。他们并称：看，一架美国飞机怎样炸毁了另一架美国飞机呀。”“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斯特朗作了真实而客观的报道。本文发表在 1946 年 8 月 19 日《解放日报》上。蒋介石玩弄假谈真打两面派的花招，美国也假惺惺地派马歇尔进行调解。1946 年 1 月 1 日国共双方颁发了停战令，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中国境内的军事调动，由政府（指蒋政权）、中共和美方代表参加，在北平设军事调解处执行部。蒋介石在调解的幌子下，疯狂地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调解了半年，蒋介石竟敢派大机群来轰炸扫射共产党首脑部！为此，延安总部发表谈话提出：“当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还在谈判和平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忽于本月 2 日出动 B—24 式轰炸机轰炸本总部，投弹 11 枚，并在本总部附近用机枪扫射子弹约一万发。”“这实在是极端严重不可容忍的事件。本总部现在已电令南京和北平中共代表提出严重抗议，除要求国民党方面道歉赔偿外，并要求完全禁绝在内战中使用任何空军。”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就国民党机群轰炸延安事，向

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抗议书于5日晚提交徐永昌，转致蒋介石。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当局如下承认此举为全面内战之信号，则请立即实行下列两项办法，以制止此类暴行之扩大：一、下令调查此次暴行之经过，并严惩此次暴行之负责者。二、将全国空军置于北平市军事调处执行部管理监督之下，以保证中国空军不再参加中国内战。”

美国驻华调解特使马歇尔将军在收到中共抗议书后，又与蒋介石商谈。路透社按：马歇尔于昨日（4日）飞枯岭，以便在听取中共代表周恩来将军关于星期五轰炸延安之详细报告后，与蒋介石进行商谈。周恩来告马歇尔称：这种打击共产党“头脑”的事件，意味着中国内战已达到决定性的新阶段。

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蒋介石用美机轰炸延安证明蒋方是内战的挑拨者，美国左手调解，右手干涉。

当记者林间走访起义人员时，刘善本首先指出：“此次政府当局派机轰炸中共首脑部延安，乃表示他们对于和平协商毫无诚意。昨日（6日），中央社电中称：国际部发言人说：轰炸机并未飞临延安上空，想把炸弹掷于中共总部王家坪周围这件人人目击的事实一笔抹掉，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诡辩。”他说：“我们反对政府当局利用美国飞机作战，中国空军朋友们应迅速用行动来反对内战，保持抗日爱国战争中的光荣，否则过去用血汗所造成的荣誉将遭受损失。”

刘善本驾机起义，不仅引起国共双方在电台和报纸上的大论战，而且引起了双方首脑人物的对话；不仅引起国内的争论，同时也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国内人民因此都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

21. 在总司令家里

8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刘善本还没有起床，鲁文科长就跑来敲门：“喂，老刘，好消息！”刘善本把房门打开，鲁文说：“朱总司令请你们上午去。”

“太好啦！”刘善本拍着双手说：“我们早想去拜会他老人家

吃过早饭，交际处的同志牵来5匹高头大马，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4人各骑一匹，在鲁文的带领下，挥马扬鞭，向枣园飞奔而去。

朱总司令往在一排朝南的窑洞里。刘善本等人到时，朱总司令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了。彭老总和康克清也在坐。朱总司令边询问他们在延安的生活情况，边招呼警卫员递烟倒茶。朱总司令听说刘善本不会吸烟，不喝酒，不嫖不赌，很赞许。两位总司令都穿一身和他们一样的灰色中山装，留个短短的平头。在这之前，他们和总司令、副总司令一起看过戏，跳过舞，互相都很熟了，所以今天大家一见面，气氛就非常活跃。

鲁文因为有事先告辞了。大家闲聊一会后便转入了正题。彭副总司令说：“今天，总司令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国民党空军情况和你们对建设人民空军的看法。你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畅所欲言嘛！”

刘善本首先作了主要介绍，张受益等人补充，他们将国民党空军招收学员、训练、人员编制、飞机种类及其性能、地勤保障、战斗力等各方面情况一一作了汇报。两位总司令问得很细，记得也很认真，连国民党空军的军衔、薪饷、待遇部问到了。上午没谈完，吃过午饭又继续谈。总司令边记边称赞说：“很好，很好。”

将近黄昏，唐世耀看谈得差不多了，就连忙用眼神向刘善本示意。刘善本明白了他的意思，开口问：“总司令，我们到延安一个多月了，将来分配什么工作啊？”总司令听了放下手中的铅笔，反问了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工作呢？”

这可把他们给问住了。因为蒋介石发动了全面战争，解放区军民人人都很忙，他们早就闲不住了，想参加扑灭战火，他们曾一起议论过，应该干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但还没有商量过到底干啥，所以就被总司令给问住了。

“延安没有空军”，张受益是个机灵鬼，嘴快，抢着回答：“我们飞过来的那架B—24，前几天被国民党炸毁了，我们就只好改行啦！”

“哈哈……”两位总司令听了仰天大笑起来，朱总司令说：“你们放心，丢不了饭碗，我们“土八路”马上也要着手建设空军。你们来得正好，要当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不过，空军建成，恐怕和蒋介石也打不上了。看蒋介石的样子很凶，但实际上是一只纸老虎。蒋介石支撑不了几年，依我看，他尽管有美国人作后台，给他装备了飞机、大炮。但是，他不得人心，打他三年，最多五年，他就非垮台不可。我们现在搞空军，是为将来的新中国和子孙后代考虑了。损失一架飞机不算什么，将来，我们的空军会超过蒋介石的空军。你们都还年轻，今后大有干头，要是真没有人管饭，找我好了。”

总司令的幽默把大家全逗乐了，听说解放区也要建设空军，刘善本等人高兴得不得了。

吃罢晚饭，下起雨来，延安的黄土路变得泥泞不好走，总司令关切地说：“别走了，就住这吧！”

恭敬不如从命，刘善本等人便在离总司令不远的的一个窑洞里住下了。

在全国规模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 193 个旅（师），约 160 万人，占其总兵力正规军 248 个旅（师）200 万人的百分之八十，同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有 120 万人，较之敌人的兵力，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大敌当前，朱总司令每天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他工作起来显得非常严肃，可余暇玩起来时，又非常随和。他休息时，常把刘善本等人找去打扑克牌。有一次，张受益与朱总司令玩变扑克牌魔术，张受益坐在朱总司令正对面，当总司令拿出一张方块牌时，张受益看了牌背面一眼，就立即说：“是红的！”大家都很惊奇。总司令又拿出一张梅花牌，张受益又看了牌面一眼，马上宣布：“是黑的！”

朱总司令连声惊叹地说：“嗨，有趣，真有趣啊！”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张受益和唐世耀事先订了个“秘密”协议——唐世耀站在朱总司令身后看牌，朱总司令拿出一张“红的”，唐世耀就闭眼；朱总司令再拿到黑的，唐世耀又睁大了眼睛。唐世耀给张受益不断地发出可靠的暗号，张受益当然能够猜得又快又准啦！后来，直到警卫员戳穿他俩玩的鬼把戏，总司令才笑着说：“好啊，你们年轻人联合起来骗我老汉家呀！”

大家都乐得哈哈大笑。

朱总司令虽然 60 岁了，却很好运动，还是个“篮球迷”。每次警卫战士们赛篮球，他争着参加。双方战士故意嫌他老，不要老将军，而要年轻的飞行英雄刘善本。总司令不服老，也不气馁。自立一方——一个人在篮下抢球，并且宣布：“今天，我们打一场‘三国演义’球罗！”

小战士们一商量，只得请老将军参加，他一上场，观众就特别多，大家都为总司令呐喊助威，场上场下，热闹非凡。

有时饭后，总司令又拉刘善本他们去散步，欣赏他的劳动成果。他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西红柿、豆角、玉米等。一天晚饭后，刘善本等人和总司令一起松土浇水，刘善本担水，总司令浇水，他说：“抗战的时候，蒋委员长什么也不给我们，要困死我们，我们就自己动手种地、纺线织布。延安生产搞得很红火，南泥湾还成了著名的陕北的江南。就连毛主席也种了几分菜地。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们看，我种这点粮食、蔬菜，长得还好吧？蒋委员长若敢来，我一定请他尝尝鲜呢！”

总司令每天和刘善本一行在一起吃饭。早上，他们吃馒头、小米粥；中、晚餐吃两荤一素、一汤，有时高兴了，还喝点烧酒。总司令总是关切地问：“你们是不是吃得惯，吃得饱。”并且亲自给刘善本等人夹菜，搞得他们很不好意思。刘善本吃着总司令亲手种的西红柿、豆角等蔬菜感慨万千。一天席间，他们说起不知家里人近况如何，担心国民党迫害家属。总司令把筷子一放，说：“这很有可能！反动派很卑鄙，我和毛主席的祖坟都被刨了好几次。毛主席夫人杨开慧被他们杀害了。彭总、贺总的亲人也有被他们杀害了的。很多同志参加了革命，结果，家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国民党一共杀死了徐海东同志家里 66 口人，其中有他的近亲 27 个，远亲 39 个”。

刘善本等人听了国民党的暴行都很愤慨！朱总司令接着安慰他们说：“但是，干革命嘛，就会有牺牲。既要革命，就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有不怕牺牲一切的气魄和胆量。”朱总司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诫刘善本等人，他说：我经过几十年的探求和摸索，最后，更坚信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舍此无路可择。一个人一旦认识了真理，就应该为他奋斗终生，舍出一切。”

朱总司令的话对刘善本等正在追求真理的青年们是极大的启蒙教育。刘善本有幸和朱总司令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刘善本想想自己妻离子散的痛苦和朱老总、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遭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在总司令家住了几天。总司令像慈父般地关怀着他们，做了他们的启蒙老师，使他们永生难忘。刘善本等人舍不得离开总司令，但是，看到他指挥全国战场，工作十分繁忙，又实在不愿再打扰他了，就提出要回招待处了。他们走时，朱总司令一直送到枣园村口，连声说，“欢迎你们再来玩。”

此时，刘善本只觉得鼻子酸酸的，他骑马走出很远，回头看时，总司令还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哩！

22. 巨人伸出营救的手

蒋介石命令特务和空军严格控制刘善本全家，有三条要求。首先，要防止她们跑了；第二，是防止共产党把她们转移；第三，要放长线钓大鱼——抓获前来联络营救的上海地下共产党。特务们把刘善本全家严格地软禁起来。他家前后岗哨林立，明岗暗哨数不清。国民党空军停发了刘善本的薪饷。

周叔璜八九口人的大家庭，又生活在大上海，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绝境。正在他全家政治上失去自由，经济上断绝来源的时候，周叔璜又于10月22日分娩，生了二女儿海平，增加一口人，更增添了一份困难。孩子坠地哇哇哭，周叔璜愁喜交加。喜的是善本又增添了个后代，愁的是又多了个累赘。想到今后无法生活，她的泪水常常滴在婴儿那稚嫩的小脸上。无奈，周叔璜只得变卖刘善本的衣服和暂时用不着的东西来维持生活。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上海一些爱国知名人士和记者，听说刘善本太太和全家还留在上海，便都想来拜访周叔璜。一天，沈雁冰乘小轿车来到刘善本家附近时，看到他家特务们进进出出，戒备森严，未敢闯入，转车而返。

一天中午，国民党空军的一辆轿车开来了。车停稳后，下来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这女士的长像和穿戴非凡，派头不小。她身穿黑香云纱旗袍，头发剪得短短的。她盛气凌人，一开口就大声训斥在刘家执行监视任务的那些特务。特务们知道，刘善本的案件是蒋介石和郑介民主任亲自抓的。她乘的是空军轿车，可能是蒋空军总司令部的大人物，也许是南京新派来的特工人员，他们不敢盘问，问出事情来咋办？正当那些人忐忑不安时，那位女士又由施威变为施恩，赏给他们钱去买汽水喝。她趁警戒人员去买汽水的间隙，来到楼上和周叔璜寒暄几句之后，拿出几叠金圆券放到桌上，请周叔璜快收起来。

周叔璜心中忐忑不安，哪里敢收她的钱。她也搞不清这位不速之客是延安的，还是南京的？

“我叫蔡梅影。”女客人很直爽，她好像猜透了女主人的心事，自我介绍说：“刘太太，是周恩来先生和邓大姐用了激将法才促使我来给你送点生活费的。难道能眼看着让你一家老少挨饿吗？”

周叔璜听了她的自我介绍，还是半信半疑，没有答话。

原来，1946年5月，为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梅园新村。同年6月，又在上海马斯南路18号设立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办事处对外用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义，在大门上挂有“周公馆”牌子。当时，周副主席正在上海和马歇尔、司徒雷登及国民党代表谈判。党中央分工救济、保护刘善本家属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指导。周副主席对刘善本一家留在敌人心腹之地非常关切。他当时十分繁忙，但是，就在百忙中也时刻惦记着刘善本家属的安危。他曾两次派人来给周叔璜送钱，但都因为敌人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未能送到。时间越长，周副主席越焦急。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突然想到了在苏州兴办从云小学的一位胆大心细的豪杰——施剑翘。施剑翘是1935年11月13日下午2时半，在天津市佛教居士林的大殿里枪杀前5省（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大军阀，为父报仇雪恨，为民除害的世界闻名的当代女英豪。她父亲施从滨是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2军军长，在皖北固镇战役中，被孙传芳部队俘虏，解往蚌埠市。

孙传芳无视国际公法，竟然残杀俘虏，将施从滨枭首示众。当时才 20 岁的施剑翘痛不欲生，誓报父仇。10 年后，她终于亲手开枪将仇人打死，闻名全国。她在重庆多次拜见过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对施剑翘很信任，又知道她在蒋空军中有熟人，相信她能够机智勇敢地完成这项艰巨光荣的任务。于是，就决定将此事拜托给她。施剑翘立即从苏州专程赶到上海来，欣然接受他人没有完成的艰巨任务。现在，坐在周叔璜对面的这位自称蔡梅影的女士，就是施剑翘。不过，她没有作这方面的介绍，周叔璜是不知道的。这个秘密直到解放后才揭开。有一次，周叔璜陪同刘善本到全国政协礼堂看戏，正巧，周总理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也来看戏，并且坐在他们的前一排。他们彼此问候之后，邓颖超又转过头来问周叔璜：

“1946 年在上海给你们送生活费的施剑翘，后来，你见到过她没有？”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周叔璜想了一下说：“当年总理和您派去给我送钱的那位自称叫‘蔡梅影’的女士找过我两次……”

“嗨，就是她！”邓颖超恍然大悟地说：“‘蔡梅影’是她的化名。”

‘梅影’就是没影。国民党特务要想抓她，她就无影无踪啦！那是她为了对付敌人起的假名。她的真名叫施剑翘！”

周叔璜、刘善本听了很受感动。第二天，刘善本根据邓大姐说的地址，专为此事给施剑翘写信致谢。这是后话。

坐在对面的蔡梅影又对周叔璜解释说：“是这样的，昨天，我到周先生家，邓大姐对我说：‘有个航空队员为了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去了，家属还留在上海，他这家人怎么办呢？恩来很关心她们，可是，她那里又被军统特务封锁得很严，想救济他们些生活费，送不去，谁敢去一趟！’我说：‘难道反内战有罪吗？他家属该饿死吗？你不要多说了，我去。邓大姐，您拿钱来吧！’就这样，刘太太，我今天就成了你的不速之客啦！”

施剑翘留下钱下楼时，碰到在客厅里正在喝汽水的一位军官，她不慌不忙，以攻为守，用命令和提醒的口气说：

“你，得好好注意呀，当心她跑啦！”

“是！”那位军官边答边“啪”地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目送她上车走了。

后来，她又冒险来送过一次钱。

在周副主席、邓颖超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地接济刘善本全家。他们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和敌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天，有对青年男女带着孩子，讲着标准的四川话，说是周叔璜的表姐，听说表妹夫不在家，她坐月子，来看看她。周叔璜一见面觉得很奇怪，我没有这位表姐，更未见过这位表姐夫。这对年轻的夫妇到楼上周叔璜的卧室里闲坐了一会，留下钱就走了。有时是清道夫老赵送钱来。甚至在特务控制最严格的时候，还有人从重庆——周叔璜老家寄钱来。有一次，一位老邮差，把一封信塞到周叔璜手里，沉甸甸的，周叔璜赶快装进口袋，跑到楼上打开一看，啊！是 5 条黄灿灿的金条，一条一两。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有一次，周叔璜抱着孩子去菜市场买菜，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提的篮子和她的篮子一模一样。周叔璜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周买什么菜，她也买什么菜；周买多少菜，她也买多少菜。她又爱逗孩子，还主动地帮周叔璜抱孩子。周叔璜开始对她有些戒备，后来，就逐渐地转变了态度。等到周叔璜回到家里，取出菜时，一件惊人的奇迹发生了：她篮底有一包金元券。周叔璜再仔细看

看，啊呀，篮子也不是自己家的那个了。也不知道是啥时候篮子被那位妇女给换去了。嗨，她真是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像变魔术一样神奇。这，连跟踪周叔璜的特务也被蒙骗住了。

23. 纪念空军节

鹰旗飞舞，马达雷鸣，大中国新空军，

……

八一四，西湖滨，……

志航队，飞将军，怒目裂，血沸腾，

振臂高呼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

掀天揭地鬼神惊，我何壮兮，一当十，

彼何情兮六比，一战传捷举蜚声。

隆国运，应天心。隆国运，应天心。

中华男儿万人敌，筑桥精神万古新。

缅怀壮烈益励忠，勤发扬民族的力量，

珍重历史的光荣，……

这是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7位蒋空军起义军官和军士在延安举行纪念国民党空军第9周年唱的空军歌曲。这首歌是杨弘为了纪念“八·一四”空战大捷而作的词，刘雪益谱曲。歌名叫《永生的“八·一四”》。歌词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浸透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髓。

参加这次年会活动的还有中央、总部和延安各界有关人士及解放日报社和延安广播电台的记者等。刘善本作了重要发言。他说：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抗战，许多国民党将士在抗日前线英勇作战。“八·一四”空战就是其中一次影响较大的战斗。”

刘善本看了在坐的同志们一下后，接着说：

“大家知道，这次空战是在国共合作以后中国抗战史上有名的“八·一四”空战。我和张受益当时身临其境，现在仍然记忆犹新。这次空战是中国空军反击外国侵略者的第一仗。它首创中国空军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就全军而言）战胜现代化强敌的战例。

“那次空战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守土的信心，国民党政府为了纪念那次重大胜利，把她定为空军节，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今天，我们在延安来纪念‘永生的八·一四’，目的是希望国共重新和好，和平建国。我希望中国空军的朋友们，珍重历史的光荣，反对内战，保卫和平，建设和平统一的新中国！”

大家热烈地鼓掌。

会上，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讲了自己的心里话。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李荣琛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后来，刘善本宣读了以他为主起草的《空军节宣言》。接着，大家讨论补充，最后通过。会后，刘善本要求借用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空军朋友发表了纪念“八·一四”空军节的宣言。他们在宣言中赞扬了国民党空军人员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天，即8月14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条消息：《延安空军同仁纪念“八·一四”空军节宣言》。消息说，纪念“八·一四”空军节，刘善本等发表宣言，呼吁全国空军退出内战。

在宣言最后署名的是驻延空军同仁：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何辉庭、江焕章、李荣琛等7人。

当天晚上朱老总看完报上登的这篇宣言后，高兴地一拍胸脯对给他沏茶的康克清说：“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在电台和报纸上用现身说法来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并向全国同胞们呼吁，起了巨大的宣传鼓舞作用，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做不到的。他们的讲话和宣言，不但能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而且能起到鼓舞全国军民士气的作用。他们的宣言会使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会使蒋介石垂头丧气，焦头烂额。你看看吧！”

康克清忙把茶捧给总司令，接过报纸看，她高兴得合不拢嘴，表示赞同总司令的看法。她又翻到第四版时，看到了还登载有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的广播词。“啊！你还没有看到吧，这整版都是刊登刘善本等起义人员的文章。”

“噢，都是什么标题？”总司令喝了一口茶问。

“刘善本的广播词是：《这里的人情是温暖的》”康克清读标题。

“张受益的广播词是：《空军朋友及空军遗族们起来制止内战》”。

“唐世耀的广播词写得更简短明确。”朱总司令抢着报纸说：“标题就是《我们不能再有战争》，写得好。”于是总司令和康克清就争着继续往下看。

延安党政军民听到了刘善本等人的广播，看到了他们在报纸发表的文章后，都议论纷纷，赞不绝口。延安义生长油漆铺掌柜姜贵生，十分幽默地对顾客说：

“地上部队不愿打，天上飞的也不愿打，让蒋介石一个人去打吧！”

24. 毛主席授命建空军

8月中旬，刘善本等起义人员根据总部指示，从交际处搬到中央党校2部，和7月份党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营救出来的100多位同志住在几排窑洞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在新疆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陆续派了一批干部到新疆工作，其中有部分同志被分配搞航空工作。1942年盛世才为了迎合国内外反苏反共的逆流，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诬陷共产党搞所谓“四·一四阴谋暴动”，以此为借口，将共产党在新疆工作的100多人，包括共产党派往新疆学习航空的人员全部逮捕，投进监狱。

1946年3月，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蒋介石调派他到新疆妥善解决三区的暴动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邓颖超在张治中离渝前夕亲自到上清寺张公馆送行。周恩来请他依据协定精神释放在新疆被盛世才无理囚禁的中共人员（政治犯），并嘱托他了解毛泽民的情况。张治中欣然答应。因为1945年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一条是释放政治犯。张治中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后，监狱中还关着131名共产党的干部和家属。毛泽民已被盛世才处死。张治中在屈武协助下，和狱中人联系，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为他们安排专人专车并派医务人员护送。6月10日，由8辆大汽车载着131人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于7月11日安全到达延安。

8月底，总政任命刘善本担任延安总部的航空教员。从此，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就和从新疆归来的航空队员们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这两部分搞航空的人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新疆来的同志帮助刘善本等人学习政治、党史和社会发展史等。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帮助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学习航空理论知识。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杨尚昆找刘善本等人谈话、征求他们意见说：“党中央和总部准备给你们分配工作，调你们到东北去参加我军第一所航校的建设，不知你们是否愿意去？”刘善本首先表示愿去，其他人也都想去。杨尚昆说：“很好，我把大家的意见向军委首长汇报，是否去，何时去，请等通知。”

这时候，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已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刘善本从《解放日报》上知道蒋介石正在更加频繁地调兵遣将，全面进攻各解放区，胡宗南也在陕甘宁边区外屯集了几十万大军，扬言3个月内把共产党赶出西北去，形势十分严重。

但是，延安仍保持着它特有的沉着和镇定。杨家岭周末舞会照常开；中央大礼堂里的节目照常演出；逢五逢十，附近老乡牵着毛驴，带上自产的红枣、香瓜、烟叶、老羊皮到延安赶集市，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老百姓安温如常。然而，仅从市面上看，穿军装的人显然减少就可以感觉到，战斗部队已开往外线去迎击来犯之敌了，延安只剩下少数卫戍留守部队，形势很紧张。刘善本为延安的安危担心。可是，当他每天晚上看到杨家岭、枣园闪烁着彻夜不息的灯光，想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党中央就在身边时，心里也就踏实了。

一天吃过早饭，党校一位工作人员通知刘善本：“毛主席请你们去一趟。”唐世耀、唐玉文、张受益在一旁听了都异常高兴。因为，他们起义到延安后，

毛主席曾经单独请刘善本去吃过两次饭，他们 3 人虽然也曾多次见过毛主席，可是还没有机会到毛主席家里去作客。

毛主席住在杨家岭徐老隔壁的一排普通的窑洞里，他们上午

8 点多钟就到了。毛主席正在埋头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电报、报刊，看到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进来，忙起身招呼工作人员搬椅子，倒茶水，说：“都是熟人嘛，请坐，请坐。”

毛主席住的窑洞和其他同志住的一样，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几只木箱子装文件、书籍，还有几把旧椅子和几条旧凳子，他的床铺是几块木板拼搭而成的。

“啊！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陋室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刘善本心中这么赞叹着。他听说毛主席吃的也很简单。

毛主席爱吃辣椒，常常是弄几个辣椒放盐腌腌，或者拿几个辣椒放在炉子上烤一烤，就算是一个菜。毛主席身穿延安生产的粗黑呢制服。刘善本看着高大魁梧的领袖，想到他住的、穿的、吃的、用的不如国民党的一个连长，使他对毛主席更加敬佩。

“你们从前驾着飞机跑东跑西，还跑到地球那边的美国去。”毛主席谈话风趣幽默：“可是，我们 1934 年从江西出发长征到延安，走了一年。”他看看四位起义人员又说：“延安是个小县城，比不上国民党的重庆、上海。你们来了 3 个月，先谈谈对这里的印象嘛！”

“延安很好！”刘善本等深有感受地异口同声地回答：“延安到处生气勃勃。”

“延安是团结、进步的象征，和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两样。”

“是的，我们看到连外国人士在这里也很守规矩，我们在这里受到很多教育和启发。”

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观感。毛主席听着，点了点头说：“国民党那个宣传可信不得罗！”毛主席回顾说：“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吓唬老百姓说：‘朱毛、朱毛，共产党都是红胡子、红头发、红盾毛’后来，有位老乡见到我就特别注意端详我的长像，他看了看，一拍大腿，说：‘嗨！怪罗，你也是长黑头发嘛！’所以说，国民党那个宣传可不敢信啊！”

刘善本等听了都哈哈大笑。几位客人刚到时，还有几分拘束。随着笑声，大家一下子轻松了，和领袖便聊起天来。

“1938 年，有一天日本的飞机来轰炸成都”，唐世耀对毛主席说：“一条街都被炸毁了，损失很大。可是，第二天报上却说：‘日机逃遁，我无损失。’第三天，日机又来轰炸。第四天，报上又说：‘我小有损失’。以后，我们碰到那个记者，责问他为啥作如此不负责的报道。他说：头天，我跑警报，安然无恙，所以是‘我无损失’。第三天，我钻防空洞，不慎掉了一支钢笔，所以是：‘我小有损失’。”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中国现在还有人相信他们骗人的鬼话。什么时候全国老百姓都觉悟了，造谣的人日子也就难过了。”

谈起刘善本他们将来的工作，毛主席说：

“听说你们不怕吃苦，都很愿意到东北航校去，这很好。到了那里，你们就可以大显身手，英雄有用武之地罗！那里的生活会很艰苦的，但艰苦得有意义，这是我们自己空军的起步。我们要在陆军的基础上逐步地发展建立人民的空军。你们是在还没有人民空军的时候，去筹备创建人民空军的，是

人民空军的创始人之一，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也是十分光荣的。国民党搞了几十年，用钱买了一支小小的空军，还常吃败仗。我们现在虽然不如他，但是，将来的前途无限。新中国一定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一定能自己制造飞机。所以，我希望你们把眼光要看得远些，要能吃苦，要克服困难，要努力工作。”

刘善本等人听了毛主席的话心里都觉得热呼呼的，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能够挑起千斤重担，排除万难。

“你们到东北去，一路上要通过陕甘宁。”毛主席用右手搬着左手指头说：“晋绥、晋察冀、东北等好些个解放区。你们沿途可以作些调查研究，把解放区和蒋管区，共产党与国民党进一步作比较，这样会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加深理解。”

毛主席和刘善本等人谈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主席去休息。这时，他们才知道毛主席习惯夜里办公，白天睡觉，耽误

了毛主席的睡眠，大家都过意不去。尽管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对毛主席说，可是，他们还是起身告辞，请毛主席快去休息。毛主席非常高兴没有丝毫睡意，不让他们走。他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留刘善本他们吃午饭，菜里要多放肉，因为听说到东北去，不大能吃到肉。中午，毛主席请刘善本等4位起义人员吃饭，为他们饯行。

刘善本接受了毛主席交给的参加创办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的神圣而光荣的使命后心中非常高兴和自豪，他们回到宿舍后，加速准备工作。

一天下午，刘善本离开延安的前夕，又和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商量好到杨家岭向毛主席告别。刘善本等又来到杨家岭，老远就看到毛主席在窑洞前的草坪上踱步，思考着什么，见到他们后，他很高兴，关切地握住刘善本的手问：

“你们过冬的棉衣是否准备好了？东北冷得很，搞不好会冻掉耳朵、鼻子的！”

“前几天，”刘善本回答说：“总部给我们每人发了件皮大衣和新棉袄，还做了一套呢子制服。”

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说：“那很好。”他转身告诉工作人员：“快去请总部摄影的同志来。”

“你们这次是长途跋涉。”毛主席继续刚才的谈话：“交通嘛，碰到什么就用什么，有马骑马，有车坐车，有船乘船，什么都没有就走。有时，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如果行不通时，不要强行，可以暂时住下，然后再走。不要着急，不要硬碰，否则很危险！当然，沿途各个解放区都会派人照顾你们的。可是，你们也要注意安全。有情报说，蒋介石下了手令，通缉你们，派特务到处找你刘善本。所以，你们要提高警惕啊！不过，蒋介石下通缉令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是曾悬赏要捉我吗？去年，我登门去拜访他，他又不敢抓，又把我送回这个山沟沟里来了。总之，我们在安全上，既不能大意又不要害怕。”

刘善本听了点点头，表示赞同毛主席的话。

“你们到了东北后”，毛主席接着说：“要向周围同志学习，搞好团结。要加强政治学习。我建议你们读一读《社会发展史略》”毛主席说着示意秘书拿来4本《社会发展史略》，亲手赠送给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他们双手捧着毛主席赠的书，一致表示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

学习，干一辈子革命。

大家正说着，总部摄影的人来了。她，正是江青。

“来，”毛主席亲切地拉着刘善本笑着说：“留个纪念吧！”毛主席站在中间，刘善本等4人分别站在左右两侧，江青给照了一张像。照完像，大家要走了，毛主席再次和刘善本等人一一亲切握手，说：

“祝同志们旅途顺利，请多保重！”

“请毛主席多多保重！”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再见，毛主席！”

25. 向延安告别

一天下午，军委在枣园的小礼堂开会，欢送航空人员离延安赴东北。朱德、彭德怀、康生、杨尚昆等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从新疆营救回来的同志中，有44人学习航空，其中有25人学飞行，其余学机械。他们学飞行4年多（从1938年2月至1942年8月），能够熟练驾驶依15、依16型两种战斗机和侦察轰炸机。他们是共产党在国内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7月9日下午，当他们回到延安时，朱总司令曾亲自率领9万人到七里铺去欢迎。朱总司令说：“同志们，你们受苦啦！我们党的一批航空种子终于保留下来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批宝贵财产！这是我们的胜利！”

后来，毛主席也亲自看望慰问他们。中央指示：在生活上要特别优待，让他们休息半年，恢复身体。他们在新疆被盛世才关在监狱3年多（从1942年9月至1946年6月），体质很弱。在政治上，他们要接受中央的审查，等待分配工作。

欢送会开始后，康生代表毛主席讲话。他说：“毛主席对你们很关心，本来想让你们多休息一段时间的，但是，蒋介石不让你们休息，东北林彪来电报，请你们去，不然就过不去了。”

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我军在东北接受和缴获了一批日本飞机，成立了航校，东北局要你们赶快去。内战已经全面爆发了，形势迫使你们的休息提前结束，快点走，不然就过不去了。总司令还宣布成立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指定方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政治指导员。成立临时党支部，由严振刚、方子翼、陈熙等同志任支部委员。该队下设三个班和一个队部。中央决定：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在队部和大家一起到东北去参加人民空军建设。

李荣琛、何辉庭、江焕章留延安军委三局搞通讯工作。该局住在延安城西北10余公里的裴庄。三局领导抽调了一部机器给他们使用，每天收听抄录国民党空军电报。

朱总司令还明确提出：你们要特别注意保证刘善本等4名起义人员的安全，不要出事。你们长途行军，要通过敌人许多封锁线，困难很多，也许你们一出门就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怕困难，要战胜困难。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就是要迎着困难上的。红军正是在战胜了许多困难之后，才成长壮大起来的。

会后，军委设便宴，为刘善本暨航空队全体同志饯行。

在延安短短的3个月中，刘善本和延安的许多领导及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原来，他希望党中央早分配自己去工作，现在，要分别时却又依依难舍。临别前，刘善本抽空向党中央和总部的许多领导及同志们告别。他和张受益等4人来向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侍立告别时，徐老像欢送远别的亲人那样热情地鼓励他们到前线去。徐老曾亲切接见过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解放日报》7月6日报道了这事。后来，刘善本、唐世耀等起义人员常到徐老家“串门子”，他们应邀去徐老家吃饭、闲谈、很随便，亲如一家人。

徐老在延安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刘善本等每次到他那里去，都见他戴着眼镜在认真看书、看文件。他学识广博，和刘善本他们聊起天来，古今中

外，天文地理，谈笑风生。徐老说：我对毛主席非常敬仰，甚至崇拜。我以前是他的文化老师，而他现在则是我的思想老师。回顾自己革命 20 余年的经历，我认为跟毛主席走就会胜利，中国就会有希望。

刘善本他们每到徐老家来一次，感到各方面都有不少长进，面对着这位在蒋介石破坏国共第一次合作，大屠杀共产党人时参加共产党的徐老，他们油然而起敬。

徐老对于刘善本他们在蒋介石再次破坏国共合作，大屠杀共产党时，冒万死一生起义也非常佩服。在刘善本他们离开延安奔赴东北航校工作前夕，徐老激情满怀，专门给前来告别的刘善本等起义人员题词签名留念。他在刘善本的日记本上写道：

八年抗日战争创夷未复，继以蒋介石发动内战，美蒋合作竭一切力量把中国重新转到美国殖民地泥坑中去，作为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基地及世界法西斯残余复活的前哨，现在正在迈进中。如果我们解放区沦于蒋记法西斯之手，则中国全国法西斯化的完成必然是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世界人类的灾难重新到来。诸君感到国家危机的严重，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威胁，冒万死一生的危险飞来延安，其爱国精神是以撼金石而泣鬼神。今赴前线工作将目睹 8 年来及近一年来战争对于人民所加的痛苦，必更增爱国救民反内战的决心。勿以为三五人的力量微小，无补于今日的严重局面，但精神所感，一唱百和，其影响所及是无限的，临别赠言以留纪念。

徐特立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刘善本双手接过笔记本着后说：“您对我们过分夸奖了。我们到前方一定要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来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培养，感谢您对我们的鼓励。”

当天晚上，刘善本等 4 人打赤脚蹚过延河来到交际处向金城、鲁文等许多同志告别。刘善本前几天已经知道中央要他去担任航校副校长，他怕当不好，曾专门找过鲁文，要求他和自己一起去办航校，建议领导让鲁文去当航校的政委。鲁文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我就去。”刘善本见鲁文表了态，便又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提出上述要求，理由是彼此了解，又信得过，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杨尚昆耐心地做刘善本的思想工作，说明鲁文离不开。他说“你到东北后，那里的同志们同样会信任和支持你的。”刘善本现在又专门来向鲁文和金城告别。为了感谢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刘善本分别给他们赠送了纪念品。他把驾驶 B—24 飞机的证章送给鲁文，把一块降落伞（尼龙布）送给金城。

9 月 25 日早晨，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由党校二部出发，他们随同去东北的干部大队一起走。延安的许多首长和同志们热情欢送，总部为了特别照顾起义人员，给刘善本等 4 人每人发一匹马。刘善本骑的是一匹枣红马。其余同志，包括随行的几位女同志都是步行。有个驮夫队，负责给航空队人员驮运简单的行李。约 4 人配一匹马或一头骡子。总部还发给刘善本一部日本造的收音机。同时，给刘善本配个警卫员兼公务员，沿途负责他的生活和安全。中央派总部管理局王朝禄处长打前站，专门负责安排航空队的吃饭住宿工作。

刘善本面对着欢送的人群心是酸甜的，眼睛湿润，他回顾延安生活，感

受最深的是党中央和总部首长处处对起义人员的特别关怀和照顾。正如他在《自传》中追记的那样：“在延安3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是由繁华的上海到了山沟里，但好像投身在充满着爱的家庭的怀抱里，可说对革命一切都满意，享受着革命的温暖。”

刘善本是把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徐待立等老一辈革命家当作启蒙老师的，延安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生活在延安这个革命摇篮里仅仅3个月，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使他更加坚信共产党的力量暂时虽然弱小，但是一定能够胜利；延安虽小，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要离开这里，非常依依难舍，他和欢送的人们热烈握手，拥抱告别。他此时的心情比离开母亲、妻女等亲人时还难过。他含泪辞别党中央和延安踏上新长征的道路。他向前挪动几步，就又回头看看毛主席、朱总司令居住的地方，直到他走远了还踮起双脚回头张望，心中还在想着延安军民和毛主席、朱总司令。

26. 新长征

陕北的秋晨凉爽宜人，航空队沐浴着初升的阳光向东北方挺进。

刘善本等起义人员为能去开创人民航空事业而异常高兴。

方子翼、吕黎平、安志敏、陈熙、方槐、方华、张毅、夏伯勋、黎明等20多位飞行员为能重新翱翔在祖国蓝天而欢欣鼓舞。

严振刚、朱火华、丁园、金生等10多名机械员，同样为能从死神手中得救，将重新当飞机“医生”而万分高兴。

随同前往的几位飒爽英姿的女青年人主要是队员的爱人，为能同丈夫一起去开拓祖国航空事业而满面春风。

朝霞满天，人欢马叫。突然，从队列中传出阵阵歌声：

延水清呀延水长，
延河两岸稻谷香。
永远不忘延安情，
友谊花开万里黄。

这歌声表达了航空队员们和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对延安的深情厚意。

为了保密和迷惑敌人，总部要求航空队员都化装、穿便衣，改用假名。刘善本化名仲文。张受益自称古庄。唐玉文叫唐自强。湘君成了唐世耀的代名词。

中央和总部已经给沿途各解放区的党、政、军领导发了电报，要求他们搞好航空队的安全保卫和生活保障工作，并不准许他们以任何借口留用这批航空人员。航空队预计每天平均行走五六十里路。可是，第一天，才走了大半路程，忽然下起大雨，每个人都浇成了“落汤鸡”。黄土路泥泞不堪，行路很困难。正像朱总司令预言的那样：“也许你们一出门就会遇到困难。”刘善本有马不骑，坚持和大家同甘共苦，一起步行。他对从新疆归来的队员关切地说：“你们身体很弱，来，轮流骑马吧！”刘忠惠回答：“还是你骑吧！我们虽然体质弱，但是，听说东北有飞机，我们能搞飞行再苦心也甜。”另一位队员说：“我们过去能完成长征任务，现在，也一定能走到东北去。这马，还是你骑吧！”

“我来参加革命，”刘善本说：“今天，我从学走路开始。今天是我新长征的起点，你们是我的学习榜样，咱一起走。”大家争让的结果，谁也不肯骑马，刘善本就让大红马给大家驮东西。张受益、唐玉文、唐世耀，也下马步行。大家顶风冒雨，在泥泞曲折的小道上快步走着。他们谈笑风生，充分体现出红军长征时那种对待困难的团结、友爱、互助、乐观的精神。他们咬着牙，终于战胜了困难，到达了目的地。晚上，刘善本等4人睡在老乡家腾出的一条炕上。第二天继续赶路。他们按计划向北到延川，经清涧、过绥德、又来到吴堡。这些天基本上都是晓行夜宿，顺利前进。当他们过黄河，到碛口后得知，蒋匪军正在围攻张家口市，我通往东北的北方交通要道被敌人截断了。航空队不得不决定改道走南线绕行。国民党于10月11日攻占了我华北军事重镇张家口市，达到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顶点。

航空队从碛口改向东南方向走，山西的老百姓和部队派牲口帮他们驮东西，派人护送，延安的护送队完成任务后返回延安。航空队有时披星戴月地

穿过敌占区封锁线。航空队顺利到达汾阳、平遥、介休。在过同蒲路时，有一个团的部队和民兵护送他们。当队伍过了一大半时，敌人的一列火车突然开过来。正当大家剑拔弩张，万分紧张的时候，突然奇迹出现在刘善本面前：火车停驶，让他们过铁路。既然对方表示出友好的姿态，护送部队也没有向火车开枪，部队跑步迅速地通过铁道。有位同志调皮地回过头去向火车招招手，表示“感谢”和“再见”！

航空队接着直奔南方到了洪洞县。往后，需要不断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他们到达长治后，刘善本等住在大教室里，深夜，突然有人大喊：

“敌人追来了！命令全队马上解散！”

刘善本被惊醒，马上准备战斗。但是，航空队除了4位起义人员，别人都没有武器。怎么打？军人为什么不带武器呢？因为，东北联军总部和东北局曾向中央报告：苏军发现日寇的东北军火仓库里有大批武器和弹药，可给我们一部分。因此，中央和总部决定：所有调往东北去的干部、战士，原则上一律不带武器，把手中的武器留给当地留守部队用，自己到东北去接收缴获的武器。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又有人来报告：不是敌人追来，而是民兵发生误会，把解放军的一支夜行部队当作胡宗南的人马了。

在敌占区行军两头始终有部队护卫，刘善本等航空队人员在中间走。有一次，航空队要从敌人碉堡底下通过，这里山峦连绵起伏，地势险要，但又是他们前进的必经之路敌人凭险守卫，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怎么办？护送部队十分为难。不打是飞不过去的；打吧，又怕航空人员和起义人员遭受损失。

“派人去公开通知敌人。”有位智勇过人的同志献计说。于是部队领导写好信派人送去，通知敌人指挥员：“我军大部队要路过这里，为了不伤贵我两部的和气，两全其美地解决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冲突，让你们把岗哨撤下去，等我部通过后，你们再上岗哨……”

部队浩浩荡荡地向敌前沿阵地开去。这是个非常大胆冒险的行动，刘善本十分担心。谁知敌方也真有明智的指挥官，他们果真照办了。刘善本等人加快步伐，迅速地通过封锁线。

这样长途急行军，对于方子翼等许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来说，那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是，对于刘善本等4位学生出身，出门坐汽车和飞机的国民党空中骄子来说，那是从未遇到过的。不过，刘善本没有埋怨情绪，他和大家谈笑风生，心情舒畅。他团结帮助和自己同机起义的伙伴张受益等同志，劝他们以从新疆回来的同志为榜样，完成长途行军的任务。

唐世耀忠厚老实，能吃苦耐劳，不乱说话。唐玉文年轻、腼腆、羞涩，像大姑娘，很少说话。唯有张受益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沿途通过解放区吃派饭，发给饭票，由当地政府付粮食和饭钱。吃燕麦，胀肚子，难消化。一天，部队走到山西的一个村庄驻下后吃派饭。老乡好心好意地宰羊慰问亲人解放军，请他们吃爆羊肉。张受益吃了一口，吐了满地。他摇头叫苦道：

“呸！膻得要命。吃这种东西，我受不了啦！”

这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偏偏是羊肉多，猪肉少。连续几天，几乎都是如此。他饿得够呛，吵嚷着要吃猪肉，不吃羊肉，并说，“哦，真受不了，我把手枪卖掉，买饭吃吧！”

一天夜行军，他突然提出：“我不走了，我把手枪卖了，开饭馆。”

大家听了都感到惊奇，刘善本劝他不要乱说，他却满不在乎地和大家有说有笑。

张受益真真假假地随便乱说，使领队的方子翼等同志很担心。人心隔肚皮，旅途生活这样艰苦，经常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如果夜间和敌人遭遇时，张受益等人会不会趁机反水逃跑？他们4人都有手枪（美造卡里包，四五式手枪），其余队员都没有枪，万一他们动起手来怎么办？按政策规定，起义人员的手枪不准许收缴，没有理由没收张受益等人的手枪。刘善本有两支手枪。不过，他主动地让出一支，把它送给总部管理局王朝禄处长。这位处长经常单独行动，到前面打前站，购买日用品，派饭等。刘善本就把手枪送给他防身用。

刘善本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分区驻地邯郸市。军分区领导把他们安排在司令部临时招待所。军分区副政委薄一波接见了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和航空队的领导，他说：“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到前线去了。他们知道你们路过这里都很高兴。”他代表刘司令和邓政委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招待刘善本等人吃饭。饭后，桌上又摆满了烟、茶、苹果、葡萄、雪花梨等食品，这是他们离开延安后受到的最优厚的待遇。饭后，方子翼要求单独向薄副政委汇报情况。他请求说：

“请给我150元法币。”

“我考虑考虑。”薄副政委盯着他的眼睛，反问：“你要这么多法币干什么？”

此时，前线财政很困难，尤其是法币更难搞到。

“我要保证起义人员的生活。”

“我打电报问延安，告诉任弼时同志，就说方子翼要150元法币，你敢不敢负责？”

“我敢负责。”方子翼毫不含糊地说。

“那好吧！”薄一波想了一下说：“作为特殊需要，我就批给你，你写个条子，签上名。”

方子翼照办了，领了150元法币。

第三天，邓小平政委从前线回来了。他亲切地接见了刘善本等起义人员。邓小平40来岁，矮矮的个子，目光炯炯有神。他和大家一见面，就喜气洋洋，谈笑风生，好像会见久别重逢的老战友那样亲切，使起义人员看到了共产党大将的风度。他告诉大家：前不久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蒋军来犯的一个整编师。大家听了都高兴得鼓掌。这对刘善本等起义人员是个鼓舞和教育。邓小平请刘善本介绍起义经过。

航空队在邯郸休整几天后，又重新踏上征途。他们经永年县，到德州。大家看到铁路沿线被我军组织民兵和游击队扒了许多，其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同志们看到后都称赞“干得好”！

航空队到山东惠民，在一个小码头上乘船过黄河到达对岸。他们当晚驻羊角沟，第二天，前往昌邑县。这里距离刘善本老家很近，他多么想回去看看父老亲友们啊！可是，行军任务重，他一句也未提，愉快地和大家继续东进。

光阴似箭，冬降人间。一天深夜，航空队员们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叫醒了。原来，方子翼从当地驻军那里得到可靠情报说：敌人发觉了他们，企图

夜间来偷袭。方子翼立即组织大家火速转移。队伍跑了10多里来到小河边。河水一米多深，水面结了薄冰。敌人从两面包围过来，形势十分紧张。方子翼、严振刚命令：“部队立刻涉水渡河！”

冬天“涉水渡河”，真叫人不寒而栗！大多数人脱掉棉裤和棉上衣，穿着短裤衩过河；有的怕冷，不脱棉衣服就“扑通”一声跳下河去。脱了棉衣的同志把棉衣顶在头上，大家互相拉着手，破冰蹚水过河。水齐胸口高，刺骨凉。人们身上在发抖，牙齿不听指挥地直打颤。许多同志的腿上和身上被冰块划破了一道道的血口子，冰水一侵袭，钻心的疼。几位女同志过河就更难啦。她们在河里站不住，有被河水冲跑的危险。更使人们焦急的是敌人迫近了。在航空队过河的同时，有一股敌人也正要从上游过河。看来，敌人有可能包围航空队，妄图把他们一网打尽。幸而有个骑兵连奉命赶来掩护航空队，帮助他们开路，驮东西。

航空队用刘善本等4位起义同志的马，先把刘善本等4人送过去后，有两人把马牵回来，用马驮着几位女同志过河，唐玉文骑马带黎明的爱人熊美英过河。当唐玉文挥马跑到河中心时，敌人突然开枪，马一惊，熊美英“扑通”一声栽到河里。急流把她向下游冲去。黎明和其他同志拼命跑过去抢救，用力把她背过河去。有少数没脱棉裤的同志，虽然避免腿和身上被冰划破，但是，他们上岸以

后，没有衣服换，西北风一吹，又感到特别冷。后来，棉衣结了冰，冻得他们直打寒颤！

刘善本和其他同志们刚过河，敌人就追到西岸，发现他们过了河，就更加疯狂地开枪射击。“嗖！嗖！”的弹丸尖叫着从刘善本等

人身边掠过。幸而是漆黑的深夜，敌人无法瞄准射击。敌人在后面放枪，促使大家的两条腿跑得更快，甚至忘掉了疼痛和寒冷。骑兵连完成了护送任务后，悄悄地撤退了。航空队员此时已精疲力竭。但是，为了甩掉敌人的追击，他们还得继续前进。人们穿着“冰凌”裤、袄急行军，跑了小半夜才驻下。第二天再继续前进，他们来到莱

阳县。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战斗间隙抽空接见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和他们长谈。他指出航空队继续前进的注意事项。许司令员给他们送了几瓶烧酒。刘善本看到许司令员瘦瘦的身材，黑红的脸膛，十分健谈。此时，战事频繁，许司令员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晚上一有空闲时还和同志们下象棋。他下棋，刘善本等人在旁边观战。

刘善本他们在这里驻了一周，进行了休整和进一步化装大家都打扮成商人或逃荒闯关东的模样。有的外穿长袍、大褂，头戴小毡帽；有的身穿破旧的小棉袄。每人有个很简单的小行李。刘善本和那匹大红马告别。所有的马匹都留下，不能带他们过海。大家认真做了渡海的准备工作后就出发了。胶东军区司令部派卡车把航空队送到烟台。第二天傍晚分乘三条小火轮渡海。为了保证他们能安全地冲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线，许司令员专门派3个连队分乘若干条机帆船护送。他们把小钢炮也推上船作了伪装。刘善本他们乘坐的是货船，船舱里装了大半舱麦子，他们都坐在麦堆上。刘善本个子高，站着连腰都直不起来。坐下头几乎要顶着船舱顶。本来约需9个多小时就可以跨海到达彼岸目的地。但不巧，在海上遇到了六七级顶头大风，使他们寸步难行。海上风大浪高，使船颠簸得非常厉害，大家的平衡机能失调了，许多同志晕船了。就连过惯了空中飞行生活的刘善本等老飞行员也恶心呕吐啦！刘

善本脸色苍白。他抱着脸盆，“哇哇哇”地大口大口呕吐着。

当通过敌人海上封锁线时，刘善本等恨不得快点冲过去。但是，风浪太大了，船像蜗牛那样在茫茫大海上面挣扎、爬行着。刘善本心中万分焦急。突然，船舱起火啦！大家更加焦急万分！如果船烧坏了，那只好跳入大海与鲨鱼作伴。船上冒起滚滚浓烟。大家拼命地忙着救火。脸盆、水桶、甚至喝水、刷牙的缸子都用上了。正当大家拼命救火的关键时刻，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

“敌人军舰！”刘善本抬头一看，果然在左侧面有蒋介石的军舰，向失火的船开来了。他们大概是发现了海上有偷渡的目标，就迎火而来。

“大家沉着应战！”方子翼提醒大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是大火，二是敌舰。这两个敌人一个比一个凶恶。我们要用主要力量迅速扑灭船舱的大火，同时准备对付敌舰。”

“是！”人们小声地回答，并加倍努力扑火。经过大家奋不顾身的抢救，终于把火扑灭了。此后，查明原因是：靠近烟囱地方放的东西被烤着火啦！大火被扑灭了，这条船的动力部分被烧坏，成了死船。此时，敌军舰像猎犬发现兔子那样，全速扑过来。敌舰上的探照灯照在货船上，强大的光柱刺激着刘善本等人的眼睛，使他们个个心中点燃起一团怒火。但是，人们又不得不都装出笑脸，迷惑敌人，使敌人感到这是商船。敌舰越靠越近，看样子要上船检查。

27. 航空人才荟萃东安镇

大敌当前，笑脸相迎。

敌人用探照灯把船的上下左右，前前后后都照了好多遍，照得同志们眼花缭乱，怒发冲冠。航空队预先制订了在海上遇敌的作战方案是：尽量避敌，不到万不得已时，护卫船只，不准开火。敌人如果上船搜查时，就坚持说是做生意的商船。人员分散，随时准备搏斗。

敌舰迟疑了很久。大概因为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才调转船头开走了。此时，同志们才松了一口气。他们这条“死船”，由另一条船拖着顶风走，速度更慢。

其实，还有第三个“敌人”，那就是饥渴威胁着航空队员们的生命。第二天中午，他们带的一顿干粮早吃光了。船上带的淡水，也早没有啦。大家又饥，又干渴，非常难熬。本来9小时的航程，他们却走了24小时，到第二天傍晚才来到大连海面上。大连市是苏联军队占领着。这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派来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一支部队。林镇局长乘摩托车来接他们下船，派汽车把他们送到辽东饭店。该店是7层大楼。刘善本等人住在4层。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亲自到海岸迎接他们。他让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刘善本吃着感到格外香甜可口。但是，一位管理员却宣布不准大家吃饱的要求。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刘善本等人不理解主人的意图，小声议论道：“这是对我们关心，还是……”接待人员好像看出了客人很不理解的心理，马上解释说：

“请大家别误会。俗话说：‘开饭馆不怕大肚汉！’我们是怕大家撑着。”

“哈哈！……”他的话逗得大伙哄堂大笑。

“笑话！”张受益再也憋不住了，小声说：“我们几十岁的大人，还能让饭菜给撑死啦！”

招待人员耐心解释道：“根据以往血的教训，在海上饿急了的人，靠岸后，第一顿饭是不能吃饱的，这是上级的规定。以前曾有的同志在海上几天几夜没饭吃，靠岸后猛吃，结果，撑死啦！”

他讲的有名有姓，大家才消除了误会。

大战后的大连市，社会秩序相当乱。妓女、窑子很多。妓女在大街上公开拉客，见到男人就招呼。领导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要单独外出，防止中敌特的枪弹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刘善本抓紧时间看毛主席赠送的马列的书籍。他们在大连迎来了1947年的元旦，住了一周。

方子翼队长和严振刚指导员一上岸就和大连书记韩光和警察局长边亲武等领导人联系上了。他们共同分析敌情，研究行军路线问题。敌人占领了沈阳、本溪、通化、长春等沿途许多城镇，去哈尔滨的路不通了。怎么办？

“陆路不通，走水路。”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航空队领导通过大连负责人，拿着延安总部和党中央的两封介绍信去和苏军司令部交涉。苏军负责人非常友好，同意他们搭乘苏联的一艘大货船到朝鲜去。行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到达朝鲜的镇南堡。东北民主联军驻平壤办事处派车把他们接到平壤，驻办事处。办事处负责同志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安排好刘善本一行的食宿，并送给刘善本等4位起义人员，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刘善本看到平壤市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破坏很严重，不寒而栗，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他看到平壤市妇女头上顶着螃蟹卖，觉得很新鲜。朝鲜政府

和人民对中国同志非常友好，尽管他们国家遭到了空前残酷的破坏，还是尽力帮助和支持航空队的同志们。航空队人员在平壤休整、参观一周后，坐火车回国。火车破烂不堪，缺乏燃料，路又不好，所以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本来只一天一夜的路程，却走了近 20 天。给航空队一节破车箱。没有一块玻璃窗。车窗全部用草帘子堵死。车内黑洞洞的，像闷罐车。时值数九寒冬，最冷时达零下 20 多度。车箱里又无暖气设备，冷得很。也没有水喝，要到火车头上接水喝。火车经咸兴、清津等站，晚上 10 点到达朝鲜国境线上的南阳镇，它的对面就是祖国的图门江市，中间横躺着一条图门江。10 多天来，大家又冻又累，恨不得一步跨过江去。但是，不行。中朝双方国境线上，都在各自的大桥头设有边卡，火车不能随便通过图门江大桥。桥头是苏军把守。临时找个懂俄文的翻译和苏军交涉，他们准许通过。刘善本等到了图门江车站下车，走了两里多路，到图门江军分区司令部。大家站在院子里冻得直跺脚。此时是深夜两点多钟，正在熟睡的饶斌司令员，听说延安来了航空队，立即披着大衣跑来，把大家安排在各个办公室里住下。第三天，航空队转乘火车到牡丹江。此时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因国民党大兵压境，已于去年冬天搬到东安镇去了。牡丹江只有航校的留守处人员，副校长白起，副处长何健生等人接待他们。白起原是汪伪空军少将，1945 年 8 月起义后到此。白起原名白景丰，起义后改用此名。他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他初中毕业后，于 1923 年考入张作霖的航空队。后来，他和高志航等人被派往法国学航空，3 年后结业回国。他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时因受排斥到了汪精卫部队。1945 年 8 月和蔡云翔、于飞等汪伪空军人员 30 余人（包括家属）弃暗投明，分别驾机起义和地面起义到达延安总部和苏北新四军军部。同年 11 月底到达东北，参加筹建航空学校的工作。

何健生原是汪伪空军上校参赞武官。他曾经是和日本鬼子在空中拼杀过的国民党领航员。1942 年 1 月 24 日上午，他又奉命去轰炸越南河内嘉林机场的日军基地，不幸飞机被炮火击伤，他跳伞被俘，于 8 月 20 日交汪伪空军。他和蔡云翔、于飞等积极找共产党，策划起义，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和白起一起来到东北从事筹建航空学校的工作。

刘善本和他们见面不久，航空队就暂时兵分两路，各奔东西。向西的是方子翼、严振刚等陪同刘善本、张受益等 4 名起义人员到哈尔滨向东北局和“东总”（即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简称）报到；向东的一路是航空队的其余成员，由白起等航校的同志接往东安镇校部报到。

刘善本等人到哈尔滨下火车时恰巧碰上李立三到火车站送客人。李立三和刘善本热烈地拥抱，并把他们接到哈尔滨宾馆住下。方子翼等到“东总”交了延安总部给“东总”的介绍信，汇报了情况，再到东北局找彭真，向他交了党中央给东北局的介绍信，并汇报了沿途的主要情况。航空队经过 4 个多月的行军，行程两万余里，跋山涉水，漂洋渡海，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线，在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关怀和帮助、掩护下，终于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至此，延安总部航空队胜利地完成了新长征的任务，宣布解散。东北局和“东总”领导特意留刘善本等人在哈尔滨欢度新春佳节。林彪、彭真、李立三等东北局负责人和“东总”负责同志亲切地接见刘善本。刘善本向他们汇报了起义经过，并谈了蒋空军的历史和现状。

哈尔滨市参议会为了欢迎刘善本一行的到来，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刘善本、张受益、唐玉文 3 人都应邀在会上讲了后。

一天上午，地处祖国东北边境的小镇——东安镇还很冷，滴水成冰。突然，航空学校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数百名教职员们在校门外排成两行，列队夹道欢迎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天气虽冷，人心暖。人们冒着严寒，振臂高呼：“欢迎刘善本等来校参加建设人民空军！”等口号。刘善本等以正规军人的姿态，昂首挺胸走在前面。他们微笑着向大家鼓掌表示衷心的感谢。校部住的是原日本宪兵队的瓦房。机场在东安城镇东北10余里的地方。学员队和训练处住在机场。

下午两点，在校礼堂开欢迎大会。校政治部主任黄乃一主持大会。政委马文致欢迎词。校长常乾坤和副校长白起等讲了话。刘善本等代表受欢迎的同志讲了话。

刘善本虽然口才不大好，不善于登台演讲，但是，他说得既风趣又有水平，博得了阵阵掌声。他首先简述了国民党假革命，真反动的内战问题。接着，他表示：“我坚决反对蒋介石受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发动祸国殃民的内战。我决心冒险驾机起义，我认为为祖国和人民起义，即使不幸牺牲了也是值得的。”至于自己今后的打算，他坦率地说：“自己本来想到解放区来作新文字工作的，没想到解放军也创办了自己的航空学校。”刘善本坚定地表示：“我相信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咱这个航校将来一定能够发展成超过国民党空军的人民空军！”他谦虚地说：“自己是个刚参加革命的新兵。我能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很高兴，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决心向老红军、老八路军学习，团结一致，建设人民的空军。”他还风趣地说：“延安的小米好吃。延安的女同志吃小米都长胖了！”说得同志们哈哈大笑。

晚上，校宣传队给刘善本等人演出了《白毛女》等舞剧歌剧。航校主办的《学习》月刊和《航校》小报编辑部的几位记者、编辑，连夜撰写文章，很快在报刊上分别出了一期欢迎刘善本等起义人员和新疆来的航空人员到航校的专刊。

第二天早饭后，常乾坤、马文、王弼（航校第二政委）等几位校领导到刘善本宿舍来看望他和另外3位起义人员，向他们介绍航校的基本情况。刘善本等人也向常乾坤等谈蒋空军的内幕。大家谈得很投机，毫无顾虑。常校长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早在战争最艰苦困难的年代考虑到将来要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了。党在20年代就先后派了多批27人到苏联学习航空。回国的有十余人，我和王弼、刘风、王琏（朝鲜人）等分别于1938年9月和1939年5月回国”“‘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党中央就决定在东北筹建航空学校，为将来建设人民空军打基础，恰巧，汪伪空军中校飞行教官蔡云翔，少尉飞行员于飞、张华等6人于8月20日从扬州驾机起义到延安，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啊，对了，老白，”常校长介绍到这里突然拍着坐在他身边的白副校长的肩膀说：“你说说吧！”

“好吧。”白起说：“我们大部分人是让蒋介石搞独裁排斥到汪伪空军那里去的。但是，我们终于迷途知返，想办法找到了共产党。1945年8月，我和常校长等都还在延安。”王弼接着说：“30号那天，刘少奇召我去。他向我交代了到东北后的任务和注意事项。总部指示蔡云翔驾驶他们起义来的那架飞机，我们到张家口着陆时，不幸飞机在正修理的跑道上撞坏了轮胎。中央回电答复我们的请示报皆是：要我留下，刘风和蔡云翔等继续前往东北。”

“9月底，”黄乃一说：“日本一航空队由大队长林保毅（林弥一郎）在辽宁省凤城率领全队3百余人集体向我投诚。我军接收后，在此基础上，改编成立了航空队。”

“我和于飞等20多人于前年10月中旬从延安出发。”常乾坤说：“在东北局和‘东总’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去年3月1日在通化市中学正式宣告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当时全校五六百人，从前年底航空队成立时起，敌人就向我们进攻、捣乱，我们被迫不断撤退。我们已经搬了5次家，即沈阳——辽阳——宫原——通化——牡丹江——东安。蒋介石妄想把人民空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当然，多次搬家损失很大，我们的飞机也被敌机炸毁了几架。但是，我们的航校却越办越大。现在，你们和新疆这批同志来了就更好了，我们的航校不大，却荟萃了三国（中国、日本、朝鲜）五方（共产党、蒋空军起义人员、汪伪空军起义人员、朝鲜人、留用的日本航空人员）的航空人才。”

“东总已经来电，”马文政委说：“正式命令刘善本任副校长，张受益任训练处副处长，唐世耀任机械科副科长，唐玉文任通讯教员。”

在坐的十几个人热烈鼓掌，表示祝贺。

“感谢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刘善本为难地说：“我参加革命还只是一个新兵，要我搞飞行技术工作还可以，要我做校领导工作还没作过。”

“现在，我们自己航空技术力量大大加强了，日本教官们再也不敢小瞧咱中国人啦！”在交谈中，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话，激发了刘善本的民族自尊心。他想起了在美国学飞行时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就答应说：“好吧！我干！我希望各位老同志多多帮助、指导。”

常校长高兴地拉着他的手，使劲摇着说：“好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常校长向周围同志环视了一下，提议说：“走，我们到机场转转吧！”

“很对不起你们。”王弼边起身边说：“现在大敌当前，蒋介石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冻死！你们看，这屋里有暖气设备，却没有煤烧，所以只能让大伙烧劈柴，睡土炕。”

刘善本走出房门，一阵寒气袭来，这给他一个下马威。他挺了挺胸膛，好像要把寒气顶回去。

刘善本对常校长说：“老常，我们来时，已经有了吃苦的思想准备。领导对我们优待得太多啦。以后，不能总把我们当客人看待。对客人再好，那客人也是外人。我是革命的一分子是主人不是客人，我不能有任何特殊。”

“好啊，”常乾坤说：“以后，我们就同甘共苦吧！”

航校住的是日本式的房子，机场也是日本人修的土跑道。常乾坤、刘善本等人边走边说，踏着冰雪向机场走去。

“这就是我们的家底子。”一踏进机场，常校长就指着停机坪上掩蔽的各式飞机说：“这些主要是林保毅原飞行大队的飞机、器材，还有我们从东北各个机场搜集来的。现在，共有300多架各式飞机，31架是好的，还有五六十架可以修好，其中九九式高级教练机21架，双发高级教练机两架，初级教练机3架，战斗机4架，九九袭击机1架。”

“去年转场、训练等共损失飞机10架，”王弼说：“现有80多台比较新的发动机，还可修好几十架飞机。”另外，王弼指着那边停的汽车对刘善本说：“你看，还有卡车8辆，3辆能用，小汽车两辆，好坏各1。总共有各式大小汽车14辆。”

“现在有多少学生？”张受益问。

“共有 306 名，”马文回答：“其中飞行学员 66 名，机械员 240 名。”

“学员不算少。”刘善本问：“航校的机构呢？”

“现有政治部、校务、训练、供给、机务处。”马文说：“两个学员队，一个飞行教官训练班。还有警卫营、卫生队等。机构还待充实完善。”

“怎么不见蔡教育长？”刘善本问：“他哪里去了？”

大家的脸突然沉下来。过了会，常乾坤叹息说：“唉！他去年 6 月去通化抢运东北币（东北发行的人民币）不幸光荣以身殉职啦！”

他们正说着，突然开来一辆卡车司机来接他们回校部吃饭。干部、学员、空勤、地勤、教官、战士等都一律吃大灶。有个战士很风趣地对刘善本说：“高粱米，是磨尖上色的大米，好吃！”刘善本被他逗乐了。

大家吃的是高粱米饭窝窝头，盐菜一碟没有油。刘善本吃了一口，嗨！真不是滋味。他满嘴的高粱米饭，嚼来嚼去，就是咽不下去。他去舀了一大碗米汤，泡着吃，强把高粱米饭填到胃里去。

后来，人们发现他吃过饭后还带一碗饭回去。他这是干什么呢？原来他吃不饱，带回一碗高粱米饭待到夜里备课饥饿时充饥。

28. 首创领航班

刘善本到航校不久，就主动向常校长详谈了自己的想法。

“考虑到将来空军发展的需要，”刘善本建议：“我们是否成立领航班。”

“好啊”，常校长高兴地说：“你的建议很好，现代大型轰炸机、运输机不断问世，空军哪能没有领航员！”常乾坤却又面有难色地说：“可是，要开设领航班困难不少，首要的是缺乏教员和教材。谁来担任领航教官呢？”

刘善本不假思考地说：“如果是怕没有教官，那么，我毛遂自荐算上一个。”

“噢，你会飞行，还会领航！”

“嗯哪！”刘善本风趣地学当地方言：“我也学过领航。”

“那太好了！”常校长说：“不过，如果让你去担任领航班主任教官，岂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吗。”

“嗨，瞧你说到哪里去了！党不是常教导我们说：革命者，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嘛。我要是为了升官发财，就不冒险到这里来啦！”

常校长热情地握住刘善本的手说：“你的思想境界很高。来，我们坐下来商量一下。”

4月21日上午，在航校礼堂召开军人大会，常校长正式宣布：领航班（2队）成立啦！刘副校长兼任主任教官。何健生副处长教轰炸课。常乾坤、白起、张受益等人都承担了领航班的授课任务。日本籍教官长谷川等担任带飞及空中实习任务。常校长说：

“领航班是在校党委领导下，由刘副校长、何副处长两位同志具体负责考核挑选学员和各处室同志们共同努力筹备成立起来的。希望大家好好学习，为未来的新中国人民空军培育出第一批领航骨干和种子。”

第二天，刘善本在教室对学员说：

“你们这25位同志都是经过文化考试、智力测验和体格检查合格后，从全校几百名干部、战士中挑选出来的。你们年轻、体壮、政治条件好，作战勇敢，还有一定的文化。以前你们在部队就是千里挑一的，现在又被择优录取。但是，你们不要轻看领航工作。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领航员甚至比其他空勤人员更难挑选。因为他不但要求文化程度高，而且特别要求头脑清醒，计算要快。否则飞机飞过去了你还没算出来，哪能算是称职的领航员呢。领航员如果稀里糊涂就可能因为迷航而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比如在空中计算错了1厘米，那么飞机飞60公里，就要相差1000米。如果是飞长途相差得更多，飞行员可能找不到要攻击的目标。假如是夜间或是昼间能见度不良时就会迷航，发生机毁人亡事故。”刘善本还针对有的同志要求学飞行，不愿学领航的思想问题特别强调指出：“有人重飞行，轻领航，‘认为学习驾驶飞机才是学习航空技术，领航没啥学头’。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其实领航学科同样是飞行中一门很重要的航空科学，大型飞机没有领航员等于盲人骑瞎马，只能到处瞎撞。我们必须下苦功夫才能学好领航技术，当个合格的领航员。”

“今后，我”，刘善本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还有何副处长等同志，就和大家一起学习、研究领航问题，大家是否欢迎？”学员们以热烈掌声表示衷心欢迎。

领航班计划一年半毕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理论教育4个多

月（到8月底）。第二阶段，空中实习5个月（9月至翌年4月，其中有3个月因气温太低停飞，只能进行地面整训）。第三阶段，射击投弹5个月（1948年5月至9月）。刘善本认真按照这个计划进行训练。

此时全国各地战火纷飞，航校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刘善本等教官和学员们发扬延安抗大精神向困难作斗争，因陋就简，终于正式开课了。

东北这个冬长夏短的地方对飞行训练十分不利。航校生活又特别艰苦，敌机常来捣乱。航校白手起家没有教材、教具，甚至没有领航班的教室。大家天天吃着高粱米饭或是发了霉的小米饭、玉米碴子，坚持学飞行，这真是世界少有。刘善本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没有教材，他带头动手写。人们常看到他深夜伏案编写教材，白天上课他讲仪表学，重点讲了罗盘。他为了讲好这门课写了十多万字的讲义。没有教具，刘善本亲自动手动脑设计并发动学员和他一起制作。为了讲好三角学，他带领张执之、郭浩等优秀学员用木板制成炸弹弹道模型，有方桌那么大。它能够显示出飞机的飞行航向、高度、速度、弹道和弹道偏角、修正角、弹着点及射程等数据，这是个立体形象化教具使学员们一看就懂。

刘善本还设计制作了测风盘，有书那么大，能测量风角多少度，风速多少，对学员们帮助很大。解放后空军部队兵工厂还生产这种测风盘在航校和飞行部队中使用。

刘善本为了使学员们在空中迅速准确地计算出各种有关飞行的诸元，他又做了飞行员计算尺。这种尺子在美国和苏联等国家有统一制式的产品，发给航空部队用。但是解放区没有。刘善本凭记忆，设计仿制了计算尺，定型后由航校机械厂用铅板做了一批，发到每个教员和学员手里。学员陆汀拿着这种尺子非常高兴。他看到这个图形计算尺，共有三层。一层铅板，一层分划刻度表，上面刻有公里、海里的换算，高度、速度、真空速、地速、偏流等各种计算诸元。全校教员和职员都很欢迎这种尺子。有的学员后来把它当成“传家宝”，继续使用。

没有教室，冬天在大宿舍上课；春夏在院子或机场学习。没有桌子，学员们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字；没有板凳，坐背包，后来又自己动手找木板钉小凳子；没有电灯，自己做豆油灯。

飞机轮胎没有气了，又没有打气的冷气瓶，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代替。刘善本和学员们轮流打气，每人打一百下。有的飞机轮胎补了120多处，还要飞。他们就这样坚持刻苦教学，艰苦创业。条件虽然很差，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想到学习是为开拓未来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就感到虽苦也甜。出人意料的是，刘善本这个吃惯黄油面包，穿过西装革履的国民党空军的“空中骄子”，居然也能和共产党人一样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甚至比有些共产党员表现得还要好。航校同志们的“千难万险何所惧，愿为航空献青春”的战斗豪情和革命精神，鼓舞、激励着刘善本。个别同志怕艰苦，或不安心学习，提出：“枪炮一响，手就痒痒；飞不上，等得慌；还不如让我打起背包上前线，去打仗！”刘善本就主动地做思想工作，说得有这种想法的同志心服口服，安心学领航。

7月15日，晴空万里。领航班学员幻想上天的夙愿终于要实现啦。这是他们第一次上飞机进行空中感觉飞行。在依兰县太平镇（现改名叫依东）机场进行。这机场原来是日本修建的秘密机场，水泥跑道。全班分两批到机场。第一批12人。他们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心里甜滋滋的。首批上机6名学员，由

刘善本驾驶日式九九双发高级教练机。飞机像箭头般离陆上升。大家心旷神怡，雀跃欢腾。瞬间，飞机爬到 3000 公尺高度。

“啊！山变矮了！河变窄了！房屋变小了！人，像小蚂蚁……”

“好家伙，真是站得高，看得远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现在，咱的视野开阔多啦！”6 名学员高兴得手舞足蹈，惊奇地议论着。有的学员原来是放牛娃，今天突然上了天，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梦幻变成了事实。有位学员高唱：“我们翱翔在蓝天白云之间，我们的幻想终于实现……”

突然，飞机一个失速动作，那唱歌的小鬼，“哎哟”一声，几乎摔倒，其他人也东倒西歪，坐立不稳，立刻感到心好像吊在空中，脸色苍白。

“哎哟！哇哇哇……”有个学员首先张开大嘴，呕吐啦！有的学员躺到机舱里。几个人“爹啊，妈呀”叫苦不迭。不一会，刘善本把飞机操纵得又很平稳，学员们也随之恢复了常态。苍白的脸上逐渐有了血色。飞机又爬高。不一会，刘善本又来一个失速动作，学员们一下子又难受起来。这回，几乎所有的人都呕吐了。

“哦，哦，我的乖乖！开，开飞机这碗饭可不容易吃呀！”

刘善本这样连续作了 3 次，虽然在空中只有半小时，却使学员们感到比在地面过上一年还难熬！刘善本驾驶飞机平稳地落在机场。

第二批学员高兴地上来，满面春风地接替首批同学。

这样，刘善本和一位日本教官，上午带飞 4 次，让 25 名学员都轮流上飞机体验了空中生活。下午，分组讨论，谈体会。

“过去，看人家在天上飞，心里痒得很，总认为坐飞机惬意得很。今天上去，嗨，真够呛，我差点儿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啦！”

“真是，不坐飞机不知道，一坐吓一跳！”

“哼！这都是刘副校长给咱的下马威，显示他自己。他如果不这么故意做几个失速动作折腾人，咱还不能这么难受哩！”

“他是国民党军官，搞军阀残余来整咱啦！”

“他平时对咱挺和善的，怎么今天到空中就变得那么厉害？”

“他搞法西斯式的训练……”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哎，话不能这么说。”一位学员打抱不平地说：“将来空战不是比这还要折腾得更厉害吗！”

“练为战嘛！不这么苦练，将来能打胜仗吗？”

“凭良心讲，咱不能责怪他。咱只上去一次，就感到受不了啦；可是，他连续带飞了几批学员，不是折腾得更够呛吗！那么又是谁整他呢？”

“这，嗨！咱都想到哪儿去啦！”大家又不好意思地相对而笑。

“对罗。咱不能这样误解刘教官。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嘛！刘教官有高超的飞行技术，咱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他学习，一定要从难从严搞好飞行训练。”

这是大家讨论的最后结论。

地处东北角上的密山县一带，冬季特别冷，但是，伏天中午还是相当热的。夜晚，蚊子叮，小咬咬，大家睡不好觉。下午上课不久，有的学员就打瞌睡了。刘善本也不批评他们，说：“喂，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大家齐声回答。打盹的人被惊醒了，揉了揉眼睛，甩了甩头，听故事。

“在外国，”刘善本说：“有个人特别喜欢夜间走路。但是，他有个老毛病，不记路，走过去就忘了。他有好几次走丢了，被家里人去找回来。于是，大家就给他送个外号，叫“迷路者”。有一天夜间，迷路者又走出去了。他走得很远。当他往回返，走到十字路口时，却不知该走哪条路。他急得在十字路口来回转悠，忽然发现路旁立着路标，他非常高兴。他走到近前也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字。于是，他只好往标杆子上面爬。当他爬到上面仔细一看，啊，那上面写着4个大字：“油漆未干！”

“哈哈……”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刚才昏昏欲睡的人们也提起了精神。刘善本说：“我们搞领航的人，如果不认真学习领航技术，就会像那位迷路者那样黑夜瞎撞。不过，他瞎撞的结果还只是沾了一身臭油漆；而我们如果在夜间去执行战斗任务时迷了航，其结果不仅完不成任务，而且要机毁人亡！”

大家听了，不寒而栗。以后听课时，谁还敢再打瞌睡！

刘善本上课要求很严。他为了提高学员的学习效果，想了许多办法鼓励启发学员们动脑筋。他坚持每堂课开始时先提出一二个问题，要求学员们起立回答。当第一位学员回答后，他不表态，首先问大家：“他答得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最后他才做结论，并给学员打分，记在成绩册上。他还坚持搞阶段性的考试。有时中间还要进行小测验。他考学员的方法既灵活，又实事求是。他采用百分制计分法，但是，有的同学，答好了可以得到100多分。为啥？因为，他不但采取扣分办法而且还用加分的办法。如你全做对了是100分。你同时把选择题也做对了，他给你加几分。如果你全答对了，又提前5分钟第一个交卷子，他就给你再加5分，奖励你多、快、好、准地交卷子的精神。

“为什么要打破百分制？”他告诉学员：“因为领航员在空中工作，是要分秒必争的。你能提前准确地算好，对完成飞行战斗训练任务非常有利，应该受到奖励。相反，假如你虽然都算对了，但是超过了5分钟，也不能得满分。他每次考试多出一两道选题，有的同学在规定时间内全部算对了，他又多给打几分。刘善本说：“这说明他掌握的知识多，而且算得又准又快，当然，要比那只完成百分题的同学多得几分了。”刘善本就是千方百计地鼓励学员们好学上进，提高其运算能力和领航技术，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课。

29. 不速之客

一天，机要员向刘善本报告说：“刘副校长，黄主任来电话：从香港来个报社记者找你。那记者自称是你中学时候的同学，问你有无这位同学，那同学想见你，是否见，在哪里见？”

刘善本说：“有。他千里迢迢来访，我当然欢迎。请告诉黄主任，请他来这里吧！”

“是！”机要员敬礼后，转身走了。

“他现在来干什么？”刘善本自言自语地说：“他是私人拜会，还是受官方委托？”

原来，头天下午，从哈尔滨来了位30刚出头的人到东安航校，掏出香港记者证递给门卫，说是刘善本的同学，特来拜访他。

这时，全国战场鏖战方酣。卫立煌占领了除哈尔滨等以外的东北所有的大中城市。靠近苏联国境线的小小东安镇也不是世外桃源，空中常有敌机来轰炸、扫射；地上时有小股土匪、敌特的骚扰、破坏。这是国民党、中央军最得势、猖狂的时候——他们占领了延安，重兵合围山东。指战员们对敌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门卫手握记者证，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不能不引起警惕。但是，他是来找刘副校长的，又不能冷落了他。他立刻报告黄乃一主任。黄主任来迎接他。“噢，你是从哈尔滨来的？”

“是的。我是香港大众日报社的记者，听说刘善本在这里，我想会会他。”

“我晓得。”黄乃一操着四川话：“东北局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过，他不在东安。”

客人皱皱眉头，半信半疑地张了两下嘴，没说出话来。

“请你先住下，等我和他联系以后再告诉你。”黄乃一解释说。客随主便，记者点点头。于是黄主任请他住进招待所，请他吃晚饭。席间，客人说：“黄先生，我和善本是在北平上高中时的同学。他在学校从来都是守规矩、正直的好学生。可是，他为什么跑到共产党这边来？”

“好学生就不应该到共产党这边来吗？”黄乃一笑着反问他，并打量，推测这位不速之客的真面貌。他，真是香港来的不速之客，还是南京专门派来的刺客？！

“不，请别误会。”记者解释说：“我是说：他不是活跃分子，是个很规矩的人。”

“正因为他本份、正直，才看不惯国民党贪污腐败的那一套，才弃暗投明到解放区来哩！”

两人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天上午，保卫科张孔修科长递给黄乃一一个纸条子，他看后说：“记者先生，刘副校长欢迎你去。”

“真的？”客人半信半疑。

当天，记者乘火车到佳木斯市南面的依东机场，受到刘善本的热情欢迎。在刘善本的办公室（兼宿舍）里，两位老同学畅谈别后怀念之情。

客人打量着刘善本，看他穿着日本的旧军服（航校被服供应困难，每人发了日本仓库里留下的军服），叹息说：“唉！善本兄在国军是出类拔萃的航空队员，是前途无量的佼佼者，怎么竟来到这极端荒凉的北大荒呢？”

“老弟，此言差也！”刘善本根据几个月来的体验说：“俗话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东北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18岁的姑娘呀”

着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把孩子放在吊篮里轻轻地摇晃，使其入睡）。这里也是抗日先烈们用鲜血换取和保卫的祖国神圣的领土啊！”

“诚然，这里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只是一块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

“哈哈……”刘善本大笑。他为了避免和同学刚见面就陷入政治争论的窘境，就故意说：“谁说这里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嘿，这里的兔子满荒坡，成群野鸡、野鸭叫哥哥。我们改善生活，多亏了祖国这块宝地。蒋介石围困我们，妄图把我们冻饿死在北大荒，而我们就靠这块宝地栖身，靠祖国母亲的大地滋养着。她使我们经常能有野味吃。如果你不相信，明天我带你去打猎，下湖拣野鸭蛋，我保证你满载而归。”

“善本兄，你说得很轻松愉快。”

“这本来就是轻松愉快的事情呀……”

“副校长，请您二位吃晚饭。”警卫员从食堂给端来炒兔子肉和炒野鸭蛋等4菜1汤。主食高粱米饭。刘善本说：

“你看，说能吃到野味，就能吃到吧！听说你来，我和小鬼（指警卫员）到坡里走了一趟，这就算是我给你设的‘便宴’吧！请。”

“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这‘大米’饭虽然不中看，可还好吃吧。战士们说它是‘磨（掉）尖上色的大米饭。’他们吃得很香甜，一顿能吃3大碗。我开始时连半碗也吃不下。现在，你瞧，吃两碗还不够。不信，咱比赛吧！”他给客人夹了野鸭蛋和兔子肉，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怎么样，这些野味美不美？”

“嗯，不错。”同学吃了两口称赞着。他把话题一转说：“不过，要比起上海、香港的山珍海味和美国的西餐来还差远哩！”

“我不稀罕那些。我宁愿吃这粗茶淡饭。”

“善本，”同学环顾一下四周，附耳轻声地问：“是不是周围有共产党的耳目监视你？”

“怎见得？”刘善本也压低声音，悄声地问：“你有什么悄悄话要对我说吗？”

“没有。不过，你怎么专拣共产党爱听的、好听的话说呢？”

“哈哈……”刘善本觉得他问得非常好笑，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

“我，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太有趣啦！国共两党不一样，共产党对内是不搞特务监视的。就说学校给我派的警卫员吧，他和我形影不离。”

“这不是对你的监视吗？”

“不。”刘善本摇摇头。这个小鬼既聪明，又勤快，对我十分尊敬，就是爱睡觉。我书写教材老熬夜，他困得直打呵欠。我让他先睡，他说：‘首长不睡，我也不睡。可是，他说着说着就打起呼噜来了。我把他抱到炕上盖好被子，他也醒不了。他喃喃自语地说：‘保卫首长的安全是我的责任。我可千万不能睡着了……’突然，汪汪汪一阵狗吠声把他惊醒。他一骨碌爬起来：‘哎呀！我该死。我啥时候跑上床来睡觉啦！首长，没有啥事吧？’这个可爱的小鬼，你说他是监视我的吗？”

“看来，你的乐观主义精神很好。不过，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你家是大财主，你怎么能跑到这里来呢？”

刘善本笑而不答。他想再试探这位同学是代表谁来的，他到底要说些什么“悄悄”话。

“我在哈尔滨看到共产党报纸登了你的大量消息，我真不敢相信，那些话能是你说的。我认为中央社说你是误落延安机场才合乎情理。一失足成千古恨。现在国军眼看胜利在握，土八路抵挡不住，延安于3月19日丢了，你还不知道吧？！”

“知道。”刘善本不动声色地回答。

“我真为你的前途和命运捏把汗。”

“感谢你的关切。不过，你应该为我政治上获得新生而祝贺才对。”

“什么？”老同学惊得目瞪口呆。

饭吃完了，刘善本把碗筷收拾到一起，警卫员进来收走碗筷。刘善本随口说：“谢谢你！”

“为人民服务。”警卫员憨厚亲切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小事情，请您不要总是这样客气。”

刘善本点点头，接着刚才的谈话：“你说到《解放日报》有关报道我的那些情况，都是我说的实话。”

“真的？！”

“在这里我才真正有言论自由，官兵平等。你看，我和这个小鬼，只有职务上的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

“现在，国共决战，好比巨人之间的搏斗。俗话说：‘好汉不敌双拳’，假如3个人打1个人，那1个人肯定是难招架的。”

“你说这话有道理。”

当时国民党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军事上敌我对比是3比1。蒋介石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余万人，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余万人，总兵力共达430万人。而解放军总兵力120多万人，不及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国民党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等方面更是大大超过解放军。蒋军拥有飞机加坦克等现代化装备，而解放军的装备是“小米加步枪。”国民党统治区有3亿多人，解放区仅有1亿多人。在外援上，美国给予蒋介石的援助，共达13.3亿美元，派出上千人的顾问团到蒋介石的陆、海、空三军中去帮助指导国民党的作战训练，策划内战。美国帮助空运和海运的中央军有50多万到达内战前线。共产党方面，苏联给予军事上的援助甚微，完全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来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对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刘善本心中明白，但是他没有多说什么，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位同学很健谈，他又说：

“还有，胡宗南统率的中央军一举攻占延安，去进攻的国军比共军多10倍，共产党危在旦夕！”

“放弃延安我知道，没有啥了不起的。去年我离开延安时党中央就有撤出延安的打算。毛主席的指挥原则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嘛！胡宗南只得到一座空城，又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毛主席说蒋介石是纸老虎，我看胡宗南更是一只纸老虎。”

“就拿东北来说吧！”刘善本接着分析形势说：“国军来势凶猛，我军后撤。开始他们占领了四平、沈阳、通化等许多大中城市，看起来凶猛异常，如中央电台吹嘘的那样：‘共军节节败退，国军节节胜利！’可是，我军于去年10月底，在辽东新开岭地区一举歼灭敌52军的25师7000余人。接着

又于同年 12 月 17 日起，至今年 4 月 10 日，胜利地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歼灭敌 5 万余人，粉碎了敌在东北战场上的全面进攻，已经扭转了东北战局。看吧！去年我军北撤，今年我就将大踏步的南进。”

“那么，你是真心实意地要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是的。”

“假如共产党被打败了，你不后悔吗？”

“我绝不后悔！不！共产党是不会被打败的！”

“为什么？”

“因为”，他稍微停顿一下说：“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孙中山的遗训也曾讲道：革命要‘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现在，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中国民众的需要是什么？和平！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是深得民心的，所以必胜；国民党坚持发动内战，是逆流而动，是失民心的，所以它必败！”

“你说得很有道理，和共产党人说的话差不多。”他点点头，接着又叹口气，摇摇头说：“不过，就算是你说的对。可是，你太太和闺女，你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都在上海，他们随时都有上西天的危险，难道你就是见死不救吗？”

“我”，刘善本是孝敬父母重感情的人，提起母亲他心酸、内疚，低声地说：“我是很爱他们的。”他有些说不下去了，叹息了一声又说：“可是，自古忠孝难双全。我不能因为他们而昧着良心驾驶美国的轰炸机去炸死成千上万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正是为了要挽救天下成千上万个无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的生命，我才冒险驾机起义！当时，我在延安电台曾大声疾呼：‘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可是，蒋介石还是开动了杀人的机器……”刘善本气愤得说不下去了。

“我相信，你的心是善良的。你的名字也不亏叫善本。可是，国共两党仇恨这么深，你却无回天之力。这场空前弥天的战火，终于在中华大地上燃烧起来了！可惜，你也只落得个妻离子散，好心得个恶报！”

“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但是，我不能助纣为虐。我的亲人是要遭到折磨的，但是，我相信他们会理解和原谅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的《自由与爱情》诗称：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你讲得好。”老同学赞扬一句。

刘善本接着说：“现在，我们创业尝艰辛，无暇论个人，名利双抛却，对党赤子心！”

“啊！老同学！”记者惊奇地说：“我没想到十多年不见，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啦！真是，时势造英雄。你已成长为忧国忧民的政治家。”

夜深了，他和同学在一个炕上就寝。

第三天，刘善本送他回校部。他走到飞机跟前，拍着机头问机械师：“飞

机加满酒精没有？”

“加满了。”机械师立正报告说。

“好，准备起飞！”他拉着同学上飞机，同学却吓得直往后缩，不敢上飞机。“这能，能行吗？”

“你说怎么不行？”刘善本不解地反问。

“我常坐飞机周游世界，却从没坐过烧酒精的飞机。”

“噢！”刘善本恍然大悟，并且想起自己刚到航校时一段故事来。

那天，常乾坤等几位校领导陪同他们起义人员到东安机场看看，当走到油库时，发现了大批酒精。“航校飞行用酒精吗？！”刘善本惊奇地问。

“是的。”常乾坤脸上露出几分自豪感说：“去年夏季航校刚开飞不久，我们缴获和收集的航空汽油很快就要烧光了。飞机没有油喝怎能上天？大家万分焦急，后来，有群众建议：‘听说日本人过去曾进行过用酒精代替航空汽油的试验，但不知搞成功了没有。建议航校组织试验。’校党委分工我和王弼政委、白起副校长抓这件事情。开始，试验多次都失败了！后来，机务干部改换了喷油口，把汽化器喷油嘴的口径略为磨大，终于试验成功。”“常校长夸奖地说：“试验用酒精飞行成功，白副校长起很大的作用。”

“不。”白起摇手说：“那完全应归于党委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我不过是牵个头而已。”

“酒精是航校生命线之一。”王弼说：“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终于又找到了上天的新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全校同志，特别是飞行学员无不拍手称赞说：‘世上无难事，咱上天又有门了！’后来，‘东总’批准我们在哈尔滨办了酒精厂。这样，缺乏航空汽油的难题解决了。”

刘善本回忆这段故事后，也就理解了为啥今天老同学不敢上飞机的缘故了。他向同学作了简单的解释后说：“上吧，如果飞机出问题，我陪你去见上帝！”刘善本开飞机送他回到东安镇校部。校领导对客人都表示热烈欢迎，留他在校部住了两天。在客人要离校时，几位领导和张受益，唐世耀等起义人员前来欢送。记者说：

“我衷心地感谢善本同学及航校诸位领导的热热烈欢迎和款待！感谢善本兄解除了我心中之迷，使我看到了解放区的新人、新事、新天地！”

刘善本驾驶汽车把他送到东安镇火车站。火车快启动时，他紧握住同学的手说：

“请你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各位老同学，不，最好能借助你的大笔告诉全国人民：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卫战争是一定能胜利的！我希望同学、同事们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来。”

“呜……”火车随着吼声开始移动。刘善本和同学互相招手致意“Good Bye（再见）”。

列车“得得得”地向哈尔滨方向飞驰而去。

“警报！敌机！”车站发出了警告。刘善本等人立刻疏散掩蔽。

30. 在战火中成长

一天上午 10 点多钟，刘善本和学员们正在机场做飞行前的准备。突然，空中来了 6 架飞机（P—51 和 B—25 式飞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因机场周围没有高射炮武器能够对空射击，所以，敌机越来越猖狂。他们瞄准停机线上稍加伪装的几架飞机，不断扫射、轰炸。突然，一架飞机被击中起火，接着，另外几架飞机也相继被命中。霎那间，机场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刘善本等人卧在小树丛中再也忍耐不住了！便不顾一切地跑向停机线救火。

当刘善本跑到停机线一看，惊呆了。这几架飞机全是报废的飞机框架和木头搭起来的架。原来是负责伪装飞机的同志为了迷惑敌人，而把好飞机分散藏起来。敌机轰炸、扫射了半天，连一架好飞机也没有炸到。刘善本看后，由惊为喜，他愉快地和大家一起扑打大火，很快就把火扑灭了。

第二天，刘善本正组织飞行训练，突然，空中飞来一架飞机，向机场俯冲着陆。机舱里走出方子翼。原来，他们在汤原机场搞飞行训练，敌机 P—51 数架飞临机场扫射。方子翼立即跳上飞机就住天上钻，飞到依东机场来躲避空袭。

汤原机场因敌机突然临空袭击，把正准备起飞训练的另一架九九高级教练机打中了，飞机尾部着火冒烟。敌机还在空中疯狂扫射，大家不顾个人安危，急忙跑去救火。日本平信教官跑在前面。他脱掉棉袄去捂盖熊熊燃烧的火苗。大家相继赶来，一齐动手。有的用沙土盖，大火很快被扑灭了，这架飞机被抢救出来，也避免了大火在机场蔓延开。

蒋介石通过特务和空中侦察到的情况得知“东总”的航校依然存在，并且越办越大；更知道刘善本等一批所谓“叛逆者”也在航校工作，所以，就更加恨之入骨，下令一定要“消灭共军航校，炸死刘善本”！蒋空军奉命妄图把解放军机场炸平，把人民未来的空军扼杀在襁褓之中。蒋军从地面打不进来，就不断派飞机轰炸。他们不断地从沈阳等机场派出各种飞机来轰炸航校各机场。有时派四大队分队长杨培光上尉（蒋空军官校 11 期特班毕业生）领队来轰炸。后来，杨培光响应共产党的召唤，以刘善本为榜样，第一个冲破蒋特务罗网，于 1948 年 9 月 23 日，从北平驾驶 P—51 式飞机一架到四平起义成功，受到了领导和刘善本的热烈的欢迎。蒋空军组织轰炸航校的内幕，是他揭露的。

面对敌机频繁的轰炸，航校怎么继续坚持训练呢？发动大家研究对策。敌机是从沈阳等机场起飞来空袭航校各机场的，每次航行时间约两小时左右。根据敌人活动规律决定：飞两头，歇中间——即夜间两三点钟起床准备飞机，天亮开飞，8 点多停飞。在敌机到来之前把飞机藏好，然后回内场休息，或进行理论教育。下午 4 点——待敌机空袭返航后，各学员队再次进场开飞，日暮收场。校领导根据敌情灵活机动地采取这项措施，既避免了遭受敌机狂轰滥炸，又坚持贯彻执行航校的飞行训练计划，使航校的飞行训练从不间断（严冬季节停飞除外），越搞越好。敌机虽然常来轰炸、扫射、破坏、捣乱，但航校转到东安后，除了被炸坏一架飞机的尾巴外，敌人什么好处也没捞到。

一天上课时，刘善本很风趣地说：“世界上只有老飞行员和糟飞行员，但是却没有又老又糟的老飞行员。”

“为啥？”有学员问。

“因为，糟飞行员早摔死啦！”刘善本回答。

他对学员们要求严格。他不仅要求领航员要精通领航技术，而且要求每个学员都要刻苦钻研各种相关的军事技术，力争成为一专多能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他说：“飞行员作战是很艰苦的，强者得胜，弱者丧命。”

他还教学员们如何处理战斗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意外突发的复杂情况。他问：

“假如你的座机被敌人击落，或者你的座机发动机坏了，油耗尽了，你不得不跳伞，跳伞成功，落在深山丛林里，怎么办？”

“走出丛林找部队去！”一个学员站起来回答。

“请坐下。”刘善本又问：但是，森林很大，你又怎么办？”

“我……”那位学员一时回答不出来。

刘善本解答道：“正确的行动方案通常是：你首先要观察有无敌情，接着就要想办法生存下来，等待援救或自己走出去。你要充分利用自己平时随身携带的东西，如小刀、打火机、手枪等。”他还列举了深山丛林中哪些野生植物和野菜能吃；哪些野菜有毒，不能吃。同时，他又说：“你还可以用枪打野生动物来充饥。但是，打到了动物没有锅，没有水，你怎么办？生吃？不行。其实，这也好办。假如你打到的是狼、兔子或是野鸡，你不要剥它的皮毛，而要用黄泥巴把它包起来，放到火上烤。当然，这时候如果没有火，那也只能干瞪眼。所以，我们平时带个打火机、火柴也有用处，这叫做有备无患嘛！你把火点着后就耐心地烤。烤焦了能够闻到香味，就熟了。你把泥巴块剥开，那皮啊，毛的都沾在泥巴上了，你吃那烤熟了的肉。嗨！保证焦香可口。”

有的学员听得直咽口水。

刘善本说：“我当兵十多年来很注意练习射击的准确性。今天，我给大家吹吹牛吧！”他笑着眨眨眼睛说：“我虽然不敢讲什么‘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之类的大话，但是，只要在我的手枪的有效射程之内，拳头大的目标可以打中。”

大家听着，有的点头，有的也不服气。心想：“你搞飞行是专家，是多面手，会飞、会领、会轰炸、会通讯、会侦察，能维护修理飞机，还懂气象学，是全天候‘四种’气象（指白天的一般气象、复杂气象、夜间一般气象和复杂气象）的一级飞行员，是难得的航空人才。这些方面我们比不过你。但是要说到打手枪，哼！我不一定在你的话下。”

是的，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从敌人枪林弹雨中滚爬出来的幸存者，有好几位还是“三八”式的战士，和鬼子、伪军打了多年仗，打死了无数的敌人，当然不肯甘败下风。

一天下午，飞行刚结束回到内场，就有人挑战：“刘副校长，咱打靶比赛吧！”

“对，‘好汉不提当年勇，话说英雄看当今’。咱们比试比试，怎么样？”围在刘善本身边的学员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支持挑战者。

“好。”他说：“咱们搞射击比赛也是练习杀敌本领。你们说怎么比吧？”

大伙商量一番，布置好了比赛场地。有个学员从自种的菜地里摘了三个西红柿并排着放在半截墙上算是人头靶，间隔30厘米，射击距离50公尺。比赛射击要有敌情观念，做到有的放矢。3个“人头靶”表示3个大战犯。中间的算是蒋光头，左边的是陈诚，右边的是白崇禧，要求：第一枪打倒蒋

介石；第二枪打倒陈诚；第三枪打倒白崇禧。3枪消灭三个敌人是冠军。方法是自愿报名参加，名额不限。大家推选了3名裁判员，就宣布比赛开始。

人们听说刘副校长要和学员们比赛打靶，都争先恐后地围过来看热闹，积极报名参加的也不少。只见那里十几个小伙子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第一个要求参加并且被裁判批准首先开打的是领航班学员陆汀，他是江苏省启东县人，1939年15岁时在地方上参加革命。第二年转入新四军一师一旅，历任战士、班、排长、连长，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作战勇敢，身经百战，屡建战功。他打日本和伪军时冲锋陷阵，曾5次光荣负伤，身上被敌人打了9个弹孔，论枪法是比较好的。几位和他一起从一师来的战友很了解他，都祝愿他能荣获冠军。他一枪打去，擦了“蒋中正”脑袋的边；第二枪，又从“陈诚”的耳边闪边；第三枪，也没有打倒“白崇禧”，大家为他惋惜。

接着，第二个学员上。“砰！砰！砰！”3枪都未击中，红着脸走下去了。

又有两个学员瞄准射击也都未打上。一个低着头，另一个跺着脚退到后面去了。其余报过名的同志也怕当场出丑，就不敢再上阵了。比赛场上暂时有些寂静，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刘副校长身上。

刘善本环视了周围的同志，笑着问：“你们都不打啦？‘蒋介石’就那么好打，我不信。”他拔出美造手枪——考尔特，要打“蒋介石”。这是支跟随他多年的手枪，枪管粗，子弹也很粗。看他向后退了几步，离开比赛线3米以外，即距离射击目标53公尺远。刘善本右手一伸“砰”地一声，“蒋介石”的“脑袋”开了花；又一枪，“陈诚”的“脑浆”飞溅；再一枪，“白崇禧”的脑袋瓜被打得粉碎！

“打得好！”

“3个大战犯全完蛋喽！”

比赛场上一片欢腾。

随后，大家要求刘副校长介绍射击经验。刘善本摇摇头说：

“其实，我也没啥经验可谈，只是熟能生巧！”

在大家的再三要求下，他说：

“射击能手不是天生的，而是练出来的。我小时候连放鞭炮都害怕，常常捂着耳朵看哥哥们放。但是，自从我投笔从戎以后，我意识到射击是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安危的大事。我非常重视手枪射击训练。美国军队鼓励官兵们苦练射击、投弹的本领，他们的射击靶场上子弹可以随便打。假日，我经常抽空到靶场去练习打飞碟，打了约有1万多发子弹。一个飞碟飞过来一打就中，弹无虚发。”

学员们听了直竖大拇指。后来，人们有空闲时就邀他出去打猎。去时几杆空枪，回来时一筐猎物。刘善本每次打猎回来总是提上几只兔子、野鸡等鲜货，给学员和机关的同志们改善改善生活。

一天，刘善本正在上课，突然有人大喊：

“报告！副校长！”司令部一位参谋跑来说：

“常校长请你快去，有紧急事情商量。”

刘善本请班长组织学员复习，自己马上去找常校长。

常乾坤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专等刘副校长来。他一转身，看到刘善本马上说：“总部交给我们一项战斗任务。”

原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

国性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根据中央这一战略决策，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晋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9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陇海路，进至豫、皖、苏地区。在关内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调动、吸引了大量敌军，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东总”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了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决定把主力打到蒋管区去，即指挥部队从8月份起，要在长春、吉林、四平等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自从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驻在松花江南岸扶余、长岭一带的第一纵队急需南下地图。“东总”首长们考虑到要完成这样十万火急的任务，除非会飞才行。于是急电航空学校：命令航校火速派一架飞机去送作战地图。

刘善本闻此命令后，要求去完成这一任务。他立即征求机械科科长（兼管领航班的政治思想工作）张恺之的意见，他们拟定了到敌占区去为第一纵队主力部队送地图的机组人员名单，报校长审批。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次去直接执行战斗任务。刘善本求战心切，他再次向常校长要求亲自驾机去完成这个艰巨任务。校长尊重他的意见，也相信他的技术，同意他率领日本籍教官长谷川、汪伪空军起义者张华及领航班的几个较好的学员：张执之、郭浩、伊琦等前往哈尔滨总部领任务。他们这样做可以搞战训结合。他们选定驾驶一架日式双发教练机，立刻起飞，刘善本领队，长谷川和张华分别任正、副驾驶员。这架飞机除了飞行员，其他人都没有坐位，刘善本主动地和学员们一起站着。他们顺利到达哈尔滨机场后，刘善本立刻向“东总”首长请求亲自驾机去给一纵队送作战地图。

“东总”首长考虑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前，敌空军占绝对优势，我教练单机深入前线去送地图大危险。“东总”首长还特别考虑到刘善本是蒋空军第一个驾机起义反内战的英雄，万一因为送地图发生意外，那损失太大，也无法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交代。于是就说服他留下作周密的组织指挥工作。这次任务，交由张华和长谷川两人去执行。

为了避免敌机拦截，刘善本根据敌情和任务，连夜与张华、长谷川等做了个巧妙的作战方案，制订了航行计划。

次日早晨4点35分，刘善本指挥张华、长谷川驾机起飞。此时，敌空军飞行员还都在睡大觉呢！为了避免敌雷达搜索，刘善本规定出航时飞机低空（600米以下）飞行，张华、长谷川在空中自觉地保持了这个高度。他们驾机到达扶余、郑家屯和长岭一带地区，低空盘旋，很快就发现了一纵队设置的地标——空投地点，立即把地图全部投掷下去。在返航时，他们马上使飞机变大速，于7点30分胜利着陆。当张华、长谷川凯旋时，刘善本等拥上前去，热烈祝贺。

刘善本等回到招待所休息，“东总”司令部首长立即派人来报喜：“一纵司令员来电报说：航校飞机空投的地图，已全部如数收到。他们万分感谢空军部队的大力支持。”刘善本、张华等同志听了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当天晚上，“东总”首长请刘善本、张华、长谷川等一行吃饭。“东总”首长表扬说：

“你们航校的同志们勇敢，不怕死，能够急前线所急，供前线所需，帮前线主力部队解决了大困难，圆满地完成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秋季大反

攻立了第一功！”

次日，刘善本驾驶飞机率领大家离开哈尔滨返回航校。

刘善本总感到自己没有亲自上前线去完成任务心中惭愧。后来，他向校党委建议：改装日本造的飞机，延长其飞行时间，增加作战半径，他亲自驾机到敌老巢——南京市去轰炸总统府，撒传单，以扩大政治影响，打击敌人威风，鼓舞我军士气。

航校党委把刘善本的建议向“东总”汇报。“东总”首长表示不同意，并指出：不要过早地暴露我空军实力。你们要积极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培训空军种子的光荣历史使命。要时刻准备着，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31. 蒋介石为啥要你去开专机

秋去冬来，光阴似箭。

北大荒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初就下了第一场大雪。老百姓的大豆、高粱等农作物有些还未来得及收割，就被大雪封盖住了。10月下旬，再下的雪就一冬不化了，到处是冰天雪地，直到翌年姗姗来迟的“春姑娘”回来时，大雪才悄然而去。

在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天，刘善本他们在外场呆不住了——“上帝”不让再飞啦！一停就是几个月。不过，困难难不倒英雄汉。航校领导决定采取“夏飞冬整”的办法，即夏、秋季，抓紧一切可飞天气搞飞行训练；严冬搞部队思想、组织整训，搞理论教育，积极筹备来年春开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校党委决定：在外场的人员和飞机于11月上旬陆续转到东安本场来，准备集中搞冬季新式整党整军运动。此时，刘善本分管的领航班正在千振搞领航训练。他接到校部通知转场的命令后，立即停飞，准备转场。会飞的人很少。刘善本带领几位飞行教官把飞机往回开。他们把第一批几架飞机开到东安后，第二天再乘火车返回千振，进行第二批转场工作。他们就这样歇机不歇人，把飞机一批批安全地转移到东安了。但是，人却瘦多了。到最后一批飞机转场时，还有两架飞机。他和张受益、陆汀等几个留下和最后转场的同志挤在一条炕上睡觉，准备第二天上午飞回东安。

深夜，他们在谈笑中陆续进入梦乡。转场以来，人们都很疲劳，睡得特别香甜。睡呀，睡呀！哎，奇怪，这一夜怎么特别长，天就是不亮。

有人起来去小解，门拉不开。他用力猛拉，“通”地一声拉开了。但是，见大雪封门出不去了，一阵寒气袭来，他惊叫了一声。

“啊，都快8点了，快起来！”刘善本看了表催促大家。

“天还没亮呢！”一个战士翻了翻身，又睡了。

一夜间下了近一米深的大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风一吹，雪把门窗堵死啦，所以老以为天还不亮。

刘善本领着大伙铲雪开路。铲不动的就刨，用火烧。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把封门的大雪铲除掉。炊事班的几位同志也被雪埋上啦！他又领着大伙去把炊事员挖出来。厨房的水也冻上了。一夜之间，土豆也变成了硬邦邦的铁疙瘩——全冻成鹅卵石啦！早饭吃不成了，水也喝不上。后来，炊事员想出了取水的妙计。他们把雪倒进锅里煮——熬（化）雪水烧开水、做饭。他们煮高粱米饭，白水炒萝卜片，撒上盐，给大家充饥。等到饭菜做好时，已经快12点了。刘善本打趣地说：“今天咱吃‘汇餐’——把早饭和午饭汇集到一块吃吧！”逗得大伙哈哈笑。

第二天，更冷。这里最冷时可达到摄氏零下47°，窗户上了三层玻璃也不顶用。他们缺柴少煤，火炉只能在临睡前烧一阵，睡觉时，一钻进被窝就冻得缩成一团，不敢再动了。同志们风趣地说：“咱当‘团长’啦！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蓝天壮志聊一阵，当个‘团长’入梦乡。”刘善本把被子裹紧。他想：为人民空军壮大的明天，甘愿吃尽今日苦。早晨起床，刘善本下炕，把脚伸到鞋子里穿好后却走不动路。原来，棉鞋好像在夜间生了根，和大地长到一起了。他抬头看看屋顶，屋顶上长了一层白雪霜冻。有个同志洗完脸后，把洗脸毛巾向外扔出去，立刻就在铁丝上冻住了。刘善本到外面去解小便，以跑百米的速度冲回宿舍时，他脸上就变样啦——胡子、

眉毛、头发都变成了银针似地，白中带花。

刘善本面对这漫天风雪，想起了毛主席说的“东北很冷，搞得不好会冻掉耳朵、鼻子”的那句风趣的话。那时，觉得这是笑话，现在看起来确是事实。大雪围困领航班怎么办？刘善本等人只好在这冰天雪地里又等了两天。这场大雪，在开春前是不可能融化掉了。可是，他们还必须立即撤到校部参加整党整军运动。军令如山！不得已，刘善本只好决定：打破常规，在大雪地起飞。地面上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向远看，天地紧相连。在这种天气中飞行，最容易迷航。很难找到预定的机场。而且，飞机的螺旋桨也有可能在空中结冰停转，使飞机像秤砣一样掉下来。但是，也不能甘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时再回校部啊！再说，这里没有粮草和过冬的设备，住不了多久，就会把大家冻饿死！刘善本和张受益商量后，决定各驾一架飞机走。起飞前，他们把跑道上整理加工一下。留守人员全部分别乘坐在这两架飞机上。能否顺利起飞，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刘善本和张受益格外小心，谨慎地操纵飞机在雪冰覆盖的跑道上试着起飞。刘善本在前面驾驶的第一架飞机，加大油门，加速，终于起来了，他很高兴。他转过弯来，看到张受益在驾机滑跑。

“加速，再加速……好！”刘善本在空中看到张受益驾机平安离陆后，高兴地这么说。于是，他俩在空中编成纵队，向南飞。这样雪天飞行，在他俩都是第一次，在中国航空史上也是少有的。他俩闯过了第一道难关——起飞关。接着加倍努力保持好方向，观察地形、地物、地貌，积极去闯难关，防止空中迷航，防止着陆时摔坏飞机。分别乘座在两个机舱内的同志和过去乘座飞机时喜气扬扬的心情完全相反，很少说话，显得格外紧张。今天转场要通过的是三个死关，哪一关搞不好都可能去找马克思。面对死亡，谁能不紧张呢！

“发现目标！”刘善本隐约地看到东安镇后，发出了自慰的声音。大家高兴得互相看一眼，这表示刘善本带飞他们又闯过了第二道难关。

刘善本驾机到达东安机场上空，对准跑道，降低高度，再降，好，后轮着地，放平……。

“我的乖乖呀！”一位学员感慨地说：“今天飞行好危险啊！刘教官总算率领我们闯过了三道死关！”

刘善本终止滑跑，把飞机停在停机坪上，迅速跳下飞机，去迎接后落地的张受益。两位患难的战友，互相握手庆贺说：

“我们终于战胜了大冰雪，安全地回来啦！”

常乾坤等校领导看到刘善本等终于冒险把最后一批人员，飞机撤回来非常满意，夸奖刘善本、张受益的飞行技术过得硬！

11月27日上午，航空学校在校礼堂召开军人大会，常乾坤宣布航校整党整军运动正式开始。

航校人员来自“三国”“五方”，思想作风很不一致，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时有流露。飞行事故也比较多。有不少人不愿当地勤，更不想干后勤，想开飞机。有个朝鲜族学员因为不能开飞机而走上了自尽的道路。日本一些教官在政治上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在技术上、教学上很保守，怕把中国人教会了抢去他们的饭碗。汪伪空军和蒋空军等起义人员中间更有其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

汪伪空军起义人员中有一人在驾机转场时把飞机落到苏联境内去了。校领导派刘风去和苏军交涉才把飞机和人领了回来。从新疆来的老红军中有的

对航校重用汪伪空军、蒋空军起义人员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不少同志对航校存在的问题焦急不安。有人给“东总”和东北局写信反映航校存在的问题。提出：“航空学校是不是统一战线的航校？”秋天，“东总”党委派出以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为首的工作组来航校检查工作。他发现航校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于是，“东总”和东北局决定加强航空学校党委的领导，利用冬春时间进行整党整军。为此，已经调换了一批干部。“东总”宣布调出马文和黄乃一，任命刘亚楼兼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兼任航空学校政委，原校长常乾坤改任副校长。政委王弼改任副政委，调辽南省委组织部长薛少卿任航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代理书记工作。刘善本降职改任领航班主任教官。免去白起副校长的职务，令其改任航校参议。群众议论说：“航校在整党整军前后大改组，几乎是见官降一级”。免去张受益的训练处副处长职务，令其改任飞行教官。免去唐世耀的副科长职务，令其改任教官。汪伪空军起义人员中原任副处长和科长职务的，也都分别降职使用，改任教官等。同时，选拔了一批从新疆来的飞行干部，任命方子翼为飞行股长。上级党委下决心首先解决好航校的领导班子问题，建立起新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校党委提出：

“依靠自己的干部，培养自己的干部，树立埋头苦干的作风”等原则。

航校空前大改组，引起了思想上的极大震动。在校直属支部的整风会上，思想斗争得最激烈。汪伪空军和蒋空军大部分人员在机关，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思想斗争。张受益提出：

“刘善本在国民党空军是大红人，现在，又是共产党的大红人。我怀疑你是派遣来的特务！”

“啊？！”与会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张受益向刘善本开了炮。“不这样的话，你为什么在飞向延安的途中对谁也不讲真话？你为啥在空中偷偷地把我和几位弟兄的手枪都偷去了？你为啥能够被选中送特务头子朱世明等到日本去审判战犯？你为啥子有资格以上尉一级飞行员代理编制中校军衔的作战科长职务？你为何丢失小汽车不受处罚，而又补发了一辆？而别人的小汽车略撞破了头尾，也要受处罚，你却例外。为啥子听说蒋介石曾想调你去开他的‘美龄号’专机？”张受益提出了上述等10个问题，要刘善本回答。

大家听到张受益揭发刘善本是特务十分惊讶。顿时，会场上气氛空前地紧张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他们过去十分敬佩的副校长身上，心里直犯嘀咕：“你是起义的英雄，还是派遣的特务？啊，怪不得上级先将你的副校长撤了！”人们在心里这样地提出许多问题和猜测。

有个年轻的同志忍耐不住了，他说：“张教官提的问题是必须弄清的大是大非问题。党不冤枉好人，但也绝不会放过坏人。请刘教官在运动中彻底交代，要脱掉裤子割尾巴……”

刘善本坐在张受益旁边耐心地听他提出的问题。但是出乎意外的是，他却平静安详地作记录。

“好。同志们都能响应校党委号召，做到畅所欲言，这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有战斗力的表现。”训练处协理员，校直属支部整风小组负责人方槐面带笑容说：“尤其是起义人员也能够毫无顾虑地揭发问题。这说明群众是广泛而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方槐转过头来对刘善本说：“刘教官，你对于大家提出的问题要能正确对待。这是大家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表现，对事不对人嘛！敌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常常派特务打进革命队伍来，我们不

得不万分提高警惕。为了纯洁革命队伍，个人的历史问题，包括我在内，都要向党，向群众讲清楚。党中央派人把我们从新疆敌人的监狱中接回来，但是，我们回到延安后，还必须接受审查，搞了两个多月嘛！现在，党依然很信任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刘善本同志，你认真准备一下好吗？”

“好，方书记。”刘善本表态说：“我欢迎大家向我提出各种疑问。有些问题，我曾在延安向党中央和总部的有关领导讲过了。现在，还准备重新作补充说明。”

“体会。”方槐宣布说。

会后，刘善本表面上还和平时一样面带笑容，但是内心却很难受。

夜。北风呼啸。

刘善本在宿舍里倒背双手，踱步，低头沉思。张受益的话又重新回荡在他的耳边。最刺心肺的话是：“你是派遣来的特务！”

是啊，我出身在地主家庭，又是国民党员，在反动营垒中呆了12年，现在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不能怪同志们提出怀疑来。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坐到桌边，从抽屉里取出周叔璜和兰平的照片来看。他看到两张微笑的脸，思绪万千。分别520天了！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们现在是在家里，还是在牢房？我现在遇到困难，更加想念你们。我有千言万语对谁讲？叔璜，你如果在这里就好啦……刘善本沉思片刻，又把照片放回抽屉里去。他半倚在床上继续想问题。我在延安，毛主席、朱老总、杨尚昆等都很信任我，诚恳地欢迎我参加革命，根本没有把我当外人，我也感到参加了革命，就是共产党的人啦。现在，怎么说呢？都不十分了解我。要是那时把鲁文争取来就好了，一切他都会帮助我解释清楚的。

“通、通、通！”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谁？”刘善本想，这么晚了谁还来找我。

32. 在慈母的怀抱

“谁？”刘善本边问边去开门。

“我，方槐。”他说着迈步进屋。

“哦，老方，这么晚了，你还来。”

“睡不着，想找你闲聊天，欢迎吗？”

“欢迎，当然欢迎！”刘善本面带微笑，毫不掩饰地说：“我也睡不着。”

方槐点点头，表示很理解他的心情。方槐是在新疆学飞行的老红军。他和刘善本一起从延安到东北来，彼此很熟悉。他坐下来，点燃一支烟说：“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整风的伟大意义，你是很清楚的。”

“这，我知道。”刘善本点点头说：“大家对我起义有怀疑，提出问题是自然的。”

“我不明白。”方槐说：“张受益明知党中央很信任你，可是，他为什么提出你是派遣特务呢？”

“他是怀疑，同时，对我又有些意见。在延安时，他对我说过：‘要当反内战的英雄我自己来当。现在，你把我骗来了，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啥子形象？！’”

“对，这话他也曾对我讲过。”方槐回顾说。

“关于他提到我发动起义为什么事前不告诉他的问题，以及在空中偷偷地把他们的手枪收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你想，如果我事前告诉他，他心里存不住话，可能要坏事。不收他们的手枪，又怕在空中造成流血事件。”

“对！”方槐赞同说：“这正是你采取机智果断的措施，否则，就干不成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请不要夸奖吧！”刘善本苦笑说：“我现在跳进黄河洗不清，请党委审查。”

“你不要背包袱。问题是你要把张受益摆出的问题说清楚，使群众心服口服。”

“请给我些时间，我准备一下，不过，张受益对于党和首长对我的信任、宣传和重用有些嫉妒。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多宣传我，也应该宣传重用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几位和我同机起义的人。没有他们的支持，起义很难成功。”

他俩谈了很久才休息。

翌年一月，航空学校整党整军运动进入结尾阶段。在机关整风小组会上，刘善本要求检查和回答问题。他写了发言提纲《我的反省》他说：“同志们对我提出许多怀疑是应该的。我的家庭出身和我的历史问题，今天来个竹筒里倒豆子，都抖出来。首先，汇报一下我对被免去副校长的思想认识。我在哈尔滨几次要求不担任副校长，愿意作飞行教官或者学科教官。我对领导工作或行政工作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对从事飞行技术工作更有信心。我几乎认为领导让我作副校长是叫我丢人。所以，当命令我担任主任教官时，我并没有感觉意外，只是感到面子上有些微的过不去。”

“有同志问我为什么来参加革命。这个问题很复杂。它是我作了长期痛苦的思想斗争以后，才决定走这条道路的。首先，我痛恨旧社会，对革命逐步地有了认识。从理论上，初步认识到社会进化的规律，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因此，认定自己的阶级必然没落，共产主义必然成功，国民党的腐败政府肯定要完蛋。所以，我就下决心起义。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因为我不能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了。另外，还有许多主客观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想在空军里起些好的作用，用行动给蒋空军提出：‘飞到解放区去’的问题，在解放区起些鼓励作用。其次，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的打算。英雄主义的推动，原拟共同参加革命的同志对我的‘红’产生了怀疑。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证明我清白，为了个人将来的利益，我也非起义不可。”

“我在国民党空军里是抱着‘独善其身’，‘与人无争’的处世方法和态度，可是，从没有讲过共产党不好的话。我除了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以外，更没有其他政治上的问题。”

“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19岁以后在家的时间很少，后来一直埋头在科学研究、学习里，养成了追求真理的习惯和追求名誉与英雄主义的思想，不肯作革命的无名英雄，而希望出风头，得名誉，也可说有些骑墙态度，两条路线：国共合作，联合政府成立，在空军里有地位，对革命有较大的作用；国共决裂，飞解放区参加革命有名誉。”

小组的同志们听着刘善本讲的有道理，自我解剖的深刻，不住地点头。他接着说：“我来参加革命的方式会给我些微的包袱背在身上。可是，也给我一个好的保证：不会叛变。事实上自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的生命便与共产党结合在一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愿意为共产党而牺牲，愿意为共产党而生存！”

他略为停顿一下，又说：“我再直接地回答关键性的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我上尉飞行员能任少校参谋又兼代理中校训练作战科长。事实经过是：那年12月在上海大场机场，上司命令我兼任第三科（训练作战科）飞行参谋（编制少校衔）。不久，该科科长顾彭年中校前往成都彭山机场办理搬家事宜。大队长玉世箴中校口头命令我兼代理科长。翌年4月，顾返上海，任副大队长，科长仍由我代理。直至5月始宣布安锡九中校任科长时为止。这是什么原因呢？”刘善本笑笑说：

“1、我一贯‘奉公守法’，‘与人无争’，不嫖不赌，毕业后一直考绩很好，从没有低过80分。

2、写过《飞机上高压氧气装备》、《混合气浓度表》，在航空杂志上常发表关于航空学术方面的文章，曾得过奖金，也曾得过传令嘉奖，出国前在航空学术方面已成了知名的飞行员。

3、侦察青海玉树，昌都和西康的飞机场，国民党空军都认为是很艰巨的任务，我不但作飞行员，而且还担任领航员去侦察过。这件事更使我在国民党空军里出了名。

4、在美国学习期间，上课时，教官有问，我不待翻译即答且对，还时常挑出美国教官讲错的地方，使八大队的大官们感到惊奇。

5、训练成绩极好，特别是学科方面，各个阶段都是拔尖的。美国训练组长几次建议中国大官提升我作飞行领队。

6、八大队里只有我一人飞过实际的盲目落地练习，自己练习天文航行，也受过领航员训练，考试及格。

7、在美国翻译过B—24的《水上迫降处置步骤》、《陆上迫降处置步骤》、《机长的职责》等，得到负责人徐康良的称赞。

8、八大队的大官一般都有些怕美国人，可是，我时常给美国人难看。但是，我对中国人反而象绵羊一样，这样的态度在国民党里是最受欢迎的，所

以，在八大队上至大队长，下至勤务兵，对我都很好。

9、在上海经常飞长途，飞行前须作详细讲解。我既受过机长训练，机械、气象、天文航行都很好，也能领航，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八大队，要找能把这项工作做好的，那是非我莫属。

“另外，八大队依编上，第三科有个飞行参谋，可是，当时缺额。飞行参谋的工作既繁重又无实权，且是兼差，是哪个飞行员也不愿意要的臭缺！自然这个臭缺落在我这个没有背景的小官上尉飞行员身上，这是丝毫不稀奇的，何况我又是军校入伍，航校正牌，八期毕业，可说是国民党空军的嫡系。在八大队是有很多更高阶层的驾驶员。可是，他们都有职务，不是队长就是副队长，要他们当正式的科长，他们是乐意的。可是，要他们‘代理’，那是没有一个乐意的，何况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事情。当时，大队长认为全大队没有任何人担任这个工作比我更好。特别是我还有方便处，可以直接跟美国顾问交涉事情，连美国人也不敢瞧不起我。后来，新任命了科长，我就结束了这个代理科长的职务。”

刘善本讲得口干舌燥，喝了一口水，又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工作积极得到大队长极大的信任？除了在上述问题里谈的之外，可能还有：

1、刚接事几天以后，我便写了个增设《全国航行管理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是大队长亲自交给周致柔的。周致柔很重视，他立即交参谋处研究。这是我作官的敲门砖，不但拍了大队长，而且也拍了航委会的最大官。

2、设计了五六个过去没有过的记录表，把科里过去杂乱的情况整顿得有条不紊。

3、八大队有过3次轻微的飞行失事，我都没有向航委会汇报。其中，有一次大队长打电报报告了航委会，可是，我反而呈报说：‘损失轻微，不够失事条件’。这样使得航委会认为八大队从没有失事过。但是，遇到有些微有功的事，我便大吹大擂的呈报上去得奖。如唐世耀你的那次得奖等。”

唐世耀听着连连点头称是。

“这样光报功不报过，”刘善本接着：“就使得空军的人都一致认为八大队从没有过失事，有了很好的声誉。在这方面也得到航委会的极大信任。这都有助于大队长升官，所以，大队长不但信任我，而且还感激我。

4、有一次，周致柔说：‘八大队像美国大队一样，跟他联系太少，也不晓得八大队到底如何。’大队长一听吃惊不小。他马上叫我下达命令：作6机编队到南京去表演一下（大队长认为只有6架飞机可以飞），我却下命令作12机编队到南京去表演。在这一点上，大队长极为满意，对我大为嘉奖。可我却很后悔，觉得给国民党真的是出了力气，帮助了反革命。其余的我作的那些事，在当时我认为是表面工作（当然现在看不只是表面工作）。所以，在第二次的18机编队到南京表演时，我只是消极地服从命令。我在作表面工作，而别人却认为我非常积极，大队长更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你为啥工作积极呢？”刘善本好像看透了听众的心，自己代替大家提问并作答：

“1946年2月，航委会政治部主任简朴等到八大队说过：‘3个月里消灭共产党’。在这之前，我认为是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很有可能。那时，我是真积极，真想搞好飞行，振兴中华。我是想在联合政府的空军里地位爬高些。到2月份以后，我就开始假积极（那次12机编队除外）。因为，我的思想产生了突变，想起义。既然想起义，就要多做表面工作，防止敌特盯住

我。其中主要问题有：

1、希望地位越爬越高，越红、越好，将来飞解放区参加革命所引起的影
响更大些。空军的同事、朋友、同学们知道我绝不是因为在空军里落魄而逃，
而是为了正义，认识革命有前途，也更显出我的英雄色彩——不为官禄所羁
留。

2、出风头——不要看我官小，能力比你们大官‘棒得多’。‘棒’的人
才参加革命。”

小组会里不少同志听着心中佩服，暗暗点头。

“3、对美国人的影响”，刘善本喝一口水接着说：“在八大队有30个
美国顾问，我的地位越高越红，飞到解放区参加革命更加会引起他们对中
国革命的认识，让他们知道援助蒋介石无用——这样大的官（蒋空军的军衔比
陆军高三级。空军的上尉即相当于陆军的上、中校），都飞到共产党那里去
了。

“4、不会叫别人怀疑我，对于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好处。事实上也完全出
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不但出乎国民党人的意外”，刘善本笑着说：“也出乎
革命同志的意料之外，使得在坐的各位在这件事上对我也发生了极大的怀
疑。”

“哈哈，”笑声。大家不约而同地笑着，觉得刘善本讲得有道理，挺
逗。

“我要回答的第三个疑问是：为什么要选调我去送特务头子朱世明中将
等去东京参加国际审判会议？蒋政府要派代表团去日本，航委会就把送代表
团的任務交给八大队。大队长决定派三十二中队少校队长钱祖伦那一组去，
并要我担任副驾驶。1946年6月1日，由上海去东京，11日由东京返回南京。
还有几点原因：1、钱祖伦的英文流利，飞行起落也好。可是航空知识差一些，
派我任副驾驶是为了在航行和机械方面协助他完成任务。2、遇天气不好时，
我作仪器航行降落比较有把握些。在上海我曾经有过一次在雨里，云高一二
百公尺的情况下，作过降落。3、第三科长安锡九为了派我去给他买东西回来
作买卖赚钱。派他的亲信吧，没合适的人。”

“第四，有同志问：为什么蒋介石要选调我去开专机？”刘善本说：“此
事我也听到过议论。早在1943年就听说过：衣服恩（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大
队长，蒋介石“美龄号”专机驾驶员）曾推荐要调我去给蒋介石开‘美龄号’
专机。他为什么要推荐我去？可能是因为他意外地发现我有对于天文航行的
知识。”

“第五，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刘善本拿着笔记本读道：“‘在上海第
八大队代理中校训练作战科长时，你丢了一辆小汽车，为什么不但不受处罚
还立刻又领了一辆？’这主要是想利用我做事。丢失汽车是事实。其经过是：
因为工作需要发给我一辆小汽车，我每天乘它上下班，那时，我住在四川路
中国银行招待所里。那里没有车库，每天夜里我只好把汽车停在房跟前。有
天下班后，我又把车子锁好停在房前回家休息。第二天早起要上机场，小汽
车不翼而飞了！我急忙给机场打电话报告，不一会开了一辆汽车来接我进机
场参加飞行。我到场后，大队长训斥了我一顿。这辆车丢了好多天，杳无音
信，我就等着受处罚吧！后来过春节，我带妻子、孩子到虹口公园玩，嗨，
意外地发现我丢的那辆车。汽车停在公园门口，不过已经弄得不像样子。”

“这车是谁偷的？我想抓住偷汽车的贼，公园也不逛了，就在旁边等，

可是，一直没有人来。我用钥匙打开车锁，把车开回家了。”

“后来，据警察局调查得知：这是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干的。那天夜里他从酒吧间出来，路过见有车就偷偷地开走了。他这一天又把车开到虹口公园门口停下，自己去玩耍，恰巧被我碰上了。既然丢失的汽车找到了，失而复得，那么，上司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理由给我处罚了。”

他在回答完同志们提出的疑问后又沉痛地检讨说：“以往我的工作学习都不能令人满意，我很着急，也不晓得怎么才能做好。这次整党整军政治学习以后，我好像小孩躺在慈母的怀抱里一样，觉得坦然而无虑。我相信共产党会把一切事情办好，我安心工作学习。我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必须彻底消灭，要进行思想改造，换上新的，完全以革命为出发点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最后，他表示决心：“今后，我决心作一个贫雇农的长工，我保证能承受得起任何批评、误会和考验。我保证被敌人抓住了不会叛变，不会自杀，临死也跟敌人作斗争，对敌人作宣传，愿意在将来的工作上证明，在工作学习中努力锻炼自己。”

与会同志开始听说他是派遣的特务大吃一惊，现在，听到他的反省后，觉得他讲的是事实和真心话。他起义是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的必然结果，绝不是什么派遣特务。但是，党组织对刘善本的特嫌问题如何做结论呢？

33.可另求凰

5月，姗姗来迟的春天，终于重返东北大地。花儿含苞，鸟儿歌唱。航空健儿们迎来了可飞的黄金季节。

一天，修理厂修好了一架小运输机，刘善本主动要求担任试飞工作。这架飞机可乘6人。刘善本正忙着检查飞机，航校新来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薛少卿和其爱人陈岩到飞机旁观看。薛少卿是湖北荆州专区监利县洪湖苏区人，1911年11月生，1929年5月参加革命。他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联防政治部部长，现在主持航校日常工作。他为人诚恳，刘善本很尊重他，陈岩1920年生，现任东安联东教导主任。

“政委，你敢不敢坐？”刘善本问。

“你大保险(这是航校同志给刘善本送的外号)开飞机，我还不不敢坐吗！”陈岩年轻漂亮，胆大好强。她也想上天，却抿嘴微笑，不好意思说。刘善本看出了她的心思。“小陈，你也上来吧！”

“好吧，上就上！”陈岩和薛少卿手拉着手上了飞机，坐在飞机的门边上。飞机上除驾驶员外，别无座位。刘善本过意不去，就请薛政委坐驾驶员的座椅上。

“不，不行！”薛少卿直摆手：“这是你开飞机的宝座，我可坐不得！”

刘善本争执不过就坐上去，把飞机开上蓝天。薛少卿夫妇第一次乘飞机，高兴得心花怒放。刘善本尽量把飞机开得平稳些。过了一会，刘善本回头喊：“喂，政委，你来开。”

“不行！”薛少卿笑呵呵地直摆手说：“叫我打枪还可以，让我开飞机可不行！”

“嗨，没有关系。你来试试吧，我给你当保险。”

薛少卿走到刘善本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干这个我可不行。你对我放心，我可害怕。”他想：你这个刘大胆，开飞机还是闹着玩的！万一……从这里，他对刘善本又增添了一分敬意：你真是个艺高胆大，勇敢不怕死的人！

薛少卿回过头去看看陈岩。只见她满面春风，惊喜若狂地看着窗外，有时还高兴地拍着双手。他又转过头看着刘善本。心里感叹着：“啊，多么好的同志呀！”他也曾有娇媚的妻子伴随过。他现在正值风华正茂的时候，却与爱人天涯海角不相逢。怎么办呢？我这个书记能帮他干点什么？”

刘善本按照计划在空中做完了各个试验项目后，证明飞机修理得很好，他满意地告诉薛副政委说：“一切良好，咱返航吧！”

薛少卿点点头，表示赞同。

刘善本把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机场上。下飞机后，他问：“政委，怎么样？”

“很好！”薛少卿高兴地说：“你开得很好嘛！”

“我今天可真大开眼界啦！”陈岩眯着一双大眼睛说：“谢谢你！”

6月26日，刘善本独自在宿舍面南而坐，看周叔璜和兰平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你和孩子怎么样啦？老二是男是女？他

(她)会叫爸爸了吗？”他端详着照片，思绪万千。过一会，他又把照片放进抽屉里，双手按桌边，伸个懒腰站起来。他一抬头，见薛少卿

已站到他身后，便笑着说：

“政委来啦，请坐。”

“善本同志。”薛副政委说：“今天，是你光荣驾机起义两周年。在整

军运动中，有人向你提出一些问题，希望你不要介意，党是信任你的。”

副政委几句话说得刘善本心里热乎乎的。薛少卿接着说：“你参加革命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对个人问题从来不提。”

“政委，你太夸奖了，我做得很不够。”刘善本谦逊地说。

薛副政委关切地说：“你爱人和孩子在上海，看来敌人是不会放过她们的。你如果想重新安家是可以考虑的，你现在正值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长期和爱人分居是极大的不幸。你可以再找个爱人。”

刘善本轻轻地摇了摇头，沉思不语。

“噢，关于你能否再重新结婚的问题，”薛少卿解释说：“校党委曾研究过，想和你商量一下怎么办好。从延安到东北，两年来，有许多品貌兼优的妙龄女同志，在追求着你。她们很同情你的个人遭遇，不忍心让你长期过独居生活。为了使你的生活能过得更充实、幸福、愉快些，她们甚至多次找组织和领导要求给她们当红娘，你看怎样呢？”

刘善本仍摇头，难开口。

“在这战争年代，党对部队干部的配偶有严格规定。总的要求是达到‘二五八团’的标准，即年龄满25周岁，军龄满8年，职务是团以上干部。另外，针对个别特殊情况，还有一条规定：只要夫妻双方在我地长期分居3年不能团圆的，就可以再结婚。当然，党是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的，反对重婚纳妾。你虽然与爱人才分居两年，但是，我们估计敌人是绝对不可能放过周叔璜的。你虽然才参军两年，但你是起义人员。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你如果想再结婚，也是可以考虑的，不算你重婚，也不影响你入党和各方面的进步。”

关于入党问题，2月15日，刘善本交给方子翼一份入党申请书。他诚恳地说：“老方，我要求入党，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对我进行审查帮助。”

方子翼高兴地接过申请书。这是一张不大的纸，上面端端正正，写着简短而深刻的几句后：

请求组织审查我的历史，批准我作为一个革命的铆钉、世界上最光荣的共产党员！好在组织里得到更多的学习，受到更多的考验，作无产阶级的长工，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刘善本1948年2月14日于东安方子翼表示热烈欢迎，请他坐下谈谈心。方子翼认真地听取他汇报整党整军前后的思想情况和最近迫切要求入党的愿望。然后，方子翼给刘善本简要地讲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介绍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方子翼向他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并表示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党支部和校党委把刘善本列入党的重点培养发展对象。

“薛政委，我谢谢您和党委对我的关怀。”刘善本说：“可是，我不想再找对象了。我有心爱的人。她是我自己相中的，她对我也很好。当我们有第一个孩子时，我就去了美国，离开她两年多。当她怀二胎时，我为了反对内战，又暂时抛开她和孩子。这给她在经济上、精神上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痛苦和创伤啊！敌人要迫害折磨她，那也是因为我而给她造成的。我虽然参加了革命，是光荣、幸福的，但是却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甚至牺牲。因此，我深感内疚和不安。我如果把她抛弃了，那她依靠谁！我们婚前有山盟海誓：即海枯石烂不变心。现在，虽然我们相距千里，但我挚爱着她，誓死不变心。”

我的心系着她。假如我再另求新欢，那就更对不起她了！……”刘善本说着有些哽咽而说不下去了。

“是的。”薛少卿说：“你说得很对。可是，万一她长期回不来，甚至敌人对她下了毒手，那你也不能长期打光棍呀！”

“不。”刘善本强笑着说：“我相信今后，我们夫妻和全家一定会团圆的！”

“好！你是好样的。善本同志！我们党委几个同志在研究时也是为你着想的。既然你思想境界这样高，我们就不必为你担心了。”

航校大部分教官是日本人。语言不通是教学的最大障碍。教授气象课的教官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日本人。但是，他讲的课大家听不懂。他讲的东西经过翻译出来后，丢三落四，缺乏逻辑性，更使学员们听了感到枯燥乏味。学员们向校方要求把他调换走，让刘善本任教。刘善本兼任很多，但他讲气象学深入浅出，形象化、故事化，大家好懂易记，受到学员们的热烈赞扬。

刘善本除了主管领航班的教学外，还常给飞行班的学员们上课。别看他对日式飞机比较陌生，但是，俗话说：“会推磨就会打碾。”刘善本经过刻苦的学习和摸索，很快就能熟练地操纵日式九九高级教练机及其他几种飞机，还初步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体会。一天，刘善本给飞行员上课，谈自己的体会：

“九九高练飞机着陆后，搞不好就要打地转。螺旋偏转离距侧风时，飞行员操纵不当，就会打地转。这是飞机构造的影响。转起来，搞不好就把飞机搞坏了。那么，怎么办呢？1、用方向舵；2、用刹车；3、还可以用副翼修正偏差。”

“啊，这个问题，日本教官可从来没有讲过。”学员们讨论时纷纷议论道：“不知道他们是故意保守不教给我们，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懂。”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吧！”

有一天，一位日本教官带李国治飞九九高级教练机。李国治在前座操纵飞机，教官在后座保险、指导。当时，机场侧风较大，李国治驾驶飞机着陆时果然发生了打地转的现象。他很紧张，但突然想起刘善本讲过的解救办法，就用方向舵，踩刹车。

“你的！”日本教官见他不按规定操纵急了，马上质问他：“怎么这样的干呢？”

“我，是刘善本教官教我的。”李国治边回答教官，边操纵副翼修正偏差。嘿！果然很灵。他把飞机给稳住了。李国治头上直冒汗。从此，李国治对刘善本讲的操纵要领体会得更深，也更加佩服刘善本了。他心有余悸，自言自语他说：“嗨，今天的危险动作，多亏刘教官教我学会了挽救的一手，否则，飞机这样打地转，我就没法治了。”

后来，日本教官们经研究后，也承认刘善本讲的很有道理。

刘善本虽然每天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仍然是个篮球迷。课余时间，主动邀学员和教官们一起打篮球。他这样坚持和大家同娱乐，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更加深同志间的感情。强将手下无弱兵。领航班的球队是全校有名的。刘善本当副校长时也参加领航班和其他班队进行篮球赛。现在，他是领航班的主任教官，更加名正言顺地参加领航班的球队了。航校也组织了篮球队，共有12名队员。领航班人少，但是，在校篮球队里却占了多数。篮球队长兼教练是由队员们推选的飞行教官于飞担任。队员是刘善本、阮济舟等。其中，

刘善本打中锋。于飞打右锋、徐佐雄打左锋。王雁书、郑国龙打后卫。预备队员是伊琦、陆锦荣等。

1948年，在牡丹江地区组织的全地区的篮球联赛中，航校队连战连捷，最后战胜了以教师为核心组成的牡丹江联队，荣获冠军。

34. 不开收条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发展，航空学校正在逐步扩大和向大中城市转移。1948年3月，航校由东安移到牡丹江市。4月，继原有飞行一、二大队后，又成立了第三大队。飞行教员班、飞行一期甲、乙班。领航班一期、二期的机械班，先后于4月至10月毕业。

当年秋冬交替时，东北乌云翻滚，战火弥漫，国共双方百万大军在东北3省辽阔的大地上，展开最后的决战，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运筹帷幄，从容不迫地指挥三大战役。蒋介石在南京坐立不安，慌忙坐飞机到沈阳坐镇指挥。他急令华北5个师，山东两个师火速增援东北，但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天傍晚，在沈阳至锦州的公路上，一辆美式卡车由东向西急驰而来。驾驶员30多岁，稍瘦，目光炯炯，双手紧握方向盘，注视着前方。他眼睛有些红肿。副驾驶二十三、四岁，方头大脸，精明强干。他双手捧着《东北日报》的一张号外，喜出望外地读着：

“中华民国37年11月3日。

“本报讯，我东北人民解放大军，以狂风暴雨之势，于2日黄昏，完全解放沈阳，守敌东北‘剿总’司令部，第八兵团司令部所属各部队，完全就歼，无一漏网，缴获无数，详细战果正在清查中。至此，东北宣告全部解放。”

“太棒啦！”驾驶员说：“东北解放，就揭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序幕！”

副驾驶连着订了两个呵欠，伸了伸懒腰。他那双红肿的眼睛，时张时合，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了。驾驶员瞟他一眼，见他睡得好香。自己也打了一个呵欠。心想：你睡吧，我可不能睡！嗨，这两天一夜没有睡觉了，小伙子受不了啦！

“咯噔、咯噔！”车子猛地颠跳了两下，打断了他的思路，惊醒了副驾驶员。“到哪儿啦？”他问。

“大虎山。”

“嗨！走得好快啊！”他打个呵欠，伸伸懒腰说：“我的上下眼皮老打架，刚才就完全打到一块啦！哈哈。”他自己笑了。“刘师傅，让我开，你也眯一会。”

“不，小陆，你再休息一会吧！”

车上载着几个汽油桶。这是从沈阳“剿总”司令部缴获的，还乘小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他们也在谈论着这次大捷。

第二天上午，这辆汽车驶进锦州机场停机坪。在机场担任警卫的战士前来询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是六一部队的。”驾驶员跳出驾驶室回答说。其他人员也陆续跳下汽车。

“嗨！这么大的家伙！”大家抚摸着一架停在滑行道上的美造C—46式运输机议论着。

“你们是来参观飞机的？”那位警卫战士说：“你们看它大有啥用？我看它像是一尊泥菩萨，既不能动，又不会说话，等于一堆废铁！”

“不！”小陆纠正说：“它是个宝贝。把它开起来，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哩！”

“开起来！”那战士摇摇头：“哪有人会开？咱土八路可摆弄不了这洋

玩艺儿。再说你看，它天灵盖（指风档）都被打碎啦，哪还能上天！”

汽车驾驶员也不参加争辩。他只是惊喜地围着这架大肚子，后三点起落装置的巨型运输机转悠着，有时又用手摸摸。他数了一下，飞机被枪弹打了10多个孔，高压油管子被打断了，漏油。这可能是敌人不敢驾驶它逃跑而被遗弃的，与他同车而来的几个人也绕着飞机指点着，讨论着。原来，这一行人就是东北航校接收组，奉命专门来锦州机场接收飞机的。刘师傅就是刘善本。那小陆就是陆汀。刘善本开始组织修理，找油管进行修补。用铅皮、铆钉铆上。跑道被严重地毁坏，无法修复，要起飞十分困难。傍晚，刘善本说：“咱走吧，到驻地去。”

小陆开着车回到锦州城里，当天夜里锦州卫戍司令部给他们安排在原蒋军的一个破营房里住下。

锦州经过一场空前的激战，到处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很多地方还残留着国民党政府和蒋军惨败的痕迹。

一天上午，刘善本和小陆等人又来到锦州机场停机坪维修那架C—46式飞机。这种飞机老刘从没开过，机务人员也从来没有维修过。老刘找到一份英文飞机说明书，他念，指导大家维修检查。主跑道被毁坏不能使用，滑行道又窄又短，还不平坦。滑行道的一侧有房子，上面还有电线等障碍物，怎么办？

他们边看，边商量，最后决定在滑行道上起飞。于是，对飞机进行最后全面检查，然后试机。各系统工作正常。老刘把飞机滑到滑行道一头的最尽头，把发动机暂时关闭，跳下来和前来送行的警卫部队的领导和同志们告别，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咦？”那位警卫战士听到发动机响，跑来惊奇地问：“你们会开汽车，还会开飞机吗？”

“对。”小陆说。

“好样的，我有眼不识英雄汉！那么，这堆大废铁，真的成了宝贝啦！”

“是啊。”老刘说：“你看它马上就要腾云驾雾飞向远方啦！”

老刘负责驾驶，旁边坐着一位副手，小陆负责领航。马达轰鸣，震耳欲聋。飞机像脱僵的野马，向前方冲去，随即腾空而起。机场上的人向飞机上挥手：“再见！再见！”

机组人员也向下招手。

“哎呀！”小陆高兴地说：“我们领了这么个大家伙，连个收条也没开。”

“这本来就是人民血汗钱换来的嘛！”老刘风趣地说：“现在是物归原主，还开什么收条。”机组人员听了都高兴地哈哈大笑。

飞机上的副驾驶是航校学员，飞行干部张毅。他是湖北麻城县顺河区上张家湾人，1919年旧历11月23日生。1929年参加红军，后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给李先念当了5年警卫员，又去新疆航空队学飞行。

东北的战局发展很快，使得航校不得不立即抽人随军南下。10月底，航校根据上级命令，组成了空军接管大队，由教育长刘风、副教育长蒋天然等负责，分两批出发。锦州解放后，在刘风的带领下，刘善本等人乘坐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南下，从牡丹江出发。此时，正是国共两军在东北决战的时候。一天，他们路过铁岭，发现一股敌人，双方发生了战斗。一交火，很快被刘风等抓了俘虏一个排。他们虽然战斗力不很强，但这股敌人已成了惊弓之鸟，

所以战斗很快结束。接收组有时乘火车，有时步行，日夜兼程。11月2日黄昏，沈阳解放。当他们到达沈阳进入落空军司令部大楼时，看到大楼里满地丢下乱七八糟的文件、书籍、杂物等等。何健生在敌人丢下的文件、书籍堆中意外地找到一本国民党出的《刘善本叛变前后调查记》。他高兴地喊：“嗨！刘善本，你看，你上书啦！”

刘善本半信半疑地接过来翻了翻，果真是。他和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同机起义留下的7人的名子和照片都印在上面。刘善本不屑一顾地把这本小册子扔了。说：“不看啦！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他想，这是画影图形，要捉拿我们，看看谁捉拿谁，我们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刘善本、张毅和陆汀等人的任务是火速前往锦州机场接收一架国民党飞机。他们找到一辆卡车，立刻出发了。现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架蒋空军航空人员不敢开着逃跑的残缺不全的飞机，经过短短几天简单的维修后，飞到千里之外的航校机场——牡丹江海浪机场。当刘善本把这架飞机开到目的地降落后，人们围上来看到他脸上冻得紫红，眼泪鼻涕都滴出来啦。航校领导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老刘，你们为航校接收来一架飞机，可你却冻坏啦！”

“这是革命战士应尽的义务。以后，只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继续给，我就去接收。”

他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第二天，刘善本和张毅等人又乘火车前往沈阳。他们到达沈阳后，又转乘汽车直奔北陵机场。刘善本一行一进机场，就看到机场上有几架被破坏不能起飞的P—51等美制飞机。走近仔细看时，嗨，意外地发现一架C—46式运输机是好的。后经机务队长陈明秋和刘善本等人反复检查，确定这架飞机的确很好。奇怪，这架完好的飞机敌人逃跑时为啥不把它开跑呢！

后来从俘虏那里得知：原来，这架飞机是供蒋空军人员撤退用的专机。解放军的攻势迅猛异常，蒋军如惊弓之鸟。飞行员怕从四面八方涌来抢坐飞机的人缠住不放，就惊慌失措地把飞机滑到靠南的排水沟上面。不料，飞机压坏了水沟盖子，陷到水沟里去了。蒋军官兵们只顾逃命，谁还敢留下来推拉飞机。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弃机急忙奔向另一架飞机逃命。敌人来不及把这架飞机开跑，也来不及破坏，飞机就做了“俘虏”。

接管大队的同志们，用于千斤顶把飞机轮胎顶起来，又用汽车把飞机拖出水沟。经过陈明秋等人再次检查鉴定，飞机完整无缺，油箱也是满的。为了防止敌人在油料上搞鬼，到空中发生事故，他们还检查化验了油料，没问题。刘善本把飞机开到空中试飞，在机场上空转了两圈，一切正常。

第二天，刘善本和张毅等又把这架飞机开回航校。几天内，航校增添了两架美式国民党运输机，大家欢天喜地。

35. 一盏明灯

刘善本、张毅等在航校休息几天后又奉命出发接收飞机。他们乘火车经唐山住一宿，第二天，又前往天津。此时，天津市已解放。解放军全歼守敌13万余人，活捉陈长捷。刘善本等在四野司令部见到了参谋长兼校长的刘亚楼，这是欢庆胜利的喜相逢，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他们住了几天后，又乘汽车前往北平。解放军正在围城。刘善本等住在南苑机场，能下时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接收组由万华担任领队，吕黎平为副组长，成员有吴悄、刘善本、高义、伊琦、韩明阳等30余人，编成3个班，开展接收工作。南苑守敌逃跑，退至大红门。国民党空军在南苑机场储备了大量的航空器材，有六七个大型机库和一个修理厂，有10架飞机，其中有B—24轰炸机1架，B—25轰炸机1架，蚊式战斗机2架，P—51战斗机3架，C—46飞机1架，C—47运输机1架，AT—6小型运输机1架，还有大批发动机。敌人不断地向南苑进攻，出动了飞机、坦克和炮兵，从地面和空中轮番向南苑机场轰炸、射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刘善本等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昼夜不停地进行抢运和疏散、隐蔽工作。

一天，刘善本、张毅等乘车前往颐和园听叶剑英做报告。叶将军讲当前形势和敌情，简述解决北平问题的方针、政策。会后不久，传来了特大喜讯：北平守敌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解放军于1949年1月31日进入北平，北平和平解放了。至此，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共消灭敌人154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半个中国。北平的飞机再不用刘善本他们把它转场到牡丹江航校去了。

1月，刘善本被任命为第一大队飞行教育主任。三月，航校校部移到长春。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仍兼航校副校长），王弼为航空局政治委员（仍兼任航校副政委）。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后，开始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办公。这里曾经是蒋空军的一个单位的住址。院子不很大，却很雅静。刘善本被抽调到军委航空局搞接收工作。

5月，奉东北军区命令，航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

一天晚饭后，刘善本和上恩泽、高潮等航校新毕业的几位学员去看电影，回来时，他领着这四五个小伙子穿小胡同步行到八面槽大街。此时，已是10点多钟，他看到小滩上的馄饨做得挺好，就问：“你们爱吃吗？我请客。”

“欢迎！”他们毫不客气，每人接过一碗站着吃起来了。刘善本称赞说：“啊，好香，好香！”吃完后，刘善本付钱。卖馄饨的老汉只感到这几位解放军像亲兄弟一样，都那么和蔼可亲。可是，他哪里知道这位站着请客的人，就是驾机起义反内战英雄刘善本呢！

刘善本说声：“谢谢您。”就又领着大家说说笑笑地穿过小胡同往回走。

“老刘。”高潮惊奇地问：“你又不是北平人，怎么对北平的大街小巷这么熟悉？”

“我，”刘善本眨眨眼睛逗他：“我虽然是山东人，可也算是北平通！”

“啊！”

“不信！我曾在中南海读过3年高中。”

“噢，怪不得你对这里的每条胡同都很熟悉哩！”高潮恍然大悟。

4月23日上午，一架C—46式飞机333号从徐州机场起飞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刘善本、俞渤等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迎上去。高大魁梧的杜道时走

下飞机和刘善本热烈拥抱，热泪夺眶而出。

“我等了好几年，终于把你等回来啦！”刘善本激动他说：“我给你们去过信，收到了没有？”

“我没有收到。”杜道时答：“但是刘喜班（国民党军官校第9期毕业）收到了。他告诉我：‘太平叫你快去！’”

“老朋友，我也等你，盼你啊，可把你盼来了！”1948年12月16日驾驶B—24式重轰炸机514号，从南京到石家庄起义的原蒋空军第八大队三十三中队中尉飞行员俞勃握住杜道时的手，高兴地说。

“这是和我同机起义的郝子仪同志。”杜道时指着刚下飞机的另一位起义者介绍说。刘善本久久地和郝子仪握手说：“热烈欢迎你！”

“多亏他的密切配合，”杜道时称赞说：“不然，我还回不来呢！”

“请，请上车。咱到华北航空处再好好叙谈吧！”刘善本亲自驾驶吉普车前往台基厂华北航空处。刘善本手握方向盘，边开车边想：当年我驾机起义到延安时，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首长和延安人民是何等热情地欢迎我们啊！现在，我也要象当年他们欢迎我那样，来热烈欢迎国民党起义归来的英雄们。

杜道时边和俞勃等人聊天，边向外观看风景。北平，对杜道时来说是旧地重游。当年，他曾在北平汇文中学读过书。

航空局和华北局航空处作好了欢迎他们的准备工作，安排杜道时、郝子仪住在宽敞而明亮的房间里。等在这里欢迎的有华北航空处处长方华，副处长油江和副政委吴钟琨，还有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荣、黄友寿和中尉空中射击员黄文刚等。他们都是1949年2月3日驾驶另一架B—24式重型轰炸机（83）号，从上海起义到北平的。同时还有不少起义的蒋空军人员。老友重逢在北平，又都是从黑暗中飞向光明的，所以都高兴得无法形容。

“那边怎么样？”刘善本急切地问。

“嗨，那边乱套了！仅八大队3年来就几易主帅。”杜道时说：“你起义后，王世箴被蒋介石撤了职，顾兆祥上台。他们（指身边的俞勃等人）去年起义后，顾又被撤掉了，张培义（国民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上台。张雨农、黄友寿等今年2月3日驾机起义后，还未来得及撤大队干部的职，我又驾机起义……”

“那你起义后，”刘善本插话说：“张培义这小子也要倒霉啦！”

“哈哈！”原在八大队共事的10多位老朋友都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哎，”俞勃一本正经地说：“其实，这一回我看不应该撤张培义的职。”

“那为啥？”好几个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因为，八大队这次只跑了人，未跑飞机呀！”

“哦！”刘善本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他接着说：“你说得有道理。这么说，那是应该撤二十大队队长的职！”又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哎，老杜，你真厉害。”刘善本问：“你怎么能把人家二十大队的飞机搞过来的？”

“这个，说来就后长了。”杜道时回顾说：“那年你们失踪后，8月份我们才比较详细地知道你起义到延安的经过。李彭秀被放回去，恩将仇报，他骂共产党，痛骂你主谋起义，并表白他在空中曾经千方百计地反对你飞向延安，气得我牙根痛。后来，蒋介石命令八大队投入前线作战，让弟兄们驾

驶B—24飞机去支援沈阳、临汾、张家口、太原、淮海等地的陆军作战，我内心里非常痛苦，走的是罪恶道路啊！我多想走你所走的这条光明大道。可是，八大队被控制得特严。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调配机组人员，逮捕可疑人。搞三五人一组的联环保（每保安插有一名政治细胞），名曰互相关心，实则是互相监督制约。另外，国民党那时控制着全国各地的机场，听说人民空军基地在佳木斯，但情况不明，要驾机起义而找不到解放区的机场降落不行。那时，我痛苦极了！前年，我任驾驶员（机长），上司命令我们去轰炸桥梁，军令如山，我不能不去。当我把炸弹投下去，自己也掉下了眼泪。这一下，有多少人的生命财产要遭殃啊！在轰炸济南、石家庄、临汾等地时，我一听：‘准备’的口令就十分恼火！他奶奶的！济南是我的老家呀，我能亲手炸死家乡的同胞吗？！我，豁出命来故意把飞机弄偏，或加速，尽量远离目标，使投弹偏差，减少目标的损失。后来，他们议论纷纷：社道时飞行投弹不准，命中率大低。”

“哼！不准就不准！我并不在乎这些非议，因为我深知：是山东父老乡亲们用高粱、小米把我喂养大的，怎能恩将仇报，把他们炸死呢！”

“你做的对！”刘善本、俞勃等都称赞他说。

“我正在苦闷，彷徨时，我的外甥杨又震和我大伯父的儿子杜明先后来试探我是否愿走刘善本的道路。后来，我才知道是地下党派他们来做策反工作的。从此，我很荣幸地和地下党联系上了，增强了起义的决心和勇气。我想立即起义，杨又震想要我多弄几架飞机过来，我就有意识地找人联系。敌人对我有所察觉，1月27日，在向台湾撤退时，不让我爱人上我的飞机一起向台湾撤退，怕我跑了。这时，我也采取了对策。为了让特务们不怀疑我，我特意买了10袋面粉和1坛酱油带到台湾去。自从俞勃、张雨浓等你几位分别跑了以后，军心更加不稳，国民党空军控制也更严。但正在和谈期间，他们又不敢大肆抓人。除了再搞联环保之外，又特采取了许多毒辣的防范措施，调我到办公室第二科帮忙，这实际上是调我离开飞机，对我变相软禁。”

“春天的海岛是非常迷人的。”杜道时绘声绘色地说：“星期天。妻子李淑静要我陪她带孩子到海滩上玩。可是，我跟着走到海边，却无心欣赏这南海的美丽景色。我无精打采地随妻女下海拣贝壳，突然，发现背后来一人，待那人走近时，我高兴地问：‘多年不见了，现在好啊！’来的就是他——”杜道时指着郝子仪说。郝子仪点点头说：“老杜原以为我是跟踪他的特务哩！”

大家听了都忍不住笑了。

郝子仪是二十大队的中尉机械员，1918年生于青岛市铁路工人家庭。当日军即将在青岛登陆之际，他投考了国民党南昌空军机校，后来曾和刘善本、杜道时同在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科里申科大队）服务。1947年春，他到上海空军二十大队工作。1948年底，随队撤退到新竹机场。二十大队和八大队同驻新竹机场。今天异乡逢故友，既喜更忧，寒暄之后，便倾吐各自的苦衷。

“你想不想回去？”杜道时环顾四周，见无外人，便笑着半真半假，低声地试探他。

“当然想回去，可惜没有机会。”

“我有人。”

“我有飞机。”

“我俩是志同道合的人，”杜道时说：“仅用几分钟时间就沟通了思想，

决定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情。”

“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刘善本插话说。

“过了几天的一个傍晚，”郝子仪说，“我到杜道时家，主要是去探探路，没敢多呆。杜道时被软禁起来，只能由我多出面活动。八大队有我一些老朋友，但他们此时很消极。我找过3位老朋友。一个说：我有母亲和妻室儿女，我走了她们无法离开台湾怎么办？第二个说：他的B—24飞机在上海就给搞走了；第三位讲了老实话：上司命令我们把飞机的汽油都放光，拆走电瓶，飞机轮子用木头挡塞起来，任凭是孙悟空来了，也无法搞走一架飞机！我一听，心凉了半截子。原想利用熟人关系搞架B—24，老杜驾驶方便，现在看此路不通，只好设法弄架C—46了。但是二十大队控制也相当严。”

郝子仪喝口茶说：“天无绝人之路。4月16日，我在机场值班，突然接到机械长的通知，叫我去中队部领授去上海换三十中队防的任务。我立刻组织力量准备了15架飞机。我特别准备了毛尚贞（蒋经国表弟）中队长的那架比较新的飞机——C—46式333号，因为它停在跑道头上，非常有利于起飞。我把钥匙搞到手，吃完晚饭就去找杜道时。“第二天清晨3点，”杜道时接着说：“我悄悄起床，忙带地图、手枪等最必需的东西，赶到约定的集合地点。郝子仪也按时赶到。”“‘干什么的？！’机场警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吼道。“‘我们来工作的，给毛中队长准备飞机。’郝子仪拿出证件晃了晃。这样，我们俩就混进机场，赶快准备起飞。我俩配合默契，想把飞机开起来。可是，我虽然是飞了10多年的老飞行员，却从来没挨过这种飞机。C—46是国内航程最远、载重最大，航空仪表设备最多，需要3人配合操纵的运输机，而现在仅有我们两人，却一个是光会维修，不会开；另一个是根本没有学过它，能够飞得起来吗？成败就在此一举。要么上九霄，去追逐日月；要么下地狱，到阎罗殿喂鳖。我把手枪拔出来交给郝子仪说：‘万一起飞时出了问题，你就冲我这儿（指太阳穴）打，别让他们捉活的！’”“我接入手枪，”郝子仪说：“坚决表示：‘明白！我也不能让他们捉活的！’老杜艺高胆大，我协助他，终于把飞机飞过来了。”“哨兵阻拦，敌人派飞机追击，”杜道时补充说：“但因为大陆多云，我又采取飞蛇形等许多措施，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顺利地到达徐州机场，起义成功，受到了热烈欢迎。今天，能够和你们重逢在北平，心中万分高兴。”

刘善本带头，大家都高兴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热烈欢迎和祝贺他俩排除万难，首次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

当天晚上，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党中央在这里宴请起义的国民党陆、海、空军的起义人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涛（军委作战部长）等中央和各方面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周恩来副主席握住杜道时的手，表示热烈欢迎，问了他和郝子仪起义的情况。然后，周恩来又把刘善本拉到自己 and 朱总司令中间坐下。宴会开始，大家频频举杯，互相祝酒。杜道时首先举杯敬了周恩来一杯酒，他自己高兴地喝了两杯。刘善本也向周恩来敬酒。俞勃等许多起义人员都围在周恩来、朱总司令、刘少奇身边祝酒，劝他们多干几杯。周副主席感到盛情难却，但他把剑眉一扬，大声地说：

“同志们！我军今天解放了南京城，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覆灭！在今天普天同庆的大喜的日子里，我想多讲几句话。你们说：是要我多喝几杯酒，还是愿意让我多讲几句话？”

政治家真能随机应变，他说了几句鼓动的话，就给自己解了围。大家一

听，都忘记了敬酒的事，立刻放下酒杯，异口同声地高喊：

“欢迎周副主席多给我们讲讲大好形势！”

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好！我给大家随便讲讲。”周恩来今天是即兴演讲，未拿讲稿，也没用麦克风，边讲边用手比划，一直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大家知道，在国民党陆军方面，第一批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是我们的朱老总、贺龙、叶挺等同志，我们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大家热烈鼓掌。

“在国民党空军方面，第一个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反对内战的就是这位坐在朱老总身边的刘善本同志！”会场上又爆发出一阵掌声。

刘善本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谢。

“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接着讲：“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强盛，最疯狂的时候，是蒋介石叫嚣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我们的时候，也是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刘善本独具慧眼，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置个人与家庭的生命财产予不顾，毅然决然地冒险驾机起义到延安，是很难得的。他的义举，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个沉重的打击，对我们革命军队，对全国热爱和平的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刘善本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政治远见，是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的一盏明灯！”

全场再次热烈鼓掌。

“在刘善本的带动和影响下，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现在，已经有杨培光，”周恩来把目光转向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人员，指着他们说：“俞勃、谭汉洲、谢派芬、高平、闰磊、刘焕统、邹耀坤、周正、李延森等。还有，最近从台湾驾机起义到来的杜道时、郝子仪等 56 位在蒋空军中正直、爱国的青年军官，以刘善本为榜样，弃暗投明，驾驶 18 架美制蒋机到解放区来，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人们都为周副主席能够不着名单，就点出这么多蒋空军起义英雄的名子来而敬佩、赞叹！周副主席日理万机，常在百忙中接见刘善本等起义人员。起义人员万分感激周副主席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周副主席又挥动着大手说：

“我们还欢迎今后有更多的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爱国人士起义归来。”

“起义以后怎么办？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36. 无限的信任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一天，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周副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部署对国民党空军的接管工作。朱 总司令等几位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也赶来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沈钧儒、常乾坤、王粥、蒋天然、刘善本、吕黎平、张受益、何健生、张孔修等。

周副主席笑着说：我们百万雄师胜利渡江，解放了南京后，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我们很快就能解放江南许多城市，有一系列的接管工作要做。今天，请大家来共同商量一下如何接管国民党空军的问题。军委成立了华东地区航空接收委员会，航空局决定分3个组，分别承担接收宁、沪、杭地区国民党的空军。你们要抓紧准备工作，尽快出发。我们同时还要做好对敌的宣传瓦解工作。刘善本同志，你到南京后，就利用那里大功率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说。你现身说法，动员、欢迎国民党空军起义。你的同学，同事很多，请你告诉他们，要打消顾虑，主动起义。革命不分先后，我们欢迎他们起义。

刘善本高兴地点头，并读了他写的广播稿。周副主席静静地听着，并称赞说：“很好！”

中午，周副主席设便宴，为前往华东的空军接收组饯行。

第二天上午，刘善本、吕黎平、黄友寿等在南苑机场驾机腾空而去。他们飞到济南上空，不好！这里云多，并下雨。再往前飞，到徐州上空，遇到了滂沱大雨。气候太恶劣，能见度太差，又没有导航台，不能再向南飞，又找不到徐州机场降落。无可奈何，刘善本只好将飞机转了个180度，返回济南，安全着陆。南方阴雨多，周副主席亲自交给的艰巨任务在肩，时间紧迫，空中不能飞，只好改乘火车。刘善本、吕黎平等要个专车，先到徐州。第二天乘火车到达目的地——南京。他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在电台向国民党空军发表了强有力的广播演说。他连续广播了多次，收到很好的效果。刘善本正忙着广播和接收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回北平，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他急忙赶回北平。

那天上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于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刘善本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主席台上就坐。应邀参加大会的还有首次从台湾驾机起义归来的杜道时等国民党空军的其他起义人员，他们是特约代表。

这一天，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在百忙中抽空亲自出席了大会。周副主席在会上作了约3个小时的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他讲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他讲得既深刻又生动，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对刘善本和其他起义人员是一次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6月，刘善本任航校飞行一大队副大队长。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后，在短短几个月内，解放了江南和西北10多个省市，解放大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可是，一野攻到甘肃酒泉后，却前进不得了。

8月的一天下午，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突然找刘善本去当面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一野向西北大进军途中，其后勤给养供应发生极大困难。因为，西北不用纸币，只用银元。而我军只有纸币，去哪里搞那么多银元保障供给呢？

全军吃饭成了大问题。先头部队第一兵团更是嗷嗷待哺。中央则政部门筹积了一批银元，可是，远水难解近渴。常局长拍着刘善本的肩膀说：“毛主席、朱总司令想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你看如何？”

“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善本惊奇地呼唤他们说：“这是他们对我极大的信任，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于是，常局长和刘善本共同拟订出支前航空小组的人选和行动计划。调运这批军饷，要绝对保密，常局长要求他不要再向下传达。只告诉机组的同志去西北执行运输任务。刘善本照办。他召集有关人员下达任务。机组组长唐宛体，副组长兼驾驶员邹耀坤，副驾：驾驶员王恩泽（他是航校毕业生，才飞行过91小时），机械师衣成云、刘玉英，还有领航员，通讯员等。刘善本任空中指挥，负总责。一天早饭后，一架C—46式飞机从南苑机场出发。北平天气很好，C—46式机舱里整齐地堆放着长方形的小木箱子。飞机到西安机场着陆加油。刘善本等机组人员小憩片刻，又登上飞机直飞兰州。最后到达酒泉。酒泉机场早已有人等候迎接。一野司令部派车把刘善本一行接到酒泉市里，请吃饭。彭老总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时隔3年，彭老总还认识刘善本。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刘善本的手说：“早知道是你来了。热烈欢迎你们，你们真是雪中送炭！我代表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感谢你们的支援。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作战，有空军支援，这还是第一次哩！”一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也参加接见。彭总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两支枪：一支卡宾枪，一只美式手枪。这些都是战利品，送给他们留作纪念，并表示衷心的感谢。还给他们每人两个大哈密瓜。第二天，刘善本等临上飞机前，司令部又有辆吉普车急驶而来。车停时，只见里面装着20多个大哈密瓜。刘善本仔细一看，那西瓜上都写上了收授者的名字。原来，彭总又特意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首长每人送两个哈密瓜，还给在北平的几位老总各送一个。彭总委托刘善本负责把这些哈密瓜转送给各位领导和同志。刘善本一行从河泉机场起飞，至兰州机场加油检修。住了一宿后，第二天直飞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知道刘善本负责给西北野战军先头部队送去了军饷后十分满意。西北野战军有了军饷，如虎添翼，他们继续向祖国大西北挺进，追歼国民党匪军和马步芳、马鸿逵等匪徒的残部。总部领导表扬了刘善本等同志圆满完成了火速支援前线的任务，为解放大西北立了大功，为夺取全国胜利又做出了新贡献。

9月21日19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刘善本坐在会场里聆听毛泽东致开幕词。开幕式历时4小时，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

“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首届政协会议的历史使命是：制定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与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国徽，决定国都所在地和年号。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提出：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代表们热烈鼓掌，刘善本更加高兴。他不知不觉地把双手拍红肿了。

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其中解放军代表共6个单位71人，即：总部、一野、二野、三野、四野、

华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代表包括直属兵团及海、空军。他们是朱德、聂荣臻、吕正操、杨成武、张学思、康克清、刘善本等 12 人。

刘善本报到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大会秘书处征求意见：“你是吃同志饭，还是吃民主饭？”刘善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经他们解释后才知道，原来按党中央规定：这次政协会议准备了两种饭菜：一是专门招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比较丰盛，叫“民主饭”；另一种是供应中共党内同志的普通饭菜，叫“同志饭”。刘善本听了非常受感动，觉得共产党处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真是伟大。他说：

“我自从起义那天起，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光荣一员了，当然是吃‘同志饭’了。”

会议期间，有一天在休息室里，刘善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象看到老朋友那样走过来，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问寒问暖。他问：

“中央已经批准你入党，你是否知道了？”

“我知道了，谢谢主席的关怀。”

原来，党支部和校党委接到刘善本的申请书后，就指定大队政委方子翼和刘风负责帮助培养他入党。8 月，党支部请各党小组讨论他的入党问题，大队党委也作了专门研究，还向校党委写了专题报告：《关于刘善本同志入党问题讨论的意见》。1949 年 1 月 9 日，一大队驻沈阳，党支部发给刘善本一份《入党志愿书》请他填写。他在入党志愿栏内写着：“作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一名战士。”2 月 5 日，党支部大会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两位介绍人刘风和方子翼在刘善本发言后，都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最后，支部大会一致举手表决通过，同意接受刘善本为候补党员。2 月 14 日，航校临时党委批示：“同意大队党委意见，吸收入党。”但未公布。本来，校党委有权接收审批新党员，但是，因为刘善本是起义的国民党员，有特殊情况，就报“东总”党委审批。“东总”又报东北局，东北局呈报党中央，请中央审批。中央对刘善本的入党问题很重视，组织部向毛主席、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由中央组织部严格审查了他的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情况弄清楚后，中央作为特殊情况，亲自批准接收他入党。中组部根据中央的决定，电告东北局。东北局组织部通知“东总”政治部组织部，电文如下：

东政组织部：

接中央组织部复示：同意刘善本同志入党，望即根据党章办理入党手续。

此致

布礼！

东北局组织部

4 月 12 日

“东总”组织部收阅后，于当天即转校党委：

航校党委会：

关于你校刘善本同志请求入党问题，已接中组 4 月 8 日复电：批准刘善本同志入党。现在按我党党章规定：决定刘善本同志入党候补期为两年，自 1949 年 4 月 8 日起，到 1951 年 4 月 8 日上。希即转告刘本人，并办理入党手续，编入党的组织为荷。

此致

敬礼！

东政组织部

4月12日

航校党委立即通知在外地执行任务的刘善本。刘善本当时在北平，听说后非常高兴。他兴奋得一夜未能入眠。现在，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惦念着自己的入党问题，他由衷地高兴。并说：“我在政治上真正获得了新生，谢谢主席对我的关怀！”“你爱人和孩子现在在哪里？”毛主席又关切地问。“听说，她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押送到四川老家去了。”“噢。”毛主席点点头，停了片刻又说：“她吃了苦头。现在，成都、重庆也快要解放了，你赶快写信，叫她和孩子们来。”“谢谢主席。我一定写信叫她们快来。”

在政协会议期间的9月24日，毛泽东设宴请傅作义、刘善本、邓兆祥等原国民党海、陆、空军的主要起义人物时高度地赞扬了他们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毛主席指出：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迅速增强的陆军、空军和海军。

第二天，刘善本应邀在全国政协全体人员大会上自由发言。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向庄严神圣的大会主席台，作了简短的发言。他不善于演讲，但是，却讲得中肯实在，博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欢迎和交口称赞。他首先表示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等3大文件。他说：

“我曾长时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空军中服务过，因为我反对参加屠杀人民的内战，才毅然于1946年6月起义，站在人民方面来。这次我能够以人民空军代表的资格来参加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使我感到无限的荣幸。”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即将诞生了，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中华民族从此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不受人欺侮啦！刘善本亲身参加了决定炎黄子孙命运的解放战争，现在又亲身参加决定中国人民今后政治命运的盛会，讨论和选举国家领导人，以及决定了其他一系列重大国策，他怎能不感到无比自豪，无限荣幸，无尚光荣呢！

在谈到中国未来空军建设的问题，刘善本说：“关于说到我们人民空军的建设工作，毛主席在开幕词中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我相信，在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空军必然也和整个人民武装一样，很快地壮大起来，成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刘善本简短有力的发言，受到了全体代表的热烈欢迎。他的发言登在第二天（26日）《人民日报》上，题目是《建设人民空军》。

一天上午，刘善本和大家商讨建国的方针大计，突然有人找他。军委指示：要他去新疆试航。刘善本立即离开会场。

9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甘肃酒泉风和日丽。王震突然叫二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即群众工作部）冯达去接受紧急任务。

冯达，陕西华县人，1915年11月生，1938年入伍，1946年任民运部长。他中等身材，办事果断。冯达接到通知后迅速来到王震司令员身边。王震说：“现在，党中央和新疆和平谈判成功，新疆起义终于实现啦！我们要和平解放新疆，但是少数顽固不化的敌对分子却千方百计地破坏捣乱！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何尽快地穿插进去，安定局面。但是，路程遥远，怎么办？”

“走！”冯达一拍大腿说：“司令员，你领我们从陕北走到这里，难道

还走不到新疆！”

“兵贵神速！靠走不行。”王震摇摇头说：“那要走到何年何月。”他转了一圈，一拍胸脯说：“小伙子，我叫你飞！”

“飞，怎么飞？”

“我们有办法啦！中央已经给我们派来了3架飞机到新疆去试航。我们趁此机会派出一个40人的接收组去，由你负责。任务是。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安定民心，恢复生产。你马上出发，不准带警卫员。”

“是！司令员同志！”冯达一听说要坐飞机，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恨不能马上上天。他转身就要跑。

“回来！”王司令员想了一下交代说：“你去了对外不能叫部长，要叫部员。新疆和谈成功了是件大好事，但是，你们去了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捣乱，防止发生麻烦事！”

“我明白了。”冯达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他到部里立刻率领接收组人员打起背包，带上干粮，乘美吉普车火速来到飞机场。他老远就看到3架飞机并排地停在那里。这是刘善本奉军委毛主席的命令带领3架飞机去新疆试航。这是刘善本第二次来西北执行任务。在飞机前，刘善本和冯达彼此作了自我介绍。冯达早在延安时就知道刘善本的大名，今天有幸目睹英雄风采，万分高兴。

刘善本请冯达坐到他亲自驾驶的飞机上。飞机升空，冯达如同腾云驾雾那样开心。不过，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在空中呕吐得很厉害。为了减少颠簸，刘善本请冯部长坐到驾驶舱里来。冯达在这里坐定后，稍感舒适。刘善本驾驶飞机在空中大约飞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新疆哈密。冯达派人轮流担任警戒飞机的任务。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派他的长子等人前来欢迎解放军派来的工作组。哈密地区专员等许多地方官员都前来机场迎接。苏联红军某部八团留守处也派人前来欢迎。

不少人对解放军有这么美制C—46式运输机感到惊奇。3架飞机助长了党威、军威。刘善本、冯达和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致意。他意识到：这些来欢迎的人们中，有真心诚意来欢迎的，也有假心假义的，甚至有带着敌意来作侦察试探的。此时，随行的小分队也都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应付可能突发的事情。

冯达不顾个人安危，站在机场的一个高处，大声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宣布了人民解放军对起义部队的优待政策。

苏联驻军领导人请冯达和刘善本等去营区吃饭。当时政局动乱，有些反动家伙是死不甘心的，刘善本、冯达他们不知道来欢迎的官员们到底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但对苏联军队指挥官还是很信任的。他们就欣然应邀去吃午饭，苏联军人都穿便衣。冯达在这里第一次吃上面包、鱼子酱等西餐。饭后，冯达把40人化成若干小组，分别进城去散发传单，做宣传工作，以安定民心。冯达去市区之前，刘善本关切地提醒说：“你要小心！”冯达暗中整理了一下手枪，把子弹推上膛进城去了。

下午4时许，刘善本等驾驶的3架飞机从哈密机场起飞，安全返回酒泉。冯达带领的工作组是人民解放军进新疆的第一个工作组。他向王震汇报后，王震十分满意。他感叹地说：“我们有了刘善本等空军人员，有了飞机就大大加快了进疆的进程。”

第二天清晨，刘善本又率领3架飞机返回北平，接着参加政协会，商讨

国家大事。此后不久，刘善本又再次奉中央军委命令驾机前往西北。这次任务是送王震司令员等前往新疆的。刘善本完成任务后，王震将军还特意送给他一支卡宾枪作纪念。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善本被选为委员。他是最年轻的委员之一。

37. 飞越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阳光灿烂，古老的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下午，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前汇集成人的海洋。30万翻身的劳苦大众欢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地庆祝自己亲手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歌唱自己翻身解放。大会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内知名人士的代表都准时到达天安门城楼上。

15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光辉灿烂、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毛主席讲话完毕，阅兵式开始。阅兵式由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任检阅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受阅部队成分列式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阔步前进。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骑兵师相继跟进。

与此同时，处于萌芽状态的人民空军以空中分列式整齐而成列成队地由东向西，沿着东长安大街向着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来。广场上30万双眼睛不约而同地向空中张望。人们看到了自己的飞机，个个扬眉吐气，人人雀跃欢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曾经饱尝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和美制蒋机狂轰滥炸之苦。今天，参加庆典的群众中有许多人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或是其他亲友，曾遭受敌机轰炸、扫射而死。现在，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大机群，怎能不狂欢、自豪呢！看！人丛中的帽子、手绢飞舞起来啦！大家手里拿的鲜花和报纸等许多物品都挥舞起来了！人们沉浸在欢乐中。

一位头戴大红花的天真活泼的小姑娘，骑在妈妈的脖子上，举起右手数着：“一架、两架……5架……25架……”

“多少架？”妈妈考问她的小宝贝。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双手翻了两番，又单手翻了一下，最后，还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共26架，妈妈。”

“宝宝真聪明，数得快又准！”

人民空军还没有正式诞生，哪来这么多的飞机？是的，人民空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还正在积极筹建中。

哪里来这么多的飞机，这要“感谢”美帝国主义和运输大队长蒋介石。这是他们用来屠杀中国无辜的老百姓的。由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带头造反，随后，蒋介石培训的飞行员就一个个驾机弃暗投明，飞到了人民的怀抱。今天，这些飞机又由刘善本等起义人员亲自驾驶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没有美帝国主义和蒋帮的输送，人民今天还不会一下子就有这么多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自从1946年6月刘善本光荣驾机起义起，到国庆大典止，蒋空军共有60人驾驶21架各式轰炸机、战斗机和运输机起义。此外，有的飞机是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缴获的。在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中还有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自己培养出来的飞行员。

“看，”周总理用右手指着空中对毛主席说；“空中那一群3个头的大运输机中那领头的一架，正是刘善本驾驶的！”毛主席点点头，向空中招招手。

刘善本似乎看到了毛主席向空中招手。他在空中俯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汇成的欢乐的海洋，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在战火中冒险驾机起义

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机场的情景。时间才过去 3 年多，就换来了如此难以想象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空前伟大的胜利。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的结果。自己虽然妻离子散，却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也是很值得的！刘善本在驾驶舱里怎么也难以抑制胜利的喜悦！当天，诗人马凡陀写诗歌颂人民空军首次通过天安门受阅的大喜事。诗的题目是《红色的战斗机群》：

“ 在共和国的元旦，
我跟随我们自己的空军，
坐着我们自己的飞机，
飞临北京上空！
我心跳，我兴奋，我欢呼！
……
看！我们有了自己的空军！
中美反动派屠杀人民的武器，
如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我看见我们的空军微笑了！
人民是多么热爱你们啊！
你英勇地冒险起义！
在那紧张的黑夜，
挣脱魔爪，
投向人民！”
……
这是人民的第一支空军，
她就将依照毛主席的话，
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消灭反动派，
消灭侵略者！
保卫我们的领空！
保卫我们的共和国！

这首诗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

组织大机群飞空中分列式，在我们的国家还是第一次。

当年 5 月 4 日，蒋空军以 6 架 B—24 型重轰炸机来轰炸南苑机场，炸毁、炸伤作战飞机各两架。这对党政军和市民的震动很大。为了保卫北平和党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飞行中队，以空军战斗机来对付敌机空袭。中队以 P—51 为主要作战飞机，属华北局航空处领导，作战由航空局直接指挥。后来，中央决定召开政协会议和举行开国大典。为了保证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新国家、新政府的顺利诞生，军委又于 1 月 26 日决定加强和扩大飞行中队，以适应保卫开国大典的需要。航空局党委根据军委的指示和要求，立即命令将飞行中队扩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队长徐兆文。该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后，于 9 月份起担负起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9 月 1 日，由军委直接领导的航空局、航空处和驱逐大队 3 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开联席会。在会上，军委赋予驱逐大队两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开国大典上，飞行检阅和执行空中警卫。驱逐大队根据当时飞机的性能、速度和备飞行员能

驾驶哪种飞机的技术状况，临时编成 6 个分队。编号为 11 分队至 16 分队。空中总领队由徐兆文队长负责。后徐兆文因在飞行训练中飞机发生故障跳伞，腿摔伤，其队长职务暂由邢海帆代理。刘善本兼任 15 分队的领队。各机型和分队的序列是：美制 P—51 型战斗机 9 架，分三个分队，即 11、12、13 分队。其中：

11 分队队长徐兆文（兼，后由邢海帆代理）

12 分队队长杨培光

13 分队队长邢海帆（后由他人代理）

14 分队队长邓仲卿（蚊式战斗轰炸机 2 架，L—5 式飞机 1 架）

15 分队队长刘善本（美制 C—46 运输机 3 架）

16 分队队长方槐（PT—19 式 2 架）

共参加各式飞机 17 架。刘善本是 15 分队的带队长机。他的左僚机是 1949 年 1 月 15 日从青岛驾驶 C—46 到沈阳起义的飞行员邹耀坤。副驾驶员是王恩泽。右僚机是起义飞行员谢派芬。

为了保证安全顺利地完成任务，刘善本主动地和徐兆文、邢海帆、方槐等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计算。阅兵指挥部，选定了两个机场：南苑和西郊机场，分别作为起降机场和备降机场。设立 3 个指挥培台，即南苑机场塔台、西郊机场塔台和天安门指挥台。

10 月 1 日天空晴朗。在南苑宽阔的机场上，一排排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两旁待命。一架架飞机都油饰一新：机头是鲜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镶金黄色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间的条纹。人民空军的飞行员正神采奕奕地整装待发。根据阅兵指挥部的命令，大机群于 14 点滑到起飞线。刘善本于 16 点首先升空，其他飞机随后腾空而起向东飞去。到通县上空盘旋待命。16 点 35 分，3 号塔台命令空中分列式开始。16 点 45 分，各队依次通过天安门，高度 2500 吧。

细心的读者们可能要问：既然只有 17 架飞机参加受阅，那么为啥前文说有 26 架飞机到达天安门上空呢？噢，这其中有个奥秘。

原来，刘善本、邢海帆等为了增加空中受阅飞机的架数，壮大空中编队的阵容，扩大政治影响，他们共同研究出一个办法，运用能者多劳的办法，即根据现有各种飞机存在的速度差，让飞得快的飞机两次通过天安门。刘善本等对飞机性能、航速、航程及各种不同速度飞机飞完全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等各种有关诸元数据，进行反复地推算比较。最后确定让飞行速度最快的 9 架 P—51 型战斗机（最快时速为 720 公里，巡航速度是 390 公里）在空中两次参加编队通过天安门。

为了确保这种空中编队整齐壮观，做到万无一失，刘善本他们多次进行空中演练，做到心中有数。10 月 1 日下午 16 点，刘善本首先率领 C—46 中队起飞，其余中队飞机相继起飞。邢海帆率领的 P—51 型飞机 3 个中队最后起飞。他们虽然是最后起飞，却是两次大编队通过天安门。因为，这 9 架 P—51 飞机速度快，后起飞却首先通过天安门一次。然后向右转弯、加速，去追赶空中编队机群的队尾，再与最后的第 16 分队编队衔接好，用最慢速度，随后第 2 次通过天安门。其余飞机通过天安门后，就向左转弯，返航着陆。C—46 飞机和小型教练机速度慢，如 C—46 飞机，最快时速 426 公里，巡航时速 367 公里。因此，刘善本他们分队先起飞，是领队分队，到达通县编好队，进入天安门上空时却变成了压队的——从大机群的排头转变成排尾，这样恰

巧与通过天安门的后机相衔接，好像是首尾各有一个 P—51 型战斗机大队通过天安门。他们的间隔、距离保持得相当好，分秒不差。本来只有 17 架飞机参加受阅，却使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首长和广场上的群众看到了有 26 架飞机依次编队，整齐壮观地通过天安门上空。所以能收到这样最佳效果，都是由刘善本、邢海帆等带领全体参加空中受阅官兵事先周密计算、规划和空中苦练的结果。

当天，16 分队的方槐，杜道时等驾驶的两架小飞机去受阅后，还执行了另外两项光荣任务，即进行空中摄影和散发宣传品等。他们驾机在天安门庆典会场上空和京城上空又盘旋了约一个多小时，才圆满地完成了散发传单和摄影的任务。

“十一”庆典阅兵式共历时 3 个小时。为了搞好开国大典的首次空中大检阅，中央和军委首长们始终关怀重视这件大事。事前，朱总司令、刘伯承、贺龙、罗荣桓等中央军委的首长们在百忙中亲赴南苑机场视察、指导，听取大队的汇报，看望飞行员们。检阅后，又专门分别在中南海和中山公园设宴招待他们。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代表刘善本等参加了宴会，中央和军委首长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亲自出席宴会。会上，他们都对空中检阅给以很高的评价和很大鼓励，使刘善本等感到终身难忘。白天组织参加受阅人员参观故宫、游览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晚上，请刘善本他们看戏。他欣赏了张君秋主演的《宇宙峰》和侯宝林说的相声等许多优秀文艺节目。他们还观看了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是法捷耶夫）的著名演员乌兰诺娃跳的芭蕾舞。

38. 败退前夕的大屠杀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举国欢腾的大喜的日子里，刘善本更加怀念在天涯海角的亲人们。深夜，他看完戏躺在床上思念着亲人。母亲、爱人、孩子、弟弟、妹妹们的音容笑貌，都象电影一样重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特别是那天毛主席问他爱人的情况，使他更加怀念各位亲人。3年前，由于蒋介石的破坏，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国民党限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全体人员于1947年3月份撤离上海，周恩来被迫撤回延安。可是，他又不能带周叔璜他们去延安，于是就托人来转告周叔璜说：“最好你先离开上海，回四川娘家去。刘善本母亲、弟弟、妹妹们回山东老家。至于今后怎么到解放区去，那根据情况再想办法。”

周叔璜认为这话很有道理，回四川是上策。周叔璜就和家里人商量，按照周副主席的意见办。她向八大队和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带孩子回娘家去。

国民党第十四航空队的一位中队长乌铨，就是刘善本在航校时的那位同学，逃台后曾任过台湾当局空军总司令，他也来劝周叔璜说：

“你们在这里怎么办？生活费用太高，又不安全，还不如回四川算啦！”

上海空军司令王叙铭也不敢任意杀害航空队员怀孕的妻子。后来，此事也引起了蒋空军头头们之间的相互埋怨。他们说：“留个家属怎么办？放长线‘钓大鱼’，钓了半年，一个鱼也没钓住。现在，她孩子也生了，留她有什么用，还不如让她回四川算了。”

上海地下党也托人反复做工作。最后，国民党特务分子认为从周叔璜和钟兰芬等人身上捞不到油水，也就只好同意让周叔璜回四川。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软禁刘善本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了。

不久，周叔璜把家具全部变卖了，给兰平奶奶他们做路费。她带着两个孩子，在两个特务的专程押送下，回到了四川丰都县。但国民党县政府要周叔璜找人作保才释放他们。周叔璜拜托姐姐和姐夫请了10家人做联环保，才把他们保释出来，住在县城中正路妈妈家里。在办保释手续时有明文规定：周叔璜和兰平、海平这3个人中如果跑了1个，县政府就要拿那10家保人抵命。

周叔璜仍然在特务机关的监视下生活，随时都有被再抓和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谋生，周叔璜在姐夫家的均灵医院帮忙，学做药房工作，顶个小工用。她一人抚养两个孩子，困难可想而知。

周叔璜离开了虎穴，又陷进狼窝。

1949年冬，在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前夕，展开了一次草菅人命，报复性的大屠杀。杨虎城将军、江竹筠等许多革命志士就是在那时的大屠杀中被害的。臭名昭著的重庆中美合作所，当时正在发生着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惨案。在四川丰都县同样发生了惨案。丰都县宪兵队在全城进行大逮捕，首要的目标就是刘善本的家属及其子女。一天清晨，一个班的宪兵奉命砸开了周叔璜的房门，来抓她，一看室内空无一人，宪兵们就拷打周叔璜姐夫和姐姐，追问周叔璜娘仨跑哪去啦。

“走亲戚去了。”她姐姐说。

“胡说！”一个宪兵啪地打了她一个嘴巴，“走亲戚为啥子不报

“跑了和尚，跑下了庙！”另一个宪兵说：“去找那10家保人抵命！”

这时候的国民党反动派，活像一头被打伤的老虎，它要拼命地反扑报复，

疯狂地吃人。

周叔璜为什么会跑掉，她带着孩子跑哪去了？原来，周叔璜在此之前得到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要进行撤退前报复性的大屠杀。”

她听了这话不寒而栗。

1949年秋季，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被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八兵团和一野的一部打得大败而逃。他们纷纷向四川境内败退，妄图依靠山区与解放军对垒，保存实力，将来好东山再起。一天，中央军第四十七军要强占民房，就连私人开设的小医院也要霸占，医务人员和病人们就拼命反抗。这家医院正是周叔璜大姐周叔梅和姐夫陈原基开的。一个军官一定要他们把3间住病人的房腾出中间那间来给他们住。周叔梅坚持腾边上的一间，那军官说：“老子给你们拼命打共产党，要你腾个房子还不干。”

正在双方争吵很激烈时，突然来了四十七军的情报处长。他问清了情况后说：“这医院你们不要占了，另外去找房子。以后，弟兄们有生病的还可以到这里来看病嘛！”

周叔璜看这个人很面熟。而这位情报处长也早就认出周叔璜来了，很可能就因为周叔璜的关系，说出了上面那番话。周叔璜忽然想起来了：这个情报处长原来是蒋空军八大队在兰州的电台报务员郑约汉。周叔璜、刘善本和他都很熟悉。他突然出现在面前，周叔璜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心慌意乱地想：“他会不会威胁到我娘儿的生命安全？”

周叔璜正在想着此事，情报处长向她走过来，对周叔璜大咧咧地说：

“到了这个鬼地方（丰都），真不好找。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门牌号码，可是没有找到你，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你。”

“现在找到了，”周叔璜回答他说：“就是你的胜利。”

那情报处长听了这话很尴尬地笑了笑走了。

后来，他又来到周叔璜家看看，并特意送给周叔璜一笔钱，给兰平一个玩具小汽车。10月1日那天，情报处长来约她到周叔璜原来读书的中学——适存中学听广播。正巧，周叔璜和他听到了刘善本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讲话。周叔璜听到刘善本的亲切声音，像做梦一样。啊，他还活着！这时，她高兴得几乎心都要蹦跳出来啦！情报处长也喜形于色地微笑着看周叔璜。周叔璜一时猜不透他是真高兴，还是假献殷情！

有天晚上，周叔璜正在医院结账，那位情报处长又突然来找她，而且神情紧张地说：

“请你给我找件便衣，借点路费吧，我暴露啦！今晚上就走，上面还未发月薪。”

周叔璜对他还是猜不透。他讲的话，周叔璜半信半疑。

原来，这位蒋空军的报务员，在从兰州调往成都时，他绕道走到延安后就起义了。党又派他到四川来做策反敌军的工作。他的这段经历蒋帮不了解，并提升他当了国民党陆军四十七军情报处长。他工作不够老练，不让部队占医院，又和周叔璜接触过几次，并同周叔璜一起去其母校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等一系列活动。引起了蒋特务的注意和怀疑。他又低声告诉周叔璜几句话，周叔璜听了大吃一惊。她说：“谢谢你的关怀。不过你来得不巧，你要路费，如果早来一会就好啦！我刚才把账结算清了，把钱交给掌柜的了。”情报处长听了非常焦急不安。周叔璜想：这些天来，他对我也没有恶意和不好的表现。也可能他真是起义做了地下工作。于是，周叔璜就把她仅有的金手镯押

掉，凑了几十块银元给他。又把她父亲遗留下来的衣服找了几件给他。郑约汉处长就和另一个人一起结伴连夜逃跑了。临走时，他低声地告诉周叔璜：“你千万不要再呆在这里，一定要马上逃跑，重庆的大屠杀马上就要开始啦！这是对共产党的报复。被他们在押的，或是能够抓到的，即使是亲属子女，也统统格杀勿论！”

周叔璜带着两个孩子深夜两点钟逃走了。他离家之前请求大姐和姐夫分头替她去通知 10 家联环保人，他们闻讯也都连夜逃走了。

周叔璜带两个孩子逃跑是十分艰难的。她心急如焚，唯恐敌宪兵突然尾随追来，斩草除根。此时，周叔璜多么想刘善本能够来助她一臂之力啊！周叔璜背着 3 岁的海平，拉着 6 岁的兰平，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她娘仨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一步三跌地往前跑，跑了半夜和一整天，才跑出 60 华里，可是，把她和孩子累得腰酸腿疼，眼发花。到了一个老乡家歇歇脚。那家好心人给他们煮挂面吃。

“啊！真香呀！”兰平边吃边称赞说。这可能是太饿了的缘故吧！住在这家周叔璜还是很不放心，怕宪兵队来追赶。第二天天刚亮，她叫醒两个孩子继续逃。最后躲到一个竹林里。这里离公路很近，竹林是天然的屏障。路上行人看不到她们，而她们往外看却看得一清二楚。那大路上尽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他们由北向南，一路上偷鸡摸狗，鬼哭狼嚎，各种丑态都有。就在她们逃跑的那天清晨，丰都县的宪兵队去抓她们而扑了空。而这一切，是刘善本在首都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39. 一花引来万花开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有必要正式成立人民空军。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军委这项命令，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7月10日关于开始建设人民空军的决定而下达的。当天，毛主席交给周恩来一封关于建设空军的信。周恩来于第二天在此信上注明“已办”。当天，总理召见刘亚楼说：要正式开始建立人民空军，并责成他负责筹建空军工作，要他提空军主要领导人选名单的建议。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第一批主要领导干部，刘亚楼任军委空军司令员，肖华任军委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空军司令部于11月11日，在北平同福夹道胡同7号诞生。王秉璋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原军委航空局并入军委空军司令部，空司就在原航空局住址办公。从此，人民空军就开始了大发展。东北航空学校好比是一朵绚丽的鲜花。将在全国开花结果。其发展的方法步骤是：先建航校，后建部队。干部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一是老航校的教职员；二是从陆军选拔来大批年轻优秀的干部、战士；三是蒋空军起义、报到人员。到1949年10月底，解放军共接收蒋空军各式飞机88架，其中有22架完好。接收蒋空军起义报到归航空部队的人员共计7182人，其中，飞行员56人，领航员5人。接收这些训练有素的航空技术人才和现代化的飞机，对人民空军建设十分有利。

军委决定：空军要迅速组建大批新航校（第一批，由苏联援建的6所，另外，又在老航校的原有基础上，包括300多名日本投诚留用的空地勤人员，组建了一所航校——即第七航校），原东北老航校遂于同年11月14日奉空军首长命令进行整编，把骨干分别调配到苏联支援建设的第一批6所航空学校中去。12月13日，整编完毕，东北航校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停止办公。

东北航校自建立至光荣解体（1分为7）的三年又九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人力、物力、技术力量、航空器材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终于培养出了各类航空人才560人，其中，飞行人员126人，机务人员322人，领航人员24人，场站、气象、通讯、仪表、参谋等各类技术人员88人，为人民空军培养了一批种子，为空军的大发展摸索出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航空事业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人们提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就亲昵地称她为“东北老航校”、人民空军的摇篮。刘善本为老航校培养这批航空种子，曾流过许多汗水，献出了青春年华，他的功绩必将载入人民空军的史册。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航空学校的几位领导同志奉命去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创建航校的情况。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听取了常乾坤、王弼的汇报。当汇报到航校已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人时，毛主席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

日本教官也曾感叹地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飞行训练，能取得这样成绩，真是奇迹啊！

11月，军委任命刘善本担任新组建的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政委姚克祐，副校长吴凯，政治部主任周兆平。

在此之前，刘善本已授领了负责筹建航空学校的口头命令，空军党委和

首长决定该校的筹建以老航校的一大队的一半为基础，一大队一分为二，组（扩）建了两个轰炸航校。

人民空军如何组建？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建设空军的方针和原则。毛主席指示说：空军只能是“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来建设，以便使其优良传统在人民空军得以继承和发扬。于是，军委命令从各军区挑选大批优秀的陆军干部和以原航校的技术人员为基础，组成了7个航校，真是一花引来万花开。政委姚克祐原是陆军二野二十八师的政委。籍贯北京东城区，1919年6月生，大学生，1938年参加革命。

一航校（轰炸机航校）在哈尔滨组成。校部设在马家沟机场。1949年1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刘善本在典礼会上宣布：航校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飞行训练处、理论训练处、机务处、军务科、通讯科、学员大队、警通连等单位。其中，学员大队又分飞行、领航、通讯、射击、机务、特设、照像、制图、气象等若干个学员中队。后来，又增建了干部班。马宁、周兆平等营以上干部（个别还有师、军级干部）约40人组成。办这个班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空中指挥员，这是一批老干部、新飞行员。学员大队大队长陈海林。他曾任过三五九旅七二八团一营营长，1922年3月生于河北省新乐县垒头村一个中农家庭。

国家请来了大批苏联顾问，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航空学校的整套班子机构。他们没带军衔，穿便服，这样便于保密和工作。校长顾问是少将格尔申柯。在教学上，苏联飞行员、机务人员担任教员，中国原老航校的教员称助教。学的主要机种是苏制双发轰炸机杜—2（Tr—2）。其外型类似美制B—25。航校使用的机场都是日本人修建的几个老机场。隔行如隔山，刘善本过去学的是重轰炸机，对于苏联的这种轻型轰炸机从未学过，所以他也要进行改装训练。他既是航校的主要组织领导者，又是普遍的飞行学员。他每天既要抓繁杂的日常工作，又要进行紧张的改装训练，还要亲自备课，给学员们上部分飞行原理等理论课。

顾问团到来的第一天，刘善本领着贵宾们兴致勃勃地走进餐厅，顾问们看到桌上的摆设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炊管人员没有吃过西餐，只知道吃西餐用刀、叉、勺等餐具，于是就给每人面前摆了三件中的一件，不知道吃西餐要刀、叉、勺三样齐备，缺一不可，因此，引起客人们的哄堂大笑。刘善本忙叫炊管人员给每人再补发两件。

万事开头难。新组建的航校，从生活到教学，从理论学习，到空中飞行训练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及时妥善解决，否则就可能影响飞行训练和教学质量，甚至影响国际关系。当时，负责后勤的同志反映供应有困难，特别是苏联顾问和空勤灶的特需供应问题没法解决。周兆平报告刘校长说：我要去淞江省委向省长李延录汇报，请省委帮助解决这个难题。刘善本想了一下说：

“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我也去。”第二天，他就和周兆平等有关人员亲自去找省长汇报、求援，使顾问和空勤的供应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从而促进了航校的飞行训练工作。

从陆军选调来的人，因为原部队的领导有意或无意地对空军作了夸张宣传，再加上来航校人员对空军的神秘化，幻想着空军就是天生的“骄子”，到空军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开飞机，翱翔天下！”“到了空军一切都好了！”但是，当他们到航校后，有的因为没有当上飞行员，而被分配

去站岗、扫跑道、做饭，因此发牢骚，个别人闹着要回陆军去，说什么“叫我在这里扛枪站岗，还不如让我回去参加打仗！”

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问题，党委发动军政干部都来做政治思想工作。在一次讲评会上，刘善本语重心长地说：

“空军是由各种现代技术综合起来的现代化新兵种，它需要有空、地、后勤等各方面人员密切配合才能训练作战，这三者缺一不可。大家都想开飞机，恐怕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实现。哪有那么多的飞机啊！大家都想当飞行员，试问没有其他各‘大员’的保障、配合，飞机能上天吗？”他鼓励大家说：“过去，我们看到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现在，咱有了空军，大家要齐心协力建设自己的空军才对，不该闹情绪。我们要加强革命事业心，努力学习技术，好好干。咱要热爱空军，学习空军，干空军，死在空军。同志们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有！”大家响亮的回答。

就一个陆军师来说，也选不了几个年轻、身体合格，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战士到航校来。从陆军挑选来的飞行员，过去在战场上吃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扫射的苦头。今天，听到刘校长的讲话更感到学飞行机会难得，责任重大。没有当上飞行员的同志也感到校长说得很对，以后逐步端正了态度，学习劲头十足，都想为建设空军多做贡献。飞行员们更迫切希望能早日掌握飞行技术，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家王朝，为陆军老大哥和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但是，有不少学员文化低，学习很吃力。有的连标点符号也不懂，理论课搞不清楚，再加上听苏联专家讲课，经过翻译丢三拉四地翻出来，更难听懂。开始俄文翻译很少，水平又不高，根本不适应教学需要。后来，经请示东北局批准，招收部分哈尔滨医学院的学生来当翻译，克服了缺少翻译的困难。学员在上飞机前都要求学会若干常用的飞行俄语，如：起飞、开车、减速、平飞、下滑、落地、校电台等。这样有利于学员和苏联教官在空中的配合，避免因语言不通而发生严重的飞行事故。

航校每天8小时学习理论课，另外早晨出操跑步半小时，晚上两小时自习，生活正规，相当紧张。按计划地面理论教育是两个月，然后学习初级教练机课30—50小时，再学中级教练机30—50小时。计划每个新学员最少带飞30多次，平均要带飞50—60次才能放单飞。学校文体活动开展很活跃。室外有篮、排球场，滑冰场。室内有台球、康乐球、象棋、扑克等。假日和星期天，刘善本常和大家一起娱乐。

1950年2月6日，刘校长批准学员们正式开飞。刘善本除参加本大队的飞行训练外，下了飞机还要留在机场继续指导其他队的飞行，经常在机场工作10多个小时。

一天开飞前，起飞线上空有许多乌鸦在盘旋。乌鸦虽小，但威胁飞行安全事大。一只乌鸦可以使一架飞机摔毁。在场的苏顾问看到乌鸦更感到讨厌。刘善本对警卫员说：“来，请把你的枪给我！”警卫员把卡宾枪递给他。他举枪：“砰！”地一声响，一只乌鸦随着枪声坠落到跑道上，其余乌鸦全无踪影了！大家惊叹不已。

“0” （很好！）苏顾问也竖起了大拇指，连声称赞刘校长的枪法好！

40. 冬去春来

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北京火车站寒风刺骨，人群拥挤。一中年妇女右手拉着7岁的姑娘，左手拉着4岁的女孩通过检票口，跟随着一位解放军战士往卧铺车厢挤去。那高鼻梁大眼睛的战士在车厢门口转过身来，帮助她们上火车后，又把两个提包拿着跟进车厢。

“当当当……”开车的铃声响了。

“谢谢你啦，解放军同志。”那妇女操着流利的四川话说。火车开动了，战士和她们挥手告别。

这位中年妇女就是周叔璜。那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就是刘善本的女儿。那军人是空军司令部的警卫战士。他是受空军参谋长王秉璋的委托，送她们母女上车的。周叔璜到北京后，按照刘善本信中写的那样去找到了王参谋长。王参谋长热情接待，并帮她买了卧铺票。

列车在原野上欢快地奔驰。可是周叔璜总嫌火车跑得太慢了，耳朵里响着“走得慢，走得慢……”她把行李整理好，又把两个孩子安排在下铺上躺着。她自己坐在孩子身旁，右手抚摸着海平的头，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她在朦胧中仿佛见到了刘善本那高大的身影

天亮后，火车到了山海关。她从窗口看到那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她猛然间想起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悲剧来，心中不悦。正联想到自己万里寻夫的事，忽然，火车停下打断了她的遐想。人们纷纷要下火车，周叔璜问一位战士：“还没有到东北，都要在这里下车干啥子？”

“大嫂啊！看来您是没到过东北吧，那里和关内的钱不一样，关内的钱到关外不能用，要在这里换钱，换成东北币。”

“哦！”她点头顺手摸一下自己的口袋。那战士看出了她好像有难处，就问：“您到哪儿去？”

“哈尔滨。”

“找谁？”

“刘善本。”

“啊！你是……”

“我是他屋里的。”周叔璜把军委发的通行证和丰都县发的路条拿给他看。

“哦，天啊！”他看着路条，惊喜得一拍大腿说：“我知道他，您等一等。”那战士说着跑到软卧车厢里去了。过了片刻，来了一位穿呢子大衣的中年军人。他身材魁梧，面带笑容地走来。

“啊，你是刘善本嫂子吗？我叫薛少卿。”他说着，握住周叔璜伸出的手：“我早听说您要来了，但是，没想到在这里碰上您。欢迎欢迎。”

薛少卿随老航校校部搬迁到长春，他是去北京向常乾坤、王弼汇报工作后返回长春的。他留在长春做老航校的结尾工作。刚才那位战士是他的警卫员。薛少卿看兰平长得眉清目秀，再看看海平，比大的更加天真可爱。他看着两位天仙般的小姑娘非常高兴。他很喜欢孩子，把海平抱起来，举过头顶连声称赞：

“啊！真聪明，真漂亮，真像你爸爸，更像你妈妈！”兰平、海平都咯咯地笑。周叔璜抿着嘴乐。她嗔怪地说：“她呀，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爸爸是啥子样哩！”

“嗯，都怪蒋介石。”薛少卿说：“是他发动全面内战，害得你们全家四分五裂。现在，他被打下海去喂王八，罪有应得！”

“嫂子，你是怎么带她俩出来的？”

周叔璜简要地介绍了途中情况。

“你真不简单啊！”薛少卿夸奖她：“我和刘善本是战友。他更不简单！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他经党中央批准，已经入党了。”他此时想到前年通知刘善本可以再找对象结婚的事，更感到刘善本思想品质高尚，但又感到有些内疚。”

现在好啦。明天，你们就能见到爸爸啦！我下车后马上给你爸爸打电话，叫他到火车站接你们好不好？”

“好！伯伯，你真好！”海平和兰平拍着小手，连蹦带跳地同声回答着。

中午，薛少卿请周叔璜娘仨在餐车里吃了午饭。一路上，薛少卿和警卫员就像对待亲人那样关心照顾她们。

第二天早晨6点，周叔璜带着孩子到哈尔滨时，果然看到刘善本带着警卫员来迎接她们。两个孩子看到了爸爸非常高兴。刘善本和周叔璜在车厢旁，各抱起一个孩子久久相视，热泪盈眶……

回到家里，周叔璜看到娘、三妹、六弟都在，大家重逢格外欢喜。

当天晚上9点多钟，两个小宝贝已经进入甜蜜的梦乡。一对小酒窝显现在海平那微笑的绯红色的脸蛋上。刘善本拉着她那胖乎乎的小手问：“叔璜，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书呆子！”周叔璜到航校后，刘善本忙于开会，此时才有空闲和她拉家常。她接着说：“这回我们是真正的全家团圆啦！”她说完就依偎在刘善本怀里。

“那好！这些年来，辛苦你啦！我一直惦记着你们，经常梦见你们，我离开上海后，你们吃了多少苦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唉！一言难尽！”周叔璜叹息，泪流满面。3年前在上海魔窟的悲惨遭遇像电影那样，一幕幕地在她的脑海展现。

国民党空军的小轿车拖走了王世箴和王道忠后，周叔璜家的外面岗哨林立。室内特务们在搜查，婆婆、小叔子和小姑子们被特务责骂，威逼得很紧张，吓得兰平抱着妈妈的大腿放声大哭……

周叔璜把国民党对她们的迫害和周副主席、邓颖超及上海地下党对他们的救济和关怀都向刘善本叙述了一遍，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她记忆犹新，永生难忘，刘善本听了悲喜交加，不知道说什么好。

“由于周副主席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对我们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还是周叔璜接着说：“我们全家才能够在敌人的刺刀下免一死，共产党真伟大，真有办法，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样艰巨的工作都能做好，什么样的敌人都能打败。”

“是啊！”刘善本万分感激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咱全家的今天。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们幸福和再生。叔璜，今天，我们幸福地团圆了，应该高兴啊！”

“是，是应该高兴的。我，我是高兴得哭了。”周叔璜在刘善本的提醒下，由哭变笑了。刘善本掏出手帕为她擦干泪水。

当周叔璜向刘善本讲了如何被国民党派人押送回四川以及到达四川后差点做了敌人撤退前报复性的大屠杀中的新鬼时，又后怕地流出了眼泪。

“你们真是又拣了一条命啊！”刘善本听着，倒抽了一口冷气说。

“去年11月30日，”周叔璜说：“重庆解放啦！解放军进驻县城后，我才敢带着兰平和海平回到家里。听说没有逃走的共产党和解放军家属，有的被特务抓起来枪毙啦！我到家后，县委和县政府派人来找我。临时人民政府还是设在国民党的县政府里。我去了，兰平背着妹妹看着妈妈进了县衙门很担心，就坐在县政府门前的阳台上等着我。

“县政府的同志把他们查找到的国民党县政府搞的那张管制我的单子，当着我和众人的面烧了！说：‘从现在起，你完全自由啦！’

“我当时特别高兴，几乎要跳起来。我流着热泪，抱着海平，亲了又亲，说：“孩子，解放啦！妈妈自由啦！你们也自由啦！你看到了没有，我戴的‘匪军家属’的帽子刚才烧掉啦！现在，妈是光荣军属。从今以后，我们就可以挺起腰板走路啦，我们就等着早一天和你爸爸见面了。”

“爸爸在哪儿？我要找爸爸。”两个孩子也高兴得无法形容”。

“这些年来，不仅我惦念着你们，”刘善本说：“我周围的同志和上级领导也很关心你们的生命安危。就连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也很关怀你们。去年我在北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主席还询问你母女的情况。当时，我高兴得连夜给你写了信。中央军委又特地给我开了通行证，还专门发给你一张飞机票。12月1日，我听到广播重庆解放的消息，当天就给你发了信，原来想让你们到这里过春节的。”

周叔璜掏出军委通行证和飞机票说：“年底才收到信。孩子们欢天喜地，天天催我去上飞机找爸爸去！我姐姐、姐夫就帮我准备东西，我到县政府开路条。可是，年关快到，年前赶不到你这里，就干脆过了年再走。年初三，我们才上路。从丰都到宜昌，在那里等了好几天，没有船。飞机少，坐飞机没有把握，就想坐船走。”

“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啊！出门不久，海平就在宜昌病了，发高烧，出麻疹了。正当孩子麻疹出齐时，船也有了。可是，我想：走吧，孩子有病；不走吧，又不知啥时候才能再有船。后来，还是决定走。我把海平用带子绑在背上背着，给她头上蒙上被子上船。乘船到汉口转乘火车到北京。冬天，我带两个娃娃出门可真不容易啊！孩子红红的脸蛋上长出了许多红点点，怎么办？可真急死人。解放军就是好；想人所想，急人所急，帮人所需，助人为乐。我一路上多亏解放军同志帮我拎东西，照顾娃娃，过去说：‘出门靠朋友’，今天是‘出门靠解放军’……”

“嗒嗒嗒，嗒嗒嗒……”军营内突然吹起了响亮的军号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啊，天亮了。”刘善本站起来伸伸懒腰说：“这是起床号，战士们都起床啦！”

“哟，”周叔璜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就这样说了一夜的话。”

“是啊，我们分别快4年，4年来真是天翻地覆！我心里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周叔璜整理了一下鬓发，站起来说：“寒冬已经过去，新春已经到来，我们国家新生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也重新开始了。以后，我就天天伴随在你的身边，再也不分开了。有啥子话，你就慢慢地对我说吧！”

刘善本高兴得合不拢嘴。他边整理军装，边抚摸两个熟睡的小脸蛋说：“你带她俩睡吧，我去参加会操。”他说着昂首阔步地向操场走去。

周叔璜带着两个孩子连日旅途奔波，感到十分疲倦。她躺在两个女儿的身边，想痛痛快快地睡一觉，可怎么也难入眠。在她的脑海里，此时此刻浮想联翩：丈夫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又很重感情。原来自己还担心他在花花世界会变心，现在看来，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深爱着我，我也爱着他，艰难险阻隔不断。但长期的分离，是很痛苦的，这一切灾难、痛苦总算结束了。

周叔璜为能有这样一个好丈夫而感到满足、幸福。想着想着，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一天，在刘善本的家里，年轻精干的警卫员杨廷振抱着一套干部服装，不知所措地嚷道：“我到底听谁的！”

“在原则问题上，”刘校长笑着说：“我们都要听中央军委的。但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比如说，关于周叔璜享受什么待遇的问题，你听我的，错了我负责任。”

原来，中央军委有明文规定：蒋空军起义的军官家属，享受排以上干部待遇。航校军需科的助理小王昨天给周叔璜送来一套女干部服装，并通知她吃干部灶（中灶）。周叔璜刚来到部队报名参军，不了解情况，尊敬不如从命，就照办了。晚上，刘善本开会回来，看到这套崭新的女干部服装，让她穿上试试，周叔璜穿上很合身，看上去，飒爽英姿，更精神。周叔璜摊开双手，表示满意。刘善本高兴地笑了，但又突然皱了眉头。他向周叔璜问明了情况后，就说：“不错，军委是有这条规定，这是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及其家属的关怀和照顾，我们应当感谢党和人民，可是，我们不能无功受禄。叔璜，你带两个孩子刚到部队就享受供给制，已经给部队增添了许多麻烦。你对部队建设既没出汗，又没出力，就享受干部待遇不好。我的意见是：你参加革命，应该从战士当起，你说呢？”

“要得。”周叔璜明确表示支持他的意见：“可是，这军衣已经留下了咋办？”

“我叫小杨明天给你换一套战士服装来。”刘善本告诉小杨：“请你明天把这套女干部服交给军需仓库，换一套女战士服装来给她。”

“是！”小杨回答，但又马上改口说：“校长，干啥要换啊？”

刘善本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小杨。小杨也被说服了，点头答应照办。可是，杨廷振今天跑了两趟也没换来，还挨了顿批。第一趟，助理员坚持已经填发了出库单不同意换。周叔璜劝他还是按校长的意见办，再辛苦一趟。小杨第二次又去，助理员说：“并非我怕麻烦，问题是我决定不了。”他们正说着，军需科长来了。他答复：“我们是根据军委有关文件规定办事的，这衣服是不能随便更换的。”

“可是，刘校长不同意呀！”小杨申辩说。

“嘿！我看校长有点‘傻’。有的干部多想让自己的老婆享受干部待遇，可没门。再说，军委的文件能不执行！你是听军委的，还是听校长的？”

小杨被问得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地又抱着那套女干部服跑回来。事不过三。小杨感到有点委屈！他见到刘校长就诉苦说：

“首长，你的意见我同意，可我说不过军需科长。”

刘善本哈哈大笑说：“他们坚持按军委文件办事是对的。你再去转达我的意见，就说：“刘善本是共产党员，党要求党员干部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的家属不能搞特殊化，领导上虽然批准周叔璜入伍，但她应该从战士

当起。”

“是！我去告诉他们。”

“这就再辛苦你了。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不同意换，那我就只好亲自登门了。”

小杨第三次跑到军需仓库去，转达了校长的意见和决心，终于给周叔璜换来了战士服装。

“小杨，”刘善本风趣地说：“你是老兵，她是新兵。以老带新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嘛！明天你负责带着老周到大灶去吃饭。”

“是！”小杨十分敬佩而愉快地回答。

建国后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哈尔滨市空前热闹。翻身的劳动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刘善本家住在马家花园。这里离机场还有几里路。晚上是刘善本全家在哈尔滨第一次过团圆节。夜间11点多钟，刘善本全家刚入睡不久，突然“砰”的一声枪响，把全家从睡梦中惊醒！警卫员翻身跳下床，刘善本右手提着手枪小声提醒他：“不要开灯！”两个孩子被吓哭了。校警卫连的同志们闻讯赶来。可是行刺的人溜跑了。行刺人向刘善本卧室打了一枪未中，因听到室内有动静吓跑了。刘善本家玻璃窗被打碎了一块，其它未受损。

“谁向我开枪？”刘善本提出这个问题。后据公安部门分析。这可能是国民党潜伏在哈尔滨市的特务奉命刺杀刘善本的。但也不排除是国民党特务从四川尾随周叔璜追到哈尔滨来谋杀刘善本的可能性。无论是哪种可能，都给航校和当地公安部门敲了警钟。国民党仍然要报复、杀害刘善本！航校领导立即加强了安全措施，当天夜里，就命令警卫连加强警卫。校保卫科长政治责任心很强，他不仅给刘校长增派了岗哨，而且夜里有时亲自来给刘校长站岗放哨。

周叔璜被吓了一大跳。两个孩子胆战心惊，一直熬到下半夜才入睡。周叔璜一直提心吊胆，再也睡不着了。她想：国民党蒋介石太狠毒！我全家人才团聚几天，你们又来捣乱，向我们下毒手，打黑枪。

刘善本躺在床上冷静地思考、分析着，是谁向我打黑枪，为啥又慌里慌张地打不准？哼！看来也是个不称职的刺客。

一天上午，航校礼堂传出阵阵嘹亮的歌声：

我们生来要把童话变成现实，
要战胜空间，战胜广阔的蓝天，
那钢的翅膀，给我们以理智，
炽热的马达代替我们的心，
一直高飞、高飞、再高飞。
我们推进着铁鸟飞行，
在每一个推进机中。
边疆在安静的呼吸……

这是学员大队唱的《红色空军歌》，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我们也来一个。”学员大队歌声刚落，干部班的一位同志主动站起来鼓动大家说，“我们唱《青年航空员》吧！”他一呼百应，大家齐唱：

你看战斗机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霄。
它轻轻的旋飞，又抬头向上，
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你听马达悲壮地唱着，向前，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青年的航空队员。
你要带着最新的战斗武器，
你要飞向敌人的防线里去，
仔细侦察猛烈地破坏它，
勇敢向前去破坏它，破坏它……

歌声此起彼伏，气壮山河。

“现在开会啦！”大礼堂内马上鸦雀无声。政治部主任宣布说：“首届学员毕业典礼大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

军乐队高奏国歌。

毕业典礼大会十分隆重，空军党委书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等空军首长和东北航空处的首长都亲临大会。刘司令和常副司令员对航校要求很严，标准很高。他们提前几天来到航校，不但听取刘校长，姚政委的汇报，还到学员大队找学员们交谈。他们不但了解学员们的学习成绩，而且了解学员的体育训练和身体情况；不但了解学员的政治思想情况，而且亲自检查航校的卫生和行政管理情况。正副司令员都带着白手套抹课桌、门窗和玻璃，看是否有灰尘。他们经过几天的检查验收，对航校的各项工作的比较满意。今天，刘司令员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肯定了学校的工作成绩，表扬了一批先进学员和先进连队。接着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最后，他强调要加强空军建设问题。

姚政委、刘校长和教员、学员等各方面的代表分别登台讲话。刘善本说：

“在上级党委正确领导下，第一批学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终于提前毕业了。根据朱总司令关于‘学会了就打’的指示，我们今天毕业了，明天就要南下组建一支战斗部队。”刘善本回顾朱总司令于3月10日到空军看望参加政工会全体同志时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刘善本有季应邀参加了大会，并在前排就坐。那天，总司令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

“我们今天已经掌握了政权，开始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来建设空军了。”

“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关键。”刘善本听着频频点头，表示敬佩和赞成。总司令又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被敌人所打败。”他还特别讲了如何对待蒋空军起义人员问题，他说：“随着形势的发展，从国民党那里过来了大批的技术人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很好地去争取和改造他们。一般说来，凡是从国民党那里起义过来的人，总是有觉悟的。因为他们看不惯国民党的种种弊端，或者是看到国民党快完蛋了，没有前途了，所以才到我们这里来。”“刘善本等起义归来，经过学习，现在积极工作，成了很优秀的同志”大家听到表扬刘善本，都把眼光转向刘善本，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刘善本听到总司令的夸奖，心里热乎乎的。

朱总司令挥挥手又说：

“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

刘善本回顾这段情况后，接着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创建战斗部队。其目的是为了解放台湾，彻底消灭蒋家王朝。我和毕业的同学们一起去！”

大家听了热烈鼓掌。虽然军委的调令早已来了，现在，大家才知道刘校长要去组建战斗部队。学员们有的高兴，有的挽留。散会后，有不少学员留下来围绕着他问长问短，依依不舍。

“你和我们一起到哪里去？”

“要创建什么样的战斗部队？”

41. 首创空军战斗部队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派飞机对上海进行大轰炸，即“二·六”大轰炸。敌机炸坏了上海发电厂，对上海工业发展影响较大。中央军委为了保卫上海，配合陆军和海军解放舟山群岛和台湾，于4月27日批准空军从各航空学校抽调速成班毕业学员组建3个飞行团。其中，有两个驱逐机团，一个轰炸机团。军委分别给了部队番号和代号。代号是泰山部队，衡山部队和华山部队。十二团是轰炸团，其代号是华山部队。军委空军于5月份任命刘善本为轰炸团

团长，但未能到职。李世安任政治委员。副团长刘忠惠。泰山部队

队长（团长）夏伯勋，政委工学武。衡山部队队长方子翼，政委张百春。3个团都在南京组建。其中两个驱逐机团驻大校场机场。轰炸

团团部驻明故宫机场。这里原是蒋介石专机组的驻地和机场。根据空军党委指示，轰炸团从哈尔滨航校和另一个航校轰炸机的速成班，各抽出10个机组编入部队。刘善本在航校举行毕业典礼后立即奔赴南京任职。团部不久从明故宫搬到大校场机场。此时，苏联顾问也陆续到来。轰炸团暂辖两个飞行大队，一个团直属中队

（双机）。每大队有3个中队。中队下辖3个机组。共有飞机25架。

5月25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27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向朝鲜宣战，并派武装部队霸占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军委原来决定成立3个飞行团解放台湾，现在情况变了，为了保家卫国，军委6月15日命令在南京组建空军混成四旅。25日，任命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旅长，李世安任旅政委，刘善本任副旅长。轰炸团长的职务由副团长刘忠惠代理。王香雄任旅参谋长，谢锡玉任政治部主任。周长胜任副旅长，宁淮任旅后勤部部长。7月初的一个下午，在南京原国民党励志社旧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聂司令没有出席成立大会，因为军委空军交给他一项更重要而紧急的任务——让他下午立即乘火车前往上海和苏联空军办理移交手续。苏联米克——15团飞机要全部交给人民空军。华东军区空军政委王集成宣布命令。李世安、刘善本和各方面的代表分别讲话。刘善本轻声慢语地说：“我参军时间短，有很多东西不懂，在旧军队时间长，大家多批评指教。”“现在，我是候补党员，希望大家多帮助我。我们共同建设好人民空军的第一支战斗队伍。”他短短几句话，体现了他对部队建设的决心。

李世安是安徽省六安县金寨区人，1915年8月生。1929年他曾参加独山地区康布街的农民暴动。同年9月，在红四方面军当战士，他调到空军2航校任政委前曾任陆军一一五师政委。他的讲话同样受到大家的称赞。从此，中国人民空军第一支战斗部队正式宣告成立。

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各位首长都非常重视和关怀人民空军的建设。刘善本看到他们都先后专门为空军题了词，以示关怀。

“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这是军委主席毛泽东的题词。

“努力学习，掌握技术，为建设一支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奋斗。”这是朱总司令向空军发出的号召。

“强大的人民中国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与民航事业。”这是刘少奇副主席的题词。

周总理的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

“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陆军结合起来，我们将是无敌的！”这是邓小平的题词。

7月中旬的一天，李世安在旅领导人碰头会上传达空军首长7月6日的指示。他说：空军首长指示：“第四混成旅的工作方向是：‘完成战斗任务，提高战斗力，摸经验，做榜样。’要求我们一定要把部队建设好，带出好的作风，抓紧训练，使之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争取过好‘打仗’这一关。一定要抓紧总结经验，使空军部队的经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完整。”聂凤智、刘善本等与会同志热烈地讨论了空军首长的这些重要指示，并决心贯彻执行。

旅部有架通讯机L—5，刘善本经常驾驶它到安徽滁县山区的大柳树靶场去检查工作。

7月25日和29日，两个驱逐机团奉军委空军命令分别调往上海。旅部随后于8月8日也搬迁上海。刘善本因为主要兼管轰炸团的训练，他除了到上海开会或检查指导两个战斗团的作战训练外，大部分时间住南京。不久，以徐州机场为基地成立了一个冲击机团。8月13日，军委空军批准谭有福任副团长，葛振岳任政委。至此，混成四旅共辖4个飞行团和4个供应大队。

人民空军第一支战斗部队虽然光荣诞生了，但是其成员绝大部分是来自陆军。旅团两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不会组织指挥飞行部队。旅领导干部中仅有刘善本是内行，其他领导者都不懂飞行技术。他们虽然是从陆军中挑选来的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但刚到现代化的技术兵种来，就好像扯着耳朵擤鼻子——有劲使不上。有不少同志不想干空军，要求回陆军去，聂凤智旅长是解放上海时赫赫有名的主力军的军长。但是，他也感到指挥领导空军很困难。隔行如隔山。戏台搭好了，这台戏如何唱下去。

8月间，旅部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完成作战训练问题。一天，在上海一个大戏院里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聂司令员做报告。他个子不高、稍瘦，香烟瘾很大。他口才好，声音宏亮，讲话不用讲稿。他主要讲混成四旅成立以来的情况及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的重要性。在讲话前，他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善本介绍说：“他很本份、很热情。山东人的忠厚朴实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很好。他很讲礼貌，是正规军人仪表的样板。他又是精通飞行技术的好飞行员，好指挥员。”刘善本被聂司令称赞得有些不好意思了，笑着直摆手。

刘善本分管作战训练工作。他根据空军首长的指示，从严治军。他要求部队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开飞前，他对每架飞机都进行认真检查。有一天，他检查一架飞机，向前推杆，再向后拉，感到很费力气。再连推拉几次说：“有问题。”就让地勤检查，果然发现有一块抹布卷在拉杆上面，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严重飞行事故。

一天，他从上海开完会回南京，亲自驾驶杜—2飞机在空中顺利地飞行着。突然，他发现速度表的指针在220—240上，心想，不好！转速太小，可能要摔飞机。他又沉着地察看其他仪表，指示正常。听听飞机声音，也无异常情况。

“咦！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驾驶这种飞机时间不长，经验不多。他紧张，但又沉住气，边驾驶飞机边分析情况。他左右前后，上下都查找了一番，还是找不出什么原因来。他急得伸头向外张望。啊！飞机空速管套上有面小

红旗在空中飞舞飘扬。原来是它在作怪。这是地勤工作人员疏忽，忘了把空速管套摘下来，使空速表计算不了准确的速度。这时，刘善本既高兴又生气。他高兴的是，幸亏不是飞机在空中发生意外故障；生气的是，竟出现这样的遗漏情况。

“嗨！”刘善本轻吐一口气说：“今天，我犯了粗枝大叶的错误！”

“什么错误？”机组的同志忙问。

“喏，你们看，空速管套的小红旗还在空中飞舞哩！”

“这可怎么办？”同志们有些担心起来了。

“沉着气！”刘善本鼓励大家说：“不知飞机的真实速度也不要紧。咱有位天然的大领航员——”他指着脚下的一条白长带子——长江说：“看，咱就顺着它飞，也可以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南京。”

“对呀！”大家由惊变喜，笑着议论一番。

刘善本果真沿着长江向西飞去，安全着陆后，心里感到很内疚。后来，他在一次飞行讲评会上，首先带头作了检讨，并希望大家批评帮助，认真接受他粗枝大叶的教训。飞行员听了都很受感动。“副旅长，这本来是地勤的错，您却严于责己，把错往自己身上揽。”

万事开头难。创建飞行战斗部队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有的同志从陆军部队来时缺乏艰苦创业的思想准备，认为“空军比陆军一切都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动步坐汽车，行军乘飞机，再也不用走路了。”战友们在欢送时羡慕他说：“你哪辈子烧了高香，到空军享福去。”他们把空军理想化、神秘化了。他们万没想到创建空军战斗部队，要用血汗来浇灌，要用智慧和身躯才能筑起空中万里长城。

有人到空军后闹地位和待遇。他们对于普遍降职、降级使用不满意。“哼！我在陆军就是团参谋长，如果提升可当师参谋长。现在为啥叫我到飞行大队（营级单位）当参谋长。”

后勤部长宣布空军后勤部规定的伙食标准是：大灶每人每天的菜金 800 元。空勤灶每人每天的菜金 39000 元。两者相差几十倍。空军分大、中、小、空、地勤灶，有的同志发牢骚说：“革命革出了‘五大灶’！大干部吃小灶，不大不小干部吃中灶，连排干部吃大灶，当兵吃不饱，上面可知道。”

他们不理解空军部队规定的伙食标准，是为了保证飞行训练和完成战斗任务的需要。

7 月份，机关组织机构还不健全，缺干部。便到各单位抽调。首先，建立团、营党委，革命军人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接着组建基层党支部。刘善本是候补党员，虽然不是旅党委委员，却受到旅党委的特别重视，请他列席党委会，他不以内行自居，更没有以文化程度高，而看不起“土包子”。党委委员们尊重信任他。他谦虚地说：“我参加革命的时间短，很多东西不懂，更不会当领导。今后，要请大家多批评指导。在业务上，你们不会的尽管问我。我们共同努力搞好战斗部队建设。要把军委和空军党委交给的这副担子挑起来。”

旅的几位领导对刘善本听其言，观其行，共事一段时间后，知道他确实是言行一致的人。他信任党，有不同意见就在会上当众提出来。他抓飞行训练非常认真负责，只要有可飞的天气，就坚持飞。一天，在党委会上，他为了多争取一个飞行日和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认为搞政治教育虽然很重要，但不一定要集中整天的时间做，尤其不要多占好天气。可飞天气要尽量多抓

飞行训练，政治教育可以分散做，阴雨大多上点政治课。其他领导同志开始反对他的意见，后来，听他讲得很有道理，就逐步转变了看法。上海、南京春夏季的阴雨天多，不抓紧难得的晴天飞行如何能完成突击飞行训练任务，怎能迅速提高战斗力？所以旅长、政委仔细想来，觉得这正是刘善本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表现，也更加佩服他。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晴天抓飞行训练，阴雨天搞政治教育和地面飞行理论学习。旅领导思想、行动统一，感情融洽，团结一致。旅长、政委不懂的技术问题，问刘善本，他有问必答，讲得头头是道，大家都愿意接近他，向他请教技术问题，他做到百问不烦。

刘善本和苏联军事顾问兼政治顾问瓦达奇克利亚为首的48名顾问（每团10至11名，其余的都在旅部），团结协作得很好。于是，全旅紧张的战斗飞行训练开始。8月1日，各团正式开始学习。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以保证学飞行技术为重点。干部、战士一起学习，共同向飞行技术大进军。地面学科每天学8小时，另有两小时自学，时间安排得很紧。

8月14日正式开飞。飞行训练比较顺利，进度快，10天后，全旅飞行员都放单飞了。紧接着，刘善本就组织部队进行航线起落，三机编队、打靶、投弹等基础课目的训练。他经常亲自带飞行干部和飞行技术较差的飞行员。

9月，混成四旅正式从苏联防空军手里接受担任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这时，刘善本的任务更加重了，他要经常到上海和聂司令员等同志研究部署、检查两个航空歼击团的防空战备工作。

在严热的夏天，刘善本突然接到要他担任空中领队，参加庆祝第一个国庆节活动的光荣使命。部队刚组建，飞行技术不过硬，要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十分困难。刘善本迎着困难上，在抓防空作战任务的同时，狠抓编队训练，他和飞行员们苦练三伏，汗流浹背；和旅、团领导精心组织，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十一”那天，他率领28架飞机（包括刘善本总领队的长机，其中杜—2式飞机9架，空军独立第一驱逐大队的拉—9式飞机9架），准时、壮观地通过天安门，受到天安门广场上40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给毛主席看：

“那第一架领队长机，就是刘善本驾驶的！”

毛主席高兴地向空中招手致意。

9月，刘善本家属搬到南京，住在一幢普通的房子里。12月17日，周叔璜在南京空军医院生了第三胎，男孩，刘善本给他起名金平。

一天深夜，周叔璜开灯给金平换尿布。突然“砰！砰！”两声枪响，玻璃窗被打得粉碎，刘善本被惊醒，他立即把灯关掉，迅速移动了一个位置。他握住手枪顺房门准备冲出去。警卫员小杨在他前面。他们刚跃出门，就发现哨兵已经倒在血泊中。

凶手逃走了，警卫连的同志赶到后，分头搜索，不见踪影。国民党反动派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的反动政权虽然被推翻一年多了。但是，其残余势力还在。它的爪牙还要作垂死挣扎。南京市是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老巢，他们被打跑后，留下不少潜伏的特务。解放初期，他们经常夜间闹事，搞暗杀，拦路抢劫，破坏捣乱，扰乱民心。这次打死哨兵，估计也是专门来暗杀刘善本的。也可能是在哈尔滨对刘善本行凶未遂的特务跟踪而来。

看起来，刘善本到南京又被特务们盯上了。

42. 轰炸部队的诞生

刘善本对于敌特再次企图暗杀他一笑置之。

1950年8月27日，美帝国主义派飞机连续入侵我国东北领空、进行挑衅、扫射。9月15日，美军在朝鲜仁川港登陆后向中国边界鸭绿江、图们江疯狂进犯，直接威胁我国安全。30日，周总理警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而置之不理。”

此后，在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指挥下，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为了保卫祖国的领空，领海和打败侵略者，人民空军必须迅速发展。10月28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将混成旅的一部分扩建为驱逐第四旅，方子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委。11月25日，又在上海正式组成二旅，旅长刘善本，政委张百春。二旅下辖四个飞行团和两个供应大队。原华山部队（轰炸团）和冲击团暂归该旅建制。

临战前的训练异常紧张。刘善本摘下飞行帽，就进办公室。和他编在一个机组的同志都很关心他的健康。帮他背保险伞进舱。刘善本发现大家在特别关心照顾他，心里非常不安，总是抢时间力争跟机组一起活动，自己背着保险伞攀上梯子送进座舱。同志们劝他说：“旅长，你年纪大了，工作又特别忙，就让我们替你拿吧。”说着来夺他背的保险伞。他不撒手，笑着说：“谢谢你们，偶尔帮助一两次可以，总照顾我就不像话了。我也是机组普通的一员嘛。”

每天飞行前的检查问答，他没有飞行课时，便亲自检查提问；有他的飞行课时，他使和机组同志站在一起等候当日飞行指挥员的检查提问。一天，组织飞行的指挥员提问了其他飞行员，没有提问他就宣布解散。

“请等一等。”他当场提出要求：“请指挥员检查提问我。”

“你？”指挥员不好意思地勉强提问刘善本两个明天的课目问题。刘善本像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回答上了。大家解散后，他对指挥员（实际是他过去带飞培养出来的年轻的飞行指挥员）提出批评，指出。

“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对每个飞行员都是平等的，不能分职务高低。职务高，飞行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到空中发生错漏动作时，同样会摔飞机的。我过去经常要求每个人都要接受检查提问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训练质量，保证安全。”

“嘿嘿嘿！”年轻的指挥员憨笑着辩解道：“您基础好，我想准备一定会比别人准备得好。用不着再提问了。”“你怎么知道我会比别人准备得好呢？你是不是犯了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刘善本猜透了他的心思，耐心地批评他：我的杂事太多，精力分散，容易忘掉课目中的一些要求，你更应该提问我。你要像对待普通飞行员那样，严格要求我才是对我的真正关心和爱护。你千万不要认为我是什么‘首长’，就不好意思提问了。以后，对团和大队的领导同志参加飞行也要严格要求，严格把关，才是对党、对同志负责。”

这位年轻指挥员被他说服了。后来，不管是谁组织飞行，也都像提问普通飞行员那样，提问旅长和其他飞行干部。当指挥员提问时，刘善本总是十分有礼貌地站起来，有问必答。在他模范行动的影响下，旅部空勤组的人，在做飞行前准备时都不敢马虎，因为旅长也许到你的飞机旁，在你临起飞前，再提问你几个小问题。如果你回答不上来，他会命令你马上停飞。

一天，晴空万里。飞行员许同辰在轰炸机上练习打空靶课目。落地后一检查，仅仅打了个及格。刘善本想：“他过去空靶射击成绩很好，这次为啥打得这么糟。他在飞行讲评时严肃地提出：“许同辰同志，你要好好检查一下，今天没有打好是啥原因。”

小许在小组会上很坦率地说：“今天，我本来可以打得好的，但是，因为今天给我带拖靶飞机是旅长亲自驾驶的，这使我思想上有点紧张。当我机加速超过拖靶，开始从后炮塔射击时，我担心如果延长射击时间，万一误伤旅长的坐机怎么办，所以，我就仓促开了炮。”

“同辰同志！”刘善本坐在他对面，语重心长地说：“当你瞄准目标（拖靶）时，应当把它当作是攻击你的敌机。你打不掉它，它就要把你打掉！你为啥想到眼前的飞机上有旅长，这说明你没有带着敌情练兵，这就不应该啦！下次射击还是我来给你当拖靶机，你要是可打不出好成绩来。就别再见我！”

小许第二天到空中带着敌情练兵，终于打出了优秀成绩。回到内场食堂吃饭时，刘善本端着饭碗特意走过来和小许挤在一起吃。他边吃边笑咪咪地问：

“小许，你今天为啥打得这样好，还生我的气吗？”

“嘿嘿嘿……”小许高兴得一阵憨笑。

傍晚，刘善本到华山部队团长办公室，团长刘忠惠说：“一大队写的求战书，请你看看。”

刘善本接过一张大红纸，见上面写着：

空司各位首长：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疯狂地残杀朝鲜人民，而且用飞机在我们的领空上摆威风，残杀我们的同胞，破坏我们的和平建设，现在又打到我们的边疆上来了。我们对美帝国主义这种侵略行为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向上级要求：1、迅速地完成战斗训练任务。2、抗美援朝，赴朝杀敌，保卫神圣的祖国。……我们相信强大的陆军老大哥一定在等待着我们的。

敬礼！

华山部队一大队空勤：

刘佩祥、韩明阳、李永宽、周正

……

刘善本看着下面签着一大队全体非常熟悉的人的名字，万分高兴，他说：“他们求战心切，求战书是用热血写成的，写得好！我也有同感。咱把这求战书上报南京和空军首长。”

“好。”刘团长回答。

一大队的求战书在《人民空军》195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3期上全文发表。题目是：《华山部队一大队上书空司首长》。该刊发到华山部队时，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刘善本看后更加高兴。他勉励大家要更加严格训练，准备开赴前线。不久，中央军委决走以原混成四旅为骨干，以航校刚毕业学员为新血液，以陆军为基础，以苏联空军为榜样，迅速扩编若干个歼击机师和轰炸机师。老航校——混成旅像人民空军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航空兵作战部队，从第二师开始，依次编制到某某师。为什么空军要从第二师开始往下编呢？刘亚楼司令员

说：“现在，一师的番号留着，谁也不给。以后，你们哪个师在抗美援朝中打得最好，就请他担当航空兵第一师。希望大家来个杀敌竞赛，争当光荣的空军天下第一师。”司令员这样说，对刘善本和各位师团长及空军全体指战员都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二旅改为第二师，刘善本任师长。不久，中央军委于1951年1月1日命令在南京成立某轰炸师（以下简称A师）。为了加强特种兵的建设，军委特调华东野战军陆军第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归空军，其中之一半与二师轰炸团及两个轰炸航空兵学校毕业的空地勤人员，组成轰炸A师。另一半到上海和另一部分空军部队组成某航空兵歼击机师。

相信强大的陆军老大哥一定在等待着我们的。

敬礼！

华山部队一大队空勤：

刘佩祥、韩明阳、李永宽、周正

刘善本看着下面签着一大队全体非常熟悉的人的名字，万分高兴，他说：“他们求战心切，求战书是用热血写成的，写得好！我也有同感。咱把这求战书上报南京和空军首长。”

“好。”刘团长回答。

一大队的求战书在《人民空军》1950年12月1日出版的第13期上全文发表。题目是：《华山部队一大队上书空司首长》。该刊发到华山部队时，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刘善本看后更加高兴。他勉励大家要更加严格训练，准备开赴前线。不久，中央军委决定以原混成四旅为骨干，以航校刚毕业学员为新血液，以陆军为基础，以苏联空军为榜样，迅速扩编若干个歼击机师和轰炸机师。老航校——混成旅像人民空军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航空兵作战部队，从第二师开始，依次编制到某某师。为什么空军要从第二师开始往下编呢？刘亚楼司令员说：“现在，一师的番号留着，谁也不给。以后，你们哪个师在抗美援朝中打得最好，就请他担当航空兵第一师。希望大家来个杀敌竞赛，争当光荣的空军天下第一师。”司令员这样说，对刘善本和各位师团长及空军全体指战员都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二旅改为第二师，刘善本任师长。不久，中央军委于1951年1月1日命令在南京成立某轰炸师（以下简称A师）。为了加强特种兵的建设，军委特调华东野战军陆军第二十二军六十六师归空军，其中之一半与二师轰炸团及两个轰炸航空兵学校毕业的空地勤人员，组成轰炸A师。另一半到上海和另一部分空军部队组成某航空兵歼击机师。会。会场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向前，向前……”的歌声此起彼伏。8点，主持大会的司中峰操着山东口音宣布：“开会啦！出席大会的有南空司令员聂凤智、政委王集成等几位首长。今天，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首先，请王政委宣布命令。”

王集成代表军委空军首长宣布军委命令：刘善本任A师师长，王学武任政委，蒋亭任参谋长，司中峰任主任。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轰炸机师正式成立。A师暂辖两个团（以下简称甲团、丙团）和两个供应大队，一个直属飞行中队。飞行中队有杜—2式飞机3架，其编号是000号001号004号。刘善本使用的是000号飞机。

师部住南京大光路50号。这里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宿舍。该营区有平房和楼房10余幢。刘师长家住一幢俄国式的3层小楼。木板地板、木头楼梯、

大凉台，这小楼分东西两个单元，刘善本住东单元一、二层。三层是小阁楼，成了飞行员的集体宿舍。王学武住1号楼的1单元。3号楼是干部的集体宿舍。飞行团驻大校场机场。主要飞机是杜—2，任务是突击训练，迅速提高战斗力，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军委空军已经下达了抗美援朝的战斗训练命令，要求4月出国作战。全师在战火中诞生，要求以战斗姿态投入突击式的作战训练。可是，师的领导班子和机构与头年刚创建混成旅时差不多——绝大部分指战员是从陆军调来的，有力使不上。所不同的是现在大敌当前，同仇敌忾，纷纷要求搞突击战斗训练，领导人大多数不懂飞行训练是很突出的矛盾。师领导干部中仍然只有刘善本懂业务技术，因此，比起头年来，他的担子更重，任务更艰巨。军委一声令下，全师能否腾空作战，这是他和师党委考虑的中心问题。

全师的装备不足，人员缺额，空着一个团没有组建。仅有轻型轰炸机杜—2式30架，轰炸教练机4架，通讯机3架，运输车19辆，中吉普车6辆，小吉普车7辆，卧车1辆。另外，接受混成旅的活动修理厂一个。

比头年有利的方面是：师政委王学武已在空军于了一年多，有些经验。甲团是原混成旅的轰炸团，全团有19名是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团长刘惠惠等团以下各级干部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和经验。

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立即组成了师、团、大队（营）党委和党团支部，使党团组织建立健全起来。师党委开会时，请刘师长列席。王学武、司中峰敢于和善于抓政治思想工作，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空军”的教育，使大家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安心本职工作。有许多同志表示决心学空军、干空军、死在空军。部队结合形势任务进一步深入进行政治时事教育。进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等教育，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战斗意志。开展消除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教育，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思想。轰炸部队刚成立，就面临着要和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略者作战的严峻考验，部队中有些同志有自卑感，他们认为：“我们部队新，飞机少、技术差，完成战斗任务有困难。”经过师长、政委等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军事民主，大家充分讨论、分析后，这种思想有所扭转。刘善本在一次飞行训练讲评会上，综合分析说：

“我们是保家卫国，敌人是侵略；我们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战术思想，敌人骄横，主要是打钢铁仗；我们部队新，要加速练兵，掌握夜航本领，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我们飞机总数比敌人少，但是在局部战斗中，可以集中兵力压倒敌人。有人说：‘轰炸机被动，挨打。’”刘善本用目光扫视全场继续说：“只要在空战中编好队，在驱逐机的配合支援下，就可以完成轰炸任务。”

后来，党委又明确提出了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保证“三好”即训练好、情绪好、准备好。并要求政治部制订出学习立功条例，在部队中开展评优记功活动，掀起挑应战高潮，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过去从航校来的新同志说：“分配到四平去的是抗美援朝，分到南京来是保家卫国。”现在，他们说，“全国都在抗美援朝，空军更是责无旁贷。”

刘善本亲自备课，给大家讲授，介绍世界空军的发展史，国民党空军情况和世界空军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他给同志们讲飞机构造原理、用途和后勤保障；讲飞机为啥能上天？讲“四力。”接着，开展各种航空理论教育。刘善本不仅讲飞行理论课目，同时还指导和组织甲团的战斗飞行训练，

使其巩固老课目，进行仪器飞行和空战训练的新课目。他抓丙团的基础训练，使其巩固提高。

对于轰炸师战备训练极为有利的条件是苏联空军派来了顾问团，到 A 师的师长顾问是伯洛米钦柯夫上校。苏联空军有丰富的战斗和训练经验。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苏联的一切经验都学到手。”A 师创建后，处处以苏联空军为榜样，开展训练。斯大林派来的苏空军顾问团帮助中国建设轰炸部队，教技术、上理论课，带飞新飞行员等，给刘师长等帮了很大的忙。按苏联空军飞行条令规定，师长带飞到大队长。可是，刘师长却亲自带飞到中队长和飞行员。有个别老同志的技术差，他就不厌其烦地 10 次，20 次，30 次地带飞，直到他能够完全掌握飞行时为止。刘善本从饭堂进机场，从办公室到课堂，从空地勤宿舍，到气象台，非常繁忙。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从不叫苦。

在师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师终于由混乱状态很快走上了正常轨道，开始技术和战术训练，进度较快。2 月底有 27 个新飞行员放了单飞。飞行员情绪高，机务人员也逐步树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为人民服务、为飞行服务的思想。春天，正当全师人员都想早日完成飞行训练任务时，偏巧天不作美。

春风先绿江南岸
春姑早临石头城。
带来绵绵黄梅雨，
绣出柳青百花红。

南京市春意浓浓，令人陶醉。可是牛毛细雨天天下，却把渴望在蓝天翱翔，练出杀敌本领的飞行员们急坏了。刘善本更是坐立不安。他披上雨衣向甲团飞行员宿舍走去。

“老天，老天，是个汉奸，你为啥还不晴天？”从窗外传来责问声。

“问得好！”刘善本随声和道。他深感知音莫过同行。

43. 培训夜老虎

刘师长边抖雨衣边进屋时，听到甲团有个飞行员团连续阴雨天不能飞，正在望雨兴叹老天怎么偏跟我们作对！便称赞他说：“问得好！”

“师长，天下雨，您还来了！”在屋的几个飞行员一听师长来了，忙站起来向他敬礼！刘善本恭恭敬敬地还礼后，便问他们：“你们都等得不耐烦了！”

“嗯哪！”一位东北籍的飞行员抢着回答。

“师长，南方阴雨天这么多，上级为啥不让咱到北方搞飞行训练？”飞行员们见了师长，就像孩子见到久别的亲娘那样围过来，亲切地问长问短。

“请坐，请坐，大家坐下来说话。”

“这个天是有点和咱作对，”刘善本坐下说：“你们提出到北方去飞，意见很好。但是，我们国家机场少，现在空军突然空前大发展，这么多航校和航空部队，都到北方去哪里能容纳得了。”他听小伙子们议论一番后，又说：“当然，如果上级调我们去北方更好，不调我们去怎么办呢？”

“我们积极做好准备，阴雨天学习理论，晴天搞飞行。”

“对啊！”刘善本说：“我们的理论基础还很差，我们要把晴天和阴雨天都充分地利用起来。要进一步研究“四力”，提高理论水平。掌握它运动的规律，指导飞行。我们要利用一切可飞的天气，飞！我已经向师党委建议：党日和政治课的时间不能搞雷打不动，只要是好天，我们就飞，党日、政治课往后推，阴雨天搞。”

“对呀！师长，好天如果让我们在家里开会、学习，谁能坐得住。”

“党委已经同意我的建议。”几个飞行员高兴得鼓起掌来。

“呜呜呜……”

“战斗警报！”刘善本一振，立即命令到：“有战斗任务，同志们各就各位！”

全师进入一等战备。这是南京军区空军司令的命令。刘善本跑上培台指挥。这是一次反空袭演习。

4月初的一天上午，A师作战科党小组组长常景峰在小组会上宣布：“今天的小组会是请同志们专门研究刘善本同志能否按期转正的问题。下面，先请刘善本汇报自己在两年候补期中的主要情况。”

“第一，”刘善本激动地说：“我对党对人民是忠实的……党对我特别重视，关怀……”刘善本说到这里，以往一桩桩，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情涌上了他的心头；一个个，一次次热烈而激动人心的场面重现在他脑海中。接着，他把入党两年来的思想、工作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欢迎大家批评帮助。与会党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根据大家的发言，我来归纳一下。”组长常景峰在大家发言后说：“刘善本的自我认识是很好的，大家也作了补充，我同意。我们小组一致通过，同意刘善本按期转正。”

4月12日，师司令部党支部大会讨论刘善本的转正问题，全体与会正式党员一致通过，同意转正。紧接着，师党委也专门讨论他的转正问题，一致同意他转正。华东军区空军党委会根据师党委意见，于4月20日，向空军党委（并报华东军区党委会）写出报告——《关于刘善本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由》。空军党委对报告作了专门研究：同意刘善本按期转为正式党员。6月20日，

向军委总政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写了专题报告《关于刘善本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由》并指出：“该同志入党志愿书原在中央保存。”中央组织部专门作了批复：

军委总政组织部：

7月13日来信及有关刘善本同志转正材料二件，均悉。

同意华东空军党委会关于刘善本同志按期转入正式党员的决定。

中央组织部

1951年7月19日

刘善本转为正式党员后，很注意克服的自己存在的缺点，自觉严格地过组织生活。一天，组长通知他第2天开小组会，他因为要到华东空军司令部开会，不能参加，专门请了假。1952年2月28日，华东空军党委在批准轰炸师党委会组成人选问题时写道：“以司中峰、周兆平、丁植民、孙露琪、黄汉基等5同志为常委，司为书记。另以刘善本为候补委员。”从此以后，刘善本就进入了师党委的领导班子。在一次全师排以上干部会上，进行“三视”教育，王政委在讲话前，请刘善本读一份嘉奖电。刘善本向大家敬礼后说：“我给大家宣读军委空军首长的一份嘉奖电：

庆祝我人民志愿军部队李汉同志1月21日×时击落F—84飞机之胜利 这是我年轻的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所获得的首次胜利，这是今后继续不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希鼓励全体航空人员好好研究经验，继续大胆细心进行空战，以便接连扩展胜利。

刘亚楼 常乾坤 王弼 吴法宪 王秉璋

“同志们！”刘善本说：“我们要很好地向李汉学习致敬。”大家热烈鼓掌。

刘善本说：“咱们有不少同志认识他，他曾在东北者航校学过飞行，也是咱混成四旅的飞行员，去年冬天才调去某师任副大队长。李汉能够战胜敌人，我们也能够战胜敌人。我们写了个贺电初稿，请大家考虑是否同意。”他宣读：

李汉及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全体同志：

欣闻李汉同志于1月21日击落美帝侵略者F—84型机1架，首创战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英勇作战的榜样，打响了空战头一炮，甚为振奋，特电致贺。

—— 部队全体同志

“大家是否同意？”刘善本读完后问。

台上台下，人们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后来，此文转发在《人民空军》杂志1951年第19期上。

会上，王学武作了“仇视、蔑视美帝国主义和加强飞行训练，准备开赴抗美援朝前线”的讲演。

王政委是河南省洛阳市郊区孙旗屯人，1915年12月14日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游击支队。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为人民打江山。1949年11月，

他调空军前，在华东野战军三十四军十师任政委。他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赞扬。大家在讨论他的演讲时群情振奋。飞行员们纷纷议论说：“李汉是咱的战友，给咱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于是，决心书、保证书、求战书像雪花一样飞到师部。

“走，找首长请战去！”

“报告！”

“请进来！”刘善本在办公室正和王政委研究如何乘此东风，掀起练兵高潮的问题。

“师长、政委！我听了你们的动员后更加仇恨美帝国主义！”金礼中和俞秉柱两位飞行员闯了进来，金礼中愤怒地说。

“嗯哪！”俞秉柱说着东北话：“我俩来请求回祖国朝鲜去参战。”

“回国去参战！”王政委问。

金礼中掏出两人联名的报告递给刘师长。原来金礼中的祖父是朝鲜人。当朝鲜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他祖父于1910年带着7岁儿子（金礼中父亲）逃亡到中国的吉林省浑春县哈达门镇落脚谋生。俞秉柱的祖父和父母亲也是朝鲜人，逃亡到中国来的。师长、政委很喜欢这两个“小鬼”。他俩身材不高，却非常聪明灵活。他俩从小在日本占领下的伪满办的“国高”学习，拿到中学毕业的文凭。由于日本人搞奴化教育，规定中国的小学生必须学日语，因此，他俩不大懂汉语，但学习飞行却刻苦用功。金礼中是在解放战争中入伍的，曾任四十七军一四一师四二二团一营营部书记。小金和小俞在空军大发展时同时被调入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俩就想回国参战。有些年龄大点的朝鲜族飞行员，经批准回朝鲜去作战。但是，他俩是学习轰炸机的，朝鲜那时还没有轰炸机部队，上级不同意他俩回国去。

“你们俩是第几次打报告要求回国啦？”刘善本边问边把看完的报告递给王政委。

“第三次。”他俩几乎是同时回答。

师长和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

“小鬼！”王学武故意问：“你俩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

“我俩，朝鲜人啊！”小金回答。

“胡说！”王政委绷着脸问：“朝鲜有你俩的国籍吗？你俩是在哪里出生的？你俩是中国人，朝鲜族！”

“哪，反正我的父母和祖宗都是朝鲜人。我们要回国报仇血恨，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

“你们看。”刘善本指着墙上的标语问：“这条标语写的是什么？”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金礼中答。

“这是什么意思？”刘善本追问。

“那谁还不知道。”小金，小俞同时回答。

“你们知道就好办了。”王政委说：“请坐下，消消气，站客难招待嘛！”

金礼中、俞秉柱两人坐下来。

刘师长亲自倒了两杯开水分别递给他俩喝。

“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都是柳条穿王八——一路货色！”王学武说：“他们是中朝人民共同的敌人。我们不是正准备开赴前线去打美帝吗，我们并肩去作战不是更好吗，你俩为啥老闹着要回国去呢！”

“嗯……”金礼中和俞秉柱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回答他。

“你俩的飞行技术还不过硬。”刘善本很直率地说：“还没有出师，就想下山，去闹东海。你们没有学会十八般武艺，当师傅的我能够放你们去降妖吗！”

“我们……”

“你俩好好去练技术吧！”刘善本拍着小金的肩膀说：“报仇雪恨为国立功的机会很快就会到来的。”

金礼中、俞秉柱互相看看转身要走。

“回来！”政委喊住他俩，半开玩笑地问：“小鬼，搞清楚没有，你俩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

“我们，我们是中朝人！”

“哈哈！”刘善本、王学武都被他俩逗笑了，他俩也觉得自己脱口而出，说得可笑，捂着嘴走了。

大敌当前，国家要求A师参战刻不容缓。A师刚组建即接受

了抗美援朝战备训练任务，要求两个团到4月能在白天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大队及团的战斗任务，部分飞行员能在白天复杂气象条件下及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单机战斗任务。

甲团有飞行员28名，其中，有19名是老航校的学员，后来，分别到两个轰炸机航校速成班学习结业。这20名（包括刘善本）老飞行员是A师的骨干。他们已完成大队及团的空中战斗课目训练。8名是轰炸机航校第一期提前毕业的学员，刚进入编队训练，部分进入单机高空战斗训练。大部分地勤人员能独立工作。团及大队的干部基本上学会上组织飞行。

丙团有飞行员28名，均是两个轰炸机航校速成班毕业的新飞行员，仍然需要带飞、检查。地勤尚不能单独工作。该团的领导干部与机关还不会组织飞行训练。为了及时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师党委决定，以甲团的技术干部为主，掌握以“德才”兼备，不受“资”的限制和“宁弱勿缺，宁缺勿滥”的原则，报请南空党委批准提拔了160名空地勤干部，基本上配齐了大队以上及师、团、机关的技术部门的领导干部。

早在1月16日，师刚筹建时就开始组织了师直及丙团机关人员学习空军常识，刘善本亲自给大家讲了世界航空史和蒋空军发展情况，给大家开了眼界。接着，他讲了飞机为什么能够上天。同志们听得眉开眼笑。为了解决好丙团教员缺额的问题，师党委决定由甲团派出教员。甲团作战训练紧张，到4月完成了团编队。3月，刘善本着手准备进行夜航训练，有的同志就打怵地说：“我的乖乖呀，夜间黑灯瞎火的怎么飞呀！飞低了撞山；飞高了又难找目标。”

夜航是个难度很大的课目，刘善本想，就连我也中断夜航训练5年了。现在，全国人民空军都没有进入夜航训练的。苏联顾问也不敢飞夜航，哪有夜航教员。但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又必须进行夜航训练，他把自己的设想向师党委和南空首长作了汇报，得到允许后，他首先进行恢复夜航练习，熟悉暗舱仪表。每天天不亮他就开飞，飞半小时左右，天亮了着陆。傍晚，他又驾驶飞机消失在蓝天白云之间，太阳落山后，他在黄昏时落地。刘善本就这样早飞拂晓，晚练黄昏，循序渐进，摸索恢复夜航课目的技术。他练习了高空仪表，暗舱飞行，觉得有把握了，就决定自己首先进入夜航训练。一天傍晚，天空晴朗，夕阳西下，指挥员和各种勤务保障人员都提前到场，各就各位，政委、参谋长、主任都亲自奔赴机场。大家经过认真的准备后，

迎来了徐徐降临的夜幕。天黑时，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夜空，刘善本坐在驾驶舱里向飞行指挥员报告：“准备完毕，是否可以起飞？”

“可以。”指挥员回答。

刘善本把飞机滑到跑道头上，加油门、增速、滑跑，轻轻地把飞机拉起来。那飞机像一条闪光的火龙——黑夜飞行时，可以看到杜—2 飞机排气孔的火焰——直向夜空中飞驰而去，不一会就无影无踪了。

飞机逐渐地爬高，800 米，3000 米，5000 米……刘善本在空中不断地往下看，观察地形、地物。南京市的夜景是美丽诱人的。山水相映，彼此生辉。万家灯火熠熠闪光。那点点之光，连成一片，呈乳白色的微弱的一大片亮点。紫金山越变越矮小，很快地向身后隐去。万里长江，由宽而窄，成了夜幕中的一条灰白色细长的巨龙，向东海蜿蜒游去，看不到头，瞧不见尾。刘善本抬头观看，无垠的满天星斗，不断地向他眨巴着眼睛，好像是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并祝驾他首次恢复夜航开飞成功，刷刷一道耀眼的蓝光划破夜空，照亮了刘善本的航程——那是流星——她甘愿焚烧自身，发出万丈光芒，为刘善本照亮前进的航向，刘善本心旷神怡。他把飞机拉平，按预定的航线向远方飞去……

“飞机到哪儿去啦？”

“天这么黑，他能找回来吗？”

机场上人们纷纷议论，望空兴叹。

“打开探照灯，给刘师长照着跑道吧。”王政委焦急，关切地提醒飞行指挥员。

按规定是不能过早地开灯的。这，王政委也懂。可是，他此时此刻担心师长的心情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指挥员身旁坐立不安，转来转去。他想：万一刘师长在空中分辨不清哪是市灯，哪是机场跑道灯，怎么办？于是，他破例亲自去按动电钮，绿色的指示灯亮了——这是命令，命令开灯的信号。探照灯手迅速地把探照灯打开了。

“怎么还不回来？”所有在机场的人都怀着一颗焦急不安的心，大家无不感到度时如年。

“看，1 号上空有飞机灯亮。”一个战士用手指着惊奇地说。

“不！那是颗星星。”另一位战士马上反驳他。

在机场的 100 多双眼睛，犹如 200 多台小探照灯，对准夜空不停地扫描，寻找着他们心中那颗星——刘师长飞机的踪迹。

“看，真来啦！飞机已开始三转弯。”（飞行俗语。飞机起飞着陆共分 4 个阶段，即起飞后向左或向右转 90 度，为第一转弯；再向左或右转 90 度，叫二转弯；再向左或右转 90 度，称三转弯；再转 90 度，飞机头即对准跑道，也就是飞机转了一周，为第四转弯）一位战士用手指着紫金山南上空大声说：“那紫金山上空。”

“啊！是的，师长回来啦！我们的夜鹰回来啦！”

轻两点，大仰角。嗨，刘师长把飞机轻轻地落在“T”字灯旁边，像白天那样安全平稳。

刘善本乘小汽车回到塔台。

“你可回来啦！”“祝你成功！”

王政委、司主任、参谋长和塔台指挥员，苏联顾问等都挤过来和他热烈握手、拥抱，祝贺他首次夜航试飞成功，为人民空军开辟了夜航训练的道路，

完成了人民空军夜间飞行的处女航行。

“祝贺你揭开了人民空军夜航的新篇章！”

“你终于拉开了人民空军夜航的序幕！”

“过奖了，我不行，还有些生疏。”刘善本说：“等做好再次起飞的准备后，我再飞一次。”

后来，他又和邹耀坤中队长研究如何培训夜航教员和让大家到空中观察，体验夜空生活问题。他们认为用杜—2飞机，一次只能带一个飞行员，不如搞一架运输机，一次就能够带几十人上去。刘善本把这个想法和王政委等几位师领导同志商量后报告南空司令部，得到上级的支持。他们借来一架利—2运输机。他先进座舱实习，进行地面准备，然后，他和邹耀坤一起驾驶利—2试飞3个起落成功。刘善本认为确有把握后，就先带飞团和大队的干部，然后，再带飞行员们。

一天，带飞夜航正式开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就绪。刘善本亲自带飞张国样。机组的其他成员是：通讯员张洪勃，射击员蔡文清。大家在机场等夜幕降临后，一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刘善本请示塔台指挥员：“一切良好，是否可以起飞？”

“可以。”

刘善本将飞机加大油门，由东往西飞快地滑跑。突然，“砰！”的一声，左轮胎暴破，起落架折断，飞机像脱疆的野马左突右冲，不听使唤，曲线地向左偏出了跑道，大家看到飞机偏到跑道南侧，万分焦急，指挥员更加焦急。因为刚要起飞的飞机、油满箱，万一磨擦起火，必然飞机爆炸，机毁人亡！

“救护车、抢救车，快到现场！”指挥员发出了紧急命令。

人们从四面八方追赶飞机。大家的心都跟着飞机往西飞跑过去。刘善本千方百计地控制飞机，防止飞机冲出跑道沟翻跟斗。他沉着气，顺其自然，保持方向，逐步刹车。飞机冲到跑道西南边的水沟边沿停止了。左机翼在水面上，右机翼在草坪上。由于刘善本临危不惧，处理的果断、恰当——他立即收油门，逐步减速才避免了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即一等飞行事故。

刘善本跳出驾驶舱说：“停飞，检查！”

一发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这是停飞的信号，宣告夜航因故提前结束。全场人员退场回营房检查，分析发生事故征候的原因，认为可能是机械问题，也可能是跑道上外来物，如小石子等障碍物扎破了轮胎。部队推广夜航训练刚开飞的第一架飞机，未飞起来就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故征候，对大家精神上是严重的威胁。但是，刘善本并没有被吓倒！他和有关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吸取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第二天，又进行夜航训练。从此，他带飞了几批夜航教员，他让邹耀坤也带飞了几批。直到飞行员们都在夜间上飞机体验了一两次生活为止。

自从组织夜航训练以后，刘善本更加繁忙。飞行日，他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有时不坐小汽车，而是骑自行车到场去组织丙团昼间飞行或亲自带飞；下午，给甲团上夜航课，组织飞行员进行小考试（即口头问答）；晚上带飞大队长姚长川等夜航教员，他这样坚持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呕心沥血，终于手把手地带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轰炸机夜航教练员。他的方法是：先一人带两人（团或大队的飞行干部），让那两个再带飞4个。他带出了教员，教员又带飞老飞行员，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夜航骨干队伍越来越大。开始，师部两人进入夜航，后来一大队有四个机组进入夜航。5月以夜

航训练为主，一、三大队全部进入夜航训练，二大队准备进入夜航训练。

44. 敌人的伎俩

夜航开始后，刘善本站在指挥员背后观察空中。突然，电台中传来空中报告声音：“滁洲西北部上空能见度不良，有浓积云。”

那么，还能否再放飞呢，刘师长心中没有把握。他背着双手转向北方向空中瞪望，想了一下，对身旁的师机务主任吕挺豪说：“把我的飞机准备一下，我上去看看。”

吕挺豪是老航校培养出来的机务干部，办事特认真。他说：“师长，你那架飞机因事先没有飞行计划，没有准备，不能飞。”

“不要紧，你告诉机组同志们马上加油，我来飞。”

“这怎么行呢！”吕挺豪嘀咕这句话后走了。他来到起飞线找到飞行现场的政委王学武汇报了这件事。

“刘师长的想法是好的，”王学武追问：“但是，你们能不能有把握马上准备好，保证飞机不出故障？”

“我没有把握，而且这也是不符合飞行大纲的规定，所以，我才来请你把关。”

“你来找我是对的。刘师长是起义人员的一盏明灯，万一出事故可不行，我去找他。”王学武到塔台找到刘善本说：“你的飞机他们没有准备好，这样飞不安全。”

“没有问题。我上去看看就回来。”

“我相信你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要考虑飞行的规章制度问题。你是一师之长，要时刻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大家，你说呢？”

“嗯。”刘善本想了片刻说：“那好吧！今晚上我不飞了。政委你提醒得好，我师长如果带头不按飞行制度办事，那以后别人也这样干我还不好说话呢。”他愉快地听从了当日飞行政委的把关，后来被全师传为佳话。

23点多钟，刘善本看到东北方向打闪，飞行员从空中报告：“滁洲以北空中云量大增，要下雷阵雨。”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夜航不得不提前结束，刘善本乘车回师部。他离开机场3里多路，在护城河西侧岸的丛林旁边小车突然停了。

“怎么啦？”刘善本问。

“供不上油了。”司机曹佩然回答：“我下去看看。”他下车检查了一会：“油烧光了！”这个司机原是国民党中央军的，江苏东海县人，20多岁，瘦高个子。杨廷振和他是老相识了，混成四旅成立时，他们就在一起。小杨有时开玩笑，骂他是“狗鼻子！”曹自称是国民党军某部的汽车司机，但是，小杨看他有时无意中摆出了中央军军官的架势，不像兵。不过，他驾驶技术也确实很好，从来未发生过问题。今天是怎么啦！刘善本着急地问：“下午不是叫警卫员通知你加满油吗？”

“我下午告诉你了。”小杨说。

“我……”曹司机语塞。

南京敌特很嚣张。刘善本心中很着急。“咱们走回去！”刘善本走下汽车。

“这，深更半夜的，首长走黑路太危险！”小杨反对说：“你们在这儿等，我跑步回去叫车。”

“算了！”刘善本坚定地说：“在这里等更不安全。曹佩然同志，你在

这里守车，我们走回去，叫他们给你送油来。”

“我不同意。”小杨坚持自己的意见：“走黑路出了问题怎么办？”小杨的意见不无道理。领导一再告诫他，要提高警惕，告诉他上级对刘善本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视。按部队编制，师长、政委应各配一名警卫员，但A师却给刘善本派了两名警卫员，即小杨和季良玉。季良玉是陆军部队的老侦察员，身强力壮，机智灵活。王学武还告诉保卫科长老孟，要加强对师长的安全保卫工作，不能发生问题。为此，老孟专门和南京市白下区公安局联系过，他们决定夜航时加强对刘善本进出机场道路的警戒工作。保卫科将派出两名侦察员在中和桥附近放暗哨。刘善本想了一下，小声对小杨说：“可是，咱老在这里等就不会出问题吗？”

小杨觉得师长的话很有道理。首长夜间在野地里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于是，他主动地走在前面为首长开路。刘善本走在中间，季良玉在刘师长身后。他三人摸黑向师部走去。咔嚓一声雷响，吓得小杨一颤。

“为什么今天途中突然汽车断油？”

他三人几乎同时这样提问。两位警卫员都把手枪子弹推上膛，右手食指扣在扳机上。刘善本也把手枪放在军衣里面贴在左胸前，右手从胸口纽扣间伸进去，握住手枪，子弹上了膛。他跟在小杨后面约十来步远。他这个姿态的“秘密”只有小杨知道，那是在东北外出去打猎，那天，刘善本穿件皮夹克，右手揣在左胸前，小杨觉得好笑问：“首长，平时你的军人姿态很好，怎么今天成了‘独臂将军’”

刘善本笑了笑，看看周围无人，便悄声对他讲出自己的“秘密”防卫措施。他说：“小鬼，我这样走路，看起来好像无事人，实际上如果遇到敌特突然向我开枪，打到身上其他部位（头部除外）我还可以坚持还击。如果他从前边瞄准，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左胸膛，那么，子弹却正好撞在我的‘防弹坦克’——手枪上，心脏可以平安无事。我立即就可以还击。我只要一还击，那么，任何行凶的敌人也插翅难逃。”小杨听了很佩服。他想起了飞禽走兽都逃不脱这位神枪手！刘善本接着说：“我这叫做‘守中有攻’的防卫措施。小杨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回头看看，借助耀眼的闪电光，他看到：啊，首长早已摆出了他独创的‘守中有攻’的战斗姿态。他高兴得几乎要笑出声来。刘善本等上了中和桥，万籁俱寂，他们的脚步也显得格外沉重，踏得桥发出咯咯的声响。小杨在前面走起来似小跑。轰隆隆！轰隆隆！阵阵惊雷夹带着瓢泼大雨，把刘善本等人浇成了落汤鸡。小杨拉着刘善本闯进营门。刘善本倒抽了一口冷气。小杨顾不得换衣服，一口气跑到师保卫科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保卫科的同志分析后认为，这次途中断油很可疑，曹司机不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原因，只好暂时决定：从明天起，凡有夜航时，就在中和桥两头和机场至师部的公路上，多布置暗哨来加强保护刘师长的安全。

第二天上午，刘善本到王学武办公室，交给他几封信。

“嗨，这是写给你的私人信。”王政委笑着说：“我怎能随便看呢！”

“可以，政委同志。这是可以公开的私人信件。请看，他们中有的人是多么卑鄙可耻！”

原来，刘善本经常收到国民党人员中的来信。其中，有同学、同事的；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信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表示很友好；有的却怀有敌意；有大加吹捧的，也有讽刺挖苦的；有恫吓匿名的；还

有叙旧想找出路，谋个差事的。

恭敬不如从命。王学武随手打开第一封信，这是来自香港的。来信人对刘善本称兄道弟，好不亲热。有时还写上几段英文，口口声声说是最知己的同学，最要好的朋友。“我把你在美国的存款办好了转换手续了，等以后你回到香港和美国来时，我把它交给你……”王学武又拆开第二封信，这是从台湾新竹转来的，信封已磨破，信中开头就说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并问刘善本和新派来的几批特工人员都联系上了没有，怎么没有回音？第三封信，写信人的地址注明“同前”。但从邮戳上看，这信就是在南京新街口邮局发出的。信中全篇都是威胁，咒骂和恐吓。

“真卑鄙无耻！”王政委把信向桌上一摔，站起来，指着信说：“他们耍出了拉拢、引诱、造谣、恐吓和调拨离间等各种阴谋诡计！”王学武气得放声大骂起来。

“还有呢，”刘善本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大把信来说：“你再看看这些，我没有时间拆开看，都交给你。”

“好吧！不过，我也没有时间看了。我把它交给有关人员去分析研究，采取对策吧。刘善本同志，真金不怕火炼，对于这些信，你千万不要介意。你现在是共产党员、解放军空军飞行部队指挥员、全国政协委员。更是闻名全国受人们敬佩的英雄人物……”

“嗨！”刘善本直摇头说：“谢谢政委的信任和关怀，我不会因为这些信而产生什么不愉快的。”刘善本是无话不对党组织说的。他完全相信党、依靠党，所以，把信都交给党代表了。有时，还有人来登门拜访刘善本，门卫感到不好办。刘善本告诉他们：“以后，没有我的话，不要随便放进来。”

第二天夜航，刘善本在西塔台指挥。王忠着陆后，刘善本对着话筒说：“请你到塔台来值班（塔台有时专设一名值班人员，协助指挥员工作）。”

“明白。”王忠回答。

刘善本又忙指挥空中其他飞机。突然，只见一架飞机从东头跑道上呼隆隆地滑跑过来。

“啊，他怎敢把飞机从跑道上滑过来，乱弹琴！”

原来是王忠把飞机滑过来的。王忠20多岁，年轻聪明，飞得好，就是生活上有点稀拉。王忠笑咪咪地来到塔台；“师长，我来了。”

“你，你怎敢把飞机滑回来！”刘善本瞪大了眼睛，对他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发火了。

“没有汽车接我，那我怎么能迅速赶回来值班！”

“你违犯规定，浪费国家油料、器材、更危险的是容易造成和降落飞机迎头相撞的事故。关起来！”这是他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王忠被关了一天禁闭。

部队游击习气，自由散漫的现象较多。一天，刘善本带飞检查学员。他在空中听到了电台广播，非常生气，但此时又怕提出来，影响飞行安全，就什么也没有说。刘善本飞完空中课目着陆后，一颗红色信号弹飞向蓝天，宣告飞行结束，他问同机组的通讯员孟庆顺：

“你刚才在空中干什么啦？”

“我，我没有干什么。”孟庆顺笑着想搪塞过去。

“你违犯了空中飞行纪律，偷听电台广播。”

“没有。”他摇头否认。

“你不要蒙骗我，我懂。你看，我的耳机和你的耳机线路连在一起。你明知故犯，又不老实，你立正站好。”

孟庆顺认罚，但又不以为然地站在飞机旁边。刘善本拉开小汽车门刚要进汽车，孟庆顺就稍息了。刘善本一回头，看到了他稍息，生气了，“你，你怎么又稍息了，站好！”

6月的一天，刘善本接到命令：立即飞赴沈阳开作战会议。刘善本等乘杜—2飞机，一位苏顾问任驾驶员，刘善本领航，张洪勃担任通讯。他们在途中落地加一次油，然后顺利到达沈阳。原定4月到东北参战的，后因在志愿军的英勇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被迫要坐下来谈判，甲团的战斗任务延迟。刘善本这次来主要是授领抗美援朝任务，熟悉战场情况，学习兄弟部队的作战经验，回去后更好地组织部队准备参战。

刘善本每天忙着开会，张洪勃等机组人员在招待所等候，3天后，会议结束。刘善本亲自驾驶飞机，顾问领航顺利地返回南京。他向师党委传达了作战会议精神，并和大家一起研究贯彻执行作训方案。

“刘师长已经亲莅前线领受了战斗任务，部队很快就要飞向前线啦！”这几乎成了指战员们议论的中心话题。

6月20日凌晨，刘善本突然命令：“全师进入一等！”大校场机场一阵警报声，惊醒了年轻战士们甜蜜的美梦。全师指战员迅速各就各位，投入战斗。6时50分，首批油满箱，弹满舱的轰炸机划破寂静的万里长空。一大队的姚长川、李永宽、白云等3个机组，以大队长姚长川为长机，在机场上空与兄弟部队的4架驱逐机编好队飞向战区。在驱逐机的掩护下，支援我地面部队作战。

第二批战鹰于7时27分起飞。3大队王恩泽、邹耀坤、阎春行等3个机组，以大队长王恩泽担任长机，在南京上空与兄弟部队的另外4架驱逐机编好队，根据刘师长的命令飞向战区支援我地面部队作战。这是全国首次大规模的陆、空军联合演习河川战斗。“参战”的地面陆军部队均是现代化的装备。有炮兵、坦克等各种机械化部队。空军有歼击机、冲击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等机种。空军司令部决定：空军参战的部队由A师师长刘善本指挥，其他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刘善本认真组织指挥这次战斗。战前，刘善本反复强调要贯彻师党委提出的搞好“三好”的口号，即：空、地、后勤配合好，空中编队作战配合好，空地密切配合好，以圆满安全地完成任

务。第一批飞机按时到达目的地——临淮关——曹家湾——段家庄上空。第二批飞机到达目标上空晚了3分钟（在规定的范围内）。两批都队形整齐，照相轰炸战绩良好，按时返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获得军事学院及参加演习的各军兵种的赞扬。

刘善本还专门组织甲团全体未驾机“参战”的空勤人员乘一架运输机去演习阵地上空观战、学习，使他们也受到锻炼。通过这次大规模的陆空联合河川战斗演习，使部队的师团司令部和空、地、后勤人员普遍得到了一次锻炼和提高。

“这次演习的缺点主要是“对时时，只对分，不对秒，”刘善本讲评时指出：“几个人就相差一两分钟，3大队迟3分钟，地面已经拉响了假设炸弹，空中飞机还未到达目标上空，使空地行动脱节。”

师党委分工，刘善本集中主要精力抓紧部队的夜航训练，苦练夜战的杀敌本领，当有些人出现了怕苦、怕累、怕死的思想苗头时，他总是鼓励大家

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祖国人人有责。”“为了保卫祖国，即使是牺牲了也是非常光荣的。”他身先士卒，说到做到。他有时夜间带队到安徽滁县大柳靶场去进行轰炸训练。他常这样组织指导大家苦练，使飞行员们的进步很快，但是，新飞行员多，基础差，地勤维护飞机的质量也不高，因此，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刘善本以沉痛的心情讲评一次机毁人亡的飞行事故。7月24日，甲团中队长阎春行飞单机夜航起落课目。他起飞后在第一转弯时飞机掉高度，坠地失事，机组4人全部牺牲，飞机烧毁。责任主要是飞行员技术不巩固，组织不良，团长要负主要责任。刘善本自我检讨说：“我也未尽到责任。”

他总结历史教训说：“回顾建师7个月来，飞行事故相当严重。这是第二次发生一等飞行事故。两次飞行事故共牺牲8位同志，损失两架飞机，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对空军建设不利。我们的工作没做好，飞行训练的组织领导不正规，飞行准备简单粗糙，外场秩序不好。竟然发生过指挥员未到指挥位置，通讯车排长就把一架飞机指挥起来，结果发生了事故。”

飞行组：二大队李承赛（飞行员），领航员是大队机务主任王铁政，通讯员刘雁行，射击员常锡亭。飞行员接受飞机后，即滑至24号跑道请示起飞。回答：“可以。”飞行员于16点16分加大油门，以200公里的速度起飞后，拉至20公尺左右的高度，就发现左发动机空转，即以单发飞行。同时，通讯员刘雁行又看见左发动机冒烟，即请示塔台：“要求着陆！”塔台回答：“允许迫降场内。”此时，指挥员才从停机线走来，尚未到达指挥员位置。刚才是由通讯车排长戚大吉指挥的。飞机升高到250公尺后，左转弯时右发动机拉力也不够，高度下降。飞行员再争取2秒钟，保持高度，放下起落架，对准本场2号滑行道降落。降落时是16点21分，降落时速为210公里，但因前起落架未全部放下，飞机即接地滑跑，冲出跑道300米后伏地，右发动机起火燃烧。

刘师长急忙赶到机场来看看试飞情况，不料，他刚到机场，便看到飞机迫降起火。飞机上的炮弹、油料随时都可能爆炸，造成机毁人亡。刘善本不顾一切，迅速跑到飞机旁边指挥抢救。大家看到刘师长这么奋不顾身地抢救，也都纷纷冲上去救火。经过紧张抢救，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救出了机组人员和飞机。刘师长回顾说：“经过大家拼死抢救，才幸免机毁人亡，这是三等事故。”

“试飞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刘善本对大家说：“一是机械带有故障未彻底排除即允许飞行。左发动机在飞行前发生润滑油箱漏油。在试车后脏了。团机务主任指示该机组将油箱冲洗干净。但最后还是在没彻底冲洗干净的情况下即允许试飞，大队机务主任知道存在故障并未积极建议，在试飞中左发动机发生空转并冒很大的烟着陆，证明发动机没有起作用。但在地面试车良好（发生空转原因尚未查明）。

“二、飞行组织纪律不严，飞行指挥员在停机线，因制止场站带领海军同志参观飞机没能按时赶到指挥塔台，由通讯车排长请示指挥室吕隆凯参谋，随即擅自允许指挥起飞。

“事故负责人主要是团机务主任陈保罗。其次是大队机务主任王铁政，指挥员吴五润，值班参谋吕隆凯。此事一定要严肃处理，大家共同接受教训。”

“当然，我们是年轻的鹰、像小孩子学走路，免不了要摔跤。但是，因

我们的工作过失而摔跤就大不应该。这种情况如不制止，那损失将更大。为了克服过去不正规，不严密的飞行组织工作，今后，我们除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外，还要特别制定杜—2 飞机训练提纲及飞行 4 个阶段（飞行俗语，即预先准备阶段，直接准备阶段，飞行实施阶段，总结讲评阶段），工作程序草案。实行座舱实习，认真克服飞行训练中的混乱状态，力争减少严重事故的再次发生。师党委已经下决心整顿飞行训练工作。飞行指挥员没有到场，无线电排长同意起飞，飞行员就把飞机拉起来，真是乱弹琴！对这次夜航摔飞机的严重事故的分析，有同志认为可能是他起飞，别人落地探照灯照进机舱刺眼，造成错觉而失事。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死无对证，还不能完全下这种结论。但是，我们还活着的同志要从烈士的血的教训中分析研究，认真吸取教训，使我们变得更聪明些。力争以后不再发生这种重复的严重飞行事故。

“还有，”刘师长停了一下说：“夜航时，外场的汽车灯光也很乱。两辆汽车相会时，老远司机就把大灯时开时关，一闪一闪的，这样不好，互相刺激眼睛，容易发生撞车、撞人事故。以后，夜航训练时外场所有的汽车一律不准开大灯。”

刘师长在会上作了深刻地分析后，提出了安全措施。接着王学武政委作了安全整顿的补充动员，从而掀起了人人事事，处处时时讲安全的群众性的安全作战训练的练兵高潮，使后来的飞行事故有了明显的减少。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要到实践中去锻炼空军的指示，空军有几个航空兵师已经开赴东北参战。10月1日，举国上下欢庆人民共和国诞生两周年的时候，刘善本、王学武率领刚诞生几个月的年轻的人民空军 A 师师部和甲团全体指战员到达空军抗美援朝的前线——辽阳机场。刘善本率领大批飞机刚落地，台湾蒋帮电台马上就广播称：“……叛逆刘善本的轰炸部队，今天，已经进驻辽阳机场，准备对韩国进行侵犯……”

“怪了！”监听广播的同志大惊道：“这次 A 师转场行动很秘密，很突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台湾电台怎么这么快就广播出来。”

45. 夜炸敌巢

刘善本秘密率领部队刚到达辽阳，台湾电台马上就广播了，使大家吃惊不小。”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嘛！”同志们议论着。

“刘善本是上了蒋介石和特务们暗杀的黑名单的人。”

“是的，说不定现在蒋特务又跟上刘师长了。”

当刘善本接到军委空军的正式调令后，全师立刻行动起来。师党委于当天（9月9日）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研究刘善本提出的转场实施方案，党委批准后，付诸实施。这是A师首次参加战斗，党委决心迈开第一步，打好第一仗。为此，师党委提出了五项要求，即安全第一，注意影响；切实保证团结与遵守纪律；加强保卫与保密工作；不怕苦、不怕死；战胜困难，巩固部队。部队进行深入的临战前的政治动员，开了欢送大会。9月13日，先遣组出发。空勤编为空中梯队，刘师长总带队。以大队跟进队形，途中经济南机场落地加油到辽阳机场。地勤和师团机关，在王学武的统率下，由甲团团团长陈海林、政委丁植民等协助完成开赴前线的任务。分3个地面梯队，共6列火车奔赴辽阳市。第一梯队先行出发准备到辽阳后迎接战斗，其余人员等飞机起飞后再出发。地面转场组织严密，任命了梯队长、政委、列车长、列车政委、车厢长、政治指导员、分队长等。列车还组织了供给、救护、纠察、文娱、纪律等小组，确保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

刘善本率部到达辽阳机场后，正当大家高唱：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呜呜呜……”战斗警报响了，敌机来啦！部队立足未稳，急忙就地疏散，放下背包就挖防空洞（个人掩体）。警卫员杨廷振要先替刘师长挖，刘善本不让。他要自己动手挖。他边挖边幽默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现在咱有准备，敌人还蒙在鼓里面。用不了几天，咱就让敌人尝尝中国人民的铁馒头。”

正说着，两架敌机掠空而过。机场上冒起罪恶的浓烟。

师部驻在北大营，离机场30里路远。部队到了前线，立刻开展敌前练兵活动，熟悉机场和周围环境。他们决心边练边打，在战斗中成长。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大家充分认识到战斗训练的好坏是决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部队提出了“战前多一分准备，战时就多一分胜利”。刘善本指导甲团，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训练，首先了解和熟悉新机场和轰炸靶场，然后，飞战斗课目。到12月底，在战斗中还进行了连续轰炸训练119次，长途飞行436小时。组织第二、三大队飞行员跳伞训练。整顿了飞行4个阶段的工作，实行座舱实习，开展安全节约立功运动。刘善本搞敌前练兵，战训结合，千方百计提高部队战斗力。

26个乘员组，有25个能在白天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单机至大队的战斗任务。其中有17个机组进入夜航战斗训练。有14个机组在夜航一般气象条件下执行单机或跟进战斗任务。严重事故显著减少，部队纪律明显增强了。

部队经过深入的抗美援朝的国际主义教育和在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连战皆捷的鼓舞下，加上对轰炸部队所担负任务的重大意义有了明确认识，奠定

了“三视”的思想基础和战必胜的决心与信心。克服了部分同志的急躁和怕战的思想情绪。16人写了决心书和保证书。空勤人员决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争取首战必胜，首战立功，做轰炸英雄。地勤人员保证飞机百分之百地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机关政工干部和大队协助机务干部教育干部、战士，检查飞机准备情况，参加警卫飞机。为了保证空勤人员在空中的视线清楚，不少同志不怕寒冷，脱下身上的大衣把飞机的玻璃盖起来，用手帕把飞机玻璃上的霜擦得干干净净。地勤提出“故障不过夜”、“故障不上天”的行动口号。

在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为了夺取制空权，保持其空中霸王的地位，把最新、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F—86投入战斗。这对人民空军轰炸部队威协极大。

在北朝鲜的西海面上，有一群岛屿像珍珠撒在海面上，闪闪发光。那比较大的几个海岛叫大和岛、小和岛、椴岛和灰岛等，这些美丽的岛屿遭到了美伪军铁蹄的蹂躏。敌白马部队约1200余人盘踞在这一带的小岛上。敌人把这些岛屿当作侵略中国的跳板。美军司令部及伪国防部的海陆空军司令部情报机关把电台设在大和岛搜索人民空军活动情报，指挥联络敌空军轰炸扫射中国军民。敌B—29轰炸机常以12至20架，在几十架F—86和F—84式驱逐机编队机群的掩护下，不断袭扰中国安东（后改为丹东市）至平壤一带的交通运输线及秦川一带新建的机场。敌军舰每日21时至次日晨1时，活动于大和岛以东及东北附近的海面上，炮击人民军阵地。

志愿军总部决定拔除敌人这些海上据点，命令空军配合陆军第五十军完成歼灭以大和岛为中心的白马部队，并解放和占领该岛。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刘震，政治委员周赤萍与副司令员常乾坤、王琏（朝方）等研究决定：命令某驱逐机师派两个大队掩护某轰炸机师，去轰炸大和岛等岛屿的守敌。

11月6日16时10分，韩明阳带领的9架杜—2轻型轰炸机到达大和岛上空，在驱逐机的掩护下，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轰炸任务，命中率达95%。驱逐机师也实现了在准备阶段中提出的“打好第一仗，争取第一功”的战斗口号，圆满地完成了护航任务。

11月下旬的一天，该驱逐师派出一、三大队拉—11式飞机16架，掩护某轰炸师再次轰炸大和岛。轰炸机由高月明率领的大队9架杜—2轻型轰炸机去执行战斗任务。驱逐机大队由长机徐兆文和副长机徐怀堂担任领队和空中指挥任务。他们到达新义州上空刚与轰炸机群完成混合编队，突然，三大队副中队长王勇报告：“发现有后方有3架F—86向我赶来！另外，在后面还有大批敌机，约30架。”

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空中恶战。中国飞机与美国飞机相比是劣势装备，但是飞行员们怀着一颗赤胆忠心，奋勇杀敌。大多数飞行员和敌机作了二至五次的反复攻击。三大队副大队长王天宝命中敌机2架。副中队长王勇命中敌机1架。一大队中队长王延州命中1架。一大队大队长徐怀堂击落敌机1架。共击落、击伤敌F—86喷气式机5架，中国螺旋桨飞机和敌高速喷气式飞机遭遇空战，损失较大，有3架战斗机和4架轰炸机被敌机击落。在激烈的空战中，轰炸机飞行员表现出异常的沉着勇敢。有的坐机被击中起火仍然坚持编队，最后向敌机撞去，与敌机同归于尽。

部队对于敌人新投入的喷气式歼击机F—86有所顾虑。刘善本根据彭总和空军联指对A师的指示，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空军的实力，虚心吸取兄弟

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找王政委和蒋亭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共同研究，草拟出夜袭大河岛的作战方案。在联指召集的作战会上，刘善本说：“当前，敌空军占优势，我空军居劣势，但是，我们能否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呢？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我们可采取避实就虚战术，出奇兵，打敌人。”他大胆地提出夜间奇袭敌巢的方案。他还坚决要求亲自带领机群去完成战斗任务。

刘善本提的方案很快就得到前线指挥部的批准，并要求尽快施行。但是，司令员不同意刘善本亲自驾机去执行轰炸任务。俗话说：“得万人易，求一将难！”空军飞行技术干部，高级指挥员奇缺，万一作战失利，损失太大，影响不好。如果说：飞行员是黄金铸成的，那么，空军高级飞行指挥员更是金不换。因此，上级规定：凡飞行师长要亲自驾机去作战的，需经过志愿军统帅部批准。对于刘善本这样政治影响很大的人物，要亲自驾机去轰炸敌人，把关更严。刘善本深知这条措施是党和上级对自己的关怀，就愉快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他决心把功夫下到组织指挥上，让自己的学生，部属和战友们去为中朝人民惩罚敌人。政委等领导干部积极协助师长组织部队做各项战前准备工作。机务进行大检查，备足油、弹，让飞机能随时起飞。刘善本和飞行员们详细地研究计算了到大和岛的距离、方位、地形等各项有关数据和诸元。临战前，他又组织有关人员飞行员进行抽查，提问。为了确有把握，他又组织了试飞。

11月29日20点完成了一切准备。当22点11分，空联司安东前指空军指挥所命令A师起飞时，22点19分，一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战鹰冲向夜空，震撼着冰天雪地。

当夜，气温零下10多度，夜黑天寒，好像天上的星星也冻得直眨眼睛。可当轰炸指挥部指挥员刘师长下达作战命令后，指战员们却热血沸腾。“为了祖国，为了和平，为了中朝人民而战。”刘善本激动地站在队前说：“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答祖国人民的热望吧！同志们，记着你们钢铁般的誓言，去战斗吧！”

这次奇袭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少数当事人外，谁也不知道何时到何地去轰炸敌人。为了绝对保密，起飞时，规定不准用无线电通话，而用规定的信号。同时规定在接敌的航线上，空中指挥，非十分必要时也不得用话，而用电报指挥。领队长机是一大队队长姚长川。他是江苏睢宁县人，曾在东北老航校飞行2期学员队和一航校速成班学习飞行。他中等身材、为人腼腆内向，人称“姚大嫂”。他聪明好学、是刘善本亲自带飞出来的得意门生。刘善本使“姚大嫂”，变成了“夜老虎。”他要第一个代表祖国和人民去夜炸敌巢。他坐在驾驶舱看到号今后，立即驾驶雄鹰冲向寂静的夜空。他率领的第一梯队的另外4架飞机每隔1分半钟跟随起飞1架。“姚大嫂”机组上的另外3人是：大队领航主任张执之，大队通讯主任张秀任，大队射击主任张俊卿。他们的飞机出航动作迅速，在接到命令后仅9分钟就腾空而起，比上级规定的时间提前10分钟。这充分地体现出了刘善本培养出来的A师夜战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王恩泽副团长率领第二梯队5架机准备起飞。王恩泽按时起飞后，其余4架飞机相继出航。22时34分，刘善本指挥10架飞机全部起飞完毕。

敌空军占很大的优势，A师10架轰炸机，在没有驱逐机护航的情况下，去执行战斗任务，如何避免被敌人发现，敌机拦截，是能否顺利完成轰炸任

务的关键。在这方面，刘善本曾启发大家动了许多脑筋。第 1 架飞机升空后，射击员张俊卿就不断地从麻袋里掏出一把金属丝往飞机外面扔去。他在干嘛？天女散花吗？不，他是在执行刘师长关于在空中施放土干扰的命令。为了避免敌雷达发现他们，刘善本想出了这个施放干扰的土办法。这在人民空军史上是首创。事先让各机组都准备了许多金属片，按敌雷达波长的一半，即剪成半米的一长段，每架飞机上装一麻袋金属丝片，塞在射击员的座舱下。到达丹东上空，进入航线前，每隔半分钟撒一把。这种小土干扰还真正起到了干扰敌雷达，掩护自己飞机的大作用。

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目标，部队规定每架飞机上的全部灯光都关闭。执行这个规定，又容易发生自己飞机在空中相撞的事故。怎么办？刘师长事前规定：在起飞时间上每架飞机拉开一分半钟的间隔。在飞行高度上，也要相差 1000 米。参战的 10 架飞机都在 3 千至 4 千公尺高度的范围内机动。第一架飞机高度 3 千公尺，第二架飞机高度 4 千公尺。第三架飞机高度与第一架飞机高度相同，其他飞机高度依次类推。

每架飞机载 250 公斤的炸弹 10 枚，还有 3 颗是 55 公斤重的闪光照明弹。前机投下照明弹后，立即脱离战区。照明弹把海面照亮，恰巧给后面赶上来的飞机指出了目标。第一架飞机于 23 点 16 分进入目标上空，投下 6 颗炸弹，接着投三枚照明弹。姚长川首机投掷的闪光照明弹和炸弹，为后续飞机指示目标。此后，9 架飞机也相继接连不断地向敌占岛屿和敌舰投炸弹和照明弹。最后一架飞机上带的全是炸弹，没有照明弹。机群投 27 颗照明弹，把海岸照得一片明亮。正在熟睡的美伪军官兵们突然被轰鸣的炸弹声惊醒，像热锅上的蚂蚁，东奔西窜。匪军官们嚎叫着，要他们的部下：“各就各位，迎击敌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在一串串闪光照明弹的照耀下，年轻的飞行员们，代表中朝人民把近百颗复仇的炸弹倾泻在敌岛和海面，炸得敌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侵朝美军司令接到大和岛一带深夜遭共军空军的猛烈偷袭的报告后，出乎预料地惊呼：

“这样组织精密的夜间连续轰炸的高超战术和飞行员所具有的飞行技术，肯定不是黄种人可以办得到的，中共的空军还是躺在摇篮里的婴儿，他们不可能夜间偷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苏联空军在偷偷地参战。我们要向联合国提出强烈的抗议，我们要抗议，抗议！”

美军司令怎么能够理解：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刘善本的苦心组织训练和 A 师指战员们共同的努力，刚刚诞生几个月的轰炸机部队，就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夜炸敌巢。他更难想到：组织、指挥夜袭他们的正是美国培训过的飞行员——刘善本！

这批“夜老虎”首战告捷。姚长川驾驶的首机于 24 点 15 分着陆，翌日 1 点零 9 分，10 架凯旋而归的战鹰，全部安全着陆，战果是：未遇敌机任何反击，无损伤，按规定目标及时准确地将炸弹投下去，摧毁了敌人部分目标，显示了中国人民空军轰炸部队不仅在白天能够轰炸敌人，而且夜间同样可以大规模地轰炸敌人，创造出夜间单机跟进，集中兵力，打敌一点的范例，在一个很小的空域里，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 10 架飞机轰炸，揭开了人民空军夜战的序幕！这也是 A 师建师以来首战告捷。过去夜间敌舰经常活动，炮击志愿军沿海岛屿阵地，而 A 师轰炸后的第二夜，志愿军登陆成功以前，无敌舰活动，直接地配合了陆军老大哥解放大和岛、小和岛等岛屿，完成了联指交给 A 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种战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一年半

以来从未用过。而 A 师平时训练亦从未用过（训练时最多是 3 机跟进照明轰炸）。这是一次可贵的实战，也是创造在黑夜空战中不能编队的情况下，实现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一点的战术。对我作战能力、飞机性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提高了对自己的战斗力的信心，证明按 A 师现有水准是可以完成夜战的任务的。加深了对飞机性能的了解，消除了夜间载重飞机的顾虑（此次载弹量为平时训练最大载弹量的 2—4 倍）。

刘善本组织指挥的这次夜袭的成功，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志愿军的志气。指战员们战后斗志更坚强，士气更旺盛。许多飞行员求战心切，他们纷纷要求再战，不断地杀敌报仇，为人民立新功。

第二天，在总结经验时，刘善本高兴地对大家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盼望多少年，要让敌人挨我们的炸弹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当传来大和岛和小和岛等岛屿被我军地面部队解放的捷报后，他再次高兴地对飞行员们说：“我们就得这样狠狠地炸垮敌人，和陆军老大哥紧密地配合，夺取敌人占领的一个个海岛，一块块阵地！”

夜袭大和岛的成功，是年轻的 A 师在抗美援朝中立下的第一功，也是志愿军海、陆、空三军夜间配合作战的典范。她是刘善本等同志用血汗浇灌出的一朵绚丽的鲜花！

那天夜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空军联合指挥所里听到刘善本指挥夜袭大和岛成功的报告后，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连声称赞道：

“好，好，真了不得！”

1951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我军在局部地区向进犯的敌人发起反击，11 月 30 日，我军某部在强大炮火和空军配合下，在西海岸渡海反击大和岛、小和岛的敌军，奋战到次日下午，歼侵占该两岛的敌人 140 多名，收复该两岛。

《人民空军》杂志 1952 年 3 月 5 日出版的第 40 期刊登了新兵写的《夜炸敌巢》，专门歌颂刘善本指挥的夜袭大和岛的战斗。

12 月底，有苏联顾问回国。一位顾问伸出大拇指说：“你们有刘善本这样全面的航空人才，根本不用请我们来。”

1952 年 2 月 8 日夜，刘善本命令已经准备好的 3 架飞机去跟进轰炸南朝鲜汉江南敌金浦机场，配合板门店谈判。根据侦察：美空军在该机场停有 100 多架飞机。A 师派出了以甲团副团长乔子扬为首的目标侦察员近百人，包括引导站的曲秀清、师司令部参谋、气象等各类勤务人员。他们共分 3 个小分队，分别担任对空、机要和导航等任务。出发前，刘善本给他们下达了任务，指出到朝鲜后要注意的事项。要求注意分散、保密。乔子扬带领他们出国后，分住在平壤、延安两个地方，立即展开工作，随时准备引导我机群前往轰炸敌机场。准备第二次夜间去袭击敌人的空勤人员是姚长川、张执之等。姚大队长是长机组。出发前，他们决心报效祖国，党小组开了会，提出了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到中立区，保证不跳伞，不当俘虏。他们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交了最后一次党费。随时准备为国捐躯。刘善本指挥长机飞行员姚长川等人准备起飞。当刘善本拿着话筒要下令起飞时，突然空军联合指挥所来电话：

“战鹰，停止起飞！”

“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刘善本放下话筒，对信号员命令道：

“打红色信号弹，退场！”

姚长川等空勤人员来到塔台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出战？”

“这是周总理亲自下令暂停执行这次出国轰炸任务的。”刘善本解释说：“主要是防止引起连锁反应，互相向对方的纵深方向轰炸。”

一天下午，辽阳市篮球队和海城市篮球队进行争夺冠亚军决赛。辽阳和海城这两个兄弟城市每年进行一次比赛。过去，海城队连年获胜。今年却大不相同。在比赛场上，成千上万名观众不断地为辽阳队精彩的投球艺术鼓掌喝彩。刘善本在主席台上更是不断地鼓掌为队友们加油。当时，朝鲜战场上战斗激烈。今天这里的篮球场上的争夺战也相当激烈。拉拉队的呼声此起彼伏。队员们越打士气越高，技术发挥得很好，最后取胜，辽阳市篮球队终于第一次打败了“常胜”对手——海城队，夺得了冠军，但是，海城队输而不服。他们说：

“这不是辽阳市篮球队的真正本领，而是空军部队给你们夺得了冠军！”

原来，刘善本率领的轰炸部队在辽阳市不但仗打得出色，篮球也打得好。他们被辽阳市选拔为代表队和海城篮球队决一雌雄。A师的篮球队，在队长李济泰的率领下，在刘师长的指导下，没有辜负辽阳市领导和群众的期望，终于获得了胜利，为辽阳市争了光。

发奖开始，当刘师长正在热烈鼓掌庆祝胜利的时候，突然，警卫员报告说：

“南京来人，有紧急事情向你报告。”

刘善本走下主席台，乘曹佩然开的小车返回师部。当他听到关于华东空军肃反办公室来人的报告后大吃一惊：这是件与自己生命攸关的大事，司机曹佩然是参与谋杀刘善本未遂的凶手。

46. “秘密”活动

华东空军肃反办公室专门派人来前线向刘师长报告说：“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判断：曹佩然根本不是他所说的是什么中央军的普通司机，而是混进我军的中央军某汽车营营长。去年那天深夜把你拉到途中说：‘车子没油了。’是谋杀你未遂案，详情待查。”

南京来人把曹佩然逮捕并押回南京受审。刘善本又惊又喜。他顾不上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安危，也很少有时间给爱人写信。他每天忙于防空和如何再次加倍打击敌人。

夏天，刘善本意外地接到上级关于调A师返回南京的命令。部队正斗志昂扬，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不愿回后方。但军令如山。刘善本带头扭转恋战的思想，表示坚决服从。

刘善本召集在辽阳的师，团领导人共同商订部队返宁驻防的方案。一天上午8点，刘善本第一个驾驶000号飞机从辽阳机场起飞。机舱右座（飞行员在左）的领航员是师领航主任郭浩。左后是师通讯主任王文楠。刘善本细心地使用他苦心钻研试验的小转速和小油门，终于实现了他直飞南京的计划，开创了杜—2飞机航程的新记录。当他到达大校场着陆时，受到了师团留守人员的热烈欢迎。刘善本顾不上和大伙多说话，直奔塔台指挥后续大机群着陆。机务人员检查他的座机后报告：“师长，您座机的油料还剩一小半。您不仅创造了从辽阳直达南京的记录，也创造了节油的最新记录。”

刘善本听了特别高兴，这样大量节油的行动使那些去年秋天以为杜—2飞机不可能从南京直达辽阳的同志震惊。

机群全部凯旋后，检查结果，有的飞机油料剩的不多。刘善本就这件事在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的机种，同样的飞行航线、高度、速度和距离，为啥耗油量相差这么大？”他要求大家动脑筋，为国家节省油料。刘善本不顾苏联空军顾问的限制，早已在摸索、探讨杜—2飞机的各种实际性能了。

苏联援助的TY—2（杜—2）式飞机1949年9月运到中国。第二年两个轰炸机航校由苏联顾问教中国的学员和飞行干部。刘善本在虚心向苏顾问学习的同时，发现他们讲的理论和这种飞机的实际性能有差距。教材、飞机说明书与飞机实际性能有矛盾。这引起了他的钻研摸索杜—2飞机实际性能的巨大兴趣。他到混成四旅和轰炸师后，工作异常繁忙。部队不断发生严重飞行事故，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更促使他努力探索和掌握杜—2飞机的实际性能。他在多次分析研究这些血的教训中，不断地提出新问题来问顾问，问自己，问战友。事故为什么这么多？当然，主要原因是空勤人员新，技术水平差；地勤的机务维护质量不高等主观因素造成的。但是，怎样使大家能尽快地提高技术，得心应手地维护、驾驶飞机呢？怎样才能避免重复性的严重飞行事故？另外，飞行训练超油严重，与勤俭建军，勤俭建国方针相违背，增加人民的负担。每进口一吨航空汽油，国家要花费不少外汇。他决心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实验来摸清杜—2的实际性能、特点，以便更好地来驾驶它，指导全师飞行训练。有一次，他给飞行员讲课时提问大家：“拉平落地能看多远？”

“能看40—50米。”有同志脱口而出。

“这是顾问讲的。”刘善本说：“但是，你回答的不完全对。我曾经多

次摸索，实际上能看一二百米远。如果不信，以后你试试看。”后来，大家试验的结果，果然如此。

苏联顾问讲课时要求飞行员在降落时，只要一接地就赶快放前轮刹车。而刘善本驾机落地后，却是带着大仰角滑行。学员们问：

“师长！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是利用空气的阻力来减速的。”他笑着解释说：“飞机接地就忙着刹车容易刹爆轮胎，而我这样做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请大家想想，空气阻力也能起到很大的刹车作用。”学员们听了都点头佩服。

过去轰炸机进入失速螺旋后，非机毁人亡不可！对此，国外也没有好办法。为了提高飞行技术，使飞行员遇到此故障时能够正确处置，化险为夷，刘善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决心自己首先带头实验，取得经验后传授给大家。早在混成四旅时，他就和轰炸团的机务主任吕挺豪（后任A师机务主任）等技术较好的同志探讨一系列有关飞行安全的重要问题。两年多来，他在百忙中有空就研究这个问题。一天下午飞行后，刘善本领着吕挺豪到家里来。一进门，他就对孩子们介绍说：“他叫吕挺豪，你们叫叔叔。老航校时我们就在一起，现在，我们更是亲密的战友。”兰平接过妈妈倒的一杯茶，双手捧着送到吕挺豪跟前：“叔叔，请您喝茶。”

海平从里屋拿来一双拖鞋说：

“爸爸请您换鞋子吧！”

“谢谢！”刘善本左手抚摸着她的头，右手解飞行靴带子。

周叔璜给刘善本递过一杯茶说：“给你。”

刘善本右手一指，示意她将茶杯放在茶几上说：“谢谢！”

吕挺豪看到师长一家人和睦相处，相敬如宾，真是温馨幸福的革命家庭，心中非常敬佩和羡慕，他知道：周叔璜确实不简单，刘善本抗美援朝时，她不但在工作之余把三个孩子照管得很好，而且还协助领导抓出一个潜伏在刘师长身边的国民党军官。事情是这样的：师部小车班司机曹佩然随师长赴前线后，他的老婆小余在南京突然接到一封信。那信是由曹佩然老家寄来的家信。小余不识字，周叔璜平时待她很好，她就请周叔璜念信。信是曹佩然在老家的原配老婆寄来的。信上说：我和孩子们生活很困难，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寄钱来，难道让我们喝西北风。你一定要寄钱来，因为，不但我们要吃饭，还要给你父亲买棺材。人民政府马上就要开公审大会镇压他。小余听后，气得几乎要晕倒。“原来，他老家有老婆孩子，不要脸的家伙！”小余哭骂他：“我上当受骗了，我，我成了他的小老婆！”

显然，从信中看出，曹的大老婆也不知道曹佩然在外面又娶了个小老婆，并且已经有了孩子。

和敌人周旋过几年的周叔璜警惕性很高，她首先劝慰小余回家去好好休息，然后，立刻把此事向留守的师领导报告，经肃反办公室多方反复调查、复核，知道曹佩然根本就不是什么伪中央军的普通司机，而是混进人民空军的中央军某部汽车营的营长。南京解放后，他隐瞒反动军官身份，却成了向人民解放军报到的留用的技术人员。华东军区把他分配给新组建的空军混成四旅开小车。后来，又随混成四旅扩建而到A师继续开小车。

刘善本一贯对自己身边的警卫员、司机、炊事员、保姆等勤杂人员都视为亲人，对他们非常关心、爱护，尊重他们，从不摆官架子。逢年过节还买些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日用品赠送给他（她）们，对他们辛勤劳动

表示感谢。他们对刘善本也非常敬佩和感激，部队实行供给制，曹佩然在南京娶妻生孩子后，生活比较困难。刘善本享受一级飞行技术补助，上级每月发给他补助金合45斤猪肉钱。他虽然孩子多，负担重，但是对曹佩然家的困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每月从飞行技术补助金里抽出一部分来送给曹佩然（约10元钱）。曹佩然全家都表示感激他。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次夜里从机场返回师部时，汽车中途无油被迫停车，却是他接受了国民党特务交给的任务。此事是保卫科派人去报告刘师长等领导，把他从辽阳带回南京审查后才弄清楚的。国民党特务们早想暗杀刘善本，但因部队对刘师长倍加保护，特务们无从下手。后来，特务们在千方百计地了解到曹佩然的底细后，就要他利用工作之便下毒手。曹佩然表示不愿意，也不敢下手干。他自己坦白交代说：“我只想隐藏下来求生存，不愿再为国民党卖命。当时，我说：‘刘善本对我很好，我怎好下手。再说，我也不应该过早地暴露自己的身份。’特务们说：‘那好吧，你不敢直接下手，也要密切配合，甚至还要尝点苦肉计的苦头—把你打成轻伤。你把车停到半路上，我们动手干掉他！如果不配合好，那就小心你的脑袋！事成之后，自然也有你的功劳。假如你要揭发我们，一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小子，别忘了，你老子还被关在共产党的大牢里，早晚要去上西天！你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那天夜航后，曹佩然果然如约，按原计划把车停在野外。但是，因为那天天气突然变坏，夜航被迫提前结束退场，特务们没有赶到，真是天佑刘善本！

曹佩然犯有混入革命队伍，隐瞒身份和蒋特务勾结蓄意谋杀起义人员刘善本的罪行，理应严加惩办。但因未构成杀人的事实，且又能坦白，积极揭发他人的罪行，因此，得到了军事法庭和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开除其军籍，押送回地方监督劳动改造。

在刘善本家的一间屋子里，摆了一地过去摔坏的飞机残片和各式仪表。每件上都有标签说明它是何时，由谁驾驶的飞机，因何原因摔在哪里。这间屋子，后来成了他和吕挺豪进一步分析研究飞行事故原因和飞机性能的小小研究室，刘善本有很深的航空理论知识，吕挺豪有机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刘善本经常邀他来家里进行研究攻难关，他们对飞机的每个零部件的研究都很认真。有时，意见一致，皆大欢喜。有时大同小异。有时又各持己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一天，他俩在研究1951年7月24日甲团飞行中队长阎春行夜航单飞起落撞山的事故原因时，发生了争执。

“春行是三大队的技术尖子，”刘善本说：“他驾机起飞后，在一转弯时飞机掉高度撞山，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看，可能是发动机在空中突然停车造成的。”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吕挺豪一向很尊重师长的意见，但是，这次却相反。他反问：

“你的根据是什么？”

刘善本接着讲出了自己的看法。

“停车，飞机是摔铁蛋，”吕挺豪论述道：“可是，他的飞机螺旋桨摔出20米远。”

“这是个根据。”刘善本后退一步说。但是，他马上又追问：“那么，你认为造成事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是他起飞后，后面又有飞机要着陆，探照灯继续开着，强光反射照花了他的眼睛，他操纵失误撞山了！”

刘善本思索了片刻，但没有同意他的分析。吕挺豪也不同意在事故结论表上签字。按飞行条令规定，师机务主任不签字，做不了事故鉴定。后来，华东军区空军来人，又反复分析研究这次事故原因。刘善本又问吕挺豪：“你根据什么说是探照灯照上了？”

“我，我看到发动机冒烟，这说明探照灯照射上了。”刘善本终于点头表示：“你的意见我同意。我收回自己的意见。”事后，刘善本拍着吕挺豪肩膀说：“你说得有道理。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

上午，刘善本驾驶战鹰翱翔在万里晴空。塔台指挥员突然听到刘师长报告：

“飞机有故障，发动机停了一台。”

“什么？”飞机发动机在空中停了，就好比人的心脏停止跳动，这是九死一生的大祸。指挥员头脑嗡的一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随口追问一句：“请你重复！”

坐在指挥员旁边的王学武更加焦急。飞机空中停车，人们都意识到：马上就要发生最可怕的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塔台上下不少人惊得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要紧。”刘善本口气平稳地说：“我想把它原样带回去研究。”

“哎呀，刘大胆！”王学武听到了他空中发回来安慰的话后，既高兴又心疼地想：“这是啥时候，你还想着研究，真是入了迷。”

10多分钟后，刘善本的飞机很不稳地出现在空中，不一会，冒险安全着陆了。

王政委、吕挺豪、沈为农（甲团机务主任）等同志都围上来了。大家像是来慰问从死亡线上挣扎着返回人间的亲人那样，心情无比激动和宽慰。

“刘师长，你，可回来啦！”王学武紧握着他的手，心有余悸地说：“咱师有谁的飞机在空中停车，还活着回来过？！没一有一啊！”

“谢谢您的关怀，我的好政委。”刘善本摇着他的手，坦然地说：“嗨，没有事。今天，空中单发停车让我碰上了，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却好像如获至宝那样高兴地说：“挺豪，咱快解剖‘麻雀’，看它到底是啥病，咱好对症下药。”

“让他们搞，你快回去休息吧！”王学武心疼地催促刘师长。

“不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刘善本和机务人员一起检查发动机。原来是有一个引擎漏机油造成了空中停车。原因是密封垫子破损。这可把机组人员吓傻了。刘善本看到他们那胆怯内疚的面孔，马上安慰他们：“不要紧，这是器材老化了。我们今天花的代价不大，而又取得了一条重要教训，是好事。今后，大家对发动机要特别加强检查研究，及时更换密封垫子。”

后来，师党委根据刘师长的意见，发动地勤对全师飞机进行机务大检查，特别是认真检查了每台发动机。接着，刘善本又和吕挺豪等人研究，如何才能改进螺旋的试飞问题。但是，有很多阻力和困难，首先苏联顾问这一关就难通过。其次，各级领导意见也不一致。苏联顾问墨守陈规。由于他们的身份和责任，使其不敢贸然搞必要项目的试验。他们也不同意刘善本搞，报了试验计划他们反对。在苏联顾问的眼里：中国年轻的空军，不过是刚学走路的小孩子，哪能够练长跑——做这种飞行中高精尖难技术的试验。所以，当他们看到试验计划后，就不加思索地断然否定：“不，不行。说明书是试飞家总结出来的经验，我们老老实实地按着它飞就行了。”

这些苏联顾问们岂不知中国年轻空军的这些“小孩子”中，也有早成熟的巨人、飞行家，而且不亚于苏联者大哥顾问们的技术。刘善本就是这样的拔萃的巨人。

刘善本既是遵守制度，严守纪律的模范，但又不搞教条。他是从实际出发，不满足于现状，钻研精神和闯劲很强的飞行家。他搞航空事业入了迷，任何困难吓不倒他，任何阻力他都不怕。既然苏联顾问不同意，而这问题又必须解决，不解决，飞行员在空中遇到飞机进入螺旋，就束手无策，眼看着机毁人亡。他焦急地私下对吕挺豪说：

“咱悄悄地试验一下吧！”

“英雄所见略同。”吕挺豪毫不犹豫地回答。于是，他们的试验就“秘密”地搞起来了。

有一次，又造飞行试验计划，在研究飞行训练安排中，无意中把试验又透露出来了。苏联顾问又说：“不行。”

“保证行。”吕挺豪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肯定能行呢？”顾问追问他。

“我们试验过……”

“你知道个啥。”吕挺豪还未答完话，刘善本就厉声制止他。同时，又向他眨眨眼睛，示意他不要再争辩了。吕挺豪会意后，自知失言，瞪着一双大眼睛，把要说话的嘴张合了两下，却未发出声音来，后半句话就吞回肚里去了。

原来，刘善本曾领着吕挺豪和师检查主任邹耀坤等同志，偷偷地进行过试验。他们对杜—2 搞失速飞行训练在中国是第一次。以前有个烧窑的人曾对刘善本说：

“你们这架飞机是旋转着掉下来的。”

实际上，这就是飞机进入螺旋后，飞行员操纵不了，而使飞机摔下来的。为了挽救更多战友的生命和人民的飞机，刘善本、邹耀坤、吕挺豪等人，不惜牺牲自己，亲自进行了这种危险性极大的秘密试验。事前，他们做了计划没对苏联顾问说，就报华东空军司令部，得到批准。背着顾问，师长亲自驾机试飞。邹耀坤任副驾驶。吕挺豪作记录。

刘善本驾机到 2 号空域搞试验，飞机爬到 8000 米高度可以看到南京城，最大时速 570 公里，飞机抖动。最大高度，说明书上写的是 9500 米，实际才飞到 8700 米，就爬不上去了。刘善本进行二速飞行，接近零速。他推驾驶杆，升高度，下驾驶杆失速，使飞机大迎角，小速度接近临界，迎角飞行。吕挺豪紧张地记录着有关数据。邹耀坤看着刘善本使飞机失速进入了螺旋，飞机果然在空中旋转了起来，人为地像秤砣一样直往下掉，令人头晕目眩！地面上种地的农民抱头乱窜！飞机高度从 8000 多米，瞬间掉到 6000 多米，人都要晕了。刘善本在这异常危险的情况下，又把飞机改出来啦！接着，他让飞机再爬高到 8000 多米，又做了一次，终于使改螺旋试飞成功啦！

后来，又进行空中单发停车、顺桨训练。过去搞空中假关掉一个油门的动作，然后再开油门，开车，这次，在空中真的关停了一台发动机飞行。这项试验刘善本也做成功了。接着，他又组织进行小转速飞行练习试验。

没有不透风的墙。

不久，顾问终于发现了刘善本他们搞的“秘密”活动——搞了好几项成功的试验。他们称赞说：“我们很佩服你们这种大胆试验的精神。”

“秘密”公开后，刘师长在全师推广改螺旋，顺桨和小转速节油等新课目的训练，并初步取得了较好的收获。但正在大力推广时，军委空军司令部却下令：停止改螺旋训练。因为，据说在空司的苏联空军中将总顾问知道A师搞螺旋训练，大为震惊，他提出了抗议。当时，中国是一边倒，全面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时期，党要求尊重苏军顾问的意见。刘少奇曾指示：中国人和苏联顾问如果搞不好关系，中国人要受到批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同时，有些领导也认为，我们年轻的空军，没有学会走路，就要跑步能行吗？刘善本不得不被迫停止螺旋训练。但是，小转速飞行，合理调整贫富油，保持合适的温度，这种科学操纵法在全师推广开来，大大节约了航空油料。《人民空军》1953年11月7日出版的第75期专门登载了沈为农写的，经过刘师长审查和修改的文章《二七三 部队节约了大量燃料》，二七三 部队是A师的代号。文章前加了编者按称：二七三 部队节约燃料的成绩和做法，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例。这个事例首先告诉了我们：第一，只有飞行员正确地采用发动机的最有利转速，才能避免油料的大量浪费；第二，同时，正确地使用发动机，有助于飞行质量的提高和延长发动机的寿命，由于这样做的结果，节约了油料700吨。折合140亿元人民币，而工作质量并未因此受影响。这样的问题，是和周密地组织飞行工作有密切的关系的。本文陈述的节约燃料的方法，应引起各部队的重视，并根据本部队的情况参照采用。”“上述文章，是飞行、机务干部和一切空地勤人员必读的。”用节余的钱可购置10架战斗机。

刘善本组织搞停顺桨飞行训练，看起来非常危险，不值得冒这样大的风险，但实际上是有把握的试验，使飞行员们掌握排除空中故障的本领，对于化险为夷，确保安全是十分必要的。该师韩明阳调某轰炸师任二十二团二大队队长时，有亲身体会。那是在沈阳机场的一次飞行。他的飞机因在空中漏油，造成了单发停车。这时，他艺高胆大，临危不惧，按刘善本过去教他的处置办法做，沉着冷静地操纵飞机，使单发飞机飞了300公里安全返航着陆，受到联司的通报嘉奖。

1952年6月的一天晚上，召开全师排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由刘善本宣读了军委空军的一项命令：任命司中峰为A师政委，免去其政治部主任职务。王学武已于2月间调华东空军“三反”办公室任副主任，司中峰口才好，政治水平高，要求严，在群众中有威信。从此后他更加注意和刘师长团结协作，共同担起搞好A师各项工作的重担。

同年盛夏的一天早晨，甲团在大校场组织飞行。刘善本刚从内场骑自行车来到塔台。他忽然听说刘忠惠团长在空中飞迷航回不来了。他又急又火，一拍桌子大声说：“这还像话吗！”平时，刘师长温和、文静、深沉、内向、含蓄，连大声话也不说。有人有时给他几句难听的话，他一笑了之。现在，他意识到问题非常严重，才发了大火。

原来，早晨部队进场后，刘团长说：“我上去看看天气。”他驾机到了空中后，发现能见度不良，他本来飞行技术不佳，在复杂气象条件的万里长空中，他飞着，飞着搞不清哪是东南西北了。塔台指挥员听到他的报告很着急，握住话筒，根据标图桌上标示出的飞机位置，指挥他：“××度，向左转弯。”想把他引导回来。但是，他却回答说：“我……我没有带飞行图囊。”从话筒中听得出来，他更加着急了。

此时，正好刘师长来到塔台。当他听到发生了这样违章和危险的事情后，

强烈的责任感，使他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所以，他生平第一次拍了桌子。他想：这位团长，平时工作认真负责，今天怎么这样蛮干。更使他担心的是，老红军因为文化低，平时飞行技术不过硬，自己不厌其烦地带飞他几十次，才敢放单飞。今天，万一因此发生严重飞行事故怎么办？刘忠惠是四川省阆中县红山区石龙乡人，1933年10月参加革命，在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六八团，长征中曾任副连长。1938年在新疆航空队学飞行。刘师长想到这里万分着急。他围着标图桌，右手扶摸前额，感到自己刚才太感情用事了。现在，光着急是无能的表现，不能帮他解决任何问题，应该马上采取果断有效措施挽救刘团长。刘善皱着浓眉问自己，用啥办法能救刘团长呢？

47. 长机冒黑烟

刘善本思考了片刻，突然把双手一合说：“马上派人去把他领回来。”他果断地发出命令：“要派出技术最好的同志。”

“是！”团指挥员显然完全赞同采取这条措施，坚决照办。他派了个技术很好的飞行员，立刻驾机腾空而起。向刘团长迷航的空域飞去。同时，指挥刘团长：“请沉着，已经派×××号去引导你。”

那位飞行员在空中盘旋了一周，根据地面的引导，在8000米高度上终于发现了刘团长，把他引导回来，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飞行事故，挽救了这位飞行团长。

1952年6月，军委空司决定A师参加受阅。这一年，空中受阅规模空前，共有各种飞机158架参加。军委空军党委和首长特别任命刘善本担任空中总领队。这次空中受阅对刘善本来说是老差事，新任务——这是第三次了。但是对A师来说却是首次。上级从蚌埠某轰炸师抽调出六十团一个比较好的飞行大队——一大队到南京大校场来，附属于A师参加受阅训练。

8月，A师奉命转场到唐山市机场进行国庆受阅的突击训练。为了迅速提高飞行技术，确保完成受阅任务，刘师长亲自备课，给飞行员讲空中编队课和发生意外情况时如何处置等问题。他讲的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大家都爱听，新来的一大队同志们听了刘善本讲课更感到新鲜。此时，空地勤和后勤人员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人人争取为国庆受阅多做贡献，个个要为祖国争光，全师上下掀起了空前的练兵高潮。这时，作为空中受阅的总领队刘善本，更是忙得连囫圇觉也难睡了。

一天，进行大编队飞行训练，刘善本是带队长机，最先离陆向北京方向飞去。全师大编队的每个环节是以中队三机品字队形组成。飞机之间的间隔距离是2×2，即两个飞机宽，两个飞机长。40多架飞机在空中排成一条空中钢铁长城，非常威武壮观。当大机群到达三河县上空转弯时，刘善本趁机回头看到战友们都紧紧地跟上来了，没有一架掉队的，他很高兴。但是，不久，第二个大队（即新来的一大队）的一个僚机进入左转弯时掉了队。僚机与长机的距离越拉越大了。出现这种情况，飞行员宗沅心中着急。他匆忙加速赶队。由于动作粗猛，飞行间隔、距离一块而赶，不慎，“轰”的一声巨响，撞上了丛跃驾驶的长机。他的飞机骑到长机的背上，螺旋桨把长机的油箱打着起火，两架飞机在空中燃烧，一阵“轰隆隆”巨响，两架飞机在空中都爆炸了！刘善本见此惨景非常痛心！飞机残骸坠落在通县东面的一片高粱地里。两架飞机上的空勤人员全部以身殉职，这对刘师长和全师的飞行员震动极大。这两架飞机在空中编队的机群中间爆炸，飞行员们耳闻目睹此惨状，精神上受到了打击。为防止因惊慌失措而再次发生飞机相撞的严重事故，刘师长马上发出警告：“请全体注意，集中精力，保持好队形，跟我返航。”

“明白……！”各大队长机回答。

刘善本强忍住极大的悲痛，把大机群带回唐山机场着陆。

8位同志不幸以身殉职，部队被迫停飞整顿，处理善后工作。刘善本派人派车从唐山市买来了9口大棺材，因为，有一位看场园的老太太被坠毁的飞机残骸砸死了。烈士们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

这次发生的空前严重的飞行事故震惊了空军首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常乾坤亲自率领工作组赶到唐山机场。常乾坤还到飞机坠落的现场

查看。A 师发生这样重大的飞行事故，给受阅部队当头一棒。刘善本的压力很大。然而，压力最大，最痛心的还是发生问题的兄弟部队——刚调来的一大队的领导。该队是 1951 年底才组建的新部队，今年 2 月才开始飞行训练。大队长张伟良，政委邵文海奉命率领 10 个机组来参加空中受阅。他们来时龙腾虎跃。现在摔了两个机组，即全队的五分之一的飞机和飞行员，怎么能不令人痛心呢！他们不仅痛心，而且万分担心，担心上级是否还让他们参加受阅！

一天上午，司中峰政委主持召开师党委扩大会议，刘亚楼、常乾坤亲自参加。张大队长向与会同志汇报发生事故后部队的思想情况和精神面貌。他检讨说：

“我们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飞行事故，对不起党与人民，也给老大哥部队的脸上抹了黑。人和飞机都不是老大哥部队的，可是严重事故却要算在老大哥部队（指 A 师）的帐上，我们很内疚！”

张伟良难过地略停顿一下，又含着泪花说：“但是，现在部队情绪仍然很高。”他看看邵政委又说：“我们都是从陆军部队抽调来，不怕流血牺牲的党员干部。现在，不是怕再出飞行事故，而是怕，怕完不成任务就被灰溜溜地退回原部队去。”

“是的！”邵政委马上补充说：“大家决心很大，坚决要求完成受阅任务后再返回部队，否则，将对部队今后建设影响太大。”

与会同志对一大队退或留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坚持要一大队退回去的同志说：“光考虑影响部队情绪是很不够的。试想，如果这次事故是发生在‘十一’检阅那天，甚至万一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广场上空，哪怎么得了，我们有几颗脑袋。”

在两种意见坚持不下时，大家都把目光对准刘善本，想听听他是什么态度。刘善本环顾大家，不吭声。会场上静了片刻。刘善本语调低沉、悲痛地说：

“这次事故虽然发生在兄弟部队一大队，但是，我们师的领导，特别是我的责任是很大的。我对他们的思想、技术、作风等情况不甚了解。我对他们估计过高，只看到他们是大队编队飞到南京的表面现象，没有看清他们飞行技术基础不牢的实质，把关不严，因此，才发生了严重事故。”刘师长高姿态，首先把事故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来，作了深刻的检讨，他又说：“至于他们的去留问题，我个人的回答是肯定的。”

张伟良听着笑了，但是又一想：刘师长肯定的是什么？别是肯定让我们回去吧！所以，他又紧锁双眉，听着师长继续说。

“我认为”，刘善本加重了语气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看你抱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胜败的问题。一大队对待失败的态度是对的。现在，他们既然有信心、有决心完成受阅的艰巨任务，我们就欢迎他们留下来。但是，我们要让他们吃‘小灶’，进行技术补课。我们要逐个带飞，检查辅导他们，使该大队的技术迅速提高。”

刘亚楼点点头，表示赞同。司政委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后宣布：

“一大队留下来继续和我们共同努力完成受阅任务。”张大队长，邵政委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天上午阴雨天，刘善本在飞行员教室重新讲授编队课目。他针对编队中经常出现的占不住位和其它难以掌握的具体问题提问飞行员。刘善本在黑

板上画了个品字形的三机编队，其中，左僚机本应在“ A ”点，但却掉在“ B ”点上，他问：“现在左僚机要进到‘ A ’点，应当加油门，还是减油门？”

“应当加油门。”飞行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说不一定。假如左僚机是从后边更远的地方很快赶到现在的相对位置‘ B ’点的，刘善本又启发说：“应当加油门，还是减油门？”

“加油门，继续追赶嘛！”

刘善本摇摇头说：“在一般情况下，飞机掉队应加油门增速追赶上去，但是，在飞机速度已经比较大时，超过长机的速度，你还加油门，增速，那不是要冲过去吗？这次左僚机是怎样骑到长机背上去的？”大家听得出奇，后面的飞行员站起来，看师长连讲带带双手比划。

“左僚机要进到‘ A ’点，”刘师长又拿着两架小飞机模型比划着说：“应当加或减油门，要看现在它的速度快慢而定。速度是有惯性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你再加油门，增速，它就心然要冲过去。所以，飞机速度快，你应该减点油门，然后再加油门，逐步赶上长机，在空中操纵时如何处理？要注意：第一，看飞机的关系位置；第二，看飞机的动态。”大家听了都很佩服。

“机头左偏，”刘善本又举着小飞机比划着提出了编队中常发生的问题：“请问你蹬哪边舵？”

“蹬右舵！”大家齐声回答。

“那不一定。”第一阶段蹬右舵，第二阶段没有完全回时，蹬左舵，然后再蹬右舵。如果，你一直蹬右舵，请看，”刘善本拿着小飞机转，“机头已向右修正，你还不撒脚，等你认为校正好了，实际机头已向右偏了，再不撒脚，那机头偏哪去了？”

最后，刘善本归纳说：“怎样才能迅速掌握编队的操纵技术，保持好相对的位置？有个口诀，也叫做编队飞行的三要素：发现要早（及时发现）动作量小（不能粗鲁），修正及时（早修正）。另外，为了避免相撞，要注意先赶距离，后取间隔。”

刘善本把毛泽东的辩证法运用到航空理论上来了，使大家听了很受启发，举一反三。后来，在实际大编队训练中，大家按他讲的做，都尝到了甜头。

有一天，刘善本到北京开会，他和周兆平副师长驾驶雅克—12 式飞机，在唐山机场起飞时，不料被跑道上的水泥块把飞机轮子撞掉了一个。指挥员（张宪章副师长）告诉他：

“你的飞机轮子撞掉了一个。”

“明白。”刘善本回答。

飞机轮子被撞掉一个，这等于人少了一条腿。飞机要三足才能鼎立，保持平衡，现在少了一条腿，就是停放也不稳，何况已经起飞，要迫降，很可能会翻跟头。周兆平心中万分焦急。他不由得看看刘师长。刘师长眯着眼睛聚精会神地操纵着“瘸腿”飞机，好像没事一样。师长这沉着自如的表情对他起了镇静剂作用。

“喂，”刘善本问：“你坐这个断‘腿’机不怕吗？”

“师长不怕，我也不怕。要去见马克思，我跟你当警卫员去。”周兆平打趣地说。

“好样的！此时此刻，怕是没用的。你怕，它的‘腿’就能长好吗？”刘善本伸头观察一下地形说：“关键是我们全力以赴搞好迫降，防止‘瘸

子’翻跟斗。”

“对，师长，要我做什么，你下令吧。”

“准备迫降。”刘善本鼓动他说：“让我们用勇敢加技术，来战胜死神。”他说着，驾驶飞机到了南苑机场上空。他下降高度，将飞机对准跑道一侧的草地上迫降。飞机缺一个轮子着陆，真像人缺一条腿走路那样，歪歪扭扭十分难以驾驭。刘善本全神贯注，像驾驭一匹脱缰的野马那样，终于冒险使飞机平安地停住了！

“马克思那里，咱暂时不去了。走，咱先开会去。”刘善本边风趣地说，边拉着周兆平跳上前来接他们的小汽车。

第二天傍晚，刘善本开完会回到唐山后，又投入紧张的飞行训练。

9月，秋高气爽，一天，唐山上空无云。刘善本早起和空勤人员一起迎着朝霞推飞机，组织指挥大家把飞机在跑道上按空中编队秩序摆好队。经过两小时的努力，终于把5个大队的数十架飞机全部按照起飞顺序摆在跑道上。这样做是直观教学，让空勤全体人员看清楚整个大机群的全局部署情况，记住自己在空中的位置，以便使大家更好地完成空中编队受阅的艰巨任务。机场活动俱乐部来回游动。从广播车上的大喇叭里不断地传出表扬好人好事的声音。今天，要搞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预演，机场上人们更加雀跃欢腾。

刘善本对身边的吕挺豪说：

“来，咱几个照个像作留念吧！”

“要起飞了，恐怕时间来不及啦！”吕挺豪边看表边说：

“来得及，还有15分钟。”于是，刘师长拉着吕挺豪等几位站在身边的老战友照了一张像后，就各自奔赴自己的岗位上去了。

刘师长第一个开车腾空而起。其他机组相继发动起飞。今天，是9机编队，品字队形，一队队机群模拟通过天安门上空。机群发出了巨大嘈杂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飞机刚顺利地起飞几架，突然，人们惊呼：“哎呀，不好啦，刘师长的飞机冒黑烟啦！”

指挥员周兆平对着话筒说：“喂，00号，你的飞机富油冒黑烟。”

“明白。”刘善本沉着气，边驾驶飞机，边仔细地检查着各个仪表和操纵系统的工作情况。

机场上人们看到师长座机黑烟滚滚越来越浓，一个个心急如焚。飞机发动机富油、贫油都可能造成空中停车。如果飞机在空中起火爆炸，那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天哪，才发生过严重的双机相撞的恶性飞行事故，难道今天又要机毁人亡。”“空中总领队如果出事了，那国庆受阅还怎么搞。”人们脑海里霎时间闪现出各种可怕的念头。刚才和刘师长合影的几位同志甚至想：他上飞机前主动邀请我们照像，难道这就是最后的诀别留影。

现在，主跑道上还停着几十架闪光耀眼的飞机、欲飞未起，想退不能。刘善本的飞机不能马上在本场落地。如果飞到杨村或是南苑等备降机场去着陆，那显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根本来不及了。“怎么办？怎么办？！”大家焦急万分，冒出了冷汗，也想不出挽救的办法。

“请大家不要着急，我的飞机问题能处理好。”耳机里传来刘善本那亲切悦耳的声音。他在几十里之外的高空中，似乎猜透了机场上人们为他和全机组同志的生命安危那种焦躁的情绪，人们听了他的话，果真得到了宽慰，

顿时心中鼓起了勇气和信心。

“你准备在哪里落地？”指挥员寻问刘善本。

“在本场。请你们准备一下。跑道上的飞机还可以再放飞几批。”

周兆平立刻下令：“前面9架继续起飞，后面的飞机全部迅速滑出或推开，立刻腾空主跑道，全力以赴，注意安全，防止相撞，动作要快，越快越好。”

司政委等立刻组织在场的全体人员以最迅速的战斗姿态忙推，拉飞机。

“同志们，共产党员们，大家要拿出最大的干劲来，迅速抢救飞机。”

司政委挥舞着大手动员指战员们像当年在淮海战场冲锋陷阵那样，拼命地推拉跑道上的飞机，给刘师长着陆腾出跑道。人们边推拉飞机，边焦急地观察着空中动态，期望刘师长的飞机不要爆炸。周兆平高度认真地指挥空中和地面飞机和人员。大家要拼命地努力挽救师长及机组的4位同志的生命。刘善本沉着地操纵着冒黑烟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这时，他的飞机油满箱，要着陆很容易起火爆炸。但是，飞机再不着陆，在空中老富油更令人胆颤心惊。刘善本在空中盘旋了两圈，消耗掉部分油。当他看到机场主跑道上已腾出空来时，就驾机对正跑道，下降高度，根据塔台指挥员的口令，霎时间，他的飞机从一架还没有完全退出的飞机的身边擦过，使飞机平稳地迫降下来。真是好险啊！刘善本果断合理的处理，终于再一次使飞机化险为夷。大家高兴地欢呼跳跃起来。蒋银祥在最后撤出的一架飞机上。司政委帮助他们推飞机。政委心有余悸地说：“他平安落地我就放心啦！”

“啊，这个刘善本真是了不起呀！”空军工作组负责人薛少卿说着就和同志们一起跳上小汽车飞驰而去——到着落线去迎接刘善本。刘善本走下飞机，泰然自若地和迎上来的薛少卿及大伙握手交谈。

“师长的飞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司政委真发火了。他非常严肃地批评前来接飞机的机械师：“这还了得。”

刘善本却笑眯眯地走过去，心平气和地对机务人员介绍飞机刚才在空中发生问题的具体情况，并指出可能发生的原因。他尽量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让大家理智地对待刚才发生的严重事故苗头。他拍了拍机械师的肩说：“小伙子！吃一堑，长一智嘛！我们共同接受教训。”然后，他又亲切地和他握手。机械师听了刘师长的话，既感动又惭愧。他那担心挨熊受惩罚的恐惧心理一下子消除了。立刻感动得他热泪盈眶。

退场时，刘善本和司政委坐在一辆小卧车里。

“今天的情况太危险啦！”司中峰还心有余悸地说。

“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刘善本轻声地说。

“你真是个‘刘大胆。’”司中峰心疼地亲切地捶了刘善本一拳说：“人们都说搞飞行危险，可我从来没有听你说害怕摔死的话。”

“搞飞行，那当然有危险。”刘善本说：“飞机离陆三分险。可是，我们搞飞行的人，不能贪生怕死。毛泽东主席说过，人生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要树立这样的人生观，决心为中国航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司中峰敬佩地点点头。

“另外，”刘善本接着说：“任何飞机事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因此，我们搞飞行，也并不是完全被动地等死。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精通飞行技术，认真过细地工作，临危不惧，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认真

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般事故苗头都能化险为夷，有什么可怕的呢？”

“讲得对。”司中峰说：“你真是红色的飞行专家。”

“那不敢当。”刘善本摇摇头说：“我们要继续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不过，我和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恐怕要干一辈子飞行工作了。真是热爱空军，干空军，死在空军！”

“你的事业心是非常强的。”司中峰说：“我们的机务工作人员太粗心，不像话。我今天气得不得了，你怎么不批评他，还笑眯眯地和他握手。”

“我看到你已经严肃地批评他了，他也很难过，我就不能再批评他了。我们当领导的批评同志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让他认识并改正错误。他现在更需要的是鼓励。我们当领导的不能让他失去信心，你说对不对？”

司中峰看了看刘善本，没有想出恰当的话来。刘师长接着补充一句：“机械的东西是死的，但又是活的，很难给它治病。说它是死的，它不会说话，有病也不报告；说它是活的，它千变万化，难以预测。我想给飞机当医生，要比给人当医生难得多。况且，今天的问题，不一定是他们的责任。”

司政委受到了刘师长的启发。他想，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不但要批评犯错误的人，更需要鼓励犯过错误的同志轻装前进，要以表扬为主。

以后，这位机械师把这次过错当作动力，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被提拔当了师活动修理厂厂长。

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50万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第三个国庆节。10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

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继朱总司令发布命令之后，空前浩大的游行开始。接着人们在人山人海的沸腾声中，突然听到空中传来了更大的轰轰隆隆的响声。这巨响由远而近，强大的空军机群一批紧接一批凌空而过，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首长们的检阅。当数十万人抬头仰望，首先看到的最前面那架飞机，正是空中总领队刘善本亲自驾驶的。今天，当他在空中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海，红旗似潮的空前壮观的场面时，心中顿时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真正独立强大起来了！刘善本满面春风，轻巧自如地驾驶着战鹰，在左右两侧各一架拉—11护航机的陪伴下，顺利地飞临天安门上空。担任刘善本总领队的领队长机的领航员，是A师领航主任张执之。

刘善本精神抖擞地驾机率领的大机群在空中排成品字形，震撼着空中和大地。他看看表，机群于11点17分准时整齐地飞越天安门上空。此时，他感到自己是在最幸福之中，他仿佛看到了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频频地向空中招手致意。他保持好方向。向前飞去。

空军参加这次受阅的飞机架次之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共有158架各式飞机。他们是由空军4个航空兵部队组成的。第一个是轰炸机师打头阵，是由刘善本率领的苏制杜—2式轻型轰炸机师组成的，5个大队，46架。第二是冲击机师，是某某师依尔—10式苏制飞机45架。第三、第四是两个驱逐机师，它们都是苏制米克—15式新式喷气式战斗机，各30架。还有拉—11式飞机7架（包括两架给总领队刘善本护航的飞机）。

空军参加受阅临时编队的4个航空兵部队，分别由驻地唐山市、北京市

西郊、天津市西杨村和北京南苑等各机场起飞，根据阅兵指挥部的命令，招之即来。他们按时到达通县以东上空集结，编好队后，在刘善本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准时到达天安门上空。为了增强国威军威，刘善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流了多少汗水，牺牲了多少睡眠时间，是难以计算的。正如当年 10 月 31 日出版的《人民空军》杂志第 4 期登载的《空军部队参加首都国庆检阅》一文中描写的那样：“受阅部队的总领队刘善本同志，经常晨间 6 时起，就没有休息过，直到午夜 12 时过了，才回宿舍。有时约莫在刚入睡时，又有人叫醒他，向他报告气象预报。次日凌晨，又去机场开始一天飞行和组织飞行的工作。”

刘善本不但有高超的飞行技术，而且有气魄和率领指挥大机群的组织指挥能力。看！在刘善本的正确率领下，158 架各式飞机都准确、整齐地通过了天安门，圆满安全地完成了空中受阅任务，没有一架飞机掉队，受到了党中央和数十万人民群众的赞扬。

为了表彰受阅部队，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邀请刘善本等空中受阅部队的指战员们到北京作客。刘善本率领部队晚上从唐山火车站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北京。空军领导机关负责组织接待他们在中山公园吃早饭。随后到颐和园、西郊公园（即动物园）、天安门、地安门等处参观、游览。晚上，到和平剧院看尚小云演戏。团以上干部在西单吃烤鸭。各部队的师以上领导人更加受到优待，刘亚楼司令员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央首长在王府井大街萃华楼请客。刘善本、司中峰等应邀出席，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使全体指战员们终身难忘。

48. 在血泊中前进

刘善本率领 A 师完成受阅任务后，立即转场返回南京。

1953 年初，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北部登陆。为了协同兄弟部队粉碎其阴谋，A 师接受了第二次抗美援朝的战备训练任务。刘师长抓紧战前练兵，时刻准备重返前线，再次打击侵略者。他更加严格按条令办事，培养部队令行禁止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制定了飞行 4 个阶段的制度，使飞行训练逐步地走向正规化。

这一年，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主席 10 架最先进的轰炸机——杜—4 重型轰炸机。中央军委决定抽调飞行训练基础最好的部队，在西北某地组成空军独某团。A 师甲团被军委选中了，军委下令将甲团调出 A 师支援空军组建新的作战部队。刘善本对于空军大发展很高兴。甲团是 A 师培育出的主力团，很多同志舍不得放他们走。刘善本顾全大局，忍痛割爱，热烈地欢送甲团的同志们去肩负更加艰巨而光荣的重任。他握住团长姚长川的手鼓励他：

“我们今后要多搞这种飞行部队。你的担子更重了，要多动脑筋，建设出一支技术全面，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姚长川和刘善本挥泪告别。

后来，根据空军党委的指示，在师党委统一领导下，刘善本积极筹备，成立了新的甲团。上级命令新甲团与空某师的主力五十八团对调。

下半年开始，A 师准备掌握改装苏联先进的喷气式轰炸机。这种飞机，苏联人叫依尔—28，到我国后，空军部队从 1953 年起，在齐齐哈尔市进行改装训练，因而就叫她为齐尔飞机。为了适应新喷气式轰炸部队编制的要求，全师进行了整编，人员调动频繁，新型飞机的特点是：设备完善而复杂，速度快，性能好，动作多而细致，容易发生操纵错误。这是大型轰炸机、载油量，载弹量及耐航时间都比社—2 飞机多得多，但人员却只需 3 个。8 月 1 日，组建乙团。将甲团和丙团的第三大队都拨归乙团建制。这样全师虽然有 3 个团的建制，但实际上还是 6 个轰炸大队。

8 月初，刘善本率领全师转场到齐齐哈尔市，师部住小民屯，部队驻在三家子机场。8 月 8 日，开连以上干部会，师长、政委作了动员。刘善本说：“为了确保改装工作的顺利进行，空军司令部从各航校和兄弟部队抽调来 38 名教员授课，并请苏联顾问来指导改装。参加改装的有 62 个乘员组。改装训练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丙团全部和甲团 8 个干部组，师直两个组，共 32 个空勤组。地勤及机关于部共数百人，分 12 个班。第二期是乙团全部，甲团 12 个机组。希望各学习组展开学新机种竞赛。”

第一期于 8 月 17 日开课。进行新机种的地面理论教育。会后，全师上下开始向技术大进军，刘善本一马当先。他此时既是改装的组织领导者，又是学员。他边工作边学习，比别的飞行员更劳累，更辛苦。改装开始后，师副参谋长以上干部每天碰头一次，刘善本组织碰头会，收集情况，布置工作。他除了学习飞行，领导改装外，还要应酬苏联顾问，每天忙得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身上搞得脏兮兮的。

飞行理论教育标准高，要求严，按照上级指示，理论学习成绩在 4 分以下的，空勤不准再飞，地勤不得再参加维护飞机的规定，作出了消灭 3 分计划。成立了学习互助组。开展了三评“评教、评学、评互助”活动。3 个团单独组织飞行。刘善本等师的飞行干部跟着部队飞行，并检查督促，帮助他们。每门课结束或告一段落时都考试。空勤的总评成绩是 4.94 分。地勤的

总评成绩是 4.83 分。机关总评成绩是 4.7 分。

苏联顾问是空军的一个建制师，师团领导、空勤、地勤、后勤等全套人马都有，按照传帮带的办法帮助中国改装轰炸部队。师长顾问是上校。两个团长顾问都是中校。他们平时穿西装，到机场穿飞行服（地勤穿工作服）。他们教学认真负责。刘善本尊重苏顾问，虚心向他们学习。但是，对他们也不迷信，认为顾问确实有可学的地方，也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刘善本飞行理论基础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飞过苏、美、德、英、意、日等许多国家制造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再加上他刻苦钻研业务，很快就掌握了新式飞机的操纵技术。飞行员一般都要苏顾问或中国的教员带飞 15 或 20 多个起落，才能放单飞。刘善本只要顾问带飞 8 个起落，就第一个放了单飞。

那天上午，当刘善本第一个放单飞后，师长顾问看到他起飞的动作很稳，就对司政委说：“他回来后，你给师长献花。”

“我们不搞这个。”司政委解释说。

“你们的政治工作不行。”顾问很不客气地说。

“中国军队不习惯献花，我们表示祝贺很好。”司政委请顾问一起上车到着陆线去。小车刚到不久，刘师长驾驶着新轰炸机平稳准确地落在 T 字布旁边，迅速地滑到着陆线来。政委快步第一个迎过去，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当政委告诉他，苏联顾问要政委给他献花表示祝贺时，刘善本听了哈哈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

“免了吧？”司政委笑着问。

“免了。”刘善本爽朗地回答。

刘善本向顾问走去，顾问问：“你笑什么？”

政委向我表示祝贺，我非常高兴，这比献花还好。”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3 月，齐齐哈尔市依然是冰天雪地。一天晚饭后，警卫员小杨递一杯茶给刘善本，刘善本很习惯地放下手中文件，双手接住说：“谢谢。”

小杨拿起王震送给刘善本的那支卡宾枪，边擦边问：“首长，明天星期日，你去打猎吗？”

“怎么，”刘善本反问：“你们又想改善生活啦？”

“嗯哪！”小杨又问：“明天你能抽空去吗？”

去。

“好！”小杨更加起劲地擦枪。他擦完了枪，又去找来一根小毛竹扁担。

深夜。周叔璜在甜蜜的睡梦中，忽然被一阵“拉，拉，快拉起来”的大喊声惊醒了。原来是刘善本在说梦话。“醒一醒，深更半夜的拉什么，你这是在床上，还是在天上？”

“嗯，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刘善本揉着眼睛问周叔璜。

“没有，你怎么啦？”

“哦，我，刘善本用手揉着胸口，心有余悸地说：“我呀，我做了个恶梦，梦见有个同志的飞机在空中出毛病了，直往下掉，我喊他，他不听，急死人啦！”

“你啊，整天让飞行给迷住了，人在床上，心在天上，连做梦都在想着飞行。快睡吧。”

第二天早晨，刘善本忙着洗脸，刮胡子，刚起床的金平眨眨大眼睛，笑迷迷地问：

“爸爸，您怎么天天刮胡子呀？”

“噢，这个，你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会懂的。爸这是讲究军容礼貌嘛！”

“你爸爸和刮胡子刀亲着哩！”周叔璜追着给金平扣衣扣，风趣地插话说：“从前，他把我和你姐姐、奶奶等一大家子都扔在上海，谁也不带，只带了一大把刮胡子刀片，飞到延安找毛主席去了。”

“是真的吗？爸爸。”金平半信半疑地问。

“是，是的。”刘善本边刮胡子，边回答。

“那你为啥只带刀片，不带妈妈去找？”

“因为，你妈不像刀片那样好带呀！”

“别瞎说了。”叔璜看到陈阿姨来了，制止说。

“吃饭吧，首长。”陈阿姨端上饭菜来。

“谢谢你。”刘善本边洗脸边说：“我就来。”

小杨吃完饭便来等刘善本。他们各带一支枪，带着午餐出发了。

下午4点多钟，小杨挑着担子，丰收而归。正在门前玩耍的兰平、海平、金平及邻居的孩子们都围过来看热闹。海平举着小手数着：“一只、两只……啊，爸爸，你们打了4只兔子，4只野山鸡，还有两只野鸭！”

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拍手欢呼。兰平、海平更是赞不绝口，都夸爸爸的枪法好。刘善本抱着金平吻了又吻，亲了再亲，把他逗得咯咯笑。

“小杨，”周叔璜说：“你把兔子都拿去吧。”

“好来！”小杨也不客气，眨了眨眼睛，又说：“可是，光有肉，没有酒也是美中不足。”

“看，”周叔璜用手指着说：“你从空勤灶领来的葡萄酒还放在那，没人喝，你拿两瓶吧。”

小杨高兴地点点头，拿着两瓶酒，提着兔子，哼着二人转回手枪排去了。

部队进入更加紧张的飞行训练阶段，正准备迎接空军首长的考核验收。4月7日10点，丙团飞行员赵志刚、领航员刘国政、通讯射击员常金乾3人驾驶的齐尔16号机起飞。他们是练习暗舱飞行，使用盲目着陆设备，直线进入着陆。赵志刚驾机起飞至第二转弯之前，动作均正常。刘善本等在塔台观察他们飞行。10时18分，第二转弯完毕后，飞行员请求下降高度。

“可以下降高度。”团飞行指挥员答复。但飞行员赵志刚在第四转弯过程中，却没有保持规定的高度，并在下滑时，未按仪表保持飞机状态，飞机带有左坡度急剧下降。下滑率约在13—15米/秒。规定为6米/秒。赵志刚在此情况下，未改正飞机的左坡度，即拉杆，企图爬高，此时，盲目罩亦未打开，致使飞机带25度左坡度失速下沉，左机翼首先接地，随即整个机身坠地“轰”的一声巨响，飞机爆炸燃烧，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机场上的人们吓得目瞪口呆。

“马上停止起飞！”刘善本立刻命令团指挥员，并立刻乘车奔赴摔飞机的现场。平地被飞机撞出了一个大坑。赵志刚等全机组3人全部牺牲。他们的遗体已经很难找寻。飞机残骸还在冒着呛人的浓烟。

国家花68万元买来的这架崭新的飞机毁了，3位空勤人员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这是A师改装训练以来不幸发生的第二次一等飞行事故。第一次空中飞行事故发生在两个多月前，即1月15日。那天，乙团二大队宋立贵中队长等飞中队长途轰炸课目，于9点48分起飞，10点50分返回机场。由于长机第四转弯晚，坡度大，左僚机（驾驶员牛宗华）甩远后又靠近，通过跑

道 40° 夹角，地面塔台指挥员、副团长马全周指挥“解散”。长机未回答。他又指挥：“左僚机离开队形。”长机只顾观察左僚机，忽视了右僚机（飞行员雷道可）及本机姿态，自己飞机带有右坡度下滑（右僚机未保持好队形），以致到右僚机上方。长机通讯员曾将此情况通知长机飞行员，但飞行员未听到，又迅速靠近时，通讯员又急叫：

“拉，”长机飞行员带杆拉起，右僚机紧张，忙拉高度，机翼挂在长机“肚皮”上，双机同时猛烈震动，右僚机左翼被撞断。飞机立刻进入螺旋，坠地爆炸。飞行员于低空（约 200—300 米）跳伞，但伞未张开，即坠地，机上人员全部牺牲。长机拉起后，飞机操纵正常，安全着陆。

两个多月中，连续发生两次一等飞行事故，损失飞机两架，牺牲 6 名空勤人员，这对刘善本和全师指战员们震动极大。

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黄玉琨率领检查组金生、王一凡等 5 人于第二天下午赶到 A 师师部。军委空军训练部轰炸运输处处长周兆平等 5 位同志于第三天上午也从北京到达 A 师。军委空军和军区空军首长们对这次飞行事故非常重视，立即派来联合工作组协助查清事故原因。师党委及联合工作组，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分析，基本上统一认识后，开干部会。黄副主任首先对赵志刚机组发生一等飞行事故做了结论，并对刘善本等师、团领导及大队有关人员作了严肃的批评。刘善本在会上作了事故原因的初步分析及深刻的检讨。

当天气象条件好，能见度 14 公里。赵志刚是 1951 年 1 月于航校毕业，在新式轰炸机上飞 53 小时。他平时有带左坡度的固癖动作。这次操纵错误引起飞机爆炸事故，是其直接原因。

3 月 10 日，大队长杨志华对赵志刚进行仪表空域带飞检查，发现他保持高坡及转弯动作不合标准，评为“3 分”。间断两周后未检查即进行一次仪表单飞。又间断两周，即发生事故的当日上午 7 时 57 分又由杨志华带飞此课目，发现赵志刚的问题不少，掉高度，带左坡度下滑速率大于规定。杨志华发现了这些问题后，本应当重新带飞。但他既未研究，又不上报，就草率放单飞了，他负有直接责任。

团的领导上缺乏严肃态度，飞行指挥员（团长）未检查带飞的结果，就盲目主观地批准了赵志刚单飞，也有责任。

“我，”刘善本略停了一下说：“我拥护黄副主任对事故所做的结论和对我的批评教育。我在组织领导飞行训练中总想早日全部改装好。我有急躁冒进的思想，要负领导责任。团原计划赵志刚进行带飞与单飞‘假设穿云升降，按盲目着陆设备，明舱直线进入目测着陆’练习（即训练提纲上的 36 和 37 练习）。此计划呈师批准时，我把它改为‘暗舱飞行，使用盲目着陆设备直线进入着陆’练习，即 42 与 43 练习。我们师党委曾研究过，过去认为后面的练习与前面的练习是一样的，因此，我就把它改成后面的练习。我是造成事故的负责人，犯了失职的错误，因为我们主观上的错误使 3 名阶级兄弟无辜牺牲，给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我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请求上级给予处分。”

刘善本忍不住内心的悲痛流了泪。

发生事故以后，他连续几天悲痛不已，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师的其他几位领导和顾问都劝他不要过分责备自己，不要过分悲伤，要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组织领导部队，完成改装任务。但是，刘善本还是忍不住悲

痛，人消瘦了许多。在干部会的那天晚上，黄玉琨在师招待所给司中峰打电话说：“今天干部会上和那天在党委会上对刘善本批评得很重，特别是在党委会上，有同志发言过激，批评刘善本把他在美国和国民党那里学飞行的那一套办法带到人民空军部队来了。这话说得太过分了，恐怕善本接受不了。”

“善本不会有问题的。”司政委说：“我找他谈谈，请首长放心。”

刘善本和A师并没有被严重事故吓倒。师领导认真地总结了这两次血的教训，批判了“事故难免论”，提出：“为飞行服务，对安全负责，安全第一。”和“化悲痛为力量，誓夺安全年！”的行动口号。此后，A师终于创造出闻名世界的飞行安全的奇迹来。

空军在历时数月的全军普选工作的基础上，在北京于1954年8月17日和18日两天，隆重地召开了空军军人代表大会。从全国空军数十万名官兵中推选出129名代表来北京出席空军军人代表大会，刘善本是其中之一。这些代表都是各个工作岗位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在这些优秀的代表人物中，又选出3位代表，他们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二七三部队长刘善本和空军二级战斗英雄郑长华。他们将出席全国首届人代会。

9月15日下午，刘善本来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代表总数1226人。”“这次会议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主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刘善本听着高兴地热烈鼓掌。他受空军几十万指战员们的委托来参加会，感到责任重大。他认真行使代表的神圣职权，投票选举了自己信赖的国家新的领导人。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刘善本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共有81名委员），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对他的极大关怀、信任和鼓舞。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大喜事。

10月初的一天，全师在南苑机场开会，司政委主持会议。刘师长宣读空军司令员通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通令：

1954年10月×日于北京

为空军二七三部队、二九三四部队、独立二三四四支队圆满完成1954年国庆节首都阅兵空中受阅任务记集体三等功事。

1954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周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国庆节首都阅兵具有更加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空军二七三部队、二七三四部队、独立二三四四支队奉令受阅，经过3个多月紧张艰苦的训练，全体同志发扬了集体的革命英雄主义，克服了各种困难，积极钻研技术，认真地执行了首都阅兵指挥部和空军部队受阅指挥部的各项命令、指示和规定，按时顺利完成了训练计划，并在天气不太好的条件下，完全按照规定整齐壮观地通过天安门，圆满地完成了国庆受阅任务，国庆节盛大的阅兵，显示了我国5年来国防力量的发展，对提高全国人民保卫祖国，解放台湾的信心和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起了很大的

作用。为此，特给光荣完成此次受阅任务的空军二七三 部队、二七三四部队、独立二三四支队各记集体三等功一次，以资奖励。并希望继续努力，戒骄戒躁、保持荣誉，在今后的训练和作战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争取新的更大的成绩。

此通令。

司令员	刘亚楼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王秉璋
副司令员	刘震常乾坤
副政治委员	吴法宪
政治部主任	王辉球

刘善本宣读文件后，会上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集体荣誉来之不易。指战员们怎能忘记刘师长再次组织受阅训练的情景啊！

在刘善本处理完赵志刚机组一等事故后，正和政委等同志奋发图强，加强改装训练时，突然接到空军要他们再次担任国庆受阅任务的命令。刘善本决心加倍努力完成受阅任务，以弥补曾发生两次一等事故的重大损失。

5 月底，A 师改装训练结束，部队奉命从齐齐哈尔市转场到北京南苑机场。6 月中旬，先以团为单位立即展开受阅训练，然后，再进入三机跟进的大队，团、师编队训练。当时的困难很多，部队新改装，空勤的驾驶技术不高，地勤维护飞机的技术不熟练。师党委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掀起空前的练兵热潮。刘善本上午去机场，下午到课堂，晚上进会议室，夜里回办公室（兼宿舍，家属还在齐齐哈尔）钻研飞行理论，审批各团呈报来的飞行计划和其他方面的文件。一天深夜，他还在审阅文件，警卫员已经催了他两次，催他睡觉。可是，刘善本仍在批改文件。小杨困得够呛，师长劝他先睡，可哪有首长不睡，警卫员先睡的道理。眼看快 12 点了，小杨急得直摇头，无可奈何。突然，灯灭了，室内一片漆黑。“糟糕，怎么停电啦！”刘善本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伸懒腰，喊到：“小杨，有蜡烛吗？”“没有。”小杨心想，有，也不能给你。“啊，看来，就咱的楼停电。”刘善本探头看外面说：“可能是保险丝断了。快找电工修。”“几点啦？”小杨反问他。“噢，刚才你不是说 12 点了。”“对啊。电工们都早进入梦乡了。再说，明天您还飞不飞？”“飞呀！还要提前进场。”

“得，那就请首长快就寝吧！你说过：‘飞行员睡眠不足是不能上天的。’政委也叫我把你的‘关’，保证你睡足觉。”

“小鬼，原来你在这里等我。好吧，睡。可是，电灯……”

“请首长放心，明天，我保证修好。”

他这个保证一定能实现，因为是他拉闸断电。

当小杨进入梦乡不久，忽听到“铃铃铃……”的电话铃声，把他惊醒。

小杨听出来了，是师长在接电话，听取气象台长报告天气预报。

“起来，今天可以飞。”刘善本从床上跳起来，叫小杨：“走，咱先进场。”

朝霞染红了蓝天。刘善本在朝霞的映托下红光满面。他和政委见空勤人员还没进场，就漫步走到起飞线。大机群的机翼下已有三五成群的地勤人员在忙碌着。他们红光满面，喜笑颜开，忙向师长、政委敬礼、问好。刘师长向他们一一还礼。他询问飞机准备情况。

“一切准备就绪，请首长检查。”

刘善本环视飞机，又拧拧油箱盖，摸摸铆钉。他看到一切都按照直接准备阶段规定做的，就满意地和机械师握手：“小伙子，准备得很好，谢谢同志们！”

“不用谢，这是……”机械师脸红了，他不知如何回答首长的鼓励才好，只是冲师长憨笑。师长又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就去帮另一机组同志推飞机。

这一天开飞前，刘师长和平常一样，为了把好天气关，他首先驾驶飞机上天，到空域亲自侦察一番，然后，他对塔台指挥员说：“空域能见度良好，可以放飞。”指挥员立即发出：“开车”的命令。第一批战鹰应声而起。一天紧张的受阅训练开始啦！刘善本驾机着陆。

国庆前夕，9月30日晚上，空军副司令、空军阅兵指挥员常乾坤等首长亲自来到南苑机场看望大家。常乾坤问：“据天气预报说明天多云，你们是否能起飞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刘善本又补充说：“我们虽然在新飞机上未飞过复杂气象，但过去飞过。而且，据我们的分析判断，明天天气不会太坏。”

第二天。果然天气不好。大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是有危险的。中央有关首长也在考虑是否取消空中受阅的问题。阅兵指挥部首长在指挥部坐立不安，拿起电话征求意见：“今天，你们有没有把握完成任务？”

刘善本在塔台接电话。他向空中张望，心想，如果说没有把握，那么首长就要报告周总理，请求撤销空中检阅的任务。这有损于国威军威，让天下人看不起中国空军。于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首长，我们有决心，有把握保证完成任务。”

“好，我就等你一句后。”首长放下电后。

起飞前，刘师长再次向大家动员：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苦而光荣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可能：一是飞得好，立功；二是，飞不好，发生问题，犯罪。‘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我们虽然不是上战场，但却比打仗更加重要，更加艰巨光荣。今天，打的是一场政治仗，它关系到国威军威。我们要好好飞，为毛主席争光，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争光。我们齐心协力、准时、整齐、安全、壮观地通过天安门，大家有没有决心？”

“有！”参加受阅的同志发出了一个声音。

首都50万人早已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国防部长彭德怀乘车从天安门出发。他在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的陪同下，检阅了排列在广场上的陆海空三军。然后，游行开始。

当地面部队经过广场时，在天空中出现了英勇的铁鹰。两架歼击机和护送另一架领航机飞在前面，接着重轰炸机，喷气式轰炸机和歼击机，一队一队地掠过天安门上空。参加今天空中受阅的共有111架飞机。其中，有刘善本所在的师45架喷气式轰炸机，其他兄弟部队参加54架米克—15比斯、10架杜—4重轰炸机和两架护卫机米克—15比斯。姚长川率领大型轰炸机杜—4，飞在最前面。大机群通过天安门的高度200公尺，真空速每小时700公里。编队的总长度23.31公里，用两分钟从天安门上空轰轰隆隆地飞过。数十万人一饱眼福，人人看得眼花缭乱，个个看得心花怒放。“真了不起，我们有了强大的喷气式轰炸机啦！”

刘善本所在的部队刚改装完便参加阅兵式，时间短，任务重，当天天气又不好，航线高度上有云。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大胆率领大批三机（品字队形）编队跟进，间隔距离保持得很好，保证了10点56分36秒准时到达天安门上空，按指挥部要求到达时间误差不得超过正负20秒钟，航线误差不得超过50米。机群到达复兴门上空转弯上升高度时，云越来越低，飞机进入了云层。他们在齐齐哈尔市改装时，只按仪表飞行，未飞过复杂气象。但是，在刘善本的正确带领和指挥下，大家沉住气。经过南苑机场塔台的正确引导与指挥，全部安全着陆。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听到周总理向他介绍说：刘善本率领的机群是刚改装完毕的部队时，他高兴地竖起大拇指称赞说：“О хорошо”（很好）如果在我国，部队改装后，时间这么短，在这样的复杂气象条件下，很难飞得这样好。”

此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纷纷赞许一番。所以，空军党委经过研究决定：给予全师记集体三等功一次。

A师春天摔了两架飞机造成了巨大损失，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在血泊中前进；秋天出色地完成了受阅任务，争为人民立功，打了翻身仗。

49. 崇高的荣誉

一天，在沈空召开的军官受衔大会上，刘善本从唐山机场赶来出席。会议主持者首先宣读了人大常委会的授勋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审议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提请授予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的第一批名单，决定授予朱德等 570 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其中有刘善本的名字。刘善本听到宣读自己的名字时心潮起伏，既高兴又惭愧。

“授予有功人员以国家勋章和奖章，这是祖国和人民给予自己英雄儿女们的崇高荣誉，这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对于这些英雄儿女的深切感谢！”刘善本听着报告自问，这次授勋的，像朱老总、彭老总，贺老总等老一辈革命家，那是当之无愧的。而自己参加革命才几年，党和国家给我这样的崇高荣誉真是受之有愧。

当宣布授予刘善本、司中峰等大校军衔时，刘善本更是出乎意料。军衔是国家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司政委是“三八”式的，受之无愧。自己参军才 9 年，总部授予大校衔是十分照顾的。

会后不久，部队就要实行授衔后统一指挥的大考验——到天安门上空去。1955 年 A 师再次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检阅。早在 6 月初，中央军委就批准成立空军国庆受阅部队指挥部，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李中权为主任。空军训练部副部长姚克篔、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吴钟琨担任副主任。刘善本再次担任空中总领队。空中受阅训练空前繁忙。一天，刘善本刚退场回到办公室，埋头审阅各团下周的训练计划，突然有人敲门。

“请进。”刘善本说完，卫生队长应声进来了。

“我们队里人员本来就少，”队长恳求说，“药房再减一个，就更拉不开门了。请首长把周叔璜留下，不要脱军装。而且，她是你的家属，将来要是转地方工作，也很不方便……”

刘善本认真地听了她阐述的理由。原来，全军大搞现代化、正规化，实行军衔制前夕，按照军委文件规定，有大批女军人要“解甲为民”。这时，唐山机场卫生队人少，队长对周叔璜说：“哎，现在咱药房就只有你们两人，你走了，还剩一人怎么开展工作，你留下不脱军装，当护士长吧！”周叔璜是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人，她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也不愿离开为兵服务的岗位。但是，她说：“上级有规定、恐怕不脱不行，就连刘善本那一关也通不过。”

“你放心，”队长说：“师长那儿我去说，作为特殊情况，要求把你留下。”所以，他就来找师长了。

刘善本站起来走了几步，笑着说：“你们的情况我知道，走掉一些女同志你们困难很多。可是，军委发出了号召，大家都要积极响应。正因为她是师长的爱人，才更要带头执行部队实行正规化的命令，否则，这项工作怎能落实好。卫生队那么多女军人，动员谁脱军装呢？药房人少，可以让叔璜暂时搞义务劳动，脱军装，不脱离工作岗位嘛！”

卫生队长听师长讲得很有道理，十分佩服地向他敬礼走了。

周叔璜带头复员脱了军装后，因为药房人少，她不忍心让看病的指战员排大队等候取药，仍然每天照常上班尽义务，分文不取。国庆时大多数空勤

家属都应邀去北京同爱人逛公园，周叔璜却仍然留在药房义务值班。她义务工作五六个月，深受官兵们的爱戴和赞扬。

“十一”，刘善本所在的师出动齐尔喷气式轰炸机46架，组成15个3机编队的中队。其他部队出动米格—17式喷气战斗机24架，组成8个3机编队的中队。以米格—15比斯24架组成8个3机编队中队。以齐尔1架为总领队，编号001，刘善本驾驶。两架米格—17为护卫机，组成总领队。右护卫107号机，由边克平驾驶。左护卫108号机，由李文德驾驶，总领队机群后面紧跟的是第一轰炸团。飞机的间隔20公尺，距离30公尺。第一轰炸团距离总领队长机4000公尺，机组之间距离60公尺，间隔35公尺。二组与三组之间距离为1200公尺。

第二轰炸团与第三轰炸团相距4000米。3个轰炸团，两个歼击机团和总领队，共有飞机96架，队形总长度45公里，时间9分零7秒，全部安全通过天安门。通过天安门时真空速700公里，高度600公尺。

刘善本率领大机群再次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数十万群众的检阅，机群准确、整齐壮观、安全地通过了天安门，受到军民的称赞。这是刘善本第五次光荣地领队通过天安门受阅。他是全国空军中领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受阅最多的一位飞行家。他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党和祖国争了光。

《人民空军》杂志125期，1955年10月24日出版的，由记者撰写的《人民空军接受毛主席检阅》一文有这样的描写：“受阅的机群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某部指挥员刘善本同志率领的，在国庆节前夕，他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当他听到这一个喜讯时，激动他说：“在毛主席发布的命令中，授予了我一级解放勋章，为了回答祖国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一定要更加谦虚、谨慎，努力提高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水平，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祖国和解放台湾的光荣任务中贡献更大的力量。”今天，他率领着部队，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10月初的一天，在全师国庆受阅讲评会上，司政委代表北空首长高兴地向大家宣布一项会议嘉奖令。给予刘善本同志“会议嘉奖”。司中峰宣布嘉奖令后，全场热烈鼓掌。大家都把敬佩的目光投向刘师长身上。刘善本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很谦虚地说：“我们这次完成国庆空中授阅任务，再次为党为国为军争光，完全是上级党委英明正确的领导和全师同志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切成绩和荣誉应当归功于党和全师的同志们。”大家更加热烈地鼓掌，以表示对刘师长的敬佩之心。一场大雪，把北国大地披上了银装。刘善本、司中峰等组织大家扫完跑道上的积雪后，从停机坪往加油线走去，检查场站的油料等准备情况，是否做好了一切战备准备。“老刘。”健谈的司政委首先开口问：“你是新旧军队都呆过的人，见多识广。你说：国民党的空军情况到底怎么样？”“一言难尽。”刘善本很随便地说：“蒋空军人员很讲究吃喝玩乐。他们除了每周按计划飞几个飞行日外，那就谁也不管谁了。飞行员一般都是‘三场’员。”“哪三场？”“飞机场、赌博场、酒吧间和跳舞场。张受益就是‘三场’的典型。我只能算一场半！除了机场外，假日偶然也到跳舞场去走走。”“哈哈！”两人都笑起来了。“老刘，”司中峰说：“说实在的，我很敬佩你。你好比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朵莲花。你在国民党那种腐败的军队里，却与众不同，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兴亡和个人的前途。你起义参加革命后，做的比一般老

党员还要出色。在待人接物和处理各方面工作上，果断、老练，具有政治家的风度……”“别，别，老司，你别表扬我。”刘善本直摆手：“我是处处注意向你和许多老红军，老八路军学习的，学得还很不够。我深恶痛绝国民党那套尔虞我诈，吹牛拍马的作风。我是经过多次反复比较，最后才选定要跟着共产党走的。我在南京听蒋介石训过话。他一开口，我们就得立正。其实，他也讲不出子午卯酉来！有一次，他在我们入伍生毕业典礼会上，讲得又臭又长，可是，人们又不敢动一动，有个学员憋不住尿，尿了一裤裆！”

“真的？”

“可不，”刘善本停了一下说：“我看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感到主席讲的深入浅出，雄辩有理。那时，我这个国民党员，不得不从内心里佩服这位共产党的领袖。我到了延安和北京后，才更感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党的领导者，都是平易近人的中华民族伟大杰出的代表人物。毛主席更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英明领袖。”

“你很幸运，比我们接触他们的机会多得多。”司政委羡慕地说。

“这是党的培养与关怀，我五体投地的佩服党中央、毛主席，粉身碎骨也要跟着党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刘善本说到这里，站在高地上放眼抬头看，北边燕山山脉山舞银蛇。他触景生情，兴致勃勃地朗诵道：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馀莽莽……

司中峰受他影响，也高兴地随刘善本一齐高声朗诵了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

1956年4月23日上午8点，开师党委扩大会研究飞行安全和利用率的问题。会议由司中峰主持，刘善本提出主要意见供大家讨论。他说：

“前天开了师常委会，专门研究如何贯彻执行北空李中权副司令的讲话精神，即关于飞行的利用率问题。大家认为在强调飞行利用率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与强调质量，保证飞行安全问题结合起来。”他简要地回顾了过去的历史：“咱师是在战斗中诞生成长壮大起来的。咱在建师初期，曾经发生过许多飞行事故，摔得鼻青脸肿，用鲜血和生命换取了经验教训。特别是前年春天，在改装训练中连续发生的两次一等事故，更使我们永生难忘。从那以后，大家都化悲痛为力量，夺取了两年的飞行安全。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师党委号召：上下齐努力，誓夺第三个安全年。为此，我们提出几个具体意见。1、要狠抓单飞质量，搞好基础训练，做到循序渐进。

2、每个飞行员每月飞行不得少于5小时（空中时间），以保持其技术的巩固和不断提高。

3、搞好‘三摸底’，要确实了解每个飞行员的思想、身体和技术情况。

……总之，我们要开展安全竞赛，夺取飞行安全日、安全月和安全年，争取更多的安全年！”

大家听了热烈鼓掌。

“师长讲的我都同意。”司政委说：“搞好飞行，保安全，主要还是要

靠飞行技术干部。我想：师长、机务主任、各位飞行团长、大队长、中队长、你们都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把工作做好了，我这个师政委就可以睡大觉啦！”（笑声）。

“嗨，不要笑嘛！相反，你们的工作干不好，我也就睡不着觉啦！”“我想讲的是：党委号召大家来个革命大竞赛，赛飞行利用率，赛质量，赛安全，以实际行动夺取第三个安全年。”

会后不久，中央军委命令刘善本担任新的领导工作。

50. 重任在肩

一天下午，在唐山机场地勤教室召开欢送会，排以上干部出席会议。司政委到北京大军区参加《政治经济学》集训不能到会。副师长廖坚持主持开会。他说：

“根据军委总部的指示，刘师长因为工作需要，调军委空军训练部工作。刘师长是我们师的创始人之一。他和大家在一起摸爬滚打5年多，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培养出来一批批飞行员和指挥干部。在过去紧张的战斗训练中，师长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革命友谊。调他走，我们都感到难舍难分。他走了，对我们师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从全局讲，对整个空军建设是很有利的。因此，我们还是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

刘师长在热烈的掌声中，微笑着，像平常那样正规地向大家敬礼。

“同志们！”他说：“因工作需要，咱们就要分别啦！根据上级指示，我走后，有廖副师长代理我的工作。我相信，咱师的工作今后会搞得更好。咱师的飞行安全先进单位，也会创造出新的成就。在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上级却给予很多荣誉和鼓励，我感到很惭愧。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我过去对大伙批评很多，而且有时不讲究场合和方式方法，希望大伙多批评，谅解。以后，你们到北京时，欢迎到我那里去玩。”

会后，指战员们络绎不绝地到“八大处”师长家里，请他再给予指导帮助，向他告别。中队长蒋银祥等几位飞行干部，捷足先登，围着师长话别。

“师长，”蒋银祥说：“您对我们的帮助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您还记得1952年国庆受阅回南京后，您在讲评会上点名批评我吗？”

“忘不了啊！”刘善本模仿着3年前的话说：“咱从唐山转场过泰山时，要求以看地标为主，可是，蒋银祥顾此失彼，掉队了。长机对着泰山飞去，让他赶队，他的问隔距离却越来越大。这是思想不集中的表现。飞行员掉队，意味着没有敌情观念，战时就要付出生命代价。”

“哈哈！”刘善本说到这里问他：“那时我就是这样严肃地批评你的吧？”

“是。”蒋银祥说：“您那次批评，触动了我的灵魂。我虽然当时脸上火辣辣的，但仔细想来很有道理。还有，您经常教育我们的编队口诀‘及早发现，提前操纵，用量适当，反复修正’，我们将永远铭记心中。”

“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刘善本说。

“您的言行都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蒋银祥接着说：“您飞行时有领航员，也不依赖他。您在空中既驾驶飞机又领航，而且很正确。我看到您常用歼击机飞行员的夹板绑在左腿弯子上，在空中做记录，做到一切心中有数。怪不得您飞行20多年从未迷过航，您真是好老师。”

“不敢当，我们是战友。”

“首长，为了永远更好地向您学习，请您把那夹板给我做个留念吧！”

“好。”他伸手从飞行囊中取出夹板给蒋银祥。小蒋敬礼，双手接着。他又想起一件难忘的事情。那是1954年他转场到潍坊20里铺机场时，刘善本指挥，该机场的跑道仅有1900米，而他又是驾驶刚改装的新型喷气式轰炸机，担心着陆时飞机冲出跑道发生事故，没敢加油门。

“速度小，加油门！”刘善本指挥提醒他。

蒋银祥在空中犹豫了，不知加多少。

“油门加到1万。”刘师长远在塔台，像看透了蒋银祥心思那样，立刻发出了准确的命令。他遵命把油门加到1万，速度上去了。

“好！”刘师长鼓励他，接着又下令：“减关油门！”

他照办了。飞机平安落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他从内心佩服师长的指挥艺术。只要和刘师长在一起，他的胜利信心就增强了，常常会转危为安。他想起这些，更舍不得让师长走。

“报告！”警卫员把门拉开。哗啦一声，又涌进来很多人。

“师长，您好！”来客都向刘师长敬礼问好。

“师长，这么多人，我们走啦。”蒋银祥等飞行员们含泪和首长告辞。

6月的一天上午，在空军训练部会议室开欢迎会，部处级领导及参谋等几十个人到会。欢迎会相当隆重热烈。桌上摆满了烟、茶、水果和糖。军委空军训练部是和空军司令部、政治部等平行的大部，部长是空军副司令常乾坤兼任。姚克箴任第一副部长。军委于6月23日任命刘善本任训练部第二副部长。欢迎会由姚克箴主持。他说：

“今天，常副司令不在家，他要我代表他主持欢迎会，欢迎新上任的刘善本副部长。”全场热烈鼓掌。

“对于刘善本的名字，大多数同志都很熟悉。我和周兆平等几位同志还和他一起工作过。”

刘善本对部里的许多同志也不陌生。姚克箴先把刘善本的情况向大家介绍，接着又把几位处长、科长向他介绍：“这位是歼击机处处长徐挺；那位是轰炸机处处长周兆平……”

会议开得很热闹，大家畅所欲言。刘善本的谦逊精神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善本家属从唐山搬到东四10条暂住。军委空军训练部在同福夹道7号院内和军委空军司令部一起。刘善本办公室宽敞明亮。训练部有150多人，其中有二三十名空勤人员。

当年秋天，训练部搬到西郊空军大院东楼办公。

这时，人民空军已经闯过了“三关”，发展到几十个师，数十万人。1957年春天，进行“空防合并”，即军委空军和军委防空军合并，统称军委空军。从此，空军的作战训练和国土防空任务更繁重

刘善本主要分工负责抓理论技术和飞行训练工作。他和苏联顾问及各处长、技术检查主任关系融洽，互相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工作开展较顺利。大家知道刘善本是起义反内战的英雄人物，都很敬佩、尊重他。苏联顾问专家们也很佩服他。刘善本毫不居功自傲，不摆架子，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早晨，他和大家一起跑步；课间活动他邀同志们打乒乓球或羽毛球；中午或晚上他又和同志们活跃在篮球场上。他尊重每位干部，战士、职工和炊事员，大家也都爱接近他，愿听他讲的课。

刘善本很重视机关人员的技术理论学习及文化学习，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尽快地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和技术业务水平，以适应指导部队训练，搞好机关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部里的人员上进心很强，在他的大力倡导与组织领导下，都订了学习规划和自学计划。缺少教员，他提倡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能者为师，推荐和自荐当教员相结合。鲁开喜是搞探照灯、雷达的参谋，刘善本请他教探照灯、雷达课，并组织到南苑高级防校参观学习。陈九峰文化程度较高，刘善本委托他当文化教员，讲微积分。翁成辉讲领航

课，刘善本也亲自给大家讲领航课。他还鼓励大家走出去，让大家报名参加北京工业大学举办的夜校学习，部里有10多名同志报名参加。为了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他派车送。他也和大家一起去听课。

一天上午，部值班室的黑板上写着通知：下午两点上领航课。大家都担心刘善本下部队回不来，上不成课。可是，当同志们走进课堂，见刘副部长已在教室里，大家都很惊讶。原来，刘善本十天前到广州、武汉等地检查飞行部队的训练情况，那天上午刚乘飞机回北京，把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下午赶来讲课。他这种紧张的工作作风，令大家钦佩。

刘善本是人大代表，国家每月发给他50元的车马费。他又是知名人物，在首都的外事活动比较多。每年国庆和“五一”节前后就更忙碌，他的文化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多采。节假日，他常应青年团中央的邀请去民族文化宫参加舞会；春暖花开时，他抽空和苏联专家顾问们去十三陵等地春游；秋高气爽时，他又邀请参谋和勤务人员到西山、八大处去观赏红叶；冬天，他再约战友们到西山或西郊机场去打猎。他家搬到空军大院后，与姚克篾、薛少卿这两位老战友成了近邻。课余和节假日常和他们在一起聊天、娱乐。他们之间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一起生活十分愉快。

刘善本早想把20多年的飞行生涯总结一下，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促进空军的建设和战备训练。但是，在空军初创期，他忙于筹建航空学校，组建航空兵作战部队，手把手地教新飞行员和飞行指挥干部，每天总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哪有时间构思和写作。那些年，他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52年，他针对部队训练普遍存在的问题，撰写了一篇题为《进行飞行教育必须贯彻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科技文章，刊登在当年11月30日出版的《人民空军》杂志第56期上。

现在，刘善本在百忙中挤时间挥笔写文章，有时开灯夜战。1957年他结合政治形势，写出了《在飞行技术上也可以展开百家争鸣》的文章。登载在《人民空军》杂志1957年5月31日出版的第178期上。

刘善本对空军的训练方针不但拥护，还有独到的见解。一次空军开军事训练会议，刘亚楼司令员照例强调训练方针问题。刘司令狠抓“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不放，在讨论时刘善本敞开思想发言，他认为：“稳步”的方针有些束缚人的积极性，实际上是要少飞一点，飞慢一点。他主张飞行员应该经常飞，多飞。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过硬的本领来。

刘善本很重视政治学习，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飞行训练。他写了一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却有独到见解。这篇文章说明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性是不一样的。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他写出初稿后征求徐挺等几位处长的意见。他们看了，觉得有新的提法。但大家都强调政治挂帅，便对文章提出了异议。刘善本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几段话来阐述自己的论点，证明技术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它自己的规律性。只有掌握它，才能真正认识它，运用它。

“你这是二元论观点。”徐挺等几位同志这么说。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是一知半解，跟着当时潮流发议论。当时是：“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实质上是主张人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在中国实现。报纸、电台天天这么引导，使很多人的思想脱离实际，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还自认为是最正确、最革命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把头脑比较清醒的同志，主张实事求是的同志斥之为“右倾”保守，甚至打成了“右派”。刘善本一向对政治问题比较敏感，小心谨慎。他听到徐挺等人把“二元论”的政治大帽子摔过来，大吃一惊。他说：

“我，我这怎么是二元论呢？”

“因为人都是有阶级性的人嘛！”另一位处长辩论说：“技术是在人的掌握下，从属于人的规律的，不再有什么平行的第二个规律。”

“你们这样说是不完全的。”刘善本反驳他：“实际上技术是不能同人的认识混为一谈的，它有其单独特殊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的规律性……”

刘善本看了很多政治书籍，写清楚了政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文章不长，但观点明确，层次清楚，逻辑性很强。不过，其他人不理解，还批评他是：“二元论”观点，并说：“你这在内部讨论可以，如拿到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大毒草，要受批判的。”刘善本怕陷入政治争论的漩涡中，更不敢公开发表了。对政治敏感是刘善本的特点。但有时又表现为弱点。后来，训练部的老同志们回顾起来，认为刘善本那个观点是完全对的。可惜，他的那篇手稿找不到了。

刘善本在认真总结军事技术的同时，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总结军事工作，用唯物辩证法来统帅技术。他撰写了《用唯物辩证的观点，破除迷信，钻研飞行技术，改进训练方法》。这篇文章写得好，对于启发指导全军战备训练有推动作用。《航空杂志》1958年7月、3月份出的第8、9两期连续登载了这篇长文章。同年，他还写了《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埋葬教条主义，保证飞行安全》一文，刊登在《人民空军》杂志1958年12月25日第239期。

一天晚上，刘善本回家发现陈兰英脸色阴沉难看，就悄声地问周叔璜：“谁让阿姨受气了？”

“没有，”周叔璜告诉他：“陈阿姨是因接到女儿的信而引起苦恼。”

陈兰英是江苏人，3岁丧父，母改嫁，她成了流浪孤儿。后来，她被人拣去当童养媳。1950年12月，经师保卫科介绍她到刘善本家当保姆。解放前，陈兰英因生活所迫，把女儿玉华从小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陈兰英昨天从女儿来信中得知：政府号召农村办夜校学文化，玉华报名参加学习，她在夜校学习回来晚了，就遭到未来的婆婆的辱骂和毒打，陈阿姨难过。

“原来如此！”刘善本生气地说：“真不像话，解放好些年了，还有什么童养媳，叫她来。”

根据他的建议，陈兰英就把赵玉华接到北京来，住在刘善本家里。前两年，玉华帮周叔璜看孩子。1958年秋天，刘善本支持玉华进了街道办的绣花厂，资助她买了台缝纫机。后来，赵玉华在南京的亲戚给她找了正式工作，便回南京去了。

警卫员杨廷振从1949年起，一直跟随着刘善本，直到1956年提干当管理员才离开他身边。小杨出身贫苦，从小无钱读书，斗大的字还认不了两口袋。他接到家信看不懂，周叔璜给他念并帮他写回信。部队开展扫盲运动时，刘善本把全家人（包括警卫员、保姆、司机）召集起来开家庭会。他说：“请大家研究扫盲‘战役’怎么打？咱们扫盲的重点是杨廷振。扫盲的主力军是周叔璜。辅助力量是我。”

“爸爸，还有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兰平站起来说。

“噢，对。”刘善本说：“你是扫盲大军的后备军，预备队。”全家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从此以后，小杨在大家的关怀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的包教包学，终于能看书、读报、写信、摘掉文盲帽后被提拔为军官。

1957年，部队号召军官家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周叔璜在两年前已经解甲为民，当了家属，现在，她又积极响应部队党委号召，要求参加工作。空军司令部门诊部欢迎她参加工作。但是，她的档案却找不到了。她几次给唐山机场A师写信，空司管理局也向唐山机场催要她的档案，但答复是：已经找不到了。没有档案，不好安排工作。即使是接收她参加工作，级别也不好定。一天晚上，周叔璜对刘善本说：“你给司政委写信或打电话，请他帮我查找档案，或者，让师政治部开个证明吧。”

刘善本摇摇头说：“不妥。”

周叔璜气得涨红了脸。

“因为咱家的事”刘善本解释说：“要我找老关系，我不能干。你要我写信，还不是为了多拿几个钱，不用了，你再从头干起吧。”

周叔璜听了更生气，也很失望。周叔璜深知刘善本的脾气和禀性，为个人的事，他从来不向领导和同志们伸手。周叔璜坐在床上，陷入沉思，越想越烦躁。哼！跟上这么个人真倒霉！过去，为他受了多少苦。解放后，他让我放弃排级干部待遇，从战士当起，一干就是5年，又动员我脱了军装当家属，现在，又让我从头干起。我们结合十几年，我为他牺牲了多少啊！现在他是大干部，而我又要从头当兵。她拉开被子倒头就睡，泪水浸湿了花枕中。

刘善本正在写字台前看书，回过头来看见她真生气啦。“喂，叔璜，对我有意见就提嘛。”

“谁敢给你提意见，我的大部长。”

“嗨、嗨……”

“哼！你，根本就不替我想想，也没有把我放在心里。”

“此话怎讲？”刘善本追问。

“你心里明白。”她说：“保姆的女儿受人折磨你管；警卫员不识字你帮；你远方亲戚有困难你常寄钱，甚至不认识的人有困难你也管。可是，你老婆有困难，你却袖手旁观。”

“是啊，”刘善本想到她讲的都是事实。其中，她提到帮远房亲戚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1954年，刘善本出席首届人代会的消息在报上宣布后，山东济南市某中学女学生崔玉凤，欢天喜地指着报纸说：“娘，您看，今天报上登的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有叫刘善本的，也不知是不是您常念叨的俺那位三表哥？”

“谁知道，”她娘叹息说：“唉，20多年没来往，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多得很。”

“娘，俺想写信问问好吗？”

“你写吧。”

不久，刘善本在唐山机场突然接到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来崔玉凤的信，他拆阅了这位陌生姑娘的来信很高兴。刘善本马上给姨娘和表妹回了信，告诉她们，这人大代表刘善本就是她们的外甥和表哥。后来，他去济南出差，特意抽空去看望姨娘和表妹。他们久别重逢非常高兴。但是，从此，也引起

了天大的麻烦——他姨娘原来在济南空军某部的一个军官家当保姆，干得很好，他去探望她，却把姨娘的饭碗看丢啦！因为，人家知道她外甥是全国闻名的大人物，就不敢再雇用她了。“民以食为天”。她的饭碗丢了。刘善本得知此消息后感到很内疚。从此，他就给姨娘寄生活费，同时，还接济表妹上中学，直到玉凤中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刘善本回顾到这里，又故意激她，补充说：“照你这么说，我不把你放在心里，倒是把你大姐放在心里”。

刘善本这一提，倒使周叔璜感到刘善本是非常重感情的人。前些年，周叔璜大姐夫妇不幸先后病逝，遗留下6个年幼的孩子无人抚养。刘善本说：“咱虽然不富裕，但也不能见死不救。你给叔瑜写信，和他商量：大姐的遗孤咱两家分担抚养吧。”

谁知周叔瑜家经济很困难，无力承担抚养3个外甥的重担。当时，刘善本家的负担也相当重，10口之家花费很大。但是刘善本又和周叔璜商量：“咱省吃俭用点，把6个可怜的孩子都管起来。”后来，他们一直给这6个孩子寄钱，直到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为止。

周叔璜回顾到这里，一骨碌爬起来，啪地一拉灯说：“睡觉吧。”

原来，她猛省到自己又对善本产生了误解，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当国家利益和家庭的利益摆在一个天平上时，刘善本总是把自己的法码压在国家那一头。他为党为国家的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是，为个人的事情他却从不向领导上伸手。他到革命队伍以后对自己和家庭的要求很严格，防止搞特殊化，他的家乡从1939年到1948年4月，是敌我拉锯，反复争夺的游击区。过去和日本鬼子争夺，后来和国民党争夺。当地老百姓遭受战争的摧残，生灵涂炭。1948年春，刘善本的家乡解放后，当地政府十分关心他家属的生活（那时，他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们刚从敌人虎口——上海逃回老家不久）给他家安家费和救济款，折合现在人民币约12000多元。刘善本得知此事后，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的关怀。但是，他马上写信给当地政府，表示衷心感谢，但却婉言谢绝给他家这么多钱。他在信中恳切他说：“现在国家处于长期大战的灾难中，党和人民都非常困难。应该把钱用在支援前线和其他更加迫切需要的地方去。”他同时写信劝导家里，只留下零头2000元钱，其余的全部退回人民政府。为此事，他四弟善保曾对他有看法：全家人四分五裂，这么困难，还不是因为你驾机起义。党和政府给救济，你却又不让俺们用，这是啥道理。

刘善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员。叔璜自知没有善本的思想境界高，也没有他看得那么深远。她思前想后，终于悟出了善本为什么要那样做。她对善本的埋怨立刻烟消云散，感到更理解他，也更爱他。

刘善本摸黑解衣就寝，并问：

“怎么样，你想通了没有？”

“那好吧，再依你，我就再从头干起。”

后来，周叔璜就到空司门诊部正式上班，又愉快地从头干起来。

51. 到空军最高学府

随着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经军委批准分出来，扩建成立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学院地址选在北京西郊颐和园南端长河西岸，蓝靛厂的一块农田里。这里经过几年的修建，已盖起了办公大楼、教学楼和宿舍楼。一幢幢新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空军党委从全国各地抽调来许多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担任教职员。1958年，学院正式成立，并选调来第一批学员，进行培训。学院下设一室、三部、五系，即：院办公室；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高级系、基本系、政治系、领航系、后勤系。还有若干个教研室及汽车、警通连等勤务分队。1960年4月，军委任命刘善本担任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免去其空军训练副部长职务。刘善本交清工作后去青岛疗养，8月初到空军学院就职。

这座空军最高学府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空军的中高级干部。一天早晨，刘善本跑完步在高大的办公大楼北门前的大花坛旁散步。花坛里种着牡丹花、菊花、月季花、金银花等各种名贵花卉。朵朵花儿顶着露珠迎朝阳，散发着醉人的芳香。刘善本心旷神怡。他仰望高楼，回顾起13年前在东安镇办的那简陋的航校来。那时，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穿破旧衣服，吃高粱米上天飞行，冒着敌人炮火，艰苦创业。13年，弹指一挥间，现在的空军学院人才辈出，比起那时要强千百倍，真是空军航空人才荟萃北京。没有当年的艰苦创业，哪来今天宏伟的空军学院。空军学院院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空军上将副司令员刘震兼任。副院长是沙克少将、沈启贤少将。副政委裴自耕少将。政治部主任罗平大校。学院的中、下层领导有许多是来自老航校或混成四旅的。他们大多数都是自己的老战友或学生。现在的领航系，是当年东北航校领航班的延伸和发展，不过，比过去要强百倍。这里也有当年领航班的学员来当教员。

领航系政委是上校谭洛夫，他中等身材，忠厚、朴实、老练，看来很能和自己合得来。我要发扬当年老航校：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优良传统，为办好空军学院贡献出力量。他边做放松动作，边想到空军飞快的发展，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军号响了，他才想起自己还未吃早餐。于是，他快步随着军号声向空勤灶走去。饭后，他又返回办公大楼，到大楼西南角四层他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工作。

领航系是新组建的单位，暂时负责一个领航班。刘善本在教员少，教材缺的情况下，只好采取边筹建边教学的办法，逐步充实教员队伍和教材，提高教学质量。有时，他亲自备课任教，给新教员们做示范。他上课时反复强调要联系飞行实际，理论讲得透彻，方法灵活，引人入胜，使学员们好懂易记。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问学员们：

“作几千里的长途飞行时，如从北京到拉萨，地图不能全贴上，你怎么办？”领航学员无长途飞行经验，互相看看，回答不出来。刘善本有跨洲际飞行的丰富实践经验，他说：

“你知道了经纬度的变化规律，在地图上根据经纬线计算出几个点，再划线把它连起来就行了。”学员们对他亲自讲课称赞不已。

他和政委谭洛夫互相尊重，密切配合，使领航系的各项工作搞得很有起色。

刘善本到学院任职不久，家也搬到空军学院来。学院领导对他家给予特别照顾，分给他家两个单元房。周叔璜在院务部门门诊部药房工作。这时，周叔璜虽已是7个孩子的妈妈，但依然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一天晚饭后，作者和大家看到刘善本和周叔璜同时在学院俱乐部前面的东西两个篮球场上分别参加男女篮球队比赛。这是学院组织院内各大单位的篮球比赛。他俩人老斗志强，敢和年轻人争高低。刘善本虽然跑得不太快，但投篮命中率却很高。周叔璜虽身体发胖，但在球场上仍很活跃。20年前学生时代篮球上的“飞燕”又出现在60年代的篮球场上，大家经常为他们得分鼓掌。他们的几个孩子，也使劲鼓掌为爸妈加油、助威。

在3年困难时期，刘善本的孩子正处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他们围着餐桌一坐，就是7张怎么也难填满的小嘴。一天，刘善本听了形势报告回家后，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讲形势。“国家现在遇到了暂时困难，我们要像尊敬爱护父母一样，尊敬爱护国家，替党和国家分忧解难。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大家一条心，咬咬牙，苦干几年，挺过这阵子，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只要国家兴旺了，人民就会有幸福的日子过。我听说毛主席、周总理连肉都舍不得吃。”他难过地眼圈子红了。停一下又说：“为了战胜困难，他们这样带头，我们还有啥困难不能克服呢。”

孩子们听了爸爸的话，纷纷表示自己是国家的小主人，是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一定要勒紧裤腰带战胜暂时的困难。刘善本因势利导，提议全家共同研究订了几条节约措施。

- 1、上交布票，不准添做新衣服；
- 2、不准买定额以外的肉和副食品等；
- 3、不准申请要求部队发给补助口粮。

措施订好后，刘善本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周叔璜翻箱倒柜找布票。她边找边想：善本对自己要求很严，一向体谅党和国家的困难，把党和国家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1954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即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公布前，已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由上而下地在内部传达。师里有个别中层干部把此事在枕头上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爱人。第二天，其爱人就趁机悄悄地跑到市场上抢购布匹。刘善本早知此事，但是，他没有向家里人透露半点。他对党和国家的机密守口如瓶。后来，文件公布后，他又要全家人带头节约布票上缴。周叔璜支持他这样做，她想，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也要以他为榜样。周叔璜边想边找，找到100多尺布票，全部上缴。她家孩子多，又都是在刷刷地往上长个的青少年时期，去年的衣服，今年就穿不得了，怎么办？周叔璜就采取新袄大，旧袄二，破袄三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办法，把大孩子的破旧衣服缝缝补补给小的穿。后来，当他们的孩子穿着带补钉的衣服随学校组织下乡搞义务劳动时，人家竟不敢相信她们是将门之女。刘善本更是生活简朴。他不吸烟，不喝酒，很少添置新衣服。常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没有看见过他穿过一件像样的衬衣。他到机场飞行时穿飞行工作服，飞行靴，戴大手套；开会和平时他穿军装。他也不买鞋，一年四季穿部队发的鞋。他对身边的战友说：“你们还要买衣服、鞋子穿，部队发的衣服、鞋子还穿不完呢！”在困难时期，刘善本有时在节假日里带着孩子们到地头和小河边去拔野菜。什么养菜、马齿苋、野苋菜等，一采就是一大筐，拿回家来做好菜饭后，刘善本带头吃。孩子们也跟着吃。一大锅菜饭，很快就一扫

而光。一天晚上，海平把在学校吃不下去，发了霉的大麦面蒸的窝窝头偷偷地带回来，准备喂鸡。刘善本发现后拿起一块就吃起来，并说：“以后，你不要用它喂鸡，留着给爸爸吃。”海平听着羞愧极了！以后学校吃再差的饭菜，她也不再挑剔了。还有一次，全家围在一起吃晚饭时，海平很有风趣地说：“我今天放学回家，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件有趣的事。一位农村老大娘进城探亲，因为乘错了车，后来再上车时，她带的钱就不够买车票了。售票员说：‘3角钱一张票。’她站在车箱里埋怨说：‘你的汽车票这么贵，我不买你的票还不行吗？’嗨，她说的真逗，她乘人家的车，不愿买人家的票。”海平说得姐妹们哈哈大笑。刘善本没有笑。他说。

“你知道农村社员挣那几个钱多不容易！你就不能帮她买一张票，你但不帮，还好意思笑话人家。雷锋是怎么做的？”刘善本这么说，谁也不敢再笑了。海平红着脸低头吃饭，一声不吭了。从那以后，孩子们都很注意按照爸爸的教导，学雷锋，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兰平在北京八中读书，她住校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的粮票支援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和她同宿舍的一位女同学，在掏耳朵时，不慎被另一位同学打闹嬉戏时撞坏了耳朵。她没有钱治，耳朵流脓了，也不敢告诉家长，兰平很同情她，就从妈妈给自己的为数不多的伙食费中拿出一些钱来给她去治好了耳朵。后来，刘善本知道兰平是班上的团干部（组织委员），自己患了浮肿病，仍然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粮票和钱支援同学时，非常高兴。兰平在学校的粮食定量是36斤，后来，上级号召减到30斤，而她自报只要24斤。刘善本问她：“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我是跟您学的。”兰平腼腆地回答。

“嗨，孩子，我有啥好学的。”他摇摇头说。

“爸，您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和助人为乐的思想，在我心灵里潜移默化着。”

刘善本经常给孩子们讲建立革命的人生观，苦乐观的意义和必要性，鼓励孩子们胸怀大局，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要胸怀大志，从点滴做起。他注意身教重于言教。1962年12月，军委提升刘善本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后来，他又光荣地晋升为空军少将。1965年，全军取消军衔，统一定级时，他评定为行政九级。他的级别和职务不断地提升，收入相应地增加，但是，他的生活却依然很简朴。他身为将军，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有时，孩子们忽然看到爸爸戴上整洁的假领子，立刻就意识到：爸爸准是又要去参加重要会议或是参加外事活动了。因为他的衣服中最好的那套是不会轻易穿出来的。

刘善本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和撰写航空理论文章外，还经常应邀到外单位去讲课。一天，空军学院木工杨玉山接母亲出院，在空军总医院门口钓鱼台站等车。他为他母亲年高体弱，挤不上公共汽车而焦急。忽然，他看到有一辆空军学院的小汽车迎面开来，他高兴地向他们招手，想请求他们给个方便。谁知，那小车不但没停，而且连车速也没有减。他失望地呆呆地站在那里，继续等公共汽车，他心里不断地责备自己：你没有想一想自己是啥身份，还想坐小汽车，做梦！

过一会，当他又看到空军学院的一辆闪闪发光的小汽车迎面驶来时，他已没有任何表示。可这辆小汽车到他身边时却突然停下来，从车箱里伸出一只巨大的手，边招手边喊：“老杨，扶你妈妈上车吧。”

“啊？”杨玉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神经质地应了一声。

“你们不是回学院吗，怎么还不上车一块走？”

“噢，是，教育长。哦，不，不，我们等公共汽车。首长忙，你们先走吧。”

车门开了，刘善本下车说：“什么忙不忙的，我到四所上完课回来。大冷的天，你让大娘上车，咱一块回家。”

“好。太谢谢您啦！”

小车向学院驶去。刘善本坐在前面提醒司机说：“你把车开到南大院，先送他俩回家。”

“好的。”老萧答应着。

“不，不能那样，”杨玉山急忙说：“首长，您帮我们，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感谢您，哪能让您送到我家，到学院门口，我们就下来，我背她回家就行啦。”

“老杨，搭个便车，有什么好谢的，你妈又有病……”正说着，车已经拐了弯，很快到了老杨家门口。老杨扶着妈妈下了车。他母亲含泪说：“嗨，领导干部要都有您这样的好心就好啦！”

52. 重返故乡

1961年，刘善本参加国庆观礼后不久，领导上根据他的要求，批准他到山东半岛潍坊机场去恢复飞行训练，时间一个月。目的是恢复飞行技术。这是飞行条令规定的。空军领导机关、空军学院的飞行干部，每年必须抽出一个月时间到飞行部队搞恢复飞行训练。刘善本住机场招待所，他一到来，师领导、飞行员纷纷前来看望。他离开老部队5年多了。战友们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最令他高兴的是司中峰政委也来了“他1960年升任济南市驻空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这次下来检查工作。战友邂逅重逢，真是喜出望外。

刘善本到部队做几天准备后就上飞机恢复飞行。此时，飞行员蒋银祥已担任乙团某大队副大队长。团长指定技术好的蒋银祥负责带飞老师长。蒋银祥首先带他飞了3个起落。他虽然中断飞行时间较长，但由于技术底子厚，恢复飞行进展顺利，飞第四个起落时，刘善本和蒋副大队长交换了位置，他操纵，蒋银祥看。他在空中飞行得很平稳，着陆时，为了目测，他顶顶杆，飞机猛着陆地摔了一下，落在T字布旁边，很好！他这样顶杆，少使刹车。后来几个起落，他更注意以落地为主，很快就完全恢复了他过去在师里时特有的着陆技巧：

轻两点，大仰角、小速度。

轻两点，飞机平稳安全；大仰角，增加阻力，缩短飞机的滑跑距离；小速度，飞机不会冲出跑道。蒋银祥虚心向刘善本学飞行技术，他1929年1月10日生于江苏宜兴县大埠头村的中农家庭，高中文化程度，1949年6月在第二野战军大学十四大队当学员，同年9月被挑选到长春轰炸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他于1952年2月在航校毕业后分配到丙团二大队。他告诉刘善本，他在南京有一次飞起落时，在空中突然左发动机毁坏了，高度由100米掉到50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按刘善本教的顺桨方法处理（变顺桨阻力小，速度增大），他努力稳住高度，又逐渐爬高到80米，创造了单发落地成功的奇迹，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机毁人亡的严重飞行事故。这件事，他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感谢老师长教他的顺桨技术挽救了他的生命。他今天为能够带飞老首长恢复飞行技术而万分高兴。刘善本飞得异常好。后来，在地面看飞机着陆的同志们编成了顺口溜，齐声称赞道：

“小速度，大仰角，轻两点。”

“飞机落地不用看人，不要问，驾驶舱里定是刘善本。”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刘善本圆满地完成了下部队恢复技术训练的任务。司中峰和师团领导再次来拜访他，想请他多住几天再回北京。刘善本说：

“我想回老家去看看母亲。我来前曾向学院领导请示过了，首长给了我几天假。”

“你准备啥时候去？”司中峰操着家乡话问。

“我想明天走。”

“好，明天派车派人送你去。”

“不用了。”刘善本直摆手说：“我打听好了，公共汽车一直通到俺公社啦！”

“哪里的话，”几位师团领导都不同意他去挤乘公共汽车。“那样太不安全。”有的半开玩笑说：“您这位名将如果在这里出了问题，毛主席追查起来，咱可负不起责任。”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

第二天，场站派了吉普车，师里派保卫干事陪同他探家。小车飞驰在山丘田野的简易公路上，扬起阵阵尘土。下午，刘善本来到阔别 26 年的南泊庄，倍感亲切。只是，这小南泊庄的房屋还是那样破破烂烂，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原来，他被迫结婚时躲藏在阁楼上的那幢小砖楼已经折掉了。汽车刚停稳，围上来一群孩子看热闹。刘善本忽然想起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的诗句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刘善本一踏进屋门，钟兰芬突然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回来，真是喜从天降！

“儿呀！你，你可回来啦！咋不先打信回来告诉娘呢！”

“我想让您老人家感到意外的高兴！”他高兴得像孩子似地咧着嘴，眨了眨眼睛说。

“高兴，高兴！”娘说着，眼泪簌簌地掉下来。“哦，天哪，我真连做梦也想不到你今天能回家来。啊，还有这两位小同志……”

“娘，”刘善本把送他的两位同志作了介绍。钟兰芬连忙让坐，递烟，倒茶。

钟兰芬曾经到北京去看望过儿子、媳妇和孙儿们，住了一段时间，刘善本请她常住北京，让她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她惦念着患病在家的六儿，又回到老家来了。老六善恒因失恋，精神受刺激得病至今未好。刘善本母子相见，有说不完的话。其他亲友邻居们闻讯赶来看英雄。大家见他身体魁伟，精神旺盛，都夸他长得年轻少像。刘善本对前来看望他的二哥嫂及其他亲友非常尊敬，站起来招呼让座，亲手递烟抽，没有一点官架子，乡亲们很受感动。一位看着他长大的老汉，捋着胡须端详他，赞叹：“嗯，古人云‘从小看大’一点也不假，当年谁不夸善本聪明有出息，如今果真当了京官，也是咱山东一员名将。”

“大伯，您过夸奖了，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哎，”老人直摇头说：“从前，县大爷就是父母官，如今，你是京官、武将，叫俺大伯可受不了啊！”

“您老说的不对，俺回家乡来，也仍然是 26 年前的那个善本啊！”

老人在众人的推让下坐到炕上。刘善本亲自给他点烟，老人吸一口烟，咳嗽两声说：

“如今共产党的干部都讲为人民服务，越大官，说话越和

刘善本从娘和众亲友们的谈话中得知许多新奇的事。这里 1958 年的“共产风”刮得够七八级，他家的房子曾经被“共了产”。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让他娘和弟兄们都搬到大泊庄去住，这里成了大队的养猪场。全村人都吃生产队的大锅饭，公共食堂伙食很差，有人得了浮肿病。后来，中央指示停办大队食堂。1959 年，大队才把小泊庄的房子退还给他家。现在，大家口粮依然很紧张。钟兰芬无可奈何地说：“没啥好吃的，只有地瓜给你和这两位同志吃。”

“吃地瓜也很好。”他安慰娘说：“您还记得我小时候就爱吃地瓜，现在我还爱吃地瓜。”

钟兰芬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她想了一下，马上改变口气说：“瞧你说的，你二三十年才回家一趟，娘哪能忍心给你地瓜吃。再说，还有这两位解放军同志哩！”

晚上，钟兰芬亲手给他们杆面条吃。

吃饭时，娘说：“哎，现在粮少，不够吃的。”

“多种地瓜和菜。”刘善本说：“实行瓜菜代。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团结一心，奋发图强，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战胜困难。”

刘善本打听过去在他家的刘成熙等几位老长工，去看望他们。娘告诉他：“他们有的搬走了，有的死了，你一个也见不到了。”

刘善本听了很惋惜。

在母子幸福地回顾往事时，也谈到了那件令人烦恼的父母给善本包办婚姻的事。刘善本的“前妻”赵氏是财主家的闺女，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坚持“好马不背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旧观念。她一直坚持在刘善本家。后来，日本人占领了家乡，刘善本全家逃离家乡去随军，她仍然没有向前跨一步。她那时风华正茂，只要想打开感情的大门，那会有多少小伙子想闯进她的怀抱。可是，她明知善本已经娶妻生女，绝不会和她破镜重圆，她却仍然痴情地等着刘善本。她靠刘善本在分家时所得的那份土地维持生活，决心终身不改嫁。全国解放后，婚姻自由的春风吹开她关闭了20年的心扉。土改后，她才改嫁。赵氏在刘家空守20年，是封建社会遗留的一件遗憾事。刘善本无意打听赵氏的新欢，更不想了解她的近况。

夜里，他三人借宿于大泊庄的一个邻居家。第二天吃过娘亲手做的面条便要走了，临走前递给娘20元钱。他一直坚持每月给她10元钱生活费。见面难，分别更难。母子泪眼汪汪难舍难分。刘善本心里酸酸的，强露笑容向娘和各位亲友告辞。娘和二哥嫂给他带上大葱、地瓜干、花生及娘亲手种的南瓜等土特产，好让孙儿们尝个新鲜。

刘善本握住二哥那双粗壮的大手说：“我替孩子们谢谢你们！”谁知，这是他26年前走向戎马生涯以后的第一次探家，也是最后一次探家。

他回北京不久，空军首长和空军学院领导交给他编写教材的任务。空军搞飞行训练的基本依据是飞行条令。飞行条令是空军生活和战斗的准则、法律。过去，人民空军一直使用翻译过来的苏联空军条令。自从1958年反右倾，反教条主义以后，大家意识到吃别人的剩馍馍不香。中国空军应有自己的条令。于是，空军党委成立了飞行条令编写委员会。刘善本在空军训练部时，就在百忙中专门抽空研究如何贯彻执行飞行条令问题。他撰写了约1500字的文章《从飞行条令562条谈起》。此文发表在1958年6月28日出版的《航空杂志》第7期上。文章提出了他是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执行“飞行条令562条”的内容，即“在雨、雪、雾天不得利用着陆灯着陆，因为可能产生光幕，致使拉平过高或迷空间位置。”他写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试飞过若干次在云中、雾中，在大雪大雨天夜航都开着着陆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这样：在云中或雾中打开着陆灯，强光射到云雾上反光很耀眼，好似一堵白墙，看来飞机就要撞白墙，很容易引起飞行人员的慌乱。这就是所谓产生“光幕”或者叫“光屏”。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几种具体情况和现象。刘善本写出经他们试验发现：“在雨、雪中，打开着陆灯不一定产生光屏；能见度差、

高度高时，容易产生光屏，能见度好，高度低，就不会产生光屏，有时雨或雪很大，但能见度很好，打开着陆灯也不会产生光屏。”那么，它的影响会怎么样？以及对于产生光屏问题怎么办？刘善本都作了论述。他曾参加了空军第一个飞行教令的编写工作。这本教令以《总参谋部命令》形式公布执行。

1962年2月中旬，刘善本和高级系少将主任刘国柱等空军学院数十名中层领导干部和教员奉空军党委的命令，乘火车前往上海空军政治学校参加条令编写组编写条令。空军党委决定抽调大批人员组织飞行条令编写组，分别住在杭州和上海进行紧张的编写工作。中国的飞行条令由自己来编写，刘亚楼上将司令亲自抓。有幸的是笔者当时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且和刘善本同一车厢，和刘国柱少将同乘一个包间到达上海。我是给他们送绝密文件，供他们编写教材用。正是那次，趁火车在南京长江转换轮渡的时候，我陪同刘善本、刘国柱到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拜访了南空聂凤智少将司令员。我们受到了聂司令的热烈欢迎，热情款待。

刘善本好学上进，善于思索飞行训练问题，勤于动手写飞行理论和经验性的文章，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每当看到他撰写的文章发表时，恨不能一口气读完。他到空军学院后，更加注意从事航空学术研究和撰写文章，总结飞行训练的经验教训，推动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他针对飞行部队因单发停车而发生严重飞行事故的老大难问题，挥笔写了《多活塞式飞机空中单发故障处置》文章。这是他在空军创建初期，在A师不顾个人安危，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而亲自进行多次空中试验的经验总结，过去，对部队曾有过帮助，在A师使飞行员们比较普遍地掌握了这个技术，使多次空中单发停车化险为夷。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当时空军部队思想不解放，苏联空军顾问在技术上当家，反对这样干，空军也就发了指示，不准这样干。使这成功经验被压，不能普遍推广。现在，在反教条主义的新形势下，这经验才得重见天日，《航空杂志》将该文发表在1962年11—12期的合刊上。

此后，他还撰写了《飞向延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介绍起义经过。他撰写了《单座机飞行员简易综合航法》，发表在1964年《航空杂志》第12期上。在当时，像他这样能文能武的航空人才是屈指可数的，难怪空军党委选中他来编写飞行条令。刘善本有过硬的两杆子——操纵杆、笔杆子，大家都佩服。他主要负责编写领航条令和轰炸条令等。在编写《兵团领航战术教课书》这本教材的过程中，他化费了不少心血。在上海编写了几个月，时令已进入盛夏，刘亚楼司令员准许他们回北京继续写，但要求加快速度，因为全军指战员都在向空军党委和司令员伸手要飞行条令。

53. “一唱百和”

刘善本于1952年5月24日，在一份报告中曾经写到：“乌钺同学同队飞行员，在学校时为复兴社特务。”乌钺是蒋介石国民党伪政府逃台后的空军总司令，1981年8月8日，黄植诚驾机起义后，乌因失职罪被撤职。刘善本对蒋空军中的许多中上层人物都很熟悉，曾经和他们是同学、同事、朋友。刘善本为了帮助他们迷途知返，经常给他们写信、写文章，在中央电台、前线电台上广播，介绍大陆的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早日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1962年春，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时，前线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用清晰的声音广播到：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刘善本大校给国民党空军人员的一封信。”“国民党空军人员：

我们都是曾经在国民党空军和“‘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里与你们同过学，共过事的人。在祖国大陆解放前后，我们陆续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投向了祖国人民的怀抱。我们回到祖国大陆后，都受到共产党，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现在分别在人民空军的部队、学校、工厂及中国民航总局等各个单位中，担任师、团级主官，飞行大队长，训练处长……飞行员等职务。”“我们有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当了人大代表，”“大家正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以自己全部技能和智慧，为人民空军建设和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努力工作着。”

“美国正在加紧制造‘两个中国’，企图使‘台湾独立化’，进一步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台湾在美帝国主义的践踏下，已成了人间地狱。在那里美军基地遍布各地，天空飞着美国的飞机，海面上行驶美国的军舰，陆地美国的军车横冲直撞。”“这对于中国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可分割领土台湾，竟成了谁家之天下？”“试问：你们有些人也曾经想着‘振兴空军’‘复兴中华’‘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这些在今天的台湾岂不是成泡影了么？”

“我们抚今追昔，十分关怀被迫困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们，我们也深知你们之中有许多想念自己的父母家庭和可爱的故乡，想回到祖国大陆，但又因为受国民党种种欺骗宣传所蒙蔽，存在着矛盾的心情，怕人民政府不予宽大。你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人民政府对待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从来是十分宽大的，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祖国的大门始终是向你们敞开着的，祖国人民对你们始终是寄与殷切的希望的，中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一定要实现，祖国台湾绝不能任人分割，台湾同胞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老同学、老同事们！老朋友们！你们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安身立命之所究竟在哪里？现在不应该混日子过了。古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请你们三思！”

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刘善本万分愤慨。他在百忙中抽空撰写文章，揭露美帝的罪行，召唤在台湾的同学、同事一齐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965年6月28日，他撰写了《就美帝国主义武装侵占台湾15年，刘善本寄语台湾国民党空军官兵》的文章被中新社采用了。文章说：

“台湾国民党空军官兵弟兄们！

美帝国主义在1950年6月武装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以来，已经15年

了。美帝国主义妄图把台湾变成它在远东的侵略基地和进攻我国的跳板，还处心积虑地阴谋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中国人

民决不能容忍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帝国主义赖在台湾不走是不行的。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9月6日一项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

最后，刘善本呼吁：“台湾国民党空军官兵弟兄们！你们应该认清形势，辨明是非，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前提下，站到祖国人

民一边来，同祖国人民一道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做出贡献！”

《走刘善本的路》，这是原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中尉飞行员徐骏英写的一篇回顾文章。徐骏英是湖南人，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他大学行将毕业之际，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空军官校17期。他赴美国受训两年后，成为一名全天候的飞行员。1945年回国后，他被绑上了打内战的战车。蒋介石命令他们对运城进行耕地式轰炸。他对该队飞行员杨宝熙因奉命运送军火超载，机毁人亡，得不到抚恤而愤怒：“他妈的，谁还给你们卖命！”“走，走刘善本的道路！”

1948年夏，他被派往青岛驻防。同机组的通讯员赵昌燕，与他

同住一室。他们成了知心朋友。一天深夜，赵说：“老徐，你既有这么多不满，翅膀长在你身上，怎么不图良策？”

“什么良策？”徐骏英有意追问他一句。

“演个逼上梁山！”赵简洁明快，一语点题。徐骏英吃了一惊。因为蒋特务系统的政治细胞渗透在各飞行中队。知人知面不知心。难道他是政治细胞，对我进行试探？他厉声说：“老赵，这话能乱讲？谨防脑袋搬家。”

“别装了，你的心我早猜到了。”

“什么？”

“走刘善本的路！”

徐骏英惊诧地看着这位同僚，一切全明白了。

“老徐，回上海后我帮你去找个人。”

“啊，你知道共产党？”

1949年2月29日，他们终于在上海地下党的指引下，趁奉命驾驶一架美制C—46型运输机，从上海江湾机场起飞，赴青岛基地驻防的机会，改航向到济南机场起义成功。机组4人：机长徐骏英、副驾驶少尉飞行员魏雄英，少尉领航员张镭，中尉通讯员赵昌燕。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重用，随机到济南的另外4人，按照他们个人意愿，送回去了。

空军第十大队，号称是蒋介石的“王牌大队”，大队长是蒋介石专机“美龄号”的驾驶员衣复恩。他曾拍着胸脯向蒋介石保证：“我这个大队绝不会有人叛逃。”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徐骏英等就成了这个“王牌大队”里的第一批“叛逃者”。

国民党空军少校教官黄纲存，1945年冬从美国学习飞行回国，1949年初，随波逐流到了台湾冈山机场。他看到美丽的宝岛，被大陆新来的“客人”搅得很混乱。白色恐怖，人人自危。达官显贵，纸醉金迷。美国“太上皇”横行霸道，更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恶浊不堪。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飞行教

官，竟要听命于一个小小的美国佬，简直要把人的肺气炸了！黄纲存在失望、苦闷时，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倾听祖国的心声，真理的召唤……刘善本以亲身经历指明跟随蒋军必然没有出路，飞回祖国大陆才有光明前途”。黄纲存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难忘的别离》中继续写道：

“我思想逐渐觉醒，升华……苦闷中终于找到了出路。对，循着刘善本的航迹飞，循着战友的航迹飞，飞向光明，飞向我向往的地方。”

他为了追求光明的前途，走刘善本的道路，不惜抛下爱妻和三个儿子，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终于冒险于1956年8月15日，利用试飞机会，驾驶美制AT—6型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迫降福建仙游县境内一条大河的沙滩上，起义成功，受到了祖国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在党的伟大正确的统战政策的感召下，有不少爱国进步的国民党空军官兵弃暗投明，调转枪口，共同对敌，走向光明幸福的康庄大道，国民党精心挑选培育的空勤人员，虽然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但也不例外。他们万没想到1946年第八大队竟然发生了刘善本驾机起义的事情。国民党、蒋介石非常器重空军第八大队，在《中国的空军》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吹捧八大队：“是中国空军重轰炸部队的基石。”但发生了刘善本等驾机起义的大事。此后，国民党加强了空中警戒防线，不准再跑飞机，就是蒋介石向陈立夫下达的第四条指令。他们把为“党国”卖命的人不当人，层层设立特务机构，布下“天罗地网”，监视着飞行员们的言行。飞行大队和中队都有所谓“政治细胞”和秘密的“政治战士”。他们不断地打“小报告”，可以得到大赏钱。谁被指控力有“越轨”的言行，就有遭受判刑和被杀害的危险。蒋空军官校三十四期，一名姓张的学员，因流露不满情绪被“政治战士”告状，不久就失踪了。

树倒猢狲散，随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垮台，蒋空军起义的人日渐增多。尽管蒋介石特务挖空心思地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已经堵不胜堵了。刘善本带头冲破黑暗云雾，闯出了一条通向光明、幸福的金光大道后，给蒋空军官兵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在三大战役相继告捷，南京国民党政权倒台的前夕，从1948年12月16日，八大队三十二中队中尉飞行员俞勃等驾驶B—24式514号飞机自南京起义到石家庄起，至1949年4月22日，蒋空军十大队中尉飞行员杨宝庆从西安驾驶C—46飞机到唐山起义为止的四个月零六天之内，共有34人驾驶12架飞机起义归来，平均每10天就有近三名蒋军飞行员驾驶1架飞机弃暗投明。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在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陷入土崩瓦解状态时，有时一天内，就传来两次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的喜讯。1月27日，国民党空军官校飞行生周正（原名周梦龙，1924年生于辽宁省宽甸县双山子乡黎明村农民家庭）自杭州驾驶PT—17型教练机起义，安全降落于安徽合肥机场。在此之前不到1分钟，他的同学，国民党官校飞行生李延森也自杭州驾驶另1架PT—17型教练机起义，安全降落于安徽合肥机场。两人同时受到了解放军的热烈欢迎。

同年3月7日，国民党空军一大队中尉飞行员王玉珂，空军官校上尉副中队长刘继广，中尉飞行教官禹庆荣共谋起义，自上海驾驶蚊式飞机飞往河北省石家庄安全降落。

同一天晚上，国民党空军十大队中尉飞行员唐宛体，中尉通讯员李学冕，机工长彭树新共谋起义，自汉口王家墩机场，驾驶C—47型运输机起义，3

人深夜找不到机场，飞机油尽跳伞，降于内蒙赤峰境内。蒋空军人员争先恐后地飞向解放区起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蒋空军就有 57 人驾驶 22 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蒋帮逃台后，到 1983 年 4 月 22 日，台湾陆军航空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 U—6A 型飞机从台湾花莲机场起义返回大陆，又有空勤 36 人，驾驶各式飞机 20 架起义。在刘善本的带领和影响下，仅他所在的八大队就有俞勃、张雨农、社道时、黄铁骏等 35 人驾驶 5 架飞机（B—24 式 3 架，B—25 式，C—46 式各 1 架）起义归来。（其中有陈泰概等几人不是八大队的成员，而是搭乘该队飞机过来的。C—46 不是八大队的飞机，是社道时“借”二十大队的飞机。）蒋介石亲自用心栽培的“中国空军重轰炸部队的基石”——八大队，让刘善本带动得如此不牢固，竟然变成了烂摊子。蒋空军不得已，把八大队取消了。因为该队实在不“争气”，竟然给蒋介石丢脸。它跑的跑，摔的摔，坏的坏，逃到台湾后，所剩无几了。而且也不敢再放他们执行任务，放出来就可能飞了。1949 年 2 月，蒋派 1 架 B—24 飞机从台湾到成都执行任务，结果，射击员王志云就不辞而别起义到我方。

从 1946 年 6 月 26 日刘善本等驾机起义时起，到 1983 年 4 月 22 日，李大维从台湾花莲机场驾机起义归来时为止的 27 年内，共有蒋空军 95 人，驾驶（或随机）各式美制蒋机 42 架起义。如果再加上“两航”起义，即国民党反动政府共有 120 多架飞机，4 千多人，以刘善本为榜样，光荣地起义归来。

“两航”起义是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刘善本起义的影响下，1949 年 11 月 9 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签名、通电起义。“两航”共有员工 4 千余人，飞机 80 多架。“两航”的起义，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曾特致电表示热烈祝贺。蒋空军和“两航”有些起义人员说：“我听到过刘善本的广播演说，受了他的启发，才最后下决心弃暗投明的。”刘善本首次驾机起义，起到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真正起到了像徐特立给刘善本临别赠言中所写的预言那样：“一唱百和”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胜过千军万马。这对于瓦解蒋空军，加强人民航空事业是多么巨大的贡献啊！据不完全统计：原国民党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共有 170 多万名爱国进步的官兵，弃暗投明，起义投诚。正如毛主席在宴请傅作义、刘善本、邓兆祥等原国民党陆、空、海三军起义代表人物时，高度赞扬的那样：

“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陆军、空军和海军。”

台湾空军派出飞机训练或者到大陆侦察骚扰时，要进行空中监视。1963 年 6 月 1 日，上司派第二联队十一大队四十三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进行战术训练。7 点 50 分，徐廷泽从新竹机场起飞，在战术训练中，他突然改变高度和航线，直向大陆飞来。他从耳机里立刻听到从新竹机场传来的呼叫：“你方向错啦，快改回来！”

“改回去找死。”徐廷泽根本不予理睬。他想：“我飞向祖国大陆是最正确的方向，没有错。”后来，他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着陆，起义成功。军委按政策规定奖给他黄金 2500 两。4 日，在福建某地举行隆重的授衔授奖大会。他驾驶起义的飞机是美制 F—86F 喷气式战斗机。徐廷泽来北京时，刘善本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并陪同他拜会了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

6 月下旬的一天，空军学院全体官兵总动员打扫卫生。几条马路都用自来水冲刷干净。第二天上午，徐廷泽来到刘善本家作客。“八一”电影制片

厂也派人来拍记录片。徐廷泽告诉刘善本自己是如何由相信国民党到决心起义的思想转变过程。

“我是四川省黔江县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1945年，17岁时因受欺骗宣传参加了蒋帮中央军干了18年。我在徐蚌汇战（即淮海战役）中，在黄维兵团十八师当通讯兵被解放军俘虏释放，又跑到中央军去，到台湾学飞行。台湾政府的腐败，使我苦闷彷徨。我深感再为蒋帮卖命没有好下场，所以就冒险飞回大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党和人民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和优待。奖给我黄金时，我激动地把自己比喻成一棵即将枯萎的幼苗，在祖国的怀抱里，得到了滋润，恢复了青春，获得生命。”

“你比喻得生动，形象。”刘善本勉励他：“咱今后共同努力读马列的书，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为台湾早日回到祖国怀抱而努力奋斗！”

起义的全体飞行人员，都根据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者欢迎，论功行赏和量才使用的方针，得到信任和重用，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人都担任了师、团职重任。不少人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任政协委员。他们在各条战线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受党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心情舒畅，工作愉快，安居乐业，正在争先恐后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而做出新的贡献。

54. 将军家宴

1964年夏季的一天下午，从空军学院刘善本家里传出爽朗的笑声。原来是刘善本邀请张受益、唐世耀，徐廷泽等新老朋友到家里做客。朋友们欢聚一堂，都为自己弃暗投明有了幸福的新生活而高兴。大家更为刘善本晋升为空军少将而欢欣鼓舞。

根据毛主席亲自提议，1964年4月2日，刘副教育长被军委批准，晋升为空军少将军衔。刘善本积极参加航空科学技术的学术交流及普及活动，在同年2月中国航空学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第一届全国理事会理事。8月，在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航空运动协会委员。

张受益、唐世耀都在北京工作，张受益在空军任职13年，曾任过航空学校和空军部队的少校处长、主任等职，为建设人民空军做出了较大贡献。1948年，他在老航校工作立小功一次。1950年11月5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1月18日，他在空军学校管理部因对机关建设有贡献，被批准荣立三等功一次。1956年1月荣获三级解放勋章一枚。他从小热爱航空事业，当强敌入侵时，他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但是，他说：

“我受了蒋介石的欺骗，被他利用了。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并没有被派参加抗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我们调回来打内战，叫我们把打日本侵略者的子弹留下来屠杀自己的同胞。”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这就是我们为啥要弃暗投明的重要原因。”张受益1958年在一航校任训练处长时，后调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航空部任副处长，现任国防体育协会航空运动部航模处处长，行政15级。

唐世耀一直在人民空军训练部计划处任职，现任空军学校管理部中校副处长，后定行政15级。

大家在刘善本家二楼的会客厅里一面用茶点，一面畅谈感怀。张受益谈吐甚健，妙趣横生。他说起在抗日战争期间，蒋空军飞行员们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故事。他说：“在四川温江的时候，一天，在飞行大队的门框上有人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挂弹卸弹挂卸弹，下联：加油漏油加漏油。横幅：累死为止。这个故事反映了蒋空军官兵们内心深处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的一种愤懑情绪。”

“这副对联是一个机械士写的，”唐世耀补充说：“后来，他因此受迫害，而逃跑了。”

“抗战胜利后，”刘善本接着说：“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分子，准备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当时，我认为对国民党不能抱任何幻想，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所以，我和你们同机组的同事们，就起义飞到延安。”

“事实证明，这条路你是领我们走对了。”唐世耀兴奋地说。接着，他们又谈论起义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到了解放区，就完全是另一个天地了。”张受益说：“当时条件那么困难，可是，边区人民政府和党对于航空人材特别关怀，想方设法兴办航空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建立了自己的航空事业，培养了大批航空人材。”他呷了一口龙井茶，接着说：“1956年，当我第一次抚摸着祖国制造出来的喷气式飞机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在旧中国，就是飞机上的一颗铆钉，也要到外国去买。那时搞航空受尽了洋气洋罪。”

“现在，”刘善本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得很快。继1955年7月，我国自制的第一架飞机上天后，1959年，我国又制造出超音速歼击机。1960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初教—6直上云霄。”

“可是，”蒋介石的空军现在依然是美国的附庸。”徐廷泽插话说：“而且，他们是越来越走下坡路了。”

将军夫人周叔璜第二次入伍，穿了军装，在空军学院卫生处工作。她虽然年过40，儿女成群，却风韵不减当年。她曾和卫生处的医护人员组织起女子篮球队，并经常和其他单位女队决雌雄。

张受益于1949年和夏华结婚。夏华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现在北京铁路管理局某研究所任三级技术员，从事设计工作。他们生有一男一女，都在上学。

唐世耀是1950年在长春空军航校时完婚的。爱人朱惠琳是医生。他们有一对聪明活泼的小宝贝。1959年生的男孩叫惊生。1962年生的闺女叫婉珠。唐世耀1956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全家生活很幸福。

同机起义的唐玉文在人民空军航校担任通信教员多年，1950年9月由第二航空学校转业到哈尔滨市电车公司营运科任副股长。他1955年10月1日和褚月荣举行结婚典礼。褚月荣在哈尔滨市电车公司任统计员。他们有二子一女，女儿叫唐利威。

同机起义的李荣琛仍在空军某部服役，做通讯工作。他爱人是会计。他们有三个儿子。何辉庭、江焕章已转到地方工作。他们都为建设和保卫祖国做出了许多贡献。

刘将军家的客厅里弥漫着一片欢声笑语。老朋友们从18年前驾机起义的事谈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从各自的工作谈到了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特别是谈到最近解放军先后两次击落窜扰的美制蒋帮P—2Y型飞机和U—2型高空侦察机的新胜利时，更加欢欣鼓舞，同时也都为在台湾的老同学和老同事们的处境担心。

“这两次击落美制蒋帮飞机是对美蒋集团的窜扰活动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刘善本高兴地说：“美国吹嘘U—2高空侦察机是什么‘王牌’，但是，在我英勇善战的强大的解放军面前，不论它们怎样狡猾善变，总是逃不脱被歼的命运。”

“我还有些老朋友和同事在台湾”，刘善本看一下大家，又情意深长地说：“我真为他们的前途担心。担心他们做不利于祖国和人民的事情。我希望他们选择一条光明的道路。”

这一大，周叔璜亲自下厨房，做了地道的四川家乡菜来给新老朋友们“打牙祭”。张受益是四川人，他对将军夫人特意烧的辣子牛肉和泡菜肉末等家乡菜大为赞赏。就连湖南人唐世耀也赞不绝口。席间，老朋友们频频举杯，互相祝贺、互相勉励。空军某部少校副团长徐廷泽非常高兴。他举杯风趣地对刘善本说：“你是蒋空军首次驾机起义的人，我是最近驾机飞来的，我是学你们的榜样，你这个头带得真好！”徐廷泽的话引起了大家哈哈大笑。

一天晚上，刘善本喜笑颜开地回到家里。

“爸爸，”三女儿汪平问：“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有什么喜事吗？”

刘善本笑而下答，从身上掏出一张《解放军报》和一本《航空杂志》。“你们看！”

“哦，又登您的文章啦，爸爸请客。”

“不。这比刊登我的文章还好，还要高兴呢！”他坐下，几个孩子围过来，抢看报纸、杂志。

“嗨！军报头版头条，横幅大标题《长空十年保安全》1964年5月12日。”海平读道：

“到今年4月7日，空军某师已经连续安全飞行了10个年头。10年中，他们穿云、破雾、驱风、逐雨，飞过最复杂的气象，执行过最困难的任务……”

“哎，”金平问“这某师是哪个师？是咱的老轰炸部队吧？”

“是，是。这上面写着哩！”海平接着念：

“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

“1951年春天，正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燃起熊熊战火，威胁祖国安全的严重时刻，这个航空兵师组成了。当时，大家都急于掌握技术，在学习技术过程中又不知道如何保证安全，结果飞行事故发生了。面对飞行事故，大家痛心、焦虑。于是，师党委便连续开了7天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师团领导干部亲临现场指导，机关于部走出办公室，许多军事、技术干部也成了思想战线上的战斗员。这样一来，他们很快便扭转了事故严重的局面，并且胜利地夺得了第一个安全年。

“真正扭转局面，”刘善本解释说：“是1954年春天在齐齐哈尔市连续摔了两架新飞机之后”。

“获得第一个安全年之后，”海平接着念：“大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同时，也流露出松劲的苗头。有人情不自禁地说：‘这回我们可翻身了！’师党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苗头的危害性，立即向大家敲警钟。师政委司中峰在庆祝会上对大家说……”

“啊，把司叔叔写上去啦！”几个孩子拍手称赞。

“别捣乱！”海平制止说：“听司政委怎么说呀！”“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保证未来，创造荣誉不易，保持荣誉更艰难。”

“他们把1954年4月7日，最后一次飞行事故的日子，作为纪念日。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都开大会，总结经验，鼓干劲，找缺点和薄弱环节。每当新的训练年度开始，就开展安全日或百日安全运动。”“10年来，他们先后获得了上百面锦旗、奖状，立过集体一等功、三等功。”

“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相结合”

“这是第二个小标题。”海平解释并接着读：

“这个师在10年来的飞行训练中既发挥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又坚持了严格的科学精神……”

“爸爸，我念完了。”海平说。

“你看，这里还有一篇文章。”刘善本指着一版上说：“《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空军某师‘飞行安全红旗师’称号》”

“我念，我念！”金平忙从二姐手里抢过报纸读：“空军隆重举行命名大会，并开现场会，推广这个师的经验。”

“吃饭吧！”一直站在旁边听着他们议论的周叔璜提醒说：“阿姨已经把菜端上桌啦，快吃。”

“来，消灭它！”刘善本下令说。

今天的晚餐大家吃得特别香甜可口，全家人都为老部队成就高兴。

“哎，爸爸，你看，这本《航空杂志》是今年增刊49期，是刊登咱师保

证飞行安全的特刊。”对空军特感兴趣的刘金平边吃边看边嚷嚷。

55. 不能沉默

1966年，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掀起了全国性的红卫兵大串联活动。刘善本也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这空前的历史潮流中。成千成万的大、中、小学生，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到北京来。他们迫切要求见红卫兵总司令毛泽东。毛主席日理万机，一时难抽出时间来接见他们。小将们表示“不见到毛主席，誓不离开北京！”使北京住房空前地拥挤。为了组织好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派解放军把这些来客整编组织好。刘善本担任了解放军接待红卫兵的第三支队（后改为第七支队）队长。支队政委是六航校政委李德堡。队部住左家庄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大楼里。刘善本等收编了一万多红卫兵。编好了班、排、连、营、团、支队。他们的任务是把红卫兵组织好，确保供给，组织好参观访问，确保毛主席接见时的秩序和安全。

刘善本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报纸上发表的大批判文章。他和政委密切配合，3次带领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后刚离去，他吐了口气，对政委说：

“说实在的话，这3次带队在天安门前受阅，比过去组织5次空中带队通过天安门受检阅还要劳累。”他的喉咙喊哑了，眼睛也熬红了。这些，他都不怕，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掉几斤肉，甚至牺牲又算什么，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单位。他到学院一看，一片混乱，心里很难过。“文革”刚开始时，他像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那样不大理解。但是，他凭着多年对党的赤胆忠心，相信这场革命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因此，他不理解也表示要坚决紧跟。他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革命的洪流洗涤过后，祖国大地将会更加充满青春的朝气，焕发出更大的活力。而自己经过这场革命的暴风雨，见了世面后，也能够陶冶成更加纯洁坚强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他抱着自我革命的态度，虚心欢迎院方初期贴出的每张大字报。他对学校内部组织了完全对立的“联合兵团”和“硬骨头兵团”两个群众团体互相攻击，对着干更不理解。他特别对打倒那么多“党内走资派”有反感情绪。开始，他对于许多问题不理解，没有参加学院的哪一派，他只是在努力学习报纸和文件，认真地思考问题，不轻易发言和表态。

1968年初，有一次在京西宾馆礼堂批判斗争萧华等人。大会由余立金等人主持。会议主要是批判萧华的长征组歌。那天，恰巧刘善本和在北京领航处担任处长的陆汀的票号挨着，陆汀见了老首长非常高兴。批判会开始，萧华被押了上来。刘善本对着陆汀的耳朵，小声地问：“你说批的对不对？”

陆汀想开口，但是不敢说。他掏出钢笔在纸条上写了三个字：“上厕所。”

两人会意地点点头。刘善本先起身，陆汀随后上厕所了。这是个室内厕所，人很多，谈话不便。他俩又到室内体育场。这里安静无人，他俩投篮球聊天。刘善本一伸手，投中一球。他问：“文化大革命你理解不理解？”

陆汀也投中一球，答：“唉，我也不理解！”

“不管怎样，”刘善本抓住篮球说：“要实事求是。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陆汀再也没想到他俩这次闲谈竟成了永别。

刘善本始终没有想到参加哪个“造反派”组织。但是，他的观点逐步明确，倾向学院的“联合兵团”（大多数）。该团后来有一批人单独分裂出来

夺了空军学院的大权。这个组织叫“东风”。

不久，空军司令吴法宪直接插手学院的“文革”运动，支持“硬骨头”兵团在空军学院组织召开了“万人讲用大会”。因他公开支持“硬骨头兵团”，就把“联合兵团”和“东风”相继挤垮了。吴法宪为什么要支持“硬骨头兵团”呢？因为该团和空军报社林豆豆的“愚公移

山战斗队”挂上了勾。在万人讲用大会上“林副统帅”的女儿林豆豆露了面，吴法宪大力支持。1967年3月27日，吴法宪搞“接见”，接见“硬骨头兵团”，公开点了空军学院第一批“反革命分子”的名。他们是：领航系政委谭洛夫、基本系政委李如海、院务部政委孙树峰、第二教研室副主任吕品、第二教研室副主任刘振山、第一教研室主任张希望、战术教员郑堃等7人。学院“造反派”头头，夺取和控制了学院的领导大权，刘震等学院的主要领导人统统靠边站。

“文革”一年来的混乱局面，促使刘善本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运动能这么搞吗？他尤其对吴法宪等人在空军学院搞以人划线、站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拉一批，打一批的反动路线看不惯。他不忍心看着和自己一起工作十几年的老战友都无辜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打倒。他觉得学院的运动有问题。他认为白云（原空军学院教育长，1968年2月，空军学院成立革命委员筹备组时任组长）和刘宝文（空军学院教员，革筹小组副组长）等人给吴法宪反映了假情况。刘善本从小养成了追求真理，反抗歪风邪气的性格。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但是，要反对空军学院和空军党委的当权派，其后果又是怎样的呢？在党和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顾不了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在办公室里几次打电话找吴法宪，要求当面反映空军学院的真实情况。吴法宪总是推托说：“我没得时间嘛！”“以后再安排吧！”刘善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67年5月的一天挥笔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文革写信，反映空军学院运动中的问题。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空军学院的“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把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同志统统斥之为走资派；更不能搞逼供信，搞武斗……”他把信发出后，心中比较坦然。但是，那时正值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勾结最紧，最得势的时候，刘善本也无回天之力。他的信，不仅转不到军委主席手里，而且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灭顶之灾。

他的信转到江青手里。江青把此信又转给吴法宪。吴法宪看了信非常恼火。他认为刘善本是向党中央告了他的黑状，就怀恨在心。他扬言刘善本是个“通天人物，很危险”，“他不站过来，就把他打倒”！于是，吴法宪先拉后打，警告他“站错队啦”，要站到空军学院掌权的一派中去，支持夺权的所谓“造反派”。

对空军司令员的话听与不听，是祸是福，这种利害关系，刘善本是很清楚的。本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善本，可以对空军学院的问题采取超脱的态度。但是，刘善本必定是刘善本。他疾恶如仇，要他见邪恶袖手旁观、不闻不问那是不可能的。更不能同吴法宪及其在空军学院的代理人同流合污。他知道当时骗取了中央很大信任和很高职务、握有很大权力的人，在向他施以软硬两种手段，目的就是要自己跟他走。但是，有坚强党性的刘善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吴法宪等人眼看拉不动刘善本，就下令以保护、监护为名，行隔离、审查、迫害之实，对刘善本进行批斗。追随吴法宪的那些人，

在 1967 年 11 月 16 日，强令刘善本发表“声明”“承认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辱骂他站错了队“不如一条牲口”。

整刘善本的那一伙人，于当月 22 日，非法设立了“刘善本专案组”。从此之后，专案组人员就对他搞批斗体罚，令其早出晚归。一天晚上，他被批斗了一天才放回家来。可是，他到家里还戴着大棉帽子。9 岁小女儿平平感到非常奇怪。爸爸每天进屋先脱帽，今天是怎么啦！刘善本低着头，坐在那里，平平爬到他膝盖上要帮他摘掉棉帽。刘善本借口头痛，怕冷，挡住了她的小手。睡觉时，他才脱了棉帽子。周叔璜看到他那浓密的黑发，被逼供者们凶狠地一绺一绺地揪掉了。再看一看刘善本的身上，啊！布满了青一块，紫一块的血斑。周叔璜万分愤怒。她用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刘善本那一块块伤痕，犹如万把钢刀扎在心上。

“法西斯！坏蛋……”周叔璜破口大骂，被刘善本用手捂住了嘴。他劝慰她，“不要大声伸张，不要难过。”他请求周叔璜配合自己向幼小的孩子们保密。他叹口气说：

“叔璜，他们还小，不明白当前斗争的复杂性，别让他们产生错觉。”

“那样，对党对他们都不利。”周叔璜感到大夫的话有道理，就一言不发了。她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她打来一盆热水，用热水袋和热毛巾给他敷伤口，痛心地流着热泪。她那止不住的热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地滴在脸盆里，掉在刘善本的背上。刘善本皱着眉头安慰她：

“过去，我把他们（指吴法宪及其在空军学院的代理人）认做是党代表，我错了，现在看清楚就好了。这也是经风雨，见世面。”

第二天早晨，这个“秘密”被陈阿姨发现了。她愤怒地说：“你有什么问题，他们凭什么这样打人，他们是共产党人吗？”

“这些人不能代表共产党。”刘善本反过来安慰她：“你放心吧，不管遇到什么变故，都不要离开我们家，我相信：只要毛主席、周总理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一定会解放我的。”

一天下午，原老航校领航班学员，现任空军学院领航系教员施谛偷偷地来看望安慰刘善本。知心的老同志相见，刘善本这个刚毅的男子汉竟忍不住哭了起来。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震被打倒了，空军学院党委被踢开了，学院党组织垮了！刘善本向本单位说理，无处可说；向上级无法申冤。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满腔冤屈向谁申诉！此时，他面对着 20 多年的知己哭诉了起来。

“他们硬说我反对毛主席，我怎么反对毛主席啦？！你知道，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刘善本今天！”

“你不要怕”，施谛含泪鼓励他说：“当年你驾驶的飞机在空中停了一台发动机都不害怕，现在，你还怕什么。”

“现在和那个情况不一样啊，我在空中飞行，即使是两台发动机都停了，我也不害怕。”

晚上，一位战士突然冒着和“特大特务”相勾结的风险来敲门。他匆匆地把刘金平叫到跟前，急促低声地对他耳语了几句。金平闻言面色如土。他紧锁双眉，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二楼。此时，他见爸爸在客厅里倒背着手，面对窗外呼啸的西北风凝神。

“爸。”金平惊叫了一声。

刘善本转过头来问：“什么事？”他顺便坐到沙发上。

“ 不好啦！ ” 金平说：“ 汽车队那个小车司机刚才冒着风险跑来告诉我：他们很快就要来绑架您，对您下毒手啦！他说请您赶快躲开，他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吉普车，乘夜间豁出命来把您送走。爸爸，他的报告非常重要，您可以找个地方给周总理订电话，请他老人家救救您吧！ ”

刘善本坐不住了。他从一间房子踱到另一间房子，在考虑着走，还是不走？金平迅速地做好了走的准备工作，他手扶门把，迫不急待地只等爸爸说一声：“ 走！ ” 他就冲出去。然而，他看到爸爸依然是来回踱着，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金平心跳得更快。他心急如焚地想：爸爸啊！您平时可不是这样犹豫不决的人呀！ 20 多年前，当蒋介石点燃内战火焰时，您把全家人撵在上海，只身飞向延安，那是何等英明果断啊！现在，一分一秒对于您生命的安危都有极大的意义，您怎能这样犹豫不定，难道说人老了真的就忧柔寡断吗？爸爸，您还不算老。你正当“ 知天命 ” 的中年，还可以为党和国家做很多事情。党、军队和国家需要您，我们全家，更不能没有您啊！亲爱的爸爸，我请求您拿出军人的气魄和勇敢来吧！金平要脱口呼唤起来，催爸爸快走。但是，话未出口，热泪却夺眶而出！他揉了揉酸酸的鼻子和泪水汪汪双眼，看到爸爸还在那里走着。他那高大的身体把灯光遮掩得忽明忽暗。金平逆光望去，看不清他的脸，也看不见他的神情，只能从爸爸那急剧变化的步履时快时慢的频率上，感觉到他的胸膛里正在掀起巨大的风暴。除了关于个人生命安危的激情还有别的什么，金平猜不出。

过了片刻，刘善本终于停住了脚步，重新坐到椅子上，转脸向着扑过来的幼稚的儿子，神色异常平静地拍着跪在膝下的金平的双肩。语重心长他说：“ 孩子，你还小，对于当前复杂的社会斗争你理解不了。党和毛主席是伟大英明的，我们要坚信不移。你不要因为我眼前受点冤枉而产生误解。我听说周总理已经忙得连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我不能为了个人受委屈而再增加他的负担。我受的冤枉在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件大事，但和整个党和国家比，又算得了什么，要为我们的国家保重他！ ”

金平双膝跪、扒在爸的双膝盖上，含着热泪的眼珠不停地转动着。忽然，他眼睛一亮说：“ 爸，那您先到徐（特立）爷爷家去躲躲吧！ ”

金平知道徐特立对爸爸驾机起义评价极高。革命胜利后，徐老仍然把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等职务较低的同志当作故友，经常请他们带夫人和孩子到家里作客。

“ 我想到过。 ” 刘善本摇了摇头说：“ 不去。 ”

到王震伯伯家去吧！您总不能等着挨抓被整死啊！爸，我求求您，去躲躲吧！ ”

“ 我，也想到了。 ” 刘善本想到前几天曾悄悄去拜会王震的情形：他自从在延安认识王震将军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的。刘善本长女兰平读中学时，因离家太远，承蒙王震及夫人王季青的关怀，就住在他家里。王震夫妇像疼爱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兰平。这次刘善本见到王震直截了当地说：“ 我对吴法宪的一些做法看不愤，反对他们拉宗派，打击一大片，重用一小撮；而他们就反诬我是假起义、真特务。 ”

“ 嗨！我还不是被打倒吗！ ” 王震很气愤地说。他这话既是对林彪、吴法宪的愤慨——因为他们诬告王震是贺龙线上的人；又是对刘善本的安慰。“ 善本，你是起义的遭怀疑、迫害；我是党内的老同志，不一样要打倒吗？ ”

刘善本点点头，表示理解王将军的话，理解他此时身处逆境的心情。但是，刘善本还是忍不住地说：“看来，这次问题很严重，不像过去历次运动。那年在东北整党整军就有人说我是‘假起义，真特务’，可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信，还批准我入了党。现在，他们硬要把我当成是国民党最重要的大特务。他们这是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要陷害我。”

王震因为自己也被林彪等人列入打倒之例，痛感对刘善本爱莫能助，只能再劝慰他几句。然后，刘善本就匆忙向王震告别了。想到此，他对金平说：“咱不能为了自己再去给他添麻烦。他的处境也并不好。这些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他们还要为挽救党和国家命运做许多大事情。”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里顿时泛起晶亮的光芒，好像是在微笑。金平多久没见过爸爸的笑容了。他不知不觉地掉泪了。爸爸那宽广的胸怀和微笑感染了儿子，使他顿时觉得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是的，在这关系到个人安危的关键时刻，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了半辈子的祖国的空中赤子，早已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爸爸，想的仍然是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相信几千年来为着美好生活浴血奋斗的炎黄子孙，决不会在法西斯统治下窒息。

刘善本再次用温暖的大手按住金平的肩膀，安慰他说：“我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

“是的。”金平想：爸爸自从冒万死一生来投奔革命后，总是不断地为党为人民尽心尽职地工作，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难道说，无产阶级专政还能长期专共产党员、空军将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国防委员的政吗？笑话！我已经16岁，不算小啦！难道连这点道理都不懂。金平在爸爸那大无畏的精神鼓舞和感染下，好像霎时长大了许多。他挺了挺胸膛，由愁变乐，由悲变喜地站起来说：

“我相信您是对的，爸爸，您休息吧，我去告诉他，您不走啦。”

刘善本满意地点点头，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谁知他这次和儿子的对话，竟成了对金平的最后遗嘱。

深夜，空军学院的大院子里静悄悄的，除了凛冽的狂风翻过院墙头，摇撼着冬眠的枯树枝，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而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噶噶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哪个？”陈阿姨在睡梦中被惊醒，忙问。

“我，我找副教育长开会。”

“三更半夜还开什么会？”她披衣下床，拉开灯，她看着已经走出房门，正在边走边扣衣服的周叔璜，想到半夜叫门，凶多吉少，不愿开门。

刘副教育长跟在周叔璜后面，示意她去开门，门一开，突然涌进来专案组的几个人，说到办公室去有事要问。就这样，他们把刘善本押走了。

56. 明星殒落

深夜，专案组的人把刘善本从家里带走后，接着又闯进一批人来，把他家楼上楼下所有房间搜查了一遍，妄想搜查出特务罪证，甚至想找出刘善本和台湾联络的电台。他们搜查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最后，把刘善本的笔记本、日记、手稿等东西拿走了。

在周叔璜的生涯中，遭遇过两次抄家。可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几个“共产党人”竟然会来抄他们“共产党员”的家。

这是难忘的1968年3月2日深夜。他们就这样把刘善本的案件“升了级”——私设临时监狱。他们非法地把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空军的将领关押起来。他们专了国防委员会委员刘善本的政，并非法抄了他的家。

他被秘密关押在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北角2—094号房间。专案组的人扬言：“刘善本是特大特务”，其主要罪行：

一曰：“假起义”、“派遣特务。”其证据一是广西富川县钟思变供认：他“是台湾敌特机关派来给刘善本当报务员的”。二是当年国民党的一个所谓“起义”飞行员在带往东北老航校时，走在半路上跑了，据说是刘善本放跑的。此人为了“感谢”刘善本放走之恩，而给刘善本在巴黎银行存款4千美元。三是发现刘善本给香港特务，原国民党教官刘光亚写信。

二曰：“攻击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称刘善本妄图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乘坐的专机上设置“保险舱”来谋害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

三曰：刘善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空军学院反对林彪及其一家的黑后台。

这3顶大帽子一扣，揭批刘善本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而来。在空军学院礼堂南门口挂着：“打倒国民党特务刘善本”的特大标语。

烈火见真金。刘善本在被审讯中表现出党性和原则性很强。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卖身投靠、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风派人物。他过去不怕蒋介石；现在也绝不向林彪、吴法宪搞的法西斯专政低头。他虽然蒙受着“假投降”“派遣的特大特务”的冤枉，却始终不向林彪及其代理人妥协。他正像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的那样：“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在审讯中，那些接受林彪、吴法宪及其在空军学院代理人的黑旨意的家伙，对刘善本采取威胁、辱骂、殴打等恶劣手段，进行逼斗侮辱。说他是什么“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威胁他：“你不交代后果不堪设想。”在生活上百般刁难他，不仅擅自停止了他享受吃空勤灶的生活待遇，而且，在所谓“态度”不好时，只给他吃窝窝头咸菜。他在被关押的8天内，共受审讯、逼斗达14次之多。其中，有3天是白天、晚上连续搞车轮战，不断逼斗、审讯。有两个晚上，甚至是通宵达旦的逼斗，进行了人身摧残。专案组不准他与家属子女见面，不让他们给他送饭吃。刘善本愤怒地斥责：“监狱里还让家属探望。”他们非法剥夺了刘善本的一切政治权利和公民的人身自由。但是，他却始终表现出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质。他在被抓前夕，做了一些准备。3月8日晚上，他在被审问时，理直气壮地说：“哼！我又给党中央、周总理写了信，这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

权利！”

“什么，信在哪里？”

原来，他曾预感到林彪及其爪牙可能要对他下毒手，就把预先写好的，请邓颖超转达周总理的信交给兰平，要她设法转交给邓大姐。信的内容仍然是反映空军学院的情况和自己的遭遇。他恳求邓颖超把信交给周总理，以解燃眉之急。

当专案组人员获知此事后，暴跳如雷。他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在立刻派人上报和追查那封信的同时，就更加残酷地对刘善本进行逼供。当天，从19点40分起，一直批斗到翌日清晨6点止，长达十小时零二十分钟。

第二天，专案组的人突然告诉周叔璜：

“刘善本畏罪自杀啦……你要和他划清界限。”

噩耗传来，天旋地转。周叔璜悲愤欲绝，气得晕了过去。当她苏醒后，一把抓住专案组的人斥问：“刘善本是非常健康的人，被你们抓去才几天，怎么就把他整死啦？！”

“他是畏罪自绝于人民的……”专案组的人说话吞吞吐吐，不敢说明事实真相。

“他倒是怎样自决于人民的？！”

“他是上吊自杀的……”

周叔璜和孩子们痛哭失声，然后要求看现场。然而专案组早已把刘善本的遗体偷偷地拉到空军总医院太平间去了。周叔璜又要求马上去总医院看刘善本的遗体，遭到拒绝。后来，专案组经过精心布置后，才准许他们去看遗体。刘兰平陪同妈妈乘车到空军总医院太平间。一进屋，周叔璜看到刘善本直挺挺地躺在那里，神情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顿时双眼被泪水挡住了模糊的视线。她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兰平看到爸爸的全身都被白布覆盖着，只能看到头部，其余什么也看不到。她刚要用尽全身力气扑上去揭开那万恶的白布看仔细时，却被几条大汉挡住了。人们前挡，后拉，她母女俩拼命向前挣扎，但是始终不准靠前一步。不一会，她母女二人就被匆匆地拖出太平间。

周叔璜和刘兰平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她们要求找法医验尸。专案组和空军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不敢答应她们的合理要求，并恫吓周叔璜。后来，他们又施淫威，以保护为名，把周叔璜关押起来，劳动改造，防止她向党中央告状。刘善本的遗体未经法医验证，吴法宪就迫不及待地批准火化了。他们匆匆忙忙地灭尸毁证，这不正说明其中有鬼吗！

刘善本不明不白地死去，人民空军的一颗璀璨的明星陨落了！这是党和军队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是林彪、吴法宪反革命集团的又一滔天罪行。刘善本突然死去，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难以弥补的灾难。他全家失去了一根顶梁柱，不仅给他的夫人、儿女们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同时，在经济上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全家8口人，只能靠周叔璜每月几十元工资维持生活。空军学院革筹小组勒令周叔璜搬家。她不得不搬出了原来的住房。而更为严重的是全家人在政治上受到株连和继续迫害，被弄得四分五裂。他的子女在升学、参军、入党、提干以及毕业分配工作等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刘善本母亲也受到株连，甚至保姆、炊事员也受到株连迫害。

按照刘善本专案组的“逻辑”推理判断，既然刘善本是“假起义，真特务”，那么，他的老婆——周叔璜当然也是特务，是化装成美女的特务，是大特务的帮凶和助手。因此，专案组把她非法地抓起来关押、审问、劳改，

这真是冤上加冤！当然，这是要得到吴法宪的代理人白云等人的“批准”才能实行的。

刘善本的二女儿海平，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当时是西北空军某军事学院的在校学生，也受到了株连。一位英俊聪明、纯洁善良的优秀学员，一夜之间，却突然由将门之女，变成了专政对象。她在全院大会上被批斗，并被留校劳动改造一年。她的主要“罪名”是什么？一是她在北京曾经写信要求学院革委会不要到外面搞武斗，停止武装夺取政权的活动。那是1967年9月，海平串联到北京，住在家里。当时，刘善本的处境已经很不好，但是，当他听到海平说：“我们学院搞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攻打地方政府，致使当地群众死伤不少”时非常气愤。他要海平立即给学院革委会写信，要求他们停止这种犯罪行为。海平怕学院整她，表示不敢写信。刘善本鼓励她要关心国家安危的大事，而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被他们反对是好事，他们整你，说明你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海平遵照爸爸的话做了，后来，果然为此挨整，并被送进劳改队。第二，她是大特务刘善本的女儿，是“狗崽子”小特务，特别是“刘善本畏罪自杀”的消息传到西北后，院革委会对她更加施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块洁白的玉石，怎能揉进泥沙。尽管自称是最最“革命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们能够无限上纲，把芝麻说成比西瓜大，也不能够使广大教职员工相信刘海平写信劝学院头头们不要搞武斗就是小特务。后来，因为确实查不出她有什么反革命罪证，在劳动改造一年以后，学院又不得不让她毕业，但把她分配到最边远的省份——新疆去扎根。

刘金平也成了被株连的对象。他是独子，也不能留在北京分配工作，1968年12月21日，金平背着背包，告别泪眼汪汪的母亲，去山西降县玉庄公社张上大队知识青年点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天无绝人之路。新社会维护正义的人还是多的。1971年1月，刘善本在陆军任职的一位生前好友，不怕牵连，经他尽力帮助，让金平隐瞒了父亲的姓名报名应征入伍，到守备一师一团三营炮连六班当战士。

炊事员陈兰英（1964年4月，刘善本晋升少将后，应配备一名专职炊事员，陈兰英从此由保姆改为工薪制炊事员）这样一位苦大仇深的群众，也被“专案组”隔离审查。他们专门派了卫生处的4个女护士不分昼夜地看管她。专案组三令五申要她与所谓大特务刘善本彻底划清界限，逼迫她揭发刘善本的特务破坏活动。陈兰英说不出刘善本做过什么破坏活动时，专案组的人就气急败坏地瞪眼、拍桌子，训斥谩骂她“与刘善本划不清界限”“包庇国民党大特务绝没有什么好下场”。后来，不让她吃饱饭，把她搞到洗衣房劳动改造。她在被监督劳动期间，因吃不饱，人累饿瘦了。有一次，兰平看到她，吃惊地问：“阿姨您怎么这么瘦呀？要是您粮票不够，我告诉妈妈，送一点给您。”

“不要。”陈兰英看着兰平离去的背影，眼睛湿润了。心想：多么善良的姑娘啊！和你爸爸一样的好人。你家遭了大难，还惦着我。

可是，兰平和她就说了几句话，专案组的人却训斥陈兰英：“你和大特务家感情深，藕断丝连，现在还勾勾搭搭地划不清界限。”

为了使她能和大特务家划清界限，后来，就派人把陈兰英遣送回南京老家了。

吴法宪及其在空军学院的代理人，又把黑手伸到刘善本老家山东昌乐

县。那里的造反派头头们根据北京传达去的指令和寄去的黑材料，把刘善本家挂了 20 多年的“光荣军属”的牌子摘掉了。他们给刘善本的老母亲钟兰芬扣上“大特务妈妈”的帽子。指责她为什么生了个大特务儿子。80 多岁的老人，哪能经受得了这种折磨和打击。她气病交加，含冤死去。那是 1968 年农历七月初一。她享年 82 岁。她死前还不知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善本已经先她被迫害离开了人间。因为，她身边的儿孙们怕她经不住这种噩耗的沉重打击，而不敢告诉她。

那天夜间毒打刘善本时，正在大楼值班室值班的战士小周，闻声跑去从门缝往里偷看：“啊！人被打昏了，还打呀！”

“你，你在这干什么？”专案组担任警戒的一个人转出来，一把抓住小周肩膀问。

“我，不干什么……”屋里嗖地一声，又跳出一个凶手来。“谁叫你来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你看到的事，绝对不准往外说。”

小周胆怯，往后倒退。

一个凶手“拍”地一声，打了小周一个嘴巴。“你要是往外说，我们就宰了你！”

小周反抗，立刻遭到拳打脚踢。小周被打趴在地上，腰被打坏

提起小周来，还有段有趣的故事。一天，刘善本因患气管炎，晚饭后到卫生处打针。他排在最后一位战士后面，坐到靠墙的长椅子上。

“你也是新兵吧！”坐在前边的一位天真好奇的新战士回过头来问刘善本：“你这么大了，为啥还戴着和我一样的领章，是一颗豆豆呢！”

“工作需要嘛！”刘善本微笑着逗他说：“我们换换领章吧。”

“不换。”太认真的战士摸着崭新鲜艳的领章说：“我这上边还比你多一个小飞机哩！”

“你就跟他换吧，”另一个排队的老战士打趣地说：“你看，他的那颗豆豆比你的那颗大，换了保证你不会吃亏。”

在闲聊中，刘善本知道这位战士姓周，是四川人，从小失去父母，成了孤儿。刘善本同情地说：“我爱人也是四川人，也姓周。我姓刘，你以后，逢年过节就到我家来玩吧！”

“要得的。”小周操着四川话爽快地答应他。

此时，院务部政委孙树峰大校走过来，小周忙起立向他敬礼。孙政委走过，秦护士长来请刘善本先去打针。“不用”。刘善本说：“他们先来的先打吧，我后打。”

秦护士长批评小周为什么只知道给孙政委敬礼，不给首长敬礼。

“他是啥子首长呀！”小周不服气地说：“他是和我一样一个豆豆的列兵嘛！”

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从此，列兵不愿和将军换领章的事，在学院传为笑话。很讲信用的战士小周，后来果真到刘善本家去玩过几次。现在，他就因为同情刘善本，偷看了一眼，遭到了痛打。

57. 水落石出

由于林彪、吴法宪等人对上隐瞒欺骗，毛主席不知道刘善本已经离开人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毛主席知道刘善本已遭不幸，非常痛心。他指示：“在三军的积案要重新调查：空军的刘善本，海军的陶勇，陆军的王富龙。”

刘善本遇害的噩耗经王震、徐谦同志转告给周恩来总理，总理沉痛他说：“我们没有保护好善本同志，他的死对党是个损失。”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于1973年3月组织了调查，复查刘善本的案件。迫害刘善本的那伙人，早订立了攻守同盟，现在继续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早在他们把刘善本整死后，就企图嫁祸于死者，说他畏罪自缢。在放出刘善本自杀消息之前，白云、刘宝文除封锁消息外，还指使几个人在关押刘善本的房间制造假象。晚上，照常开灯；白天，照常打饭。有时还装模作样地大喊：

“你到底说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白云到专案组布置如何把刘善本的专案搞到底。说：“要防止有人为他翻案。”白云亲自修改上报材料，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欺骗中央军委。刘宝文、刘振逊（教员，革筹小组成员）等人，在给吴法宪写的所谓空军学院“反林彪黑势力”的报告中，把刘善本诬蔑为：“反林副主席一家的总后台”。他们在把刘善本整死后，还继续组织力量写大字报，批判刘善本的所谓反革命罪行。白云等人指使专案组人员集体签名写出：“《刘善本是何许人也？！》”的大字报，诬蔑他“一直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与蒋匪特嫌人员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刘善本假牙里有和台湾联络的电台”。

由于制造冤案者继续掌握空军学院的大权，他们做贼心虚，口径一致，共同继续行骗，破坏干扰军委调查组的工作，第一次调查未能查清事实真相，以调查组撤出空军学院而告终。

刘善本是怎么死的，仍然是个迷。

1974年，中央军委组织调查组，再次进行调查。当调查组再找到刘善本专案组副组长调查时，他知道刘善本的案件是毛主席亲

自过问，是毛主席要给刘善本翻案的，又看到党中央决心很大，看样子，不查个水落石出誓不罢休。他额角冒出冷汗说：

“事关重大，我，不好交代。”

当天晚上，他喝滴滴畏自杀了。

中央调查组并没有被有人自杀而吓倒。他们无私无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剥开专案组制造的画皮，终于弄清了全部事实真相。所谓刘善本的“3条罪状”，完全是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

所谓“假起义”“派遣特务”，那完全是陷害。有些是清队中，有人为了蒙混过关，在逼供的情况下而编造的假材料“如广西富川县钟思变曾胡说他是台湾特务机关派来给刘善本当报务员的。实际上并无此事。他对此事早已全部否定。所谓台湾有人为“感谢”刘善本放走他的事，实际上是蒋帮利用一个在1949年被逼假起义，后又逃跑去台湾的国民党飞行员为了陷害刘善本而施行的离间计。刘善本与那个国民党飞行员逃跑的事，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所谓发现了刘善本给香港特务、原国民党空军教官刘光亚写信的问题，倒确有其事。专案组以此为证据，证明刘善本和香港国民党特务勾结，那更是颠倒黑白的诬蔑。因为那是党组织给他的任务，要他写信去做策反工作。每封信都经过领导审查后发出的。

所谓派遣特务问题，专案组在迫害死刘善本后，还继续搞内查外调，企图找出他是派遣特务的根据，以开脱他们整死刘善本的罪责。他们派人或发出公函调查他的情况，收到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资料，现摘录一份。

有关刘善本的材料乐地清办室（72）393号……

我们从1947年1月伪“四川全省保安司令部训令”转“国防部（35）亥祯法岳字第06677号代电查35年9月份通缉逃亡官佐员生清册”中查出：“空军总司令部上尉1级刘善本32岁，籍贯山东安邱，逃亡月期：35.6.26（民国）。备考：35法政京发字384号”（据乐山县公安局敌档1全字183卷35页）（落实回执号：117425）

四川省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
乐山军分区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

1972年5月5日

这确实是一份难得的、很有说服力的历史材料，不过不是证明刘善本是假起义和派遣特务，而是证明刘善本早在20多年前起义后，就被国民党国防部内部通缉的逃亡官佐！

所谓刘善本假牙里安电台，那只能是子虚乌有。

所谓刘善本“妄图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乘坐的专机上设置保险舱来谋害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的罪状问题，刘善本确曾书面建议在中央首长专机上设置“保险舱”。他在建议书中写道：

“中央首长乘坐的专机”“绝对不能出事故。如果出了事故就犯了滔天大罪。”“因此，建议在中央首长飞机上装设保险舱。”此项建议刘善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当时很欣赏这个建议，他批给空军科研部研究，准备列为科研项目，哪里是什么要阴谋陷害毛主席？事实上，恰恰是他为了保卫和关心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首长的安全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所谓刘善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空军学院反对林彪及其一家的黑后台”，那更是无中生有，纯属捏造！刘善本对林彪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有过不满情绪。正像他在被审查时曾对三女儿江平说过的那样：“要硬说我有错误的话，我也有‘错误’，那就是我曾对院务部王某说过：‘林副主席操纵三军水龙头，到处扑灭革命群众的烈火。’”这话后来被专案组知道，也就成了他反林彪的罪状。1975年1月30日，中共空军干部学习班临时党委和原空军学院临时核心组，根据军委联合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向空军党委写了《关于为刘善本同志恢复名誉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全部案件的事实真相，指出吴法宪是迫害刘善本致死的罪魁祸首。白云负有主要责任。

究竟是谁批准关押审查刘善本，在上述报告中有专门说明：“注：关于刘善本同志被关押审查经空军政委余立金同意的问题，余立金说：‘没有此事。’但白云说：他当时在京西宾馆第五会议室向余立金请示刘善本的隔离审查问题时，原空政保卫部副部长郭继文也在场。白云、郭继文两同志都一再肯定，经余立金同意之事完全属实。吴法宪的原秘书蔡秉霖也说：吴法宪同意将刘善本隔离审查，并交余立金办理，余立金当时是分管院校运动的。”

这份报告，空军党委立即转告总政及党中央。

刘善本究竟是怎么死的，经调查后才真相大白。所谓他是畏罪“上吊自杀”，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原来，1968年3月8日晚上，刘善本理直气壮地说：“哼！我又给党中央、周总理写了信”的话后，专案组的人对他更恨得要命，大打出手，在3月10日，审讯打骂时，竟将刘善本活活地打死！他死时，还没有闭上他那双刚毅的眼睛。

刘善本心脏停止跳动时，年仅53岁。

刘善本这位又红又专的空中赤子，未死于驾机起义的险恶征途；未死于蒋介石派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未死于蒋特务的多次暗杀；未死于抗美援朝的空中激战；未死于30多年的飞行训练，而死于林彪、吴法宪及其魔爪之手，令人怒发冲冠！

真是海洋好闯，暗礁难防。

人们将会永远牢记：是谁首次冒险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向延安，是谁带飞出人民空军第一批领航员，是谁培养出人民空军夜航轰炸能手并指挥首次夜炸敌巢，是谁在建国初期5次率领大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受检阅，是谁首任天下第一航校的校长，是谁代表空军出席全国政协首届大会并当选为政协委员，是谁经常撰写文章，发表对蒋空军的演说？人们将异口同声地回答：“刘——善——本。”

刘善本是人民空军的先驱和缔造者之一，他和刘亚楼、常乾坤、王弼、刘风、方子翼等一批老红军、老八路艰苦创业、奠定了人民空军的基础。那些污蔑刘善本是假起义，真特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假党员，真内奸”。正是这些内奸和刽子手们，戴着一顶红帽子，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内部，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暗下毒手，使亲者痛，仇者快，干了蒋介石、国民党特务分子要干而干不了的事情。

台湾《中央日报》曾刊载一条消息，幸灾乐祸地称：“刘逆善本投机取巧，叛国投敌，却被共产党所杀……”

千秋功罪，谁评说？1975年10月14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亲自批准给刘善本平反昭雪。那天，空军一位领导同志当面请示邓小平副主席，当时，苏振华政委等同志也在坐，邓小平指示说：

“刘善本同志的骨灰盒就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家属要照顾好。党委还要做个决定发给部队。”

苏政委插话说：“就像海军对张学思那样。”

“要抓紧。”邓小平还特别嘱咐：“要快搞，不要拖，”邓小平说这话是有深刻含义的，因为当时又有一股反革命妖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将要从首都刮起，席卷全国，企图要把邓小平再次打倒。

空军党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指示，于当月24日发出了《关于给刘善本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决定的通知》。通知首先追述了刘善本一生的丰功伟绩。通知指出：刘善本同志参加革命20多年来，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光明正大，勤恳工作，为党为人民和空军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是我党的好党员，我军的好干部。”

通知肯定了：“刘善本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勇捍卫毛主席路线，同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一伙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通知告诉空军的广大指战员：“刘善

本是受林彪吴法宪一伙政治迫害致死的革命领导干部，予以昭雪。对他们强加给刘善本同志的种种莫须有罪名予以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接着，空军学院召开了平反大会，传达了中央关于给刘善本平反的指示，宣读了空军党委的上述决定。10月28日，军委空军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刘善本骨灰安放仪式。高厚良副政委致悼词。他首先赞颂了刘善本的功绩。最后，他号召空军广大指战员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加速空军建设，一定要做好各项工作”“为加强军队建设而努力奋斗！”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党、政、军领导人有：

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康克清以及党政军其他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刘善本生前友好，刘善本家乡代表刘丹桥等3百多人，他们痛悼刘善本并向其爱人周叔璜及其子女们表示亲切慰问。

《解放军报》于1978年10月19日，即刘善本被迫害致死10年后，才在第一版刊登了给刘善本平反昭雪的消息。题目是《刘善本同志冤案得到平反昭雪》，邓小平主席亲自关怀平反昭雪工作，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军委各总部和空军领导同志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文章指出：“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空军学院干部战士愤怒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残酷迫害学院原副教育长刘善本同志的罪行。”

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刘善本同志冤案得到昭雪》为题，全文转载了《解放军报》的文章。11月16日《解放日报》以及军内外的其他报纸，也相继报道给刘善本平反昭雪的消息。

细心的读者们也许要质问：既然1975年邓小平就代表中央批准给刘善本平反昭雪，并且已经公开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那怎么会到1978年各大报纸才报道这一消息呢！

这是迟到了3年的新闻。因为1975年10月，给刘善本宣布平反后不久，“四人帮”又更加猖獗起来了。他们再次把邓小平打倒了。“四人帮”严格控制的军内外报刊哪里能准许报道经邓小平同志批准给刘善本平反昭雪的消息呢！不但报纸不准报道，而且还有人趁机批判这件事，污蔑说这也是右倾翻案的表现。那时，周叔璜及其子女仍然抬不起头来。所以，直到党中央把“四人帮”反党集团彻底粉碎以后，邓小平重新站出来工作，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刘善本才真正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刘善本虽然被内奸们迫害致死，但是，他那音容笑貌和高大形象却在笔者的脑海里越来越高大。他：

一举飞向延安，
成名天下传。
党增誉国添辉，
何人不钦佩？！

创空军建丰碑，
桃李满天飞。
为真理遭不幸，
英名万古存。

鲁迅指出：“世界决不和我们同死，希望在于将来。”是的，刘善本虽

然被迫害致死，但是，他和战友们亲手培养的飞行员，今天已是群星灿烂，老一辈的飞行家后继有人。人民空军已经像刘善本在全国政协首届会议上预言的那样：“成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他给中央的信指出的：“运动不能这样搞”的那个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的，并被全党全民彻底否定了。林彪、江青（包括吴法宪）的反革命集团，“他们不能代表党”，并且早已经被押上特别法庭，受到了历史的审判，得到严厉的惩罚。刘善本及其家属更加受到党的关怀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1983年，周叔璜为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刘善本同机起义的张受益，唐世耀、李荣琛早已成为党和军队的中级（师团）干部。唐玉文等另外几位和他同机起义的同志及其家属子女们，也都得到了党和政府应有的关怀和照顾，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如果刘善本将军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无限的宽慰和无比的自豪。

后 记

刘善本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我十分敬佩和尊敬他。我们曾在空军学院一起工作了5年多，他那音容笑貌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1968年，当我在空军某战斗部队听到“刘善本是国民党特大特务，已畏罪自杀了”的消息时，很难相信。后来，我专程回空军学院拜访了周叔璜。她听说我要写《刘善本传》时，热泪夺眶而出。她向我哭诉了刘将军坎坷的一生，而我则泪湿笔记本。

不仅我敬佩刘善本，凡是和刘善本共过事和了解他的人都很敬佩他。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全都称赞他驾机起义的正义之举，徐特立题词称赞他驾机起义是“一唱百和”的伟大创举。

30年后，即1981年10月4日，当我拜访王震时，他和夫人王季青争相翻阅我随身带给他们的一本《人物》杂志（1981年第5期上刊登的我写的《刘善本将军》那篇文章）。他对刘善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刘善本是个航空队员，但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爱国军人。我和他在延安时有过长谈。他被迫害死的前夕，还到我这里来过，我那时爱莫能助。”

南京军区司令员聂凤智，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伸出大拇指，用宏亮的声音鼓励我说：“你选的题材很好！刘善本应该大颂特颂一番。为什么呢？第一，他在国民党最猖狂、共产党很困难的时候，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冒万死一生的危险驾机起义到延安。那时候，我们共产党内，还有不少人怕打不过国民党，而他却看到国民党一定要垮台，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第二……”聂司令员扳着手指，接着列举了六七条要大力歌颂刘善本驾机起义的理由。

我到西安，驻军空军某部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放下十分重要的工作，坐在一起共同回顾了刘善本当年在人民空军创建时期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他们开飞机，怎样带他们飞向蓝天，如何指挥他们在抗美援朝中夜炸敌巢，拉开人民空军轰炸机夜战的序幕，又怎样率领他们5次结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毛主席的检阅，为党增光，为国添辉。我到南京刘善本创建的空军某轰炸机师去收集资料，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刘善本为创建人民空军第一支轰炸部队和“飞行安全红旗师”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在空军工程学院拜访空军少将、刘善本的老同事司中峰时，受到他全家的热情款待，司将军给我讲了两天刘善本的事迹。

1986年，军委委托空军、海军、民航、航天部、航空工业部和国家体委等6个单位共同于6月在北京召开纪念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东北老航校成立40周年大会时，承蒙该纪念委员会姚峻等领导同志特约我写了《刘善本在东北航校》一文。还特邀我参加这次盛会。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骄子相聚在首都（当年在东北航校帮助建航校的原日本航空队的留用人员，也有50人应邀来参加纪念活动），是我再次拜访空军各位老前辈，收集刘善本生平事迹的好机会。

多年来，我先后拜访了300多位老同志，收集了100多万字的资料。刘善本这位传奇式人物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于1983年写了初稿，1987年9月第二次修改，1989年1月第三次修改，今又作了第四次删改。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刘善本驾机起义已经近半个世纪，他含冤离去也已20多年了。在此大陆与台湾得以相互交往之际，我把《飞将军刘善

本》一书奉献给亲爱的读者，愿海峡两岸人民将如同枯木喜逢春，携手前进。

我写刘善本事迹，得到了空军、总政、海军、民航、国家体委、全国政协、公安部、军事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空军学院、航空兵某师某军、山东昌乐县委、高岩乡及刘善本亲友等许多单位的领导人和同志们热情接待，大力支持。今承蒙中共党史出版社朱兴堂以及马桂芳等同志鼎力相助，使这本书得以出版。在此书出版之际，我向这些单位的领导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作者水平有限，收集的资料也有局限性，书中涉及到的有真名实姓的人物达数百位，不可能都写的恰当，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我恳请各位读者，尤其是刘将军的亲朋好友以及和他共过事的海内外朋友，多加批评指正。

作者

1995年1月

